

雷庵受禪師行業

素一

師諱正受字虛中號雷庵出蘇之常熟邵氏年十六肄儒業因游邑之慧日寺與主僧心鑑語異其敏慧類若夙習乃曰世境虛幻百年一瞬讀世書選官蓋若究出世法以選佛邪師善其言毅欲超俗坐孤養母懷不敢發

居鬱鬱若有失母恠而詰之具道所以頌難之師遂舉偈曰唱徹黃鐘宮吹成大石調萬古絕知音驢揀濕處屎母知其志不可奪即赴愬於外祖祖贊成之俾禮鑑落登具遊方首見應庵華於天童機緣不契回淨慈休月堂昌昌峭峻少許可識師於室中留侍左

右一旦指續燈喟歎曰佛祖之道潛通廣被曾何僧俗之間是書獨取於比丘而於王侯士庶尼師皆遺而不錄燈雖曰續如照之不普何爾蓋為擬所關遺扶具宗服者備成之普燈之作遂權與矣尋謁無庵全於道場睹堂遠於虎丘仁伽堂住中竺延賓上首未幾

還里真查梨王化萬壽一見相得俾之分座說法師視之不屑慶元之初延嘗過都慈湖上之壽星院憐然返關邀與世接愚時獲樞承予進詣蓋竊謂連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及傳二祖付楞伽四卷以印佛心非文字而何願祛其惑師開示善巧疑

情水釋因言是經緼與讀者尚不能句讀為詮辨以幸來學當為鈐梓師乃欣然發揮義趣又因寂音所著楞嚴釐正補葺廣為合論繼踐月堂之屬成普燈三十卷歲十七遷而絕編表進于朝三書咸板行于世又藏經四大部華嚴居一焉李長者復衍而論之文

富義博鮮有能終誦者師乃括槩樞要芟夷冗長貫八十卷之經無四十卷之論東為三卷言約理詣如措諸掌悉蒙指授師天資純至識見超卓以闡教弘宗為心斥遠敷利故屢却名利之招方遁跡藏密庵居北郊迺以嘉定改元歲在戊辰示微疾索筆書偈奄忽

而逝時十一月二十八日也壽六十三臘四十七卒未歲元日授法弟子武德郎敬庵黃汝霖謹誌

人未有不以文字語言相授者今七佛偈是其一也乃若中夏則三十萬年之前包犧氏作已畫八卦造書契為文字權輿至釋迦之

興固亦無異今一大藏教可謂富矣乃獨於最後舉華示其上足弟子迦葉迦葉欣然微笑不立文字不形語言謂之正法眼藏然師舉華而傳弟子一笑而受既書之木葉旁行之間笑亦未見其與古聖異也豈謂之文而非文謂之言而非言耶昔有景德傳燈三十卷者

蓋非文之文非言之言也燈既傳矣自一而千萬烏有窮盡故廣之於天聖續之於靖國然二家所著皆草創趣成凡例不立詳簡失中雖聖君賢臣之事有不具者獨旁見間出於諸祖章中識者以為恨吳僧正受始著普燈凡十有七年成三十卷前日之恨毫髮無遺矣

尤為光明崇顯者我祖宗之明詔睿藻一語半偈裒集登載皆有據依足以傳示萬世寶為大訓其有功於釋門最大方上之御府副在名山又以其別本示將俾得紀述梗概于後游自隆興距嘉泰五備史官今雖告老待盡山澤猶於祖宗遺事思以塵露之微求

足山海不自知其力之不逮也嘉泰四年三月乙酉太中大夫充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游謹書

進
聖宋嘉泰普燈錄上
皇帝書

月日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孤山智圓之言曰吾道如鼎也三教如足也足一虧而鼎覆焉臣嘗慕其人稽其說乃知儒之為教其要在誠意道之為教其要在虛心釋之為教其要在見性誠意也虛心也見性也異名同體究

厥攸歸無適而不與此道會 聖帝明王以精二相授元照躬行亦豈外是智圓其知言哉然釋氏見性之道自如來於三藏所詮之外乃以先佛一心法印付上足飲光自飲光至達磨凡二十八傳達磨西來至于曹溪是為六祖合而言之為三十有三如燈傳燈光

光相續故付法藏傳曰以此慧燈次第傳授自達磨而來則此燈分輝廣照雖佛祖不可得而掩蔽矣不可得而掩蔽則往往其人謂之流通其語謂之總持總持之為言也則有佛祖之異以佛而言者謂之結集即尊者阿難是矣以祖而言者謂之編錄即沙門道原

是矣若夫世尊以青蓮目顧視飲光飲光但一微笑達磨命門弟子各言其所得二祖唯禮三拜其旨固不可以語言結集編錄然顧視而微笑扣問而作禮蓋亦心傳冥契之跡耳發明後學自茲而始孰謂不可以集錄哉維其金章玉句歷涉梁隋之來雖嘗聞著於簡編尚亦未精於筆削故不能表表暴白于世至 我宋勃興 聖聖相繼 祖述既彰於 洪烈 睿證咸極於法源錄是七佛之微言諸祖之奧旨粲然備見乎龍藏琅函之間則三燈是已臣頃侍清慈佛行禪師道昌一日指續燈錄謂然謂臣曰三草二木之不

同及其受潤則一也彼之云潤者即此之被照也夫燈之明等及一切初不擇物而照何獨收於比丘而遺於 帝王公卿師尼道俗耶如梁武帝問聖諦於達磨即棄有為唐肅宗請塔樣於國師後明深旨裴休契機於黃檗白居易悟心於鳥巢丹霞出於名儒龐蘊

生於俗俚古之劉鐵磨末山尼靈照女凌行婆皆載之諸集系之祖圖獨是錄未嘗及之燈雖曰續惜其照之不普汝能擇正悟扶宗眼以補其遺則我志也靈隱佛海禪師慧達亦嘗督臣為之臣因自惟祝髮入道安逸林下概此無以仰報 聖君賢臣天覆海涵之

恩即佩服二師之訓錄昔之今凡三燈之所不與者莫不旁搜曲取會粹攷覈於十有七年播撫以成是書垂三十卷目錄三卷擬命其題曰 嘉泰普燈錄謂既備於衆機庶可名之以普況其間登載 聖訓 太宗皇帝至 孝宗皇帝宸音 聖訓及熙世名臣見道因緣按諸奏對等錄紀述頗詳而傳廣續三燈誠未始有臣伏觀景德之初宣惠禪師道原所 進傳燈錄 真宗皇帝有旨 命翰林楊億撰序以 賜天聖之初駙馬都尉李遵勉所 進廣燈錄 仁宗皇帝親製序以 賜建中靖國之初佛國禪師惟白所

進續燈錄 徽宗皇帝亦親製序以 賜為其道可以參贊化育啓迪生民故得膺 上聖之 發揮為有國之靈鎮臣顧惟何幸而是書復得際遇於 陛下成第四燈夫以傳燈二十年之後而有廣燈廣燈七十九年之後而有續燈續燈百有一年之後而有普燈

非天所相曷其使然恭惟 皇帝陛下法天剛健 履道希夷 丕承無疆之休增錫有永之祚會三教同歸於 至治 達皇極益宣於 重光 典御萬方 宏濟羣品自然玉燭調金輪統車書同民物阜佛法於今正賴 陛下舉而振之譬如大功德天清淨摩

尼寶珠兩於 陛下之手罔不稱慶普燈之行茲維其時臣謹繕寫嚴為兩封躬詣 登聞檢院投 進伏望 陛下尚億靈山付囑之切仰稽 列聖外護之隆有彰千載之逢略賜乙夜之覽乞 詔景德天聖建中靖國故事特據睿斷 錫以序文 冠于卷首俾祖門微旨增重於將來流芳於不朽仍乞降付福州東禪寺與大藏一就刊行庶幾佛法 帝道萬世同昌顧不盛歟臣安敢不揆狂僭妄擬前修仰希 聖製以千 鈇鉞之誅誠以生逢 昌運蒙被 至化念佛祖之傳授慮載述之闕遺機動輒鳴不能自己越

超退縮至于再三是以藉藁山樊冒昧塵獻
尚冀頒行式禪宗教寔為法門莫大之幸倘
臣秘之行篋不過一私書耳此燈何自而普
哉持此一毫善力恭祝兩宮 聖壽無疆
國祚延鴻天眷綿衍實臣之至禱至願忤犯
宸嚴罪在不赦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嘉泰普燈錄總目

示眾機語二十一卷十一之二
聖君賢臣二卷十一之三
應化聖賢一卷十一之四
廣語一卷十一之五
拈古一卷十一之六

頌古二卷十一之七
偈贊一卷十一之八
雜著一卷十一之九

嘉泰普燈錄總目終

嘉泰普燈錄卷第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正受編

紀佛祖

傳燈曰如來將化預命摩訶迦葉云吾以清
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今付
於汝汝當護持并教阿難其傳化無令斷

絕廣燈曰大迦葉謂阿難云婆伽婆未圓寂
時多子塔前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我我今傳
付於汝原是二者蓋體涅槃及阿含等經承
述之也爾後祖祖授受凡二十八傳至菩提
達磨自達磨五傳而至曹溪曹溪一傳而角
立是為青原是為南嶽自青原南嶽不十傳

則嶽分矣曰臨濟曰曹洞曰雲門曰禪仰曰
法眼其印度佛祖密乘與自歲時詳略皆備
冠乎傳燈三錄之首今茲纂集不復稠疊直
自此土初祖菩提達磨以下依次編錄垂之
無窮獨為仰法眼數傳而絕者不可得而載
焉詳現在宗師機緣未替

六代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士
二祖慧可大士
三祖僧璨大士
四祖道信大士
五祖弘忍大士
六祖慧能大士
曹溪分派宗師
吉州青原弘濟行思禪師
潭州南嶽大慧懷讓禪師
南嶽石頭無際希遷禪師
江西馬祖大寂道一禪師

隆興府百丈大智懷海禪師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
澧州藥山弘道惟儼禪師
筠州黃檗斷際希運禪師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
潭州雲巖無住曇晟禪師
鎮州臨濟慧照義玄禪師
常德府德山見性宣鑑禪師
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
福州雪峰真覺義存禪師
韶州雲門大慈雲臣真弘明文偃禪師

三宗正傳宗師

魏府興化廣濟存獎禪師
南康軍雲居私覺道膺禪師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
隆興府鳳樓同安丕禪師
汝州鳳穴延昭禪師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
隆興府同安第二代志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
常德府梁山緣觀禪師
汾州大中無德善昭禪師

慶元府雪竇明覺重顯禪師青門五出
鄧州大陽明安警玄禪師青門五出

已上分派正傳宗師語具三燈除

同安第二世外並不列章次

聯芳宗師

筠州洞山延禪師青門五出

襄陽府石門獻蘊禪師青門五出

襄陽府廣德第一代道延禪師青門五出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青門五出

襄陽府洞山崇慧守初禪師青門五出

建康府清涼智明禪師青門五出

隨州護國演化知速禪師青門五出

襄陽府石門慧徹禪師青門五出

江陵府武昌重善禪師青門五出

常德府德山慧遠禪師青門五出

汝州葉縣歸省禪師青門五出

襄陽府石門慈照蘊聰禪師青門五出

汝州廣慧元璉禪師青門五出

丞相王隨見首山念

已上聯芳宗師皆有法嗣者語具

三燈亦不列章次後有法嗣無機

緣者例此

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

隆興府鳳樓同安第二代志禪師

隆興府同安慧敏禪師

襄陽府廣德第二代義禪師

鄧州大陽堅禪師

潭州福嚴良雅禪師

吉州西峰祥符圓淨雲豁禪師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

襄陽府石門紹遠禪師

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

筠首座

襄陽府石門聰禪師

潭州神鼎洪誼禪師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見

殿院李琛見

劍門慈雲重謚禪師

鎮江府金山瑞新禪師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

濠州南禪聰禪師

潭州道吾詮禪師

鄧州廣濟方禪師

已上傳廣二燈遺錄及未詳宗師

機緣語句除北禪賢禪師李殿院

外悉補於祖師卷後云

六代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士姓利帝南天竺國香

至王之季子也因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行化
其國王與三子迎請供養施以無價寶珠祖
知其授道時至顧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
圓明有及此否二王子皆云此珠七寶中尊
唯大士所對才辯清發稱有理趣祖歎異之
及香至歿眾俱號絕獨大士志求出家端坐
不動尋辭二兄禮祖足曰某素不顧國位欲
以法利物而未得其師久有所待今遇尊者
出家決矣願悲智見容祖與披剃受具即說
偈付法眼藏仍識往震旦歲月留難佛法隆
替服勤四十餘年迨祖順世遂化本國推六
宗異解由是殷馳五印歲逾五紀度無量眾
後值異見王輕蔑三寶俾無相宗首波羅提
往詣王所廣開法要王悟入悔謝遂問仁者
之師其誰耶曰即王之叔達磨大士也王駭
然久之敕令近臣邀至宮掖為懺往各大士
復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辭祖塔同學及
異見王屬付護持王具大舟親率臣屬送至
海壖歷歲三周以梁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之
二十一日始達于南海廣州刺史蕭勵具主
禮迎接表奏武帝帝遣使齎詔迎歸京城十
月一日抵金陵車駕郊迎延居別殿遂問聖
諦機語不契至十九日潛往江北傳燈云

通八年至韶州時刺史蕭昂其禮迎接表奏
據明教禪師正宗記乃曰祖以廣子普通元
年至韶州刺史蕭勳迎接具奏蓋蕭昂不曾
刺韶州勳乃昂之子也以南北史驗之則當
記爲是先是誌公修高座寺謂寺主靈觀曰
當有大乘菩薩自西而來廣化此國聽吾識
曰仰觀兩扇低腰捻鈎九烏射盡唯有一頭
至即不至要假須刀逢龍即住遇水即逃靈
觀聞已然而識之十一月二十三日屈于洛
陽時後魏孝明正光之元年傳燈云太寓止
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未嘗輒語人莫之測
有僧神光者久居伊洛博窮內外之書嘗歎
曰孔老之教粗述玄微經論之詮未盡妙理
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
境乃夤夕參承大士間然屹坐莫聞誨勵光
念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布髮掩泥古尚若
此我何人哉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
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齊腰大士見而問曰
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泣曰惟願慈悲開
甘露門廣度羣品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
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
慢心欲冀真乘無勞勤苦光聞斷其左臂置
大士前大士罷而謂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
忘形汝今斷臂吾前來亦可也因爲易名曰
慧可光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曰諸佛法印
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曰將心

來與汝安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與汝安心
竟光即大契悟自後同得開悟者數人魏帝
聞其異三詔不至就賜伽梨瓶鉢繒帛等九
年欲返天竺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等陳所
得竟遂顧光囑令緩護說付法偈及識語傳
衣畢與其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爲期
城太守楊銜之說法歸少林寺端居而逝即
孝莊永安二年己酉十月五日也帝遣中使
何弘簡馳書至梁告哀武帝感懷久之下詔
皇太子備誅文偕百官就奠賜寶跏一十六
事充祭約絹百束爲賻助之禮誅文見寶林傳十二
月二十八日魏詔奉全身塔於熊耳山定林
寺後三年武帝聞魏使宋雲見之葱嶺手携
隻履而歸即以所聞并魏啓壙事製始末行
實唐代宗謚曰圓覺大師塔名空觀祖以復魏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卒以史考之太和元年壬午隔一十七年是時梁武帝尚未立又況太和乃孝文帝朝年號明帝朝即無太和之編唯明教傳師正宗記澄時以寶林傳爲據故差之特甚
二祖慧可大士武牢人也生姬氏自承委寄
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居
士年四十餘不言名氏作禮曰弟子身纏風
恙請和尚與懺罪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
曰覓罪性了不可得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
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

佛法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然之即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可名僧璨乃受具說偈付衣法後三十四載混迹人間隋開皇癸丑三月十有六日因事怡然委順時年一百七歲

塔于磁州滏陽東北七十里德宗謚曰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大士未詳族里自謁大祖受度傳法隱于舒之皖公山屬周武破滅佛法往來司空山十有餘載人無知者至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前禮足云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曰誰縛汝云無人縛曰何更求解脫信於言下大悟巾侍九祀屢以玄微試之即授衣法往羅浮二秋回舊止大業二年十月十五日受士民檀供已復爲四衆廣宣心要於法會大樹下合掌屹立而終奉真身塔於山谷寺後玄宗謚曰鑑智禪師覺寂之塔

四祖道信大士族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蘄之廣濟生而超異於解脫法契如夙昔自續祖位脅不至席者殆六十年隋大業中領徒抵廬陵值羣盜圍城七旬乃解屠武德甲申歲歸住破頭山禪侶雲集一日至黃梅路逢

小兒骨相奇偉遂問曰子何姓云姓即有不是常姓曰是何姓云是佛性曰汝無性耶云性空故祖默識之俾侍僧至其舍誘出家母亦知其宿緣殊無難色祖以衣法付之永徽辛亥閏月四日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

素

十三

壽七十有二奉真身于本山至今塔戶不閉儀相如生代宗謚大鑒禪師塔曰慈雲五祖私忍大士斲之黃梅人出周氏處女以栽松道者假陰而生隨母姓焉既東大鑒之任遂嗣化破頭山咸亨中有盧居士者名慧能來謁祖問曰汝自何來云嶺南曰欲須何

事云唯求作佛曰汝嶺南人無佛性安能作佛云人有南北佛性豈然耶祖陰異之令著槽廠逾八月潛以所傳屈胸伽梨說偈付之且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邊不復傳也兼記所隱之地能禮辭捧衣南邁衆無知者

祖自此不復上堂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塔於黃梅之東山真身迄今不壞代宗謚曰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士盧氏子父行瑒本范陽人也武德三年左宦新州正觀十二年戊戌二月

八日夜子時誕質祥光滿室父亡三歲家貧母李氏徙居南海既長市薪為養一日至邸聞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開悟歸告母以為法尋師之意遂往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為友及為尼無盡藏說涅槃妙理延居寶林寺四衆雲集俄成寶坊忽自

念曰我求大法豈中道而止耶即抵西山之石室遇智達禪師指見黃梅大滿和尚滿見而罷之令入廡下一夕密授衣孟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屆南海法性寺夜寓廊廡聞二僧競辯風幡祖為決其疑有法師印宗者嘗講大涅槃經衆所推重服

其語異請問勤渠祖以理曉之宗駭然起問何以證此祖直叙得法始末出信衣悉令瞻拜印宗等作禮已復問忍大師付囑如何指授曰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無漏無為又問何故不論禪定解脫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又問何名不二之法曰

素

十四

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不二之法且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世尊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闍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高貴德王菩薩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之不二一者善二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斷名之不二

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故知佛性乃不二之法也印宗聞已起立合掌願事焉師且告衆曰此居士者真肉身菩薩也我所講說猶如瓦礫彼所談論譬若精金諸人信否衆皆稽首歸依至十五日會諸名德為之剃落二月八

日受滿分戒於智光律師明年春欲還舊隱宗與緇白千餘人送歸寶林韶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普為四衆說心地法門度諸弟子於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速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少留祖乃為說法要遂往國恩寺復為四衆說法有僧從

幽州來參禮白言大士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不解願賜慈悲祖告之曰汝須自身心見莫著外法相無有乘法人心量有等見聞轉讀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染離諸見相念念無住

素

十五

建立萬法是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說汝須自修法不相待莫問吾也僧於言下心大啓悟又為道俗開示種種譬喻并識記日後留難及說偈竟中夜加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墜地時八月三日也韶新各崇靈塔爭欲迎請二郡刺史焚香決之遂鎮曹溪以十

一月十三日入塔世壽七十有六前後帝王所賜珍具甚夥同信衣藏于塔所憲宗謚曰大聖塔曰元和靈照如祖師實錄詳傳廣二燈錄及未詳宗師

隆興府鳳樓同安第二代志禪師初名侍先同安之久丕將順世上堂謂衆曰多子塔前

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舉師出應云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這驢漢始得即以院付師端然而逝師繼席後有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云向上事如何曰迴然不換標的即乘以胡州宗派

考之洞山出雲居同安丕不出同安志今傳燈等列志在洞山下接成之嗣

隆興府同安慧敏禪師初到洞山問諸聖以何爲命曰不聞斷云還有向上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不從聞斷師於言下有省住同安日 上堂曰若是作家應須

如是舉雖然恁麼也是厨寒甕足麼

襄陽府廣德第二代義禪師初名德延傳

僧問如何是古佛心曰千年曆日雖無用犯

著依前總滅門 問如何是廣德境曰清流

無間斷碧樹不曾凋 問不聞三衆教如何

話祖宗曰誕生王子非修進判斷山河自有

人 問如何是學人相契處曰方木逗圓孔

問時人有病醫王醫醫王有病甚人醫師

展手曰與我診候云不會曰須彌徒作藥四

海謾爲湯 問如何是出家幽暢處曰瑞華

爲禮不覺秋 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和尚

還傳否曰鐵丸驀口塞難得解吞人 問如

素一

何是實中實曰蕩子無家計飄蓬歲不知云

如何是實中主曰茆戶挂珠簾云如何是主

中賓曰龍樓鋪草座云如何是主中主曰東

宮雖至嫡不面聖堯顏 問如何是不昏底

事曰夜半無燈燭家書歷歷宣 問如何是

蓬門生貴子曰欄衫不自遮 問體妙玄玄

爲甚麼今人不曉曰四足踞地乾坤點黑

問有室女未嘗嫁娉生得一子姓箇甚麼曰

偶然衫子破闌外沒人蹤 問懸崖峭峻還

具得失也無曰忻逢良便好與一推 問如

何是不睡眠底眠曰昨夜三更擘不開 問

如何是密室曰茆茨當大道云如何是密室

中人曰歷劫没人敲 問東星攢夜月時如

何曰互影不交光 問東星攢夜月時如

郢州大陽堅禪師出百文超下傳 僧問如

何是玄旨曰壁上挂錢財 問如何是無相

道場曰不坐菩提樹懶向雪山游

漳州福嚴良雅禪師初居洞山第一座山

參次僧出問如何是佛山峇曰麻三斤參罷

山至寮謂師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云恰

值某淨髮山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

師云這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頭不得因作

偈呈之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

三月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

素一

山見深肯之初和武庫中語又誤認和山

雪實三斤爲和山語中但曰洞山故也住福嚴日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入門便見 問

如何是佛曰臂長衫袖短

吉州西峰祥符圓淨雲豁禪師初居清涼月或

郡之永和曹氏子幼棄儒爲比丘巡禮方外

發明已事晚見清涼出問佛未出世時如何

曰雲遮海門樹云出世後如何曰擘破鐵圍

山於言下大悟始蒙印可歸住西峰之寶龍

雲侶駢集祥符二年 真宗皇帝聞其名遣

中謁者 召至訪問宗要留上苑經時冥坐

不食 上嘉異賜號圓淨既而辭歸留之不

可乃聽 珍錫甚隆皆不受加侍者四人命

服度弟子十人以 詩寵其行四年改寶龍

曰祥符亦旌師之居也嘗有問易中要旨者

師曰夫神生於無形而成於有形從有以至

於無然後能合乎妙圓正覺之道故自四十

九衍以至於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窮天下

之理以盡天下之性不異吾聖人之教也師示寂之夜鳴鼓告衆仍說偈曰天不高地不厚自是時人觀不透但看臘月二十五依舊面南看北斗瞑然而逝茶毗獲舍利五色者無數合靈骨為塔焉壽七十有七臘五十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師諱當問護國直歲

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時如何曰罷攀雲樹三秋果休弄碧潭孤月輪師乃頌釋所疑遂返雲頂衆請住持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時有樂營使禮拜起回顧塔前下馬臺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且置諸和尚吞却塔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林將來營使猛省

潭州北禪懷感禪師師諱僧問如何是諸聖為人底句曰紅輪輝萬戶光燭本無心問師唱誰家曲曰石戶不留心洞玄通妙的問如何是佛曰尺短寸長

襄陽府石門紹遠禪師師諱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赤脚踏斯鼻鼻鼻鼻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曰石牛欄古路木馬驂高樓鳳翔府青峰義誠禪師師諱僧問三際不生是何人境界曰白雲連雪嶽明月混漁鈎云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靈光燦破琉璃色大地明來絕點痕問如何是青峰家風曰向大喫甜瓜

筠首座者師諱太原人也自至石門逾三十年叢林慕之有僧請喫茶次乃問如何是首座為人一著子曰適來猶記得云即今又如何曰好生點茶來一日荷鋤入園僧問三身中那一身去作務師挂鋤而立僧曰莫便當也無師掛鋤便行

襄陽府石門聰禪師師諱大僧問大陽遷化向甚麼處去曰騎牛不戴帽正坐不偏行潭州神鼎洪誼禪師師諱念族庖氏裏水人也自游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裏河間有僧舉論宗乘頗博捷會飯于野店中而論說不已師謂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

唯心眼敲耳色是甚麼人語云法眼得也曰其義如何云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縱然曰舌味是根境否云是師以筍筴菜置口中含糊而言曰何謂相入耶一座驚顧莫能加答師曰路途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聞羅大王

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返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游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己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朽床為說法座其甘枯淡

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仰之如古趙州上堂舉洞山云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起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恁麼道神鼎即不然貪嗔癡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擬何為無

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上堂舉古龍牙頌曰金一學道如鑽火逢煙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師曰神鼎即不恁麼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脚又燒頭且道神鼎恁麼道為當違古人順古人別有道理汝道恁麼去底人好恁麼來

底人好到這裏須具衲僧眼始得莫受人瞞珍重上堂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即且止作麼生打得箇翻車筋斗到梵天去若有出來作箇伎倆有麼莫教帝釋惡發後有僧入室云某甲當時出來左轉一轉便歸衆師曰莫教帝釋惡發又作麼生云知恩者少負恩者

多曰築著鼻孔僧問魚鼓未鳴時如何曰看天看地云鳴後如何曰捧鉢上堂問輪迴六道底人畢竟如何曰不願成佛云為甚麼不願成佛曰佛亦不究竟云請師一言曰昨日猶記得今朝話無門問正馬單槍時如何曰神鼎打退鼓云畢竟事如何曰想你

不是這手脚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饑不擇食 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曰水長船高問布以七淨華浴此無垢人既無垢人為甚麼却浴曰清淨亦不立 劍門慈雲重謚禪師山前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豎起拂子僧云究竟如何曰煎茶者水云好日多同曰休更切切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紅輪輝萬戶綠水遶青山 鎮江府金山瑞新禪師昌福後住天聖上堂曰德山一棒當甚麼英雄金山只重他解偷楚號而斫楚營臨濟一喝當甚麼婆羅金

山只重他奪賊刀殺賊自餘天下老和尚並是攻牆割壁都市曰拈動便納敗關且未見一箇是盜狐白裘底手脚金山恁麼割判諸方聞得無不努唇胖嘴何也如今即是覺苑舍春風習習菩提樹上華簇簇豈知迦葉有宗風盡把玄微為眼目致使金山這裏土人稀相逢者少然性已習成難為改革金山乍可凍殺餓殺終不肯著他鵝鼻布衫所以為善知識者譬金鑲於病瘡碎衣珠於醉客尚未免止灤樓蘆不可向葛藤社裏說心說性說玄說妙去也金山終不事悠悠一言道合死即休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鳴歎

上堂世間所貴者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天聖喚作驢屎馬糞出世間所貴者真如解脫菩提涅槃天聖喚作屎橛碗鳴且道恁麼說話落在甚麼處故不是取捨心重信邪倒見諸人要知麼猛虎不顧几上肉洪爐豈鑄囊中錐 僧問吾有大患為吾有身父母未

生未審此身在甚麼處曰曠大劫來無處所若論生滅盡成非云恁麼則周徧十方心不在一切處曰泥裏撼椿 廬山開先善暹禪師山前德臨江人也徧游師席以明悟為志依德山日值山上堂顧視大眾曰師子輝仲象王回顧師猛省因入室陳

所見山曰子畢竟作麼生會師回顧云後園驢喫草山然之後至雪竇寶興語鋒投喜其超邁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四方英衲敬畏之 一日舉令出世師至夜書二偈於壁遜去偈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漸未厠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寶眷眷無言總總層二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閉今朝得到無心地却無心越出山晚年眾請滋甚遂闢法開先以慰道俗之望 上堂曰德山先師道落葉霜風青黃間紅爾也何也片西片東衲僧家謂之無味之譚若雜糅不分則一切潭成若離披去也則一彼一此是以

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還有見祖師底麼於此未證不惜眉毛為汝說破但請孤運其照各究其源謂之落葉歸根諸禪德佛法事大開先說得天華亂墜於汝諸人分上著一點不得何故如人上山各自努力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一月在天 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洛陽城古云學人不會曰少室峰高 問年窮歲盡時如何曰依舊孟春猶寒 問雨雪連天為甚麼孤峰露頂曰有甚遮掩處 具其開堂語要 濠州南禪聰禪師山前德臨江人也徧游師席以明悟為志依德山日值山上堂顧視大眾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

潭州道吾詮禪師山前德臨江人也徧游師席以明悟為志依德山日值山上堂顧視大眾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何曰番人不展陣漢地沒胡蹤云來後如何曰八方歌道泰一國賀無私 鄧州廣濟方禪師山前德臨江人也徧游師席以明悟為志依德山日值山上堂顧視大眾曰雲興當午夜石虎叫連宵騎牛趁春草背却少年爺 問寶劍未磨時如何曰烏龜鵝黑豆云磨後如何曰庭柱挂

燈籠

嘉泰普燈錄卷第一

嘉泰普燈錄卷第一

校勘記

一 底本，明洪武南藏本。無校。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

素三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正受編

南嶽第十世臨濟

汾陽善昭禪師法嗣六人

袁州南源慈明楚圓禪師

筠州大愚守芝禪師

滁州瑯琊廣照慧覺禪師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

蘄州龍華曉愚禪師

撫州疎山曉珠禪師

葉縣歸省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浮山圓鑑法遠禪師

石門慈照慈聰禪師一名法嗣五人

鎮江府金山達觀曇穎禪師

荊南府竹園法顯禪師

唐州大乘遵禪師

附馬都尉李遵勗居士語見賢臣

丞相英公夏竦居士語見賢臣

廣慧元璉禪師法嗣一人

內翰文公楊億居士語見賢臣

青原第十世雲門

雪竇明覺重顯禪師法嗣六人

紹興府天衣義懷禪師

湖州報本有蘭禪師續燈具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

平江府水月慧金典座語見賢臣

南嶽雲峯元益首座語見賢臣

修撰曾會居士語見賢臣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二人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

郎中許式居士語見賢臣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二人

隆興府法昌倚遇禪師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一人

東京智海正覺本逸禪師

青原第十世洞山

大陽明安警玄禪師法嗣六人

郢州興陽清剎禪師

惠州羅浮如禪師

復州乾明機聰禪師

襄陽府白馬歸春禪師

潭州福嚴審承禪師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已上宗師法嗣餘見續燈其後數世如之

續燈所錄機語有不能精備及闕

遺者今重依宗派編入

南嶽第十世臨濟

汾陽善昭禪師法嗣

袁州南源慈明楚圓禪師族李氏全之清湘

人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

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往

謁焉陽顧而器之經二年未容入室見必罵

詬及所聞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

不蒙指示歲月飄忽已事未明有失出家之

利語未卒陽叱曰是惡知識敢禪販我舉杖

逐之師擬伸救陽忽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

臨濟道出常情傳叙師見汾陽時易朝

服類斯養之語以師行實訂之乃生於難無

丙戌入滅於寶元已卯河東平八年而師始

於生寂矣服役七稔去謁唐明嵩神鼎諶洞

山聰暨登楊李二公之門機語契投於是法

道大振宜春守黃公宗且請開法南源次遷

道吾石霜福嚴興化都尉李侯遵勗奏賜

命服徽號上堂曰若向言中取則埋沒宗

風直饒句下精通敢保此人未悟所以山青

水綠雀噪鷓鴣鳴萬派同源海雲自異未來諸

佛口似燈籠過去諸佛應病施方現在諸佛

墮坑落壑且不落凡聖一句作麼生道良久

曰矢上加尖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

下座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叅柱杖

橫也挑括乾坤鉢盂轉也覆却恒沙世界且

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北俱

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床上喫粥喫

飯 上堂上來也步步登高下去也通身無礙所以道有時先敲後唱有時先唱後敲有時敲唱同時有時敲唱不同時所以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如今還有謳歌者麼良久曰木人雖舉手石女不擡頭咄 上堂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豎起拄杖曰這箇是拄杖阿那箇是法身這箇葛藤且止僧堂佛殿穿入汝等諸人鼻孔裏去也四大海水在汝頭上海薩王在汝指甲下汝等還覺麼若覺去盡行三千夜行八百脚下煙生頭上火起若也不覺飢來喫飯困來眠卓拄杖下座 上堂以拄杖擊禪床召大眾曰還聞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有甚麼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開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杪羅華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車馬駢闐漁唱滿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禪人日譚譚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

曰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 僧問如何是道曰踏著不嗔云如何是道中人曰曾馱背負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渾家送上漕頭船 問如何是佛曰水出高原 問如何是異類中人曰頭長脚短云謝師指示曰半幅封全云直恁麼去也曰關梨鼻孔爲甚麼在山僧等裏素二僧無語師便打 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曰口能招禍 問東湧西沒時如何曰尋 問夜靜獨行時如何曰三把節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響云出匣後如何師噓一聲 問關中取靜時如何曰頭枕布袋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堆堆地云見後如何曰堆堆地 問一得永得時如何曰抱石投河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物逐人興 問佛祖不立時如何曰舌上生節 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曰家貧路富 問運華未出水時如何曰水深蓋不得云出水後如何曰不礙往來看云華開後如何曰南北馨香云結子後如何曰餒魚餓鼈 問如何是禪曰鼻孔入地 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曰玄沙曾見雪峰來云意旨如何曰一生不出嶺 問久昧明珠請師指出曰草賊大敗云走透無路也曰脚踢不動以寶元二年正月五日沐浴跣趺而逝壽五十四夏三十

二筠州大愚守芝禪師族王氏太原人也幼棄家依潞州承天寺試法華得度從賢首諸師嘗講金剛般若名滿三河學者宗之時昭禪師出世汾水因往觀聞其語異遂投誠入室未及闕疑情頓釋乃蒙印可出住高安大愚後遷南昌翠巖素二開堂日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山僧道薄人微素無德行叨承密諫諸官僚同伸堅請陞於此座上答 皇恩國祚永安法輪常轉大眾且法輪作麼生轉欲得會麼須彌山上倒翻身却來堂中疊足坐阿呵呵是甚麼飯籬裏坐却受餓和泥合水焦麼過上士聞之熙熙下士聞之肯可子細思量却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二直言四七一桃李火中開黃昏候日出久立尊官伏惟珍重 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一棒一喝若雙鋒而互出賓主未辨恹恹而萬里望鄉關照用雙行擬議而千差塞路到這裏如何話會棒喝齊施早已賒古今皆贊出周遮二途不涉憑何說南海波斯進象牙上堂舉雪竇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假饒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都爲衲僧異口同音致百千問難不消老僧彈指一下並乃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師曰翠巖即不然盡乾坤

大地微塵化為衲僧各致一問問問各別却向伊道許多衲僧皮下還有血麼 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中知音纔側耳項羽過江東恁麼會得恰認得箇驢鞍橋作阿爺下領 上堂翠巖路滑徒勞佇思又曰翠巖路嶮巖舉步涉千溪更有洪源水滔滔在嶺西擊禪床下座 僧問如何是洪州境曰出入敲金鐙朱衣對錦屏云如何是境中人曰朝去暮歸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天寒日短 講金剛經僧問如是信解不生法相意旨如何時有狗卧繩床前師踢之狗去乃問解麼云不解曰若解即成法相嘉祐初示寂

塔于西山

滁州琅琊廣照慧覺禪師

續語見

上堂曰

剪除狂冠掃蕩撓搶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帶水回途石馬出紗籠 上堂本來無一物壓殺世間人直

素二

六

饒便分明坐在糞坑裏作麼生是透脫一路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 上堂拈拄杖曰盤山道向上一路滑南院道壁立千仞嶮臨濟道石火電光鈍瑯琊有定乾坤底句各各高著眼高著眼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曰即心是佛云如何是道曰

無心是道云佛與道相去多少曰佛如展手道似握拳師曰古人方便即不可山僧這裏也有些子若無人買山僧自賣自買去也如何是佛巖前多瑞草如何是道澗下絕靈苗佛與道相去多少數片白雲籠古寺一條綠水繞青山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

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咀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髣髴形國

裏誇服飾想君太熟不知時 僧問如何是無縫塔曰永鎮紅霞裏云如何是塔中人曰

常伴白雲眠 問如何是沙門行曰左手書方右手畫圓 問如何是賓中賓曰手攜書

劍謁明君云如何是賓中主曰卷起珠簾無可觀云如何是主中賓曰三更過孟津云如

何是主中主曰獨坐鎮窠字 問如何是佛

曰銅頭鐵額云意旨如何曰鳥背魚腮 問

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貓兒戴紙帽云出水

後如何曰狗子著靴行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未詳族里號舉道者所

造高邈汾陽稱之自并汾謁諸名宿靡不與

酬酢咸推為飽參住法華未幾還白雲海會

上堂曰語漸也返常合道論頓也不留朕

迹直饒論其頓返其常也是抑而為之上

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

玄口不開 上堂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且道

是甚麼刻舟尋劍膠柱調絃 僧問如何是

本來宗曰密室不通風却問僧你作麼生會

云不會師曰春日櫻桃朶朶紅 問智識不

到處如何曰三門不曾開云誰是知音者曰

口似鼻孔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唇紅

齒白 問如何是佛曰手不如脚又曰蘆芽

芽膝 一日與僧山行僧問香林道老僧三

十年來不能打成一片便遷化此意如何曰

老僧亦恁麼復曰會麼云乞師指示師曰香

林成一片老僧亦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為子

決破至月未示寂

蘄州龍華曉愚禪師辭汾陽至五祖戒禪師

處戒問不落唇吻一句作麼生道云老老大

大話頭也不照顧戒便喝師亦喝戒拈棒師

拍手便出戒白闍梨闍梨詰在師將坐具搭

肩上竟不顧後住龍華 上堂曰摩騰入漢

已涉繁詞達磨西來不守己分山僧今日恁

麼道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便下座

撫州疎山曉珠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曰五

彩畫鴛鴦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曰皮穿肉綻云畢竟如何曰雀噪鷓鴣鳴

葉縣省釋師法嗣

舒州浮山圓鑑法遠禪師族王氏鄭之圃田人年十九將并州見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萬顧其犀骨挿腦目光射人且異之曰汝當

素二

剃染煇三寶數乃可授法云法有僧俗乎曰殊不知僧能續佛壽命師欣從未幾遇嵩爲衆入室一僧請問趙州栢樹子因緣嵩詰之師旁侍忽契悟進具後謁汾陽葉縣皆蒙印可天禧中至大陽明安與語遂以衣履命師求人續洞上宗旨元豐辛酉出住舒之太

平興國次徙姑蘇天平晚住浮山 受請日

上堂有僧出禮拜師曰大獵之家豈藉狐兔雖然如是小慈妨大慈便打僧起問大善知識言無所墮有出人眼如何是出人眼曰黃河九曲云恁麼則真善知識曰陝府鐵牛乃曰諸仁者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具備方

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師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拄杖得此四事縱橫變態任運卷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諧此守死善道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所以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含煙青山鎖翠風雲

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彰殘朽 上堂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如摩醯首羅三目何故一隻水泄不通縑素難辨一隻大地全開十方通暢一隻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若是本分衲僧陌路相逢別具通天正眼始得所以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

素二

奴白牯却知有且道狸奴白牯知有箇甚麼事要會麼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臺一笛風 上堂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帝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禍患臨身擊禪床下座 上堂大丈夫擬欲劈裂陣索霸王昇騰麼第一不得騰蛇繞足路布纏身高著眼睛

勿存依掛設使澄瀾渺邈同風而未可停舟雲月彌天隱顯兮豈披圓照儻或言超表略事越機諸觸目荒榛論年放曠簷前捧日未是高明狹路分歧寧同大轍應是從前會解平昔見知自負依他宜須退步直須乾噪噪地水灑不著便是齏一粒米著一片衣脚踏

實地自不欺瞞輒莫朝雲暮雨變化不開春茂秋凋仇讎不動平生慷慨事合如斯山僧今日恁麼道大似聾縣茶瓶 上堂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你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如靈龜負圖自取

喪身之兆鳳紫金網趨霄漢以何期須於旨外明機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會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 僧問三世諸佛不知有意旨如何曰弄巧成拙云狸奴白牯却知有又作麼生曰鈍鳥逆風飛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曰入水見長人

問如何是面前事曰鼻孔云如何是向上事曰眼睛 問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難學人上來請師端的曰誅龍之劍豈可揮蛇僧噓噓師曰而今大有如君者不到烏江未肯休 問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點對未審將甚麼對曰玉樹夜凋零不待狂風掃

問從上諸聖傳不到處請師道曰番人愛裏鵬鼠帽云斬新日月特地乾坤曰鐵鞭遙指賀蘭山 師暮年休於會聖巖叙佛祖奧義作九帶曰佛正法眼帶佛法藏帶理貫帶事貫帶理事縱橫帶屈曲垂帶妙叶兼帶金針雙鎖帶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

素三

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對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而去末篇論南華真經曰莊子

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儻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也郭象註曰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師曰郭象於魚猶髣髴矣且魚以水為命見於水即見於魚所謂色心不二彼我無差其或離岸見水則水外別有岸也水岸既立二法迭失魚水各異乃亂天之經逆物之情其或情不逆經不亂均順天

和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見岸即水見水即魚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空同實相一體無諸不待水而水不待岸而岸不待魚而魚然後知魚水也首楞嚴經曰如來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又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豈

素二

士

惟魚水矣又經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無異相無別相前後際斷如此而無處不魚無處不水豈待游濠梁之上然後知魚水哉

石門慈照蘊聰禪師法嗣

谷隱

鎮江府金山達觀雲穎禪師錢塘人也族丘氏於隆興寺得度神宇凈然嘗通內外墳典

出游師席首謁大陽明安問洞上所立偏正君臣當明何事曰父母未生時事云如何體會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惘然乃往石門理前語云未審師意如何曰不道不是但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耳云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曰糞墜子云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曰牡丹華下睡貓兒師愈疑一日以石頭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問之門曰你道此語是藥語是病語云是藥語門叱曰汝尚以病為藥豈知祖師透脫意師聞灑然云如何受用曰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師歎曰繞涉唇吻便落意思皆是死門終非活路即再拜

禮辭初住舒之爐峰次遷因聖隱靜暨雪竇金山上堂舉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又道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似拂塵埃師曰此二尊宿同床打睡各自做夢喫茶去上堂諸方鈎又曲餌又香齋猶如蜂抱王因聖

這裏鈎又直餌又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魚勢曰深水取魚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擲拄杖下座上堂舉長沙岑和尚與仰山翫月次仰云人人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沙云恰是倩汝用去仰云師叔作麼生用沙路倒仰山云一似箇大蟲師曰仰山

喚作大蟲因聖道似箇狂狗上堂山僧門庭別已改諸方輒為文殊拔出眼裏楔教普賢休嚙口中鐵勸人放開豁蛇手與汝斫却繫驢轡駐意擬思量喝曰捏捏參上堂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師曰世尊只知靈龜曳尾後人不覺見

素二

士

免守株上堂萬里長途去不回此人空道已心灰若從因聖門前過須解逢春却再來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云如何是却來底人曰自從游紫陌誰肯隱青山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家裏已無回日信路邊空有望鄉牌云如何

是奪境不奪人曰滄海盡教枯到底青山直得碾為塵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天地尚空秦日月山河不見漢君臣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鶯囀千林華滿地客游三月草侵天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伸手不見掌云忽遇仙陀客來又作麼生曰對面千里問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臨濟云恁麼則谷隱的子也曰德山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曰驢胎馬腹云以何為驗曰種如是因獲如是果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未審和尚如何為人曰靈雲見桃花云莫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趙州對栢樹問如

何是長法身曰拄杖長六尺云如何是短法身曰筭子短三寸云恁麼則法身有二去也曰更有方圓在問馬大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意旨如何曰我平生不曾著人喝一生耳聾云如何領會曰近來又眼暗太子少保李公端愿嘗館之內園日夕問道故公卿求

素二

十三

發藥者隨機開示悉令契入其辯才無礙王文康公夏英公諸鴻儒咸事以師禮錄其語曰登門集嘉祐四年除夜遣侍者持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明旦當行厚自愛刀發緘賊然急遣吏持書報之船將抵岸師欣然登座叙出世本末及謝其輔贊者囑令進修遂舉

監寺賢公補處下座讀刁學士書畢大眾擁至丈室加跌而逝五年元日也世壽七十有五僧臘五十有三

荆南府竹園法顯禪師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曰水深不見底云如何湊泊曰須是本行人問如何是道曰交橫十字云如何

是道中人曰往往不相識

唐州大乘遵禪師侍慈照日嘗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云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云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云今日一場困照便打師即大悟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

的旨紅爐火盡不添柴

青原第十世雲門四世

雪竇明覺重顯禪師法嗣

紹興府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世以漁為業母夢星殞于屋乃孕及產尤多吉祥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師不忍

乃私投江中父怒咎師怙然如故長游京師依景德寺為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自言法華所記之後去謁金鑾善葉縣省微有契晚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峯峯問汝名甚麼云義懷曰何不名懷義云當時致得曰誰為汝立名云受戒來十年矣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

鞋云和尚莫瞞人好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你作麼生師無語峯打曰脫空護語漢出去入室次峯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峯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徐為水頭因汲水折擔脩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萬仞峯頭獨

素二

十四

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峯間撫几稱善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其法者悉龍象上堂舉法眼道昇元閣為御街裏人說法師曰諸人還知崇壽佛殿上蚩蚩昨夜三更大笑一聲三門頭金剛咄云你笑箇甚麼我笑茫茫宇宙人空延歲月兀兀度

時道德不修衣食斯費忽然築著闍羅老子禍事禍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真難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闍賓國王一刀兩

段如今若有箇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虛明自照

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前無人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游檀特暮到羅

素二

十五

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曰掘地深埋云此人還受安排也無曰土上更加泥問大修行人還具因果也無曰只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云古人又作麼生曰且識前話問如何是古佛機曰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曰長江無六月云見後如何曰一年一度春
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解語
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箇甚麼又
曰蜀魄連宵叫鷓鴣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
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
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
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已書偈遺衆才問卯
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
推枕而寂偈曰紅日照扶桑雲遮華嶽三
更過鐵圍拶折蒼龍角壽七十二夏四十六
塔全身於寺東之原師嘗設百問勘驗學者
今載其二又撫古今尊宿契悟因緣號通明

集盛行於世崇寧中 謚振宗大師

岳州君山顯昇禪師 上堂曰大方無外舍
裏十虛至理不形圓融三際高超名相妙體
全彰迴出古今真機獨露握驪珠而鑑物物
物流輝擲寶劍以揮空空絕迹把定則摩
竭掩室淨名杜詞放行則拾得搖頭寒山拊

掌且道是何人境界拈拄杖卓一下曰瞬目
揚眉處憑君仔細看

平江府洞庭水月慧金典座慶曆中之四明
依明覺開舉須彌山話默有契一日欲往訊
遇之殿軒覺問汝名甚麼云慧金曰阿誰惠
汝金云容少間去方丈致謝曰即今暫云這

裏容和上不得覺休去於是衆所推敬命堂
香積後告別覺述偈送之曰野水輕舟乘興
分流秋光不盡誰也爭求握松爲柄未極折
柳贈行豈休休休百川駭浪兮空悠悠他日
復寄以偈曰老桡枯藤一分天涯無侶道
方存因思龍朔年中事負石高風不易論

偈與書刻
之水月

洞山曉聰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入道機語 上堂曰

間說佛法兩字早是汚我耳目諸人未跨雲

居門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雖然如是也是爲
衆竭力 上堂舉夾山示衆道百草頭上薦

取老僧關市裏識取聖人雲居即不然婦搖

機軋軋兒弄口過過 上堂諸方有弄蛇頭

撥虎尾跳大海劒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

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
吹籬頭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北禪智賢禪師法嗣

隆興府法昌倚遇禪師臨漳高亭人也族林

氏幼棄家依郡之崇福得度有大志自受具

游方名著叢席浮山遠禪師嘗指謂人曰此

後學行脚樣子也辭遠謁芭蕉菴主又謁圓

通興化諸名宿機語見留北禪最久於是師

資敵唱妙出一時晚至西山瞻雙嶺深遽植

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 上堂曰你若退身
千尺我便當處生芽你若觀面相呈我便藏
身露影你若春池拾磔我便撒下明珠直得
水灑不著風吹不入如箇無孔鐵錘相似且
道法昌還有爲人處麼遂曰利刀割肉瘡猶
合惡語傷人恨不消 上堂春山青春水綠

素二

七

一覺南柯夢初足携筇縱步出松門是處桃
英香馥郁因思昔日靈雲老三十年來無處
討如今競愛摘楊華紅香滿地無人掃 上
堂拈起拄杖曰我若拈起你便喚作先照後
用我若放下你便喚作先用後照我若擲下
你便喚作照用同時忽然不拈不放你向甚

麼處十度直饒會得個儻分明若遇臨濟德
山便須腦門著地且道伊有甚麼長處良久
曰曾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 上
堂舉大地雪漫漫春來依舊寒說禪說道易
成佛作祖難法昌道大地雪漫漫春來便不
寒到頭成佛易却是說禪難有一般人聞焦

麼說鼻孔冷笑道有甚麼難朝到西天暮歸
唐土南山起雲北山下雨甘草甜黃檗苦魚
入深淵鳥棲高樹拈起拄杖達磨眼睛放下
數珠釋迦鼻孔若是這箇禪三家村裏臭口
老婆也解說得成佛則未在你且道畢竟那
箇是禪遂曰直得額頭汗出 上堂靈山會

上三乘行位解脫法身正是乞兒殘飯粗師
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正是祭鬼神茶飯
汝等若見如經盡毒之鄉更莫觀著觀著則
禍生法昌這裏有一般茶飯尋常不曾拈出
今日事不獲已將供養諸人他時若到諸方
受用殷繁切須記取法昌今日供養遂作一

圓相擲拄杖下座 上堂夜半烏鷄誰捉去
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今下急搜求唯心便
作軍中主雲門長驅馮山隊伍列五位槍旗
布三玄戈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鞮彎弓
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檗飛虎木
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賞三軍擒師旅打葛

藤分露布截海颶塵橫山嶽土擊玄關除微
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刹海競紛紛三界
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
寬依前帶月啼高樹 上堂閑來只麼坐拍
手誰廣和回頭忽見數箕星水墨觀音解推
磨拍手一下曰還會麼八十翁翁雖皓首看

素二

大

看不見老人容 上堂法昌今日開爐行脚
僧無一箇唯有十八高人緘口圓爐打坐不
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鎚
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妄自修因證
果喝曰但能一念迴光定脫三乘羈鎖 黃
龍南禪師至上堂拏雲攫浪數如麻點著銅

睛眼便花除却黃龍頭角外自餘潭是赤斑
蛇法昌小刹路遠山遙景物蕭疎游人罕到
敢謂黃龍禪師曲賜光臨不唯泉石增輝亦
乃人天欣悅然雲行雨施自古自今其奈癩
癩之所鈍鐵猶多良醫之門病者愈甚癩病
須求靈藥銷頑必藉金鍾法昌這裏有幾箇

採根阿師病者病在膏肓頑者頑入骨髓若
非黃龍老漢到來總是虛生浪死拈拄杖曰
要會麼打麴還他州土奏唱歌還是帝鄉人
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却須磨取云未
審如何下手曰鏡在甚麼處僧遂作一圓相
師便打曰這漆桶碌顛也不識 問二龍爭

珠時如何曰法昌小出大遇云忽然傾瀉倒
嶽又作麼生師便打 冬夜與感首座喫菓
子師拈起橘曰這箇滋味何似黃龍云更須
嘗過始得曰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云未
代禪師多虛少實又拈索子曰這箇作麼生
嘗云須是和尚始得曰一箇索子早不奈何

素二

元

云饒人不是癡漢歲夜喫湯次感云昔日北
禪分歲曾煮露地白牛和尚今夜分歲有何
施設曰臘雪連山白春風遍戶寒云大衆喫
箇甚麼曰莫嫌冷淡無滋味一飽能消萬劫
飢云未審是甚麼人置辦曰無慚愧漢來處
也不知 詰首座至師曰山深路遠何煩訪

及云仁義道中不為分外曰將得甚麼來詰
叉手近前師曰只這箇為別有詰展坐具師
曰前頭較些子後頭打不著詰曰且容某人
事曰近離甚處云雲居曰峰頂事作麼生云
多少人疑著師卓拄杖曰宏覺鼻孔何似這
箇云草賊大敗曰這僧詰頭也不識云和尚

問甚麼曰我問你宏覺鼻孔云又道不識詰
頭曰不謬為翠巖弟子一日詰問和尚室中
尋常開示機源願聞一兩則曰暗裏抽橫骨
明中坐古頭你作麼生云和尚本是雲門宗
胃為甚麼舉洞上因緣師乃踢出一隻鞋詰
便休 晦堂心禪師至坐次師曰近日法度

可煞興盛云家家觀世音曰還有較人師子
麼云爐鞴之所鈍鐵猶多曰汝聞室中有琴
頭話是否云家醜莫外揚師拈起鐺曰何如
我這箇云真不掩偽曰生死界中使那箇即
是云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曰恁麼討人
驢年去龍圖徐公禧布衣時與師往來為法
喜之游及將化前一日作偈遺之曰今年七
十七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
徐覽偈愕然遽靈源清禪師同往師方坐寢
室以院務誠知事曰吾住此山二十三年護
惜常住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
舉拄杖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

屏息遂擲杖投床枕臂而化

福州廣因擇要禪師 上堂曰王臨寶位胡

漢同風紐半破三佛殿倒卓藏身句即不問

你透出一字作麼生道拈拄杖曰春風開竹

戶夜雨滴華心 上堂古者道只恐為僧心

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且如何是諸上座了

底心良久曰漁翁睡重春潭闊白鳥不飛舟

自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長安東

洛陽西云如何是佛曰福州橄欖兩頭尖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隈巖傍壁云出世後

如何曰前山後山

開先善暹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第一代正覺本逸禪師

俗語見

上堂曰憶得老僧年七歲時於村校書處得

一法門起情離見絕妙絕玄爰自染神逾六

十載今日輒出普告大眾若欲傳持宜當諦

聽遂曰寒原耕隴罷牽犢負薪歸此夜一爐

火渾家身上衣諸禪德達人不得錯舉 上

堂觀乎乾坤之內洪荒之間人人有脚要行

便行要住即住不由別人箇箇有口欲開即

開欲合便合豈假他力正恁麼時非今非古

非理非事非凡非聖非迷非語包羅沙界籠

罩二儀三世如來分疎不下諸大祖師提唱

不起德山臨濟有棒有喝不敢施行驚子滿

慈有智有辯無門測度然雖如是若到這裏

須是眼裏有筋眼裏無筋還同天瞽又須皮

下有血知痛知痒痛痒不知何殊土木直饒

有眼有筋知痛知痒正好打草鞋行脚若到

諸方莫教打破洛浦徧參底 上堂古者道

接物利生絕妙外甥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

孫將來應用恰好諸禪德還會麼菜園墻倒

晴方築房店籬穿雨過修院宇漏時隨分整

兒孫大小盡風流 上堂舉遷和尚道寒寒

地爐火暖開坐蒲團說迦葉不是談達磨無

端此也彼也必然一般師召大眾曰迦葉甚

處不是達磨那裏無端若點檢得出彼之二

老一場懨懨若點檢不出三十年後莫道不

被人瞞好 僧問如何是道曰龍吟金鼎虎

嘯丹田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吐故納新云道

與道中人相去多少曰骨鶴顛崖上冲天昧

米民 問如何是佛曰東涌西沒云如何是

道曰七顛八倒云如何是法曰你問我答云

如何是禪曰不方不圓云便恁麼去時如何

曰靈利人難得

青原第十世

洞山

大陽明安警玄禪師法嗣

鄧州興陽清剎禪師不知何許人嘗為大陽

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云即今熟

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云與甚麼人喫曰不

入園者云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

識伊麼云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住

興陽日 上堂曰西來大道理絕百非句裏

投機全乖妙旨不已而已有屈祖宗豈况切

切有何所益雖然如是事無一向且於唱教

門中通一線道大家商量僧出問婆竭出海

乾坤震觀面相呈事若何曰金翅鳥王當宇

宙箇中誰是出頭人云忽遇出頭時又作麼

生曰似鶻提鳩君不覺觸體前驗始知真云

恁麼則又手當曾退身三步也曰須彌座下

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痕 問從上諸聖向

甚麼處去也曰月照千江靜孤燈海底明

鄭金部問和尚甚時開堂曰不歷僧祇數日

月未生前

惠州羅浮如禪師至大陽日陽問上座是甚

處人云益州曰此去多少云五千里曰你恁

麼來還曾踏著麼云不曾踏著曰汝解騰空

那云不解騰空曰爭得到這裏云步步不迷

方通身無辨處曰汝得起方三昧耶云聖心

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

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復州乾明觀聰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曰此問不虛 問如何是東禪境曰定水

不曾離舊岸紅塵爭敢下波來

襄陽府白馬歸春禪師 僧問如龜藏六時

如何曰布袋裏弓箭 問如何是佛法大旨

曰善狗帶牌

潭州福嚴審承禪師因丞相參次性其乃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庭際栢樹示之如

是者三丞相有省作偈曰出沒閑雲滿太虛

從來真相一塵無重重請問西來意唯指庭

前栢一株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人也族李氏續燈

狀甫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

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哉乃

入洛五載聽華嚴於義若貫珠嘗讀諸林菩

薩偈至即心自性處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

乎即棄游宗席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一夕

夢畜青色俊鷗為吉徵屆旦師來鑑禮延之

三年一日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

言世尊良久如何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

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云設有也

須吐却時資侍者旁立曰青華嚴今日如病

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怛怛我即便

歐服勤又三載禮辭鑑以大陽衣履付之書

偈送曰須彌立太虛日月輔而轉羣峰漸倚

他白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卷金

鳳宿龍巢宸苔豈車碾復指依圓通秀禪師

師至棲賢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秀

云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秀曰是誰云義

青上座曰未可待與按過秀即曳杖入堂見

師正睡乃擊床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

喫了打眠師云和尚待教某何為曰何不參

禪去云美食不中飽人喫曰爭奈大有人不

肯上座云待肯堪作甚麼曰上座曾見甚麼

人來云浮山曰怪得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

歸方丈由是道聲籍甚熙寧六年至龍舒道

俗迎住白雲次遷投子以符慈濟禪師之記

上堂召大眾曰若論此事如鸞鳳冲霄不

留其跡繚羊掛角那覓乎蹤金龍不守於寒

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

世外搖頭問答言陳仍玄路傍提為唱若能

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勞相見 上堂

宗乘若舉凡聖絕宗樓閣門開別戶相見設

使卷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華重增眼病

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十聖不傳諸仁者既

是不傳為甚麼鐵牛走過新羅國裏遂喝曰

達者須知暗裏驚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

是相傳底事曰全因准地月得照鄧陽春云

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曰只知荆玉異那辨

楚王心僧禮拜師以拂子擊之復曰更有問

話者麼如無彼此著便元豐五年五月一日

中夜索筆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

諸人不須尋討投筆泊然奄息聞維多靈異

獲設利五色以閏月同靈骨塔于寺北三峰

菴壽五十一臘三十七

卷二

三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

素三

南嶽第十一世臨濟七世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編

南源慈明楚圓禪師法嗣七人

隆興府黃龍普覺慧南禪師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隆興府大寧道寬禪師

隆興府翠巖可真禪師

潭州道吾真禪師

隆興府景德惟政禪師

建康府蔣山贊元禪師續具傳

大愚守芝禪師法嗣二人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及僧實傳

平江府瑞光月禪師

龍華齊岳禪師法嗣一人

湖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

瑯琊廣照慧覺禪師法嗣六人

平江府定慧海印信禪師續具傳

紹興府姜山方禪師

福州白鹿顯端禪師

寧國府興教坦禪師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

嘉興府長水子璿禪師

金山達觀雲穎禪師法嗣一人

鄧使李端愿居士賢見

青原第十一世五世門

天衣振宗義懷禪師法嗣十五人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

東京法雲圓通法秀禪師及僧實傳

北京天鉢文慧重元禪師

真州長蘆廣照應夫禪師續具傳

紹興府天章元善禪師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

台州瑞巖子鴻禪師續具傳

無為軍佛足處祥禪師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

泉州資壽捷禪師續具傳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

撫州延恩法安禪師續具傳及山谷塔銘

紹興府淨衆梵言首座

禮部楊傑居士賢見

南嶽元益首座法嗣一人

中書李林宗居士賢見

報本有蘭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

雲居曉舜禪師法嗣二人

建康府蔣山佛慧法泉禪師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

廣因擇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妙峯如璨禪師

福州識語未見監山合知禪師

智海正覺本逸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福州大中海印德隆禪師

簽判劉經臣居士賢見

福州已上機語未見幽巖福嚴禪師

福州已上機語未見雙峯劉禪師

青原第十一世七世投子義青禪師法嗣四人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

隨州大洪第一世報恩禪師

沂州洞山雲禪師

長安福應文禪師

南嶽第十一世七世

南源慈明楚圓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普覺慧南禪師信之玉山人族

章氏童韶深沉年十一去家師事定水智鑒

嘗侍鑒行次見祠廟輒杖擊而往十九落髮

受具遠游至廬山依歸宗寶棲賢謁逾三秋

渡淮謁三角澄久之分座雲峯悅禪師勉趨

石霜至中道聞石霜不事事因寓福嚴時賢

禪師命與記室賢歸寂適慈明繼席師出迎之悚然及聞其說法乃貶刺諸方盡為邪解皆師歷參所契證者遂憤然曰大丈夫心膂之間豈可自為疑礙造室求發藥明揖坐師固辭哀懇明日書記參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契不合契云合契曰吾

始疑不堪汝師今乃可使拜之復曰洞山三頓棒即且置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師擬對明擊其口師大悟述偈呈之留月餘辭去時年三十五初住同安次擢歸宗黃檗黃龍得大法者七十有九人然在積翠庵所接者多衲子趨風相與交武竭處于道初受請日

三角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不憚俄聞開堂為慈明嗣澄擔之而三角徒侶棄去者過半上堂問答罷乃曰未登此座一事全無纔

登此座便有許多問答敢問大眾只如一問一答還當宗乘也無若言當去一大藏教豈無問答為甚道教外別傳傳上根輩若言不當適來許多問答箇甚麼行脚人當自開眼勿使後悔若論此事非神通修證之能到非多聞智慧之所談三世諸佛只言自知一

大藏教詮註不及是故靈山百千萬眾獨許迦葉親聞黃梅七百高僧永鉢分付行者豈是汝等貪淫愚執勝負為能夫出家者須稟丈夫決烈之志截斷兩頭歸家穩坐然後大開門戶運出自己家財接待往來賑濟孤露方有少分報佛深恩若不然者無有是處以

拂子擊禪床一下遂布謝云云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為剽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箇甚麼喝一喝上堂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於此了然明的旨須會全身入火坑以

拂子畫一畫云臭煙燼煇紅焰熾然眼未明者總在裏許從上古聖無非入生死坑中向無明火裏提拔有情汝等諸人且如何入若人入得可謂在火不燒在水不溺若入不得非但不能自利亦乃不能利他既不能自利利他圓頂方袍殊無利益良久召大眾眾舉

首師曰牛頭出馬頭回上堂眾集久之師曰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便下座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眾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箇是世法那箇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議拋箇破席日裏

睡於此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為一人無為安下那一箇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床下座上堂大覺世尊道我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當勤精進行此三昧師曰精

進即不無諸人作麼生是三昧遂曰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錢以拂子一擊下座僧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曰高祖殿前焚香怒云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撥請師拈撥曰千鈞

之弩不為鼯鼠而發機云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不涉二途乞師指示曰東方甲乙木問如何是黃龍境曰昨日方到此未曾子細看云如何是境中人曰長者長短者短師燕坐

次有僧侍立師顧眎久之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師喝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聞之即趨入師復理前語問之亦云安敢不信師又指左曰過這邊來僧堅立不往師喝曰汝來

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 室中舉手問僧
我手何似佛手垂足曰我脚何似驢脚人人
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學者莫有契其
旨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脫有酬者師未嘗
可否人莫涯其意有問其故師曰已過關者
掉臂徑去安知有關更從吏問可否此未透

關者也熙寧二年三月十六日上堂辭眾說
偈語至十七日飯四祖慧日雨專使已跌
坐寢室前大眾環擁良久而化七日闍維得
五色設利塔于山之前嶂閱世六十八坐五
十夏大觀四年春 謚曰普覺
索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人 續燈曰族

冷氏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
坐不職乃宵遁入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
遂落髮 續燈曰依九峯勤和尚每閱經心融神會
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目南源徙道吾石霜
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
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語如

前或謂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去何用忙
為有一老嫗近寺而居人莫之測所謂慈明
婆也明乘閒必至彼一日雨作知明將往師
偵之小徑既見遂擄住云這老漢今日須與
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
語未卒師大悟即於泥途拜之起問狹路相

逢時如何明曰你且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
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曰未在一
日當參粥罷久之不開搥鼓師問行者今日
當參何不擊鼓云和尚出未歸師徑往後處
見明執爨煮粥師曰和尚今日當參大眾
久待何以不歸明曰你下得一轉語即歸下

不得各自東西師以笠子蓋頭上行數步明
大喜遂與同歸自是明每山行師輒嗽其出
雖晚必擊鼓集眾明還怒曰少叢林暮而
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云汾陽晚參也何謂
非規繩乎今叢林三八念誦猶參者此其
原也又一日明陞堂師出問云幽鳥語喃喃

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
深村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云好
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
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
化師辭歸九峯陸沉金鼓而萍實道俗迎居
楊岐次遷雲蓋 續燈曰上堂曰霧罩長空

風生大野百草枯木作師子吼演說摩訶大
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脚跟下轉大法輪
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
勢峻前頭更有最高峰 上堂景色乍晴物
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
文殊普賢總在這裏眾中有一人受人護底便

道楊岐和麤糲麵然雖如是布袋裏威錐子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
歸去楊岐恁麼道也是看銅鑼更有後語不
得錯舉 上堂只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
最靈物釋迦老子說夢三世諸佛說夢且問
諸人還曾作夢麼若也作夢向半夜裏道將

一句來良久曰人間縱有真消息偷向楊岐
說夢看參 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
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哩拈上死柴
頭且向無煙火 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
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拈天一手拈地今時
衲僧盡皆打撲盡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為諸人打箇樣子遂曰
陽氣發時無硬地 晚參示眾一切智通無
障礙拈起拄杖曰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
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
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床曰三十年後莫
道楊岐龍頭蛇尾 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

曰東方來者東方坐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曰隔江打鼓不聞聲云興化的子臨
濟親孫曰今日因齋慶贊 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曰擔頭不負書 問少林面壁意旨
如何曰西天人不曾唐言 問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曰鉢盂口

向天 室中間僧果棘達你作麼生吞金剛
 圈你作麼生跳 一日二暫到相看師問三
 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
 這箇作甚麼云坐具曰真箇那云是師復曰
 喚作甚麼云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却具
 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為初如何是最
 初一句云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劃
 一劃僧云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
 三人近離甚麼云南源曰楊岐今日被上座
 勘破且坐喫茶 問僧雲際路僻高駕何來
 曰天無四壁曰路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
 一喝兩喝後作麼生云看這老和尚着忙曰
 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問僧敗葉堆雲朝離
 何處云觀音曰觀音脚下一句作麼生道
 云適來相見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
 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者亦無對曰彼
 此相鈍置 慈明忌晨設齋衆集師至真前
 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一畫打一圓相
 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怪
 師曰首座作麼生云和尚休捏怪曰兔子喫
 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
 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
 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 興化攷禪師遷化
 葬時神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擲示雙

跌和尚歸真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掩臂一下
 曰蒼天蒼天皇祐解元示寂壽五十八
 隆興府大寧道寬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前
 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這裏如今用去也為
 雲為雨為瑞為祥利人利天出生入死他方
 世界出沒卷舒若也通身是口說不能盡通
 身是眼照不能窮一念相應剎那萬劫 上
 堂從上來事非從佛得不向祖求丈夫稟性
 本自天真動止合儀去來無著如魚在水任
 性浮沉似鳥飛空俱無罣礙如斯說話誰是
 知音良久曰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
 無私 僧問既是一真法界為甚麼却有千
 差萬別曰根深葉茂云未審還出得這箇也
 無曰弄巧成拙 問作止任滅教中四病後
 學之流如何趣向曰巧匠運斤斧斫木不擇
 繩 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
 曰賊不打貧兒家 問飲光尊者見世尊拈
 花因甚麼微笑曰忍俊不禁 有僧造師之
 室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筋掃火爐中
 曰會麼云不會曰頭不欠尾不剩 師在同
 安日時有僧問既是同安為甚麼却有病僧
 化去曰布施不如還却債
 隆興府翠巖可真禪師族未詳以徧參自負叢
 林號為真點曾後至慈明明見乃問如何是

佛法大意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叱
 曰頭白齒黃猶作這箇見解師悚然求指示
 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
 生嶺上有月落波心乃於言下大法頓明住
 翠巖時推為天下法窟 上堂曰不見一法
 是大過患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色空明暗不
 是一法拈起拄杖曰凡夫見拄杖喚作拄杖
 聲聞人見拄杖認得頑空撥無拄杖菩薩人
 見拄杖幾曾挂牙齒饑來喫飯困來打瞌睡
 來向火熱則取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恁
 麼說話笑破土地鼻孔 上堂捫空無迹追
 響無聞釋迦達磨貶向他方文殊普賢權為
 小使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所以道
 也有權也有實也有明也有暗也有照也有
 用也有賓也有主放過一著何不道取乃喝
 一喝卓拄杖一下下座 上堂舉僧問巴陵
 如何是道巴陵云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
 何是道寶應云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
 道首山云脚下泥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
 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艱一句賓主交參諸人
 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
 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
 如相故 上堂聲不雜聲色不雜色何我鐘
 聲無鼓響鼓聲無鐘響拈起拄杖云這箇宜

不是色聲在甚麼處聲不到耳色何從眼
色耳音聲萬法自成辨夜來觀音勢至菩薩
二人論功到翠巖所報與他一判三十年後
依而行之 上堂舉龍牙頌云學道如鑽火
逢煙未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神鼎
云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
脚又燒頭師曰若論頌也龍牙正在半途若
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
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 上堂上不在
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拈起拄杖曰如今在
翠巖手中作無邊身菩薩諸人還見麼若見
果不見如來頂相若不見今日當巡寮問訊

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句曰千日所然一
日燒云如何是學人親切處曰渾家送上渡
頭船 問如何是道曰出門便見云如何是
道中人曰擔枷過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曰際耕淺種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五
通賢聖云學人不會曰舌至梵天 問如何
是學人轉身處曰一堵墻百堵調室中問僧
魯祖當日見僧來參何故便面壁衆下語不
契師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事
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觀
治平改元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蓆
于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呵佛

罵祖今何為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此見
解耶即起跌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潭州道吾真禪師 上堂曰拗折秤衡將甚
麼定斤兩拈却鉢盂匙筯將甚麼喫粥喫飯
不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却
鼻孔 上堂師子兒哮吼龍馬駒蹄跳古佛

鏡中明三山孤月皎遂作舞下座 上堂若
據祖令到這裏盡須茫然放老僧一線且向
眉毛裏東觀西觀 上堂普化明打暗打布
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路確因甚忘却下脚
上堂古今日月依舊山河若明得去十方薄
伽梵一路涅槃門若明不得謗斯經故獲罪

如是 上堂舉洞山道五臺山上雲蒸飯佛
殿堦前狗屎天利竿頭上煎餿子三箇胡獼
夜歎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
白牯手拈煙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
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觀破了也洞山
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
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般訛在甚麼處老僧
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叮嚀損君
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
僧問凝然便會時如何曰老鼠尾上帶研槌
問如何是真如體曰夜叉屈膝眼睛黑云
如何是真如用曰金剛杵打鐵山摧 問如

何是常照曰針鋒上須彌云如何是寂照曰
眉毛裏海水云如何是本來照曰草鞋裏蹄
跳僧退師曰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
踣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
隆興府景德惟政禪師後住百丈 上堂曰
打動法鼓微塵諸佛列在面前未審諸人還

見也未若道見眼裏生華若道不見眸中有
翳離此二途道將一句來若也擬議商量咄
這障蔽魔王 上堂巖頭和尚用三文錢索
得箇妻只解撈蝦擺蛭要且不解生男有女
直至今日門風斷絕大衆要識齋公妻麼景
德今日不惜唇吻與你諸人注破蓬萊荆釵

世所希布裙猶是嫁時衣 上堂天台普請
人人知有南嶽游山又作麼生會則燈籠笑
你不會則有眼如盲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
時為甚麼百鳥嚙華獻曰有錢千里通云見
後為甚麼不嚙華曰無錢隔壁聲 問達磨
未來時如何曰六六三十六云來後如何曰
九九八十一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木
耳樹頭生 問一切法是佛法意旨如何曰
一重山下一重人 問以然如然時如何曰
枯木不逢春云以然不然時如何曰穿靴水
上行 問如何是不來相而來曰雲生嶺上
云如何是不見相而見曰水出高原 問上

行下數未是作家背楚投吳方為達士豈不
是和尚語曰是云父財子用也曰汝試用看
僧擬議師便打

大愚守芝禪師法嗣

平江府瑞光月禪師 僧問俱胝一指意旨
如何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龍華齊岳禪師法嗣

湖州西余師子淨端禪師或出洞本郡人也
遺其氏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象
印可遂旋里合緣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
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
威播 受請日問答已乃曰彌勒真彌勒分

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衆中還
有識得底麼出來通箇消息若無為蛇盡足
去也大衆為甚麼不識只為太近衆生久流
轉生死蓋為日用而不知未登真覺常處夢
鄉古人道昨夜得箇夢夢見一團空今朝擬
說夢舉頭又見空山僧亦得一夢與古人不

同夜來夢見土地向山僧道來日野翁先生
諸人入山請和尚住持壽聖禪刹況和尚平
生不曾行脚焉可住持山僧却向土地道禪
得之在心何勞廣走若是真師子兒生下便
能哮吼土地却問如何是真師子兒豈不見
永嘉道師子兒衆隨後三歲便能大哮吼君

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也大奇也
大奇讀書山上師子兒數年長卧深林裏今
朝徐步出巖扉露牙爪展毛衣雙睛晃晃迸
光輝碧眼胡僧猶不識土地山精焉得知夢
中被山僧拄杖子打一下忽然不見大衆不
須久立伏惟珍重 開堂日僧官宣疏至推

倒回頭趯趯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
漁父先聞師止之遂登座拈香祝 聖罷引
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
大衆雜然稱善師顧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
法如是便下座 上堂二月二禪翁有何謂
春風觸目百華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

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禪家流只這是
莫思慮坦然齋後一甌茶長連床上伸脚睡
咄 到華亭衆請上堂靈山師子雲間哮吼
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箇筋斗便下座 僧
問羈羊未挂角時如何曰怕云既是善知識
因何却怕曰山僧不曾見恁麼差異畜生師

病牙久不愈一日忽謂衆曰明日打筋斗去
衆以為戲言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
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
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
官第二不著喫粥飯至五鼓果趨寂壽七十
有二

瑯琊廣照慧覺禪師法嗣

紹興府姜山方禪師 上堂曰穿雲不渡水
渡水不穿雲乾坤把定不把定虛空放行不
放行橫三豎四乍離乍合將長補短即不問
汝諸人飯是米做一句要且難道良久曰私
事不得官酬 上堂不是道得道不得諸方

盡把為奇特寒山燒火滿頭灰笑罵豈干這
老賊 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曰蛇啣老
鼠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曰鼉鼓釣魚竿
云恁麼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曰堂前
一椀夜明燈簾外數莖青瘦竹 問諸佛未
出世時如何曰不識酒望子云出世後如何

曰釣魚船上贈三椎 問如何是不動尊曰
單著布衫穿市過云學人未曉曰騎驢踏破
洞庭波云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曰伸手
不見掌云還許學人進向也無曰踏地告虛
空云雷門之下布鼓難鳴曰八華毯子上不
用繡紅旗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穿針嫌眼小云出
水後如何曰盡日展愁眉 問奔流渡刃疾
焰過風未審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曰天
寒日短夜更長云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
曰鶻鶻裏面氣衝天僧召云和尚師曰雞頭
鳳尾云諸方泥裏洗姜山盡將來曰姜山今

日為客且望關梨善傳然雖如是不得放過便打

福州白鹿顯端禪師 僧問如何是無相佛
曰灘頭石師子云意旨如何曰有心江上住
不怕浪淘沙 問凝然湛寂時如何曰不是
關梨安身立命處云如何是學人安身立命

處曰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

寧國府興教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
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披削謁廣照於瑯琊
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懷時住興教擢
為第一座懷受他請乃聞府乞師繼之受請
日有雪竇化士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

鼻孔遶天出世後為甚麼杳無消息曰雞足
山中風凜然云未更道曰三十棒寄打雪
竇僧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下座有本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也壯為僧即出
峽依廣照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照可之未幾
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

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郡守恚師不
為禮据甚遂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
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託生公家願無見
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聞見
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
而問之妻詳以告呼燈取書示之相笑不已

遂孕及生乃名宣老耆年記問如昔至三歲
白雲端禪師抵其家始見之曰吾姪來也端
云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相與別
云云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云以何為驗
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端
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端云過

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年六周無疾而逝

嘉興府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
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
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擊竹云尚落
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言端方契斯

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固知收往聞瑯
琊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
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琊陵峇曰清淨
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
侍巾瓶瑯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
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為介也乃如教再拜以

辭後住長水承粟日顧四眾曰道非言象得
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
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青原第十一世五世門
天衣振宗義懷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禪師常之無錫人也族

管氏體兒瓦碩所事淳厚年十九往姑蘇承
天依永安道昇禪師執春炊不自疲厭遇昇
入室隨眾諮參昇曰道者竭力知此有少勞
乎師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寔欲此生
身證何勞之有昇陰奇之越十年剃染受具
又中侍三載請辭遊方至池陽謁天衣於景

德衣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
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
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
天親云只是說這箇法如何是這箇法久而
開悟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云殺
人放火有甚麼難於是名播寰宇漕使李公

復圭命師開法瑞光法席日感武林守陳公
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命師擇居蘇人擁道遮
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
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
神宗皇帝下詔開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
二律驛 召師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

使問勞閱三日傳 宣就寺之三門為士民
演法翌日 召對 延和殿 賜坐師即盤
足加趺擬仆 上亟令近臣益以錦座二隻
為事見師行實及無 神宗登遐 命入福寧
殿說法以老乞歸林下得 旨任便雲遊州
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辭眾說偈曰本是無

家客郡堪任意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揚州
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臨別
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
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
其嗣法傳道者百餘人 上堂曰洪音一剖
震動乾坤法今施行萬機頓削聖凡路絕佛
祖情忘當此之時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從教
千古萬古黑漫漫填溝壑無人會卓拄杖
下座 上堂嶮峻無過雞足峯行人到此路
難通唯恐祖師門下客不移毫末到其中參
上堂問也無妨答亦無咎何也得之不為
先失之不為後若達此宗豈論空有千聖從
來也只寧任他鳥兔爭頭走成住壞空彈指
間得失是非唯一口咄 上堂姑蘇臺畔不
話春秋納僧面前豈論玄妙只可著衣喫飯
翫水看山夜見星晝見日兩手扶犁水過膝
靈山授記只如斯歷劫何曾異今日 上堂
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拈
起拄杖曰這箇是塵作麼生說箇轉法輪底
道理山僧今日不惜眉毛與汝諸人說破拈
起也海水騰波須彌炭峇放下也四海晏清
乾坤肅靜敢問諸人且道拈起即是放下即
是當斷不斷兩重公案擊禪床下座 上元
日僧問千燈互照綠竹交音正恁麼時佛法

在甚麼處曰謝布施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
也無曰大似不齋來 問上是天下是地未
審中間是甚麼物曰山河大地云恁麼則謝
師答話曰大地山河云和尚何得瞞人曰却
是老僧罪過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韓
信臨朝云中下之流如何領會曰伏屍萬里
云早知今日事悔不忌當初曰三皇冢上草
離離 問春風吹古樹殘日下前山如何是
不遷義曰青山誰管你問事白曰鄧中自有
人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調古神
清風自高貌悴骨剛人不顧云恁麼則薦福
的子雪竇親孫也曰想得未知落處 問如
何是露地白牛曰放出無尋處 問適來消
息從何而得曰合 問知師久蘊囊中寶今
日當場略借看曰何必如此元符二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沐浴而卧門弟子環列請偈乞
強起安坐以化道俗師熟眎曰癡子我尋常
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尋常要卧便
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曰後事付
守榮擲筆慈睡而逝士庶獻最後供者彌月
還然 敕全身塔於寺之上方閱世八十坐
夏五十二 謚法空塔曰瑞光 上堂曰若據宗
北京天鉢文慈重元禪師 上堂曰若據宗
乘正令莫不動用全威如聖輪王寶劍飛空

誰是不實之者是以王道平平和風扇物使
羣邦貢獻萬里梯航六合澄清狼煙永息於
是四魔絕迹九類亡機即且置作麼生是動
用全威底道理薦拈拄杖橫按曰休休動不
如靜肅拄杖下座 上堂古今天地萬象森
然歲歲秋收冬藏人人道我總會還端的也
無直饒端的比他難足峰前是甚麼閑事良
父曰今朝十月初旬天寒不得普請參 僧
問如何是禪曰入籠入檻僧拈掌師曰跳得
出是好手僧擬議師曰了 問學人上來請
師舉唱曰善財別後誰相訪樓閣門開竟日
閑云恁麼則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
點頭曰大眾喚覺這僧著 問如何是觸目
之機曰摩斯吒落水云謝師答話曰鼻孔不
存 問昨日雨今日晴於曹溪路上成得箇
甚麼邊事曰昨日雨今日晴
紹興府天章元善禪師 上堂曰君問西來
意馬師踏水潦若認一毛頭何曾知起倒劫
火繞洞然愚夫覓乾草寧知明眼人為君長
懊惱 僧問如何是最初句曰未後問將來
云為甚麼如此曰先行不到云入水見長人
也曰秦皇擊缶
臨安府佛日智才禪師 上堂曰諸禪德還
知麼山僧生身父母一時喪了直是無依倚

處以手捫臂曰蒼天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
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 上堂舉
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
風松蘿亮隔 僧問如何是無為曰山前雪
半消云請師方便曰水聲轉鳴咽
無為軍佛足處梓禪師 僧問大悲千手眼
如何是正眼曰暗裏施文彩明中不見蹤云
學人為甚麼不見曰杲日當空盲人摸地
問如何是般若體曰瑠璃殿裏隱寒燈云如
何是般若用曰活卓卓地 問一色無變異
喚作露地白牛還端的也無曰頭角生也云
頭角未生時如何曰不要犯人苗稼

平江府明因慧贊禪師 上堂拈拄杖橫按
曰若恁麼去直得天無二日國無二王釋迦
老子飲氣吞聲一大藏教如虫蝕木設使錯
仰不及正是無孔鐵鎚假饒信手拈來也是
殘羹餽飯一時吐却方有少分相應更乃墮
在空亡依舊是鬼家活計要會麼雨後始知
山色翠事難方顯丈夫心卓拄杖下座
興化軍西臺其辯禪師 上堂舉臨濟無位
真人話師召大衆曰臨濟老漢尋常一條脊
梁硬似鐵及乎到這裏大似日中迷路眼見
空華直饒道無位真人是乾屎橛正是泥龜
曳尾其僧只知李夏極熱不知仲冬嚴寒若

據當時合著得甚麼語塞斷天下人舌頭西
臺只恁麼休去又乃眼不見為淨不免出一
隻手狼藉去也臨濟一擔西臺一堆一擔一
堆分付阿誰從教撒向諸方去笑殺當年老
古錘
臨安府法雨慧源禪師 僧問如何是最初
一句曰梁王不識云如何是末後一句曰達
磨渡江
紹興府淨衆梵言首座 示衆曰說法有所
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古
德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故說有說無盡
是野干鳴諸人要識師子吼麼咄

報本有蘭禪師法嗣
福州中際可遵禪師郡之梁氏子 上堂曰
八萬四千滌法門門門有路超乾坤如何箇
箇踏不著只為蜈蚣太多脚不唯多脚亦多
口釘鐵舌徒增醜拈椎豎拂泥洗泥揚眉
瞬目籠中雞要知佛祖不到處門掩落華春
鳥啼 上堂昨夜四更起來呵呵大笑不歇
幸然好一覺睡霜鐘撞作兩橛 上堂野外
桃李爭爛熳亭前栢樹葉婆娑世人莫作尋
常見多少英雄不奈何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依報本未久漆得法忍
後歸里事落魄多嗜酒乎盧每大醉唱柳詞

數閱日以為常鄉民侮之召齋則拒召飲則
從如是者十餘年咸指曰醉和尚一日謂寺
衆曰吾明旦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
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
奔眎明乃曰平生醉裏顛顛醉裏却有分別
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
撼之已委蛻矣衆盡禮以葬之
雲居曉舜禪師法嗣
建康府蔣山佛慧法泉禪師 萬卷泉 上堂
曰古人恁麼南禪不恁麼古人不恁麼南禪
却恁麼大衆還委恁麼王婆衫子短李四帽
簷長 聖節上堂拈拄杖擊法座一下曰以

此功德祝延 聖壽便下座 上堂時人欲
識南禪路門前有箇長松樹脚下分明不較
多無柰行人恁麼去莫恁去急回顧樓臺煙
鏤鐘鳴處 雪下上堂召大衆曰還有過得
此色者麼良久曰文殊笑普賢眼裏裏無筋
一世貧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
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
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 僧問白雲本
無心為風出巖谷時如何曰晴作雨備 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髮長僧兒醜云未審
意旨如何曰閉戶怕天寒 問久雨不晴時

如何曰白日無閑人云未晚玄言乞師直指
曰看看便是春 問南禪結夏為甚麼却在
蔣山解曰眾流逢海盡云恁麼則事同一家
也曰夢裏到家鄉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
曰西瞿耶尼云出水後如何曰泗州大聖
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曰甲不開倉 問二
祖立雪齊腰意旨如何曰三年連一閤云為
甚麼付法傳衣曰村酒足人酤
明州天童澹交禪師 上堂曰也大奇也大
差十箇指頭八箇罇由來多少分明不用鑽
龜打瓦便下座 僧問臨雲閣僧太白峰高
到這裏如何進步曰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
深云未審如何話會曰寒山逢拾得兩箇一
時癡云向上宗乘又且如何舉唱曰前言不
及後語
廣因擇要禪師法嗣
福州妙峰如璨禪師 上堂曰今朝是如來
降生之節天下緇流莫不以香湯灌沐共報
洪恩為甚麼教中却道如來者無所從來既
是無所從來不知降生底是誰試請道看若
道得其恩自報若道不得明年四月八還是
薦頭澆
智海正覺本逸禪師法嗣
福州大中海印德隆禪師 上堂曰法無異

法道無別道時時逢見釋迦處處撞著達磨
放步即交肩開口即敲破不敲破大小大
上堂夫欲智技先須定動拈拄杖卓一下曰噫
蘇嚕嚕喇娑婆訶歸堂喫茶 上堂觸境無
滯底為甚麼擡頭不起田地穩密底為甚麼
下脚不得譬如天王賜與華屋雖獲大宅要
因門入門掌焚香路開真主出巨靈擡手錦
鱗噴參 上堂平旦寅曉何人處處彌陀佛
家家觀世音月裏麒麟看北斗向陽椰子一
邊青 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
露底事曰日落月未上云恁麼則五天唱不
起漢地和難齊曰方人以己云鐵狗吠開巖
上月泥牛觸破嶺頭雲曰元來猶在云可謂
不落今時句如在白雲中曰崔崔鬼鬼霄漢
半開云全因今日去也曰且喜閣梨警地
問寒來暑往日居月諸心地未明乞師指示
曰臂長衫袖短脚瘦草鞋寬云莫便是和尚
為人處也無曰日午游都市天明往華山
青原第十一世 七世山
投子義青禪師法嗣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沂之沂水人族崔
氏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游京師籍名街
臺寺試法華得度具戒趨淮西謁投子於海
會乃問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

有為人言句也無曰汝道案中天子教還假
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青以拂子撼師口
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
便行青曰且來閣梨師不顧青曰汝到不疑
之地耶師以手掩耳後還沂上居馬鞍山元
豐壬戌 四十年 道俗迎處僊洞次遷招提龍門
又徙太陽大洪皆一時名卿鉅公為之勸請
自是洞上之風大行西北崇寧三年 詔住
京師淨因大觀改元 敕移天寧 上堂曰
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為今時通途消
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
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
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
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
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上堂良久曰
青山常運步石女夜生兒便下座 上堂入
道之徑內虛外靜如水澄凝萬象光映不沉
不浮萬法自如所以道火不待日而熱風不
待月而涼堅石處水天瞽猶光明暗自爾乾
濕同方若能如是巖前枯木半夜開華木女
携籃清風月下石人舞袖共賀太平野老謳
歌知音者和於斯明得何必重登塔廟再見
文殊道在目前一時參取 上堂假言唱道
落在今時設使無舌人解語無脚人能行要

且未能與那一人相應還會麼龍吟徒側耳虎嘯謾沉吟僧問如何是兼帶之語曰妙用全施該世界木人閑步火中來云如何是和尚家風曰衆人皆見云未審見箇甚麼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無縫塔曰白雲籠嶽頂終不露崔嵬二年春開封尹李公孝壽

素三

主

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褒顯即賜紫方袍號定照禪師內臣特敕命至師迎謝曰某辭父母出家時嘗陳重誓不為利名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渝願心當棄身命父母以此聽許今若不守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親盟背矣於是修表具辭復降旨京尹堅

俾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坐罪奉旨

下棘寺與從輕寺吏聞有司欲徙淄州有司曰有疾與免刑及吏問之師曰無疾吏云何有炎癰耶曰昔者疾今日愈吏令思之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乃恬然就刑而行從之者如歸市師以法語施之獲益光衆靈源清

禪師評曰夫楷公大士也其建志立行當素有根本豈悠悠者之所能知因贊其像曰惟唐正觀靈潤投驩匪移所守能適其安乃曰此行略有三益一酬往謫二順厭生三成大行今日淄州楷公亦云嚴天大雪始見松筠媚草天華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辜恩者師

抵淄川僦居學者愈親明年冬敕令自便庵於芙蓉湖心道俗川湊僅數百人日食粥一杯故多引去政和七年冬賜額曰華嚴禪寺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付侍僧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

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第一世報恩禪師衡之黎陽人族劉氏而劉氏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為僧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辭謁諸名宿皆蒙

印可丞相韓公縝慕師道望請開法於西京之少林未幾大洪革律為禪神宗親灑宸翰改賜今額詔師居之上堂曰五五二十五案山雷主山雨明眼衲僧莫教錯舉

上堂君向這裏說即心即佛大似頭上安頭若說非心非佛何異迷頭認影賞箇名安

素三

主

箇字定箇是立箇非向甚麼處見達磨祖師然雖如此放一線道別有商量諸仁者是復誰是非復誰非是非杳絕分明萬機會麼前是官不容針後是私通車馬於斯明得盡見日夜見星於斯不明有寒暑否促君壽有鬼神否妬君福上堂如斯話會誰是知音直

饒向一句下千眼頓開端的有幾箇是迷達磨諸人要識達磨祖師麼乃舉手作捏勢曰達磨祖師鼻孔在少林手裏放開去也從教此土西天說黃道黑欺胡謾漢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有人要與祖師作主便請出來與少林相見還有麼良久曰果然問祖師西

來九年面壁最後一句請師舉唱曰面黑眼睛白師嘗設百問以問學者其略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為甚麼一稱南無佛罪滅河沙劫又作此相○曰森羅萬象總在其

中具眼禪人請試甄別師素與無盡居士張公商英友善無盡數以書問儒釋大要師隨問以答之無盡問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為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

素三

主

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無欲則常有微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

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違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云有見即為垢此則未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為因一陰一陽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為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為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

虛無為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為道道即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萬法唯心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為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沂州洞山雲禪師 上堂曰秋風卷地夜雨翻空可中別有清涼箇裏更無熱惱是誰活計到者方知纔落見聞即居途路且道到家後如何任運獨行無伴侶不居正位不居偏長安福應文禪師 上堂曰明明百草頭明

明祖師意直下便承當錯認弓為矢惺惺底築著磕著懣懣底和泥合水龜毛拂逼塞虛空兔角杖撐天拄地日射珊瑚林知心能幾幾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

素三

普燈三

二九末

嘉泰普燈錄卷第四

素四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編
南嶽第十二世臨濟

黃龍普覺慧南禪師法嗣二十三人

廬山東林照覺常總禪師續語具

隆興府黃龍寶覺晦堂祖心禪師

筠州黃檗真覺惟勝禪師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續語具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

湖州報本慧元禪師

潭州大瀉懷秀禪師續語具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

隆興府泐潭真淨雲庵克文禪師

南康軍雲居元祐禪師續語具

潭州石霜琳禪師續語具

吉州隆慶慶閑禪師續語具

隆興府黃龍元肅禪師續語具

衡州華光恭禪師續語具

隆興府上藍順禪師

廬山圓通璣禪師續語具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

南安軍雪峰道圓禪師

南嶽福嚴鐵面慈感禪師續語具

隆興府祐聖法宏禪師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

楊岐方會禪師法嗣三人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

建康府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遺其名語

翠巖可真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大瀉真如慕結禪師

邵州丞熙應悅禪師

慶元府雪竇法雅禪師

雪峰文悅禪師法嗣一人

定慧海印超信禪師法嗣一人

平江府穹隆智圓禪師

南嶽第十二世臨濟

黃龍普覺慧南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寶覺祖心禪師南雄始興人族

鄒氏爲書生有聲年十九目盲父母禱圓通

大士許出家即覩物乃依龍山寺慧全明年

試經唯師獻詩得奏名剝染繼住龍山以律

身不嚴幾達橫逆遂入叢林謁雲峰悅禪師

留三年告悅將去悅特指見南禪師續語具

居四年無所入一日傾湯誤注手指豁如夢
覺知有而機不發南抑之師復雲峰悅已謝
世就止石霜因讀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
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云學人不曾曰
三莖四莖曲於是頓證二師垂手處徑回積
翠方展坐具南曰子始入吾室矣師禮謝乃

謁翠巖真泐潭月皆器之自爾名冠叢社南
以熙寧二年歸寂郡守及龍圖徐公禧挽師
嗣居上堂曰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
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
用不失其宜只如鋒鋦未兆已前都無是箇
非箇譬爾爆動便有五行金木相生相剋胡
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
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
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
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
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床曰一塵纔
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遍在諸
人耳若是摩霄俊鷲便合乘時止滌因魚徒
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即是無諍三
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
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
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手樹倒
藤枯上無倚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

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
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
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
目前此人無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
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
蘊在胃中物既在胃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
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
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
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曰身貧無
被蓋云莫辜負他先聖也無曰關梨見處又
作麼生僧盡一圓相師曰驚雀不離窠僧禮
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 問未登
此座時如何曰一事全無云登後如何曰仰
面觀天不見天 師住持十有二年性真率
不樂事務凡五辭乃退揭其室曰晦堂衲子
源源而來揮之不去士夫慕風求開發者衆
因撫教門祖宗言句及儒道經書作微問辨
通如論語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師曰吾道既一則可以統貫萬差
之事當其一貫萬事之中可容其見若容其
見則不爲一若不見時萬事顯然一何形狀
苟能見達忠恕之道可得而明道德經出生
入死章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
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
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
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師曰十中
有三三者何耶其三三者蓋取九數以爲生
生之攝用也有何所以不盈十數若盈十數
形器所拘則不能明出生入死既不能明出
生入死寧逃兇虎投角措爪所以其一不用
而用而能善用非數而數而能善數夫何故
以其無死地也既知無死則見無生無生無
死則可以明出生入死可謂生而無生死而
無死非獨入軍不被甲兵蹈火履水而無焦
溺亦皆如之請問既有其生不無其死何由
得歸無死之地維摩經曰此室常以金色光
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爲明師曰若以
金色光照爲明現居之室晝夜流轉晝夜若以日
月所照爲明現居之室晝夜流轉識是非眼
入是非看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中夜入滅
命門人黃公庭堅主後事茶毘日隣峰爲重
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新禪師曰此
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黃強之新執
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
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犢便作驢以火
炬打一圓相曰只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

藝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五寔于普覺塔之
東 賜號寶覺
筠州黃檗真覺惟勝禪師梓之中江人族羅
氏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窓櫺有聲忽憶教中
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
講令參問徑往黃檗值 上堂踞座曰鐘樓
上念讚床脚下種菜若人道得分半院與伊
師出荅曰猛虎當路坐槃大悅徐以法席付
之諸方宗仰其示衆機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邵武人也族陳氏幼
穎邁一目五行及長棄儒得度訪道曹山依
雅禪師久之辭登雲居瞻其勝絕殆終于此
山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黃檗
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所
至議論奪席晚游西山與勝首座棲雙嶺熙
寧改元分座廬山圓通學者歸之二年冬開
法石門久之遷泐潭 開堂日問荅罷乃曰
問也無窮荅也無盡問荅去來於道轉遠何
故況爲此事直饒棒頭薦得不是丈夫喝下
承當未爲達士那堪更向言中取則句裏馳
求語路尖新機鋒捷疾如斯見解盡是埋沒
宗旨玷汚先賢於吾祖道何曾夢見只如我
佛如來臨般涅槃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
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迦葉遂付阿難暨商

那和修趨多士諸祖相繼至於達磨西來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言豈不是
先聖方便之道自是當人信却自迷頭認
影奔逐狂途致使衒衒流浪生死諸禪德若
能一念回光返照到自己脚跟下褫剝究竟
將來可謂洞門豁開樓閣重重十方普現海

會齊影便乃凡聖賢愚山河大地以海印三
昧一印印定更無纖毫透漏山僧如是舉唱
若是衆中有本色衲僧聞之實謂掩耳而歸
笑破他口大衆且道本色衲僧門下一句作
麼生道良久曰天際雪埋千尺石洞門凍折
數株松 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

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釋迦老子旁
若無人當時若遇箇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
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鈔鐶裏
滿盛油始得 問逢場作戲時如何曰紅爐
拋出鐵烏龜云當軒布鼓師親擊百尺竿頭
事若何云山僧不作這活計三年六月知事

紛爭止之不已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
坐無德吾有愧於黃龍令集衆叙行脚始末
復曰吾滅後火化以骨歸普同塔明生死不
離清衆也語終而逝壽五十有九夏四十有
三
蘄州開元子琦禪師泉之惠安人族許氏九

歲依開元智訥二十二試經剃染具戒精楞
嚴圓覺棄謂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唾
地曰這一滴落在甚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
日脾疼真解顏辭參積翠巖餘盡得其道乘
間侍商確古今適大雪南指口斯可以一
致茗帚否對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

駁豈復有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
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
南遣僧逆問老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
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南聞益奇之於是名
著叢席南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
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傳至東林總

禪師總歎曰琦首座如鐵山萬仞卒難逗他
語脉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
湖州報本慧元禪師 上堂僧問諸佛所說
法種種皆方便是否曰是云爲甚麼諸法寂
滅相不可以言宣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

畫師唱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
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
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要會寂滅
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劔之龍津人族陳氏幼
依劔浦林重院年二十三得度進具已至豫

章大寧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
參即之遇問曰汝何所來云大寧又問三門
夜來倒汝知麼師愕云不知遇曰吳中石佛
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遇使謁翠
巖真禪師雖久之無省且不吝寸陰及謁黃
龍於積翠始盡所疑留五年復謁英邵武於

同安積翠歿首衆於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
蓋 上堂曰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
却驢有人拾得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
向這裏薦得不著還草鞋錢 上堂緊峭履
水靴踏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碎龍虎穴
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却笑老瞿曇彈指

超彌勒 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雲
蓋今日千山鬱茂鳥獸嘶鳴百草競發萬木
抽枝盡是諸佛箇箇真如汝等諸人游山觀
水直須急著眼睛莫被伊瞞 上堂舉趙州
問僧向甚處去云摘茶去州曰問師曰道著
不著何處摸索背後龍鱗面前驢脚翻身筋

斗孤雲野鶴阿呵呵 僧問鼓聲繞罷大衆
臨巡祖意西來請師舉唱曰雨過路頭乾云
祖意既如是家風事若何曰腦後合掌云全
因今日曰謝汝到來 問有一無絃琴不是
世間木今朝負上來請師彈一曲師拊膝一
下僧云金風颯颯和清韻請師方便再垂音

曰陝府出鐵牛 元祐初退居西堂不出山三十年改和四年周公種守潭遺長沙令佐以詭計邀至開福齋罷鳴鼓問其故曰請師住持此院遂不得辭時年九十矣五年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口如驢常出世後頭似馬約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

素四

方丈安坐良久乃化關維得設利五色經旬撥灰爐猶得之坐六十六夏

隆興府泐潭真淨雲庵克文禪師陝之閬鄉人族鄭氏世多名卿師生而挺異讀書知要事後毋失愛因游方至復之塔閣廣禪師說法泣而師之二十五試所習得度受具講

演名著伊洛義學者宗之偶游龍門至殿廡見入定比丘像幡然語其儔曰我所負者如吳道子畫人物雖妙盡一時然終非活者於是棄游湘潭治平二年坐夏大瀉開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曰清波無透路釋然穎悟徑之積翠翠問從甚麼處來云瀉山

曰恰值老僧不在云未審向甚麼處去曰天台晉請南嶽游山云若然者學人亦得自在去也曰脚下鞋是何處得來云廬山七百錢唱得曰何曾在來師指云何曾不自在來翠異之顧其機鋒莫觸唯英邵武與之階熙寧八年住筠之聖壽權居洞山後謝事東游

至金陵王荆公以師禮迎之施第爲寺命開山奏 賜真淨號未幾還高安庵于九峰越六秋徙歸宗泐潭 開堂日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問話且止只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今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

素四

九

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即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兵隨印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脚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

庶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日於摩竭陀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箇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

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着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箇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 上堂道泰不傳天子

今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忘却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卓下座上堂根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費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

奈未忝不陽艷競桃李春飈令力耕者半作賣華人 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如印印泥迤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只

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向前便爲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上堂今日供養羅漢夜來四方高人誦誦妙法蓮華經安樂行品一遍大眾作麼生是安

素四

十

樂行擬心早不安樂了也乃喝一喝曰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透法身句北斗裏藏身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豈不是安樂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譚胡餅豈不是安樂行以至僧俗大眾一一清淨光明住持豈不是安樂行乃至一佛二菩薩

一一羅漢一一辟支佛無不清淨實相住持所為安樂行也大眾唯有髻中寶珠不妄與之雖然不與亦人人具足十二時中光明烜赫阿誰欠少還會麼歸堂喫茶復喝一喝下座解夏上堂以拂子擊禪床曰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

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主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往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結也四月十五日十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曰從這裏一時結舉起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遂喝曰解也七月十五日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曰從這裏一時解舉起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遂喝曰只如四月十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復舉拂子曰總在拂子頭上還見麼遂喝曰諸高德此三喝中有一喝是金剛王寶劍有一喝是踞地師子

有一喝是探竿影草若人一一辨得始見臨濟大師道出常情黃檗被掌大愚遭築雖相去三二百年許你親為的予然後大開不二妙門權諸祖道推邪顯正扶宗立教整頓綱綱縱大知見耀大法眼不動本際決勝魔軍遂喝曰更須知有一喝不作一喝用在這裏

須是具爍迦羅眼向未肩已前著提得去諸高德且道提得箇甚麼良久喝一喝下座僧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眾臨進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床一下僧云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床一下僧云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腳跟下薦取

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腳跟下何問遠達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曰深云深意如何曰淺云教學人如何領會曰點問馬祖下尊宿一箇箇阿鞞鞞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箇箇硬剝剝地只有真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

還扶得也無曰打疊面前撞撞却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師不答僧云這箇為上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云非但和尚懽懽學人亦乃一場敗闕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箇甚麼曰道云忽然知後如何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云爭奈這箇何師便喝崇寧改元休於雲庵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坐衆請說法師示以偈及遺誡宗門大略言平而逝越七日火葬焰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及成設利道俗千餘人咸得之分靈骨塔

于泐潭新豐壽七十有八隆興府上藍順禪師上堂曰夏日人人把扇挫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應劫無明當下消上堂舉勘婆話師乃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恁麼去皆云勘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同道者相共舉

舒州三祖法宗禪師上堂曰架梯可以攀高雖升而不能達河漢鑄鐵可以掘鑿雖利而不到風輪其器者費功其謀者益妄不如師家坐免使走塵壞大眾那箇是塵壞祖佛禪道僧問如何是正法眼曰泥裏有刺云如何是道曰老僧落第二云如何是禪曰你

且莫少叢林南安軍雪峯道圓禪師南雄人也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一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見為助喜出任雪峰上堂舉風幡話師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閑隆興府祐聖法窟禪師潮陽鄭氏子晚見黃龍深蒙印可上堂曰此事如醫家驗病方

且雜毒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
瘳就令徇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沈痼求其
已病不亦在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愧崇寧
三年十二月六日泊然坐逝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禪師豫章人族鄧氏
依洪巖處信得度具戒參武泉常雲居舜泐

素四

十三

潭月疑未决始趨黃龍一日聞舉洞山初和
尚見雲門因緣遂失笑龍問胡爲而笑云笑
黃面浙子憐兒不覺醜自是容爲侍者閱七
年精微奧妙叢林稱之初住西山次遷清隱
上堂曰寒風激水成冰果日照冰成水冰
水本自無情各各應時而至世間萬物皆然

不用強生擬議 上堂先師初事棲賢謁泐
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
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
開語以驗學者而禪者如葉公盡龍龍現即
怖建炎三年八月五日示寂于撫之漳江壽
九十八臘七十八

廬山歸宗志芝庵主臨江人也壯爲苾芻依
黃龍於歸宗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
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
龍引退芝陸沈于衆一日普請罷書曰茶芽
鹿藿初離焙笋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
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芝不

憚結茅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
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
僧閑有本竟終于此山

楊岐方會禪師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人族葛氏驥次非
幼事翰墨惡俗務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

參雲蓋顯禪師顯歿楊岐繼焉岐見之與語
終夕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云茶陵郁和尚
曰吾聞伊過漢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
云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
先生照破山河萬朵歧笑而趨起師愕視不
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

儼者麼云見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云意
旨如何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中侍
久之嘉祐四年辭游廬阜圓通訥禪師一見
自謂不及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遷居圓通
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開
堂日問答已乃曰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華

素四

古

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
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于今日大衆
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箇甚麼
分付將箇甚麼流傳何謂如此况諸人分上
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
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

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只在
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
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
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法眼藏看舉手豎
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
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

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
月降嚴霜法華雖憇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既
是滿口道了爲甚麼却無句得商量喝一喝
曰分身兩處看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
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脚在肚
下且道寶在甚麼處遂曰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華依舊笑春風 上堂豎起拄杖曰鋒刃
上踣跳橫按曰微塵裏走馬勞勞去復來箇
是惺惺者擲拄杖下座 上堂不曾迷莫求
悟爲甚麼從上來却有師承祖嗣若也會得
入鄉隨俗若也不會餓死首陽山然雖如是
入水見長人 上堂今日至節一陽生於此

素四

十五

日拈起拄杖召大衆曰且道這箇作麼生若
也見得且恁麼應時納祐若數至大年前前
頭大有雪在所以承天尋常十度發言九度
休何謂如此當門不用裁荆棘後代兒孫惹
著衣然雖如是三十年後太公釣魚參 上
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

恩圓通即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紫帶葉燒 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 上堂釋迦老子有四洪誓願云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洪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即

添衣困時伸脚睡熱處愛風吹 上堂日消萬兩黃金法華門下不著直饒不直半分錢正入得法華門未陞得法華堂未入得法華室且道甚麼人陞得法華堂入得法華室乃曰眼有三角頭峭五嶽 上堂今日也是這箇明日也是這箇作麼生是那箇漆桶參堂

去 淨空居士郭功甫訪師上堂夜來枕上作得箇山頌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遂曰上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 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覩得透後方知自己自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曰鐵壁鐵壁 僧問如何是佛曰鐵湯無冷處云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水底按葫蘆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鳥飛兔走 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曰死水不藏龍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賺

殺你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建康府保寧仁勇禪師四明人族竺氏容止淵秀韶爲大僧通台教俄騁服依雪竇明覺顯禪師顯意其可任一日謂之師憤悱即往依泐潭踰紀疑情未泮聞楊岐移雲蓋能鈴鍵學者直造丈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出住

素四

十六

保寧餘二十年大揚祖道 上堂曰塵塵爾利利爾爾山是山水是水彌勒不入樓閣善財不須彈指以手一畫曰微塵世界冰消瓦解且道彌勒善財在甚麼處若向這裏參徹去不妨在處稱尊若也不見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上堂立春日打春牛一棒兩棒千

頭萬頭雪華深處辨不得頂門有眼空悠悠拍手曰囉囉哩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床上有粥有飯 上堂舉三聖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師曰此二尊宿恁麼爲人猶在半途保寧今日路見不平拈拄杖下座大眾一時走散擲下歸方丈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大眾向甚麼處去也 上堂祖師門下絕人行深嶮過千萬仞坑垂手不能空費力任他堂上綠苔生

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眾未免眉鬚墮落

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 上堂齧鐵之機猶是鈍當鋒點的未爲親那吒十面千眸動無相靈光翳日輪咄 上堂拈起拄杖曰官商角

素四

十七

徵羽金木水火土卓一下曰卦上吉凶分三日後看取 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古曰啊哪哪 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哪嗚哪一九與二九相連不出手 上堂以兩手畫一圓相擘開捺膝曰渾崙擘不破三人共兩箇滋味信全無有誰吞得過吞得過且恁麼吞不過莫亂做 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窕窈窕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華李華一佩兩佩 再受保寧請上堂拍手三下指口搖手三下便下座 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眾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 上堂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卧 上堂恁

屢來傾瀉倒嶽，慙廢去填溝塞，壑總不慙廢。錯錯上堂，吞却乾坤大地，開口何處出氣。永嘉一宿曹溪，至今猶未瞥地。上堂十日，視十手指一不成，二不是，會麼？寒鷹未舉首，俊鷄已冲霄。僧問：昔年雲外人，皆委今日當場略借看。曰：山僧愛喚，不愛喜云。斬新日

月特地乾坤，曰：恰似不相逢。問：如何是佛？曰：近火先焦云。如何是道？曰：溺泥有刺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切忌踏著。問：靈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委保寧門下如何？曰：噯。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未審誰是故人？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云：正當慙廢時，更有

甚麼人爲知音？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保寧境？曰：主山頭倒卓云。如何是境中人？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佛？曰：自屎不覺臭。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半陰半陽云。出水後如何？曰：七零八落。翠巖可具禪師法嗣。

潭州大鴻真如慕結禪師臨川人，族閩氏。未總角，禮建昌永安圓覺律師，試所習得度。剛簡有識，以荷法爲志。翠巖處衆日，師得與從游。幾二十載，雖羣居常尊以師禮。巖謂人曰：三十年後，結子必大作佛事。巖歿，塔于西山。師心喪三年，去依黃檗游湘中，時謝公師直

守潭，慕其名，以嶽麓禮迎之。累日方就遷，慧光大滿，紹聖改元，奉驛召引對。延和殿稱旨，錫紫服，真如號尋補大相國寺。上堂曰：古者道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腕脫丘慧光即不然，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總是腕脫丘諸人，還知慧光落處麼？若也知

去許你具鐵眼銅睛，若也不知，莫謂幾經風浪險，扁舟曾向五湖游。上堂不用思而知，不用慮而解。廬陵米價高，鎮州蘿蔔大。上堂：阿剌剌，是甚麼？翻思破窻墮杖子，纔擊著方知辜負我。以拄杖擊香卓一下，曰：墮墮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

心空及第歸，慧光門下直拔超升，不歷科目。諸人既到這裏，風雲布地，牙爪已成，但欠雷聲。燒尾如今爲你諸人震，忽雷去也。以拄杖擊禪床下座。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曰：苦殺人。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寒毛卓豎云。見後如何？

曰：額頭汗出。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曰：翻譯不出，師自分座至終室中，唯問學者洗鉢盂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師即以手托曰：歇去。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別衆，良久示寂。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闌維設利大如豆。時許目睛齒爪不壞。

門弟子分塔于京潭。蔣山覺海贊元禪師法嗣。邵州丞熙應悅禪師撫之，宜黃戴氏子。上堂曰：我宗無語句，徒勞尋路布現成。公案已多端，那堪更涉他門戶。覲面當機直下提，何用波吒受辛苦。咄。

明州雪竇法雅禪師。僧問：學人不問西來意，乞師方便指迷情。曰：霹靂過頭猶瞋睡。云：謝師答話云，再三啓口問何人云？爭奈學人未禮拜，何曰休鉢置。定慧海印超信禪師法嗣。平江府穹隆智圓禪師，本郡人，族沈氏，未冠

依能仁曇卿下，髮習台教授，譯梵素謁甘露。夫禪師及保寧真淨之室，始發明後，依海印一日汲水澣衣，忽然大悟，與印咨答，若符契，留侍再闍，遂首衆於和之，開聖出住慶善，移寧隆。上堂曰：三月晚春華正，紅馨香惹得亂羣蜂，只知妄計競頭採，不覺從前造化空。

上堂：福臻不說禪，無事日高眠。有問祖師意，連擲兩三拳。大衆且道爲甚麼如此不合惱亂山僧？睡師性真率，雖僕夫亦與偶坐室中。唯蒲團紙帳而已。有求示衆語者，師答曰：汝覓上堂語，我今重爲舉，莫向句中求箇裏全不許。圓悟禪師行化至蘇城，詣山炷香拜之。

宜和甲辰五月中瀚語門人曰吾翊且行矣
漏盡沐浴端坐而終茶毘設利五色無數合
遺骨建窆堵波於西北隅壽六十九臘五十
二

嘉泰普燈錄卷第四

子未

素四

嘉泰普燈錄卷第五

素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巨僧 王受 編
青原第十二世 雲門 六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十五人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

鎮江府金山去印寧禪師續語見燈見

素五

鎮江府甘露傳祖仲宣禪師續語見燈見

台州瑞巖有居禪師續語見燈見

東京淨因佛日惟岳禪師續語見燈見

嘉興府本覺法真守一禪師續語見燈見

舒州投子證悟脩顯禪師續語見燈見

常州無錫南禪寧禪師

揚州石塔慧禪師續語見燈見

真州長蘆淨照宗信禪師續語見燈見

紹興府石佛密印曉通禪師

平江府萬壽圓禪師續語見燈見

福州地藏守恩禪師

筠州壽聖省聰禪師續語見燈見

鎮江府金山智覺法慧禪師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法嗣六人

建康府保寧覺印子英禪師續語見燈見

舒州甘露德顯禪師續語見燈見

東京法雲佛國惟白禪師

廬山開先心印智珣禪師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二人

衛州元豐清滿禪師

青州定慧法本禪師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四人見三錄人

真定府洪濟慈覺宗曠禪師

慶元府雪竇覺印道榮禪師

平江府慧日廣燈智覺禪師

和州開聖覺禪師機語未見

佛日智才禪師法嗣一人

澧州夾山自齡禪師續語見燈見

瑞巖子鴻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育王真戒曇振禪師續語見燈見

資壽捷禪師法嗣二人見一錄人

泉州慧空圓覺大智文宥禪師

泉州資壽思永禪師機語未見

淨衆梵言首座法嗣一人

素五

西京招提廣燈惟湛禪師

蔣山佛慧法泉禪師法嗣一人

清獻公趙抃居士賢臣見

九峰鑒韶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大梅祖鏡法英禪師紹興初五潭

祖戒戒孫雲

青原第十二世 洞山 八世

芙蓉道楷禪師法嗣十八人見十錄三人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

襄陽府石門元易禪師

長安天寧大用齊建禪師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

襄陽府鹿門法燈禪師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

隆興府泐潭闍提惟照禪師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

筠州洞山微禪師

太傅高世則居士賢臣見

西京招提寶禪師機語未見

廬山慧日南禪師機語未見

潼川府少林江禪師機語未見

素五

大洪恩禪師法嗣二人見一錄人

隨州大洪淨嚴守遂禪師

隨州大洪智禪師機語未見

青原第十二世 雲門 六世

慧林圓照宗本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禪師族董氏漢仲舒之

裔也大父琪父溫皆官于穎遂爲穎人毋無子禱白衣大士乃得師及長博極羣書然清修無仕官意嘉祐八年與弟善思往京師地藏院選經得度習毗尼東游至姑蘇禮圓照於瑞光照特顧之於是契旨經五稔益躋微奧照令依圓通秀禪師時住師至又盡其

要元豐七年渡淮留太守巖久之出住雙林遷淨慈尋被旨徙居法雲上堂良久曰只恁麼休去累他毘耶老人棒喝交馳鈍置德山臨濟紐半破三即不要你話會不觸平常一句作麼生道未能分皂白且莫亂針錐上堂上不見天下不見地畧塞虛空無處

回避爲君明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鸞鼻拂拄杖下座上堂三界有無一切法不能與佛爲譬喻老胡從來名邈不得處今日不惜眉毛試爲諸人舉看良久拈拄杖卓一下曰數尺水聲繞卓地一條虬勢欲騰空上堂僧家無事實謂高閑因即烹茶寒來向火林間笑傲物外忘懷揮松柄以清談伴煙霞而遣日幕天席地誰是誰非三十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但向伊道賊過後張弓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踏翻大海趯倒須彌直得洞山老無隱身之處你等諸人何不救取若救不得雙林爲你救看遂喝一喝下座僧問

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曰光剃頭淨洗鉢云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你行脚來圖箇甚麼云學人不曾曰且待驢年問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未審是何境界曰要道有甚麼難云便請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問涅槃心

易曉差別智難分如何是差別智曰燈籠吞露柱云學人未委曰佛殿出三門開堂日僧問寶塔元無縫如何指示人曰煙霞生背面星月繞簷楹云如何是塔中人曰竟日不干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後得旨還乃庵於西湖龍山今號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

屈三指謂左右曰有三日耳至期果加趺而化異禽翔鳴于庭勅塔全身於上方謚曰圓定塔名定光壽七十五臘四十七嘉興府本覺法真守一禪師上堂舉拂子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這裏還見麼見汝不相當又爲說法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汝又不惺惺一時却往上方香積世界去也撼拂子曰退後退後突著你眼睛上堂古者道佛似握拳道如展手乃合掌曰這箇似甚麼若道得許你是箇了事人若道不得莫道不疑好上堂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三家村裏築著磻著磻較些子

若是佛法禪道拈放一邊去伊分上總使不著爲甚麼如此真人面前不得說假上堂拈拄杖曰平戎破虜蓋代功勳只如四海晏清還用得這箇麼良久曰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閑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擔水河頭賣云意旨如何曰欺胡謾漢

云勞而無功也曰九年人不識隻履自空回問如何是句中玄曰崑崙騎象藕絲牽云如何是體中玄曰影浸寒潭月在天云如何是玄中玄曰長連床上帶刀眠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放下著常州無錫南禪寧禪師僧問初生孩兒還

具六識也無曰水長船高云廬陵米價作麼生酬曰款出因口紹興府石佛密印曉通禪師上堂曰冷似秋潭月無心合太虛山高流水急何處駐游魚僧問如何是頓教曰月落寒潭云如何是漸教曰雲生碧漢云不漸不頓時如何曰八十老婆不言嫁福州地藏守恩禪師上堂曰古聖道夫說法者當如法說山僧今日如法說似大衆乃垂下一足曰一任諸方賤剝上堂良久曰一境誰相到儵然絕點塵天花莫狼藉吾匪解空人又曰樵夫跣足下層巒大笑漁翁漢

上寒山色橫擔鄧市去家家門底透長安

僧問如何是佛曰晝眠無益云意旨如何曰

早起甚長問善惡不修底人落在甚麼處

曰一步一彈指云謝師指示曰回首念觀音

問如何是西來祖意曰風吹滿面塵

鎮江府金山智覺法慧禪師僧問大修行人

還落因果也無曰鳩鳥入水魚皆死毒龍

行處草不生

法雲圓通法秀禪師法嗣

東京法雲佛國惟白禪師初住泗之龜山次

遷湯泉法雲建中靖國二年以所集宗門續

燈錄三十卷上進稱旨恭承御製序文

仍勅其錄入藏頒行天下上堂曰幽婁

有意白浪徒以滔天罔象無心明珠忽然在

掌以手打一圓相召大衆曰還見麼良久曰

看即有分上堂拈拄杖示衆曰山僧住持

七十餘日未曾拈動這箇而今不免現些小

神通供養諸人遂卓拄杖下座上堂過去

素五

已過去未來且莫算正當現在事今朝正月

半明月正團圓打鼓普請看大衆看即不無

畢竟喚甚麼作月休於天上覓莫向水中尋

僧問以心中眼觀身外相如何是心中眼

曰紅日照扶桑云如何心外相曰白雲封華

嶽

温州僊巖景純禪師初住智廣次擢護國江

心僧問不作佛法相見世諦相酬請師速

道曰遇唐虞即禮樂逢桀紂即干戈云不是

學人問處曰生擒虎兇死怕盲龜問德山

棒臨濟喝和尚如何作用曰老僧今日因僧

便喝師曰却是你惺惺

寧國府廣教守訥禪師圓照上足也世稱訥

叔僧問如何是古今常存底句曰鐵牛橫

海岸云如何是衲僧正眼曰針割不入

天鉢文慧重元禪師法嗣

衛州元豐慧圓清滿禪師上堂曰老胡生

下行七步明星現時又說悟并賊捉獲這無

端鐵棒三十略輕惹惹拈拄杖曰祖師合契

多少要知麼古今罪犯彌天盡是諸人致得

歲旦上堂憶昔山居絕糧有頌舉似大衆

饑食松栢葉渴飲澗中泉看罷青青竹和衣

自在眠大衆更有山懷爲君說今年年是去

年年上堂喝一喝曰不是道不是禪每逢

素五

三五夜皓月十分圓參上堂此劔刃上事

須是劔刃上漢始得有般名利之徒爲人天

師懸羊頭賣狗肉壞後進初機滅先聖洪範

你等諸人聞恁麼事豈不寒心由是疑誤衆

生墮無間獄苦哉苦哉取一期快意受萬劫

餘殃有甚麼死急來爲釋子喝曰瞋人徒側

耳便下座僧問如何是佛曰天寒地冷云

如何是道曰不道云爲甚麼不道曰道是閑

名字問如何是全彰底事曰秋日春風動

有座主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展手曰

會麼云不會師曰也是難師凡見僧乃曰

佛法世法眼病空華有僧云翳消華滅時如

何曰將謂汝靈利

青州定慧法本禪師僧問古人到這裏爲

甚麼拱手歸降曰理合如是云畢竟如何曰

夜眠日走

長蘆廣照應夫禪師法嗣

真定府洪濟慈覺宗贍禪師上堂曰近日

身心頑鈍恰似一片鐵板內無玲瓏機智外

無華藻文章誰能打作鄆州針笑殺秦時轆

轆鑽四稜著地萬事無心雖然看不入畢竟

撲不破何也不見道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

易散琉璃脆上堂金屑雖貴落眼成翳金

屑既除眼在甚麼處若如是者未出荊棘林

中棒頭取證喝下承當正在金峰窠裏上

堂樓外紫金山色秀門前甘露水聲寒古槐

陰下清風裏試爲諸人再指看拈拄杖曰還

見麼擊香卓曰還聞麼靠却拄杖曰眼耳若

通隨處足水聲山色自悠悠僧問如何是

上元境曰燈毬大底大小底小云只如車馬

往來成得箇甚麼邊事曰爭似山僧到曉眠
問六門未息時如何曰鼻孔裏燒香云學
人不曾曰耳朶裏打鼓問如何是無功之
功曰泥牛不運步天下沒荒田云恁麼則功
不浪施也曰雖然廣大神通未免遭他痛棒
慶元府雪竇覺印道榮禪師郡之陳氏子也

素五

僧問寒山逢拾得時如何曰揚眉飛閃電
云更有何事曰開口放毫光云如何是向上
一路曰七六八

平江府慧日廣燈智覺禪師本郡人族梅氏
父游師席未有省晚契機於廣照未幾歸里
開法慧日遷城南高峰上堂良久曰休休

休徒悠悠釣竿長在手魚冷不吞釣喝一喝

下座紹興丁巳秋日將時呼侍僧令集衆叙

平昔參問勉衆辨已躬事引筆書曰南北無

寸影東西絕四隣一息故鄉信曉風吹宿雲

置筆而逝

資聖捷禪師法嗣

泉州慧空圓覺大智文宥禪師郡之晉江人
族陳氏數歲日記千言熙寧中兄皓上書語
犯朝政捕甚急從兄遁羅浮後依資壽思永
禪師披削得法師也因就參之室中垂示漫
不省一日問捷古人向開合眼處示密作用
有是哉捷叱曰驢前馬後漢有甚用處拈拄

杖逐之師大悟捷笑曰道鈍漢未見

淨衆梵言首座法嗣

西京招提廣燈惟湛禪師出嘉禾倡室王氏

七歲依淨嚴院出家有逸才一覽不再目十

四得度徧扣禪高機契淨衆去游京師侍佛

國白禪師入對賜號廣燈與湛服自出世

素五

九

招提屢遷巨剎開堂日拈香祝聖罷復拈香

曰此一辯香二十年前雲門山畔若耶溪邊

得處有根不同栽接今日藝向爐中供養我

越州淨衆院言首座和尚令鐵樹抽枝芬芳

無盡遂就座上首白椎曰法慈龍象衆當觀

第一義師拍禪床呵呵大笑曰好箇第一義

剛被少林禪師一椎打作兩橛即今莫有接

得者麼問答復曰拈華已錯微笑乖差四七

虛傳聲流谷響二三妄指月散溪光五派狂

分千枝橫出指鹿爲馬認弓作蛇首惑安心

次迷得髓黃梅席上南北宗開曹溪岸頭東

西浪起自爾波瀾競發阡陌支離標路空多

無人截斷隨流愈遠誰解歸源棒喝臨機白

雲萬里直得黃頭結舌碧眼吞聲如斯話會

猶是道途之說被明眼人傍觀一場笑具雖

然如是今日爲國開堂於第二義門爲諸人

試通一線豎起拂子曰還委悉麼石女舞成

長壽曲木人唱起太平歌上堂忍對春風

百鳥啼桃華潛入武陵溪謝郎回棹歸來晚
不似秦人一向迷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
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兩骨毛寒何須更入
那伽定卓拄杖下座上堂六塵不惡還同
正覺馬上誰家白面郎穿華折柳垂巾角夜
來一醉明月樓呼盧輸却黃金宅臂鷹走狗

歸不歸娥眉皓齒嗔無力此心能有幾人知

黃頭碧眼非相識囉囉哩拍手一下下座

上堂直釣釣鯨鯨曲釣釣魚鼈古人用力太

多所得甚少承天今日沈巨網於滄溟魚龍

不選舉長網於大野頭角奚分且道其中還

有透網羅底麼良久曰等閑不用擡頭角他

日風雲會有時僧問祖祖相傳無間斷師

今端的嗣何人曰若耶水急秦望峰高云當

年得底分明句今日無私願舉揚曰霜高鷹

隼疾舉翼過新羅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

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歸云專爲流通也曰

即今且作麼生舉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

是招提境曰砌華金布地庭樹碧參空云如

何是境中人曰有時開碧眼無處覓黃頭

問引退荆州之祖席復登丹嶠之道場如何

是不動尊曰浮杯來楚澤飛錫過錢塘云莫

便是不動尊麼曰却須繫草鞋建炎初終

於當湖之南庵今號南塔

素五

十

九峰鑒韶禪師法嗣

慶元府大梅祖鏡法英禪師郡之鄞縣人族張氏棄儒試經爲大僧肄講延慶凡義學有困於宿德輒以詰師師縱辭辯之爲衆所敬忽曰名相迂曲豈吾所宗哉乃更服之九峰峰見器之與語若久在叢席因痛割之師領

旨自爾得譽出游京雒所至道俗爭迎判宗留後仲爰以道見交久而益敬奏錫紫衣師名命居襄陽白馬逾二年退休歸太守迎補大梅法席盛於歐粵宣和改元勅天下僧尼爲德士雖主法者聚議無一言以回上心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覽謂近臣曰

法英所進道德經解言簡理詣於古未有官賜入道藏流行仍就賜冠珮壇誥世不知師意者往往以其爲佞諛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至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芬春谷菊秋籬物必榮枯各有

素五

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復僧尼大衆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透碧天擲之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漸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

簡曰爲嫌禪板大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鯢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

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端然歛目而逝壽八十餘有刊正錄并易註行于世青原第十二世_{洞山}

天寧芙蓉道楷禪師法嗣

鄧州丹霞子淳禪師劍門人族賈氏幼出家大安寺弱冠爲僧初參玉泉芳禪師次扣大

漁真如之室後徹證於芙蓉上堂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只解指蹤跡且不能指示於人丹霞今日擘開宇宙打破形山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諸人到這裏還相委悉麼良久曰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帶角混塵泥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

語句實無一法爲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只知入草求人不知通身泥水子細觀來只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即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上堂舉北院

素五

十三

問青峰洛浦道入荒田不揀信手拈夾草何不道作麼生是信手拈來草峰作拈勢師別曰是則是只是未能契草又甘贅行者接待有僧曰行者接待不易贅云譬如餵驢餵馬明安曰也知行者常行此路師別曰來年與行者買一領直襪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

如何曰金菊乍開蜂競採云見後如何曰苗枯華謝了無依宜和已亥春示寂塔全身於洪山之南

東京淨因枯木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_{未詳}上堂曰燈籠忽爾笑哈哈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游蕩不歸來這宛

家好歸來黃花與翠竹早晚爲誰栽上堂達磨九年垂一則語直至今諸方賺舉欲得不賺舉麼香山爲汝諸人再舉大龍山高小龍山低香山處中恰好相宜恁麼舉了還得不賺麼良久曰葱嶺罷詢熊耳夢雪庭休話少林春上堂孤峰絕頂靈松上聳於十

尋萬里江湖皓月光輝於碧落正當恁麼時
野鶴無因措足游魚何處藏形眼睛定動十
萬八千擬議之間鄉關阻隔香山今日已是
開眼溺床汝等諸人切莫夢中說夢上堂
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但了歸源性何愁
方便門諸人要會歸源性麼露柱將來作木

素五

十三

杓旁人不肯任從伊要會方便門麼木杓將
來作露柱撐天拄地也相宜且道不落方便
門一句作麼生道三十年後莫教錯舉上
堂知有佛祖向上事方有說話分諸禪德且
道那箇是佛祖向上事有箇人家兒子六根
不具七識不全是太閼提無佛種性逢佛殺
佛逢祖殺祖天堂收不得地獄攝無門大衆
還識此人麼良久曰對面不仙陀睡多饒寐
語

鄧州招提元易禪師潼川銅山稅氏子大觀
四年出住招提凡十更名刹上堂曰十方
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
歸大衆只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
箇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爲
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
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爲之心空耶
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

寔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常相隨三尺杖子
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
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鐵錐錐吉箇之兆
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古齒未兆若何爲
休休休古往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
更嫌何處不風流咄上堂今朝四月初一

衲僧雙眼如漆顧著露柱燈籠平地一聲霹
靂驚起金剛出戶半夜荒村失路天明却到
門前眼耳鼻中塵土大衆只如金剛眼睛燦
破四天下爲甚迷却路頭還會麼爲憐風月
好忘却故園春上堂皓月當空澄潭無影
紫微轉處夕陽輝彩鳳歸時天欲曉碧霄雲

外石笋橫空淥水波中泥牛駕浪懷胎玉兔
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於斯明得始
知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
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恁麼正值秋
風來入戶一聲磬杵落誰家上堂舉雪峰
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

素五

十四

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大衆雪峰恁麼說話
還出有身處也無若道有爲甚麼大千法界
在一粒之中若道無是甚麼人打鼓普請看
若也會得不用周遮其或未聽取一頌撥
動乾坤步轉移南觀北斗有誰知金烏暮向
西山急曉逐扶桑半夜飛僧問古者道迥

絕無人處聚頭相共舉既是迴絕無人處是
誰相共舉曰青山與白雲云只如青山白雲
還知有也無曰若知有即有人也云未審是
甚麼人證明曰白雲與青山云莫便是和尚
爲人處麼曰莫錯認問古鏡未磨時如何
曰精靈皺眉云磨後如何曰波斯彈指云爲

甚麼如此曰好事不出門紹興丁丑七月二
十五日索筆書偈安然坐寂火後收設利塔
于學射山壽八十五

長安天寧大用齊璉禪師上堂曰清虛之
理佛祖同歸畢竟無身聖凡一體理則如是
滿目森羅事作麼生纖塵絕際渠儂有眼豈

在旁窺官不容針私通車馬若到恁麼田地
始可隨機受用信手拈來妙應無妨當風玄
路直得金針綿縫線脚不彰玉殿寶階珠簾
未卷正當此時且道是甚麼人境界古渡秋
風寒颭颭蘆華紅蓼滿江灣

素五

十五

潼川府梅山已禪師僧問如何是法身邊
事曰枯木糝華不犯春云如何是法身上
事曰石女不粧眉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青州人族王氏幼以儒
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留門下十餘年事高尚
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游履踐精密
契悟超絕崇寧四年出住大乘

徽宗皇帝聞其名 詔居淨因 上堂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念異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雞報曉丹鳳翔翔玉樹華開枯枝結子只有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上堂召大眾曰還會麼佛也不信祖也不信只箇自己猶是冤家豈况自餘有甚麼信處大眾且道爲甚麼不信不信不見道事莫等閑信人須悠久看 僧問現座既登於此日請師一句定乾坤曰大旱連天三尺雨驚人平地一聲雷云知師久韞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曰木馬踏開雲外路泥牛耕盡海中田云只這消息今知已何須更問洞中天曰未到瀆關即便休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有問不當頭箇中無說路云學人不曾乞師再指曰空劫那邊開得口石人也解皺雙眉

福州普賢善秀禪師 僧問如何是正中偏曰龍鳴初夜後虎嘯五更前云如何是偏中正曰輕煙籠皓月薄霧鎖寒巖云如何是正

中來曰松瘁何曾老華開滿未萌云如何是兼中至曰猿啼音莫辨鶴唳響難明云如何是兼中到曰撥開雲外路脫去月明前

襄陽府鹿門法燈禪師成都華陽人族劉氏少依大慈寶範爲僧俾聽華嚴得其要棄謁芙蓉峯見乃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於言下心跡泯然從容進曰靈然一句超羣象迥出三乘不假修蓉拊而印之後開法鹿門

上堂召大眾曰耳底泉聲眼前山色簷頭雨滴籬畔黃華噀噀新鴈唳南雲片片梧紅滿地恁麼指示大小分明本色底人便須薦取雖然如是猶落聲色邊事只如不落聲色一句作麼生道還會麼露柱燈籠常對話夜深拈轉大虛空 僧問西天解夏以蠟人爲驗未審鹿門以何爲驗曰雨來山色暗雲出洞中明 問虛玄不犯寶鑑光寒時如何曰掘地深埋 問如何是逍遙物外底人曰徧身紅爛不可扶持

西京天寧禧誦禪師蔡之西平人族宋氏韶齏辭親師開元繼平熙寧六年中經還下驛受具初游講聚洞究入微學徒宗之一日羅講浮食方外僅二十年始蒙記於芙蓉自振法天寧繼從韶山觀音丹霞 上堂曰韶山近日沒巴鼻眼裏聞聲鼻香味有時一覺到

天明不在床上不落地大眾且道在甚麼處諸人於斯下得一轉語非唯救得韶山亦乃不辜行脚其或未然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岸夜塘水 上堂拈起拄杖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喚作清淨法身以拄杖橫按曰天台柳栗木南嶽萬年藤喚作圓滿報身卓拄杖一下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喚作千百億化身遂倚拄杖曰三名一體座主家風靠在虛堂俗流見解總不恁麼如何商量擲下拄杖曰驚起木雞啼子夜能教狗吠天明 僧問如何是君曰宇宙無雙日乾坤只一人云如何是臣曰德分明主化道契物情機云如何是臣向君曰赤心歸舜日盡節報堯天云如何是君視臣曰玄眸凝不瞬妙體鑒旁來云如何是君臣合曰帳符尊殿隔潛信往來通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麼底顧盼左右曰會麼云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未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壽五十九夏三十九

隆興府泐潭闍提惟照禪師簡之陽安人族李氏幼超邁而惡俗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遠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

知之矣即去家趨成都師鹿苑清泰年十九
剃染登具泰嘗令聽起信於大慈師輒歸卧
泰詰之師曰既稱正信大乘宜言說所能了
乃虛心游方謁某茶於大洪嘗夜坐閣道通
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
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僅

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盤
山也耶比至沂芙蓉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
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智證成就出
領招提遷甘露三祖宜和壬寅詔補圓通
棄去復居泐潭上堂曰古佛道我初成正
覺親見大地衆生悉皆成正覺後來又道深

固幽遠無人能到因沒見識漢好龍頭蛇尾
便下座上堂過去諸佛已入涅槃了也汝
等諸人不應追念未來諸佛未出於世汝等
諸人不要妄想正當今日你是何人參上
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二邊不
立中道不安時作麼生拈拄杖曰鴛鴦繡出

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上堂太陽門下
妙唱彌高明月堂前知音蓋寡不免舟橫江
渚棹舉清波唱慶堯年和清平樂如斯告報
晉請承當擬議之間白雲萬里上堂本自
不生今亦無滅是死不得底樣子當處出生
隨處滅盡是活生受底規模大丈夫漢直須

處生死流卧荆棘林俯仰屈伸隨機施設能
如是也無量方便莊嚴三昧大解脫門蕩然
頓開其或未然無量煩惱一切塵勞嶽立面
前塞却古路上堂玄道不可以強爲得妙
智不可以有心知真諦不可以存我解至理
不可以營事爲若薦得去迦葉糞掃衣價直

百千萬若薦不得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錢
參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
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
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僧問真如界內本
無迷悟之因方便門中願示無生之曲曰六

六三十六清風動脩竹云洪音一割驚天地
有無情類盡露恩曰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
夜塘秋水深問承師有言雲點點處獨秀
峰挺出月朦朧裏泐潭水先生豈不是寶峰
境曰若是寶峰境憑君子細看云如何是境
中人曰看取今行時云只如承言須會宗勿

自立規矩如何是和尚宗曰須知雲外千峰
上別有靈松帶露寒雪下僧問祖意西來
即不問時節因緣事若何曰一片兩片三四
片落在眼中猶不薦建炎二年正月辛丑晚
參舉論曹洞宗旨不絕如線復歎息今之世
續慧命者詰朝閉門稱疾安居如常俄書別

者宿中夜戒執事者毋以俗禮治喪侍者請
遺偈師笑以藝語答之而逝七日闌維得設
利如珠排舌齒不變提舉馮公溫舒深異其
事以二月庚申塔于寺之西峰壽四十五臘
二十五

建昌軍資聖南禪師聖節上堂顧眎左右
曰諸人還知麼夜明簾外之主萬化不渝瑠
璃殿上之尊四臣不昧端拱而治不令而行
壽逾百億須彌化洽大千沙界且道正恁麼
時如何行履野老不知黃屋貴六街慵聽靜
鞭聲

筠州洞山微禪師上堂曰日暖風和柳眼
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
崑崙戴雪行僧問如何是默默相應底事
曰瘧子喫苦瓜
大洪恩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淨嚴守遂禪師遂寧蓬溪人族
章氏未冠禮南巖自慶爲師年二十七落髮

進具遠扣師門後密證於洪山出住水南遷
大洪上堂召大眾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
路踏翻鸚鵡洲慣向高樓驟玉馬曾於急水
打金毬然雖恁麼爭奈有五色絲條繫手脚
三鑄金鑠鑠咽喉直饒鎚碎金鑠割斷絲條
須知更有一重礙汝在且道如何是那重

還會麼善吉維摩談不到目連驚子着如盲
上堂舉昔日有官人問藥山和尚何姓藥山
云正是時官人因措下至知事處問云適來
問長老何姓荅道正時的當是性箇甚麼知
事云只是姓韓藥山聞云若六月道正是時
不可道我姓熱也又巖頭問講僧見說大德
素五會教是否云不敢巖頭舉拳云是甚麼教僧
云是權教巖頭云苦哉我若展脚問你不可
道是脚教也師曰奇怪二老宿有殺人刀有
活人劍一轉語似石上栽華一轉語似空中
挂劍當時若無後語達磨一宗掃土而盡諸
人要見二老宿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嘉泰普燈錄卷第五

嘉泰普燈錄卷第六

素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黃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黃龍二世

黃龍寶覺晦堂祖心禪師法嗣十六人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隆興府黃龍佛壽靈源惟清禪師

素六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

温州護國寄堂景新禪師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

舒州天柱修靜禪師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

成都府海雲法琮禪師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

舒州龍門純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語見賢臣

中大吳中立居士語見賢臣

正言王居士名犯賢臣欽宗皇帝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九人八人見錄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

廬山開先廣鑑行瑛禪師

廬山圓通可僊禪師

臨江軍慧力可昌禪師

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

隆興府上藍希肇禪師

開封府建福慧圓上座

內翰蘇軾居士語見賢臣

咸勝軍天寧道才禪師

黃巖真覺惟勝禪師法嗣一人

成都府昭覺紹覺純白禪師

大鴻懷秀禪師法詞一人

潭州大鴻祖瑤禪師語見賢臣

開元琦禪師法嗣一人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十二人三人見錄

湖州道場十同法如禪師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

紹興府石佛解空慧明禪師

東州仰山普禪師

福州開福宣秘文王禪師

吉州挑林希倩禪師

隆興府上藍希肇禪師

道州天寧法泰禪師

撫州彌勒省文禪師

湖州道場後禪師

南嶽第十三世黃龍二世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之曲江人以

慶曆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生於黃氏有紫肉
羣左肩右袒如僧伽梨狀白光照室襴襟而
未嘗號啼稍長頽脫壯依佛陀院德修祝髮
進具已謂朋舊曰為僧當慕世出世法安可
汨汨於鄉井中遂杖笠游方熙寧八年至黃
龍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

作拳頭則肯汝喚作甚麼師固措經二年方
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堂惠之偶與語至
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云
某到此多新箭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
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翳地安樂處
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
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默坐下板聞知事操
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
履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
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
心叟執侍扶翊凡一十八秋不自疲歇始命
分坐後徧登諸老之門機語超絕元祐七年
素六
出住雲巖紹聖四年徙翠巖政和初居黃龍
上堂曰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
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
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
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金果
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歸上堂德山入

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也是作賊人心虛雲
巖入門亦不棒亦不喝且道用箇甚麼幾度
敲門招不出轉身直入裏頭看 上堂行脚
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却無忌一人所
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
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却鉢

孟匙筋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
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
著也怪雲巖不得 上堂文殊騎獅子普賢
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躡紅蓮且道黃龍騎箇
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 上堂
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

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
處良久曰珍重 上堂麤言及細語皆歸第
一義你這一隊溺床鬼子三生六十劫也未
夢見第一義在 上堂古人道藏人不藏照
藏照不藏人人照俱藏人照俱不藏後來舉
者甚多明者極少黃龍今日不惜眉毛與你
諸人說破藏人不藏照驚驚立雪非同色藏
照不藏人明月蘆華不似他人照俱藏了了
了時無可了人照俱不藏玄玄玄亦須呵復
曰會麼殷勤爲唱玄中曲空裏蟾光撮得麼上堂
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
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

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
舟傾 僧問如何是四大毒地曰地水火風
云如何是地水火風曰四大毒地云學人未
曉乞師方便曰一大既爾四大同 問弓箭
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曰敗將
不斬云恁麼則銅柱近標脩水側鐵關高鏢

鳳凰峯曰不到烏江未肯休云若然者七擒
七縱正令全提曰棺木裏瞋眼僧禮拜師曰
苦苦 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
下三百六十箇釣筒未曾遇著箇錦鱗紅尾
爲復是釣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曰雨過
竹風清雲開山嶽露云恁麼則已得真人好

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曰是釣頭不妙是香
餌難尋云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曰亂統
禪和如麻似粟 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曰
開口要罵人云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
作麼生曰但識取罵人 問如何是先照後
用曰清風拂明月云如何是先照後用曰明
月拂清風云如何是照用同時曰清風明月
云如何是照用不同時曰非清風而無明月
云若然者龍岫清風藏不得西安明月却相
容曰貧無達士將金濟病有閑人說藥方
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牕中令
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

麼僧無語師代曰箇箇是盲人又問僧大衆
宗旨如何領會僧無對師曰譬如死人手執
利刃截死人頭來呈似吾吾即許汝其爲人
若此至於去廣化神祠犧牲之祀碎雲巖輪
藏碑碣之陰擲陳公妻孥記寂音留難皆師
無作之功而致然也故道場嚴淨魔外革心

不敢窺其藩籬政和五年春偶謂侍者曰今
年有一件好事人莫之知衆罔測是歲十二
月十三日就昭然堂爲法弟靈源清禪師置
食次答故人書系之以頌是日巡察薄暮小
參勸諭學徒詞旨曲折仍說偈曰說時七顛
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

在休參十四日下白石莊自書其閣曰安心
并題香記食和羅飯如常時食畢偃息日晡
從者請歸師曰大千爲家何以歸爲衆譁然
議云師卧不起殆病乎呼醫僧化冲至將診
師叱之知藏慧宣云和尚到這裏且宜警省
師曰川蘿苴莫亂道言訖跌坐而化昇歸至
法堂端嚴如在三日入龕遠近士庶嗚咽瞻
仰以手探懷肌體尚暖二十二日茶毘衆得
舍利五色雪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
于晦堂丈室之北世壽七十有二夏臘四十
有六
隆興府黃龍佛壽靈源惟清禪師南州武寧人

族陳氏方齠入學日誦千言風神瑩徹吾伊
異比丘見之熟眎曰此兒苦海法船也以出
家白其父母父母聽之去依戒律師年十七
為大僧往謁延恩安禪師安指參實覺師至
黃龍雖與衆作息而問答茫然偶閱玄沙語
倦即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告實

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於是名卿宿衲
師友之屢以名山見邀堅不許淮南漕朱公
京以舒之太平力請乃屑就道俗爭迎之次
遷黃龍上堂曰鼓鼙纔動大衆雲臻無限
天機一時漏泄不辜正眼便合歸堂更待繁
詞沈埋宗旨纖謂釋迦不出世四十九年說

達磨不西來少林有妙訣修山主也似萬里
望鄉關又道若人識祖佛當處便超躋直饒
麼悟入親切去更有轉身一路勘過了打以
拂子擊禪床一下下座上堂江月照松風
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箇中
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

尖尖尖似錐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是無
重報狸奴白牯却知有功不浪施明大用曉
大機絕蹤跡不思議歸去好無人知衝開碧
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上堂至道無
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
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編素底衲僧

到這裏如何辨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
看雲起時師既託疾告閑居昭默堂十有五
年類坐一室而天下莫屈其高致然念宗徒
墮在見聞嘗謂曰今之學者所造不能脫生
死者病在甚麼處在偷心未死然非其罪乃
師家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

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効
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實師
家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
動殷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然諸方所說
非不美麗要知如趙昌畫華逼真非真華矣
政和七年十月十八日食罷掩室門召以栖

首座叙說決別起浴更衣以手指頂侍僧為
淨髮安坐趨寂前十日作無生常住真歸告
銘及遺訓數百言誠藏骨於海會示生死不
與衆隔也門弟子不敢違其誠克奉之云
隆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南雄保昌人族
何氏少休香雲寺思法元豐四年試經得度

初謁大瀟詰禪師次趨晦堂之席堂問不是
風動不是幡動如何師佇思堂打出頃之再
詣乞指南時有貓旁伏因謂師曰子見彼欲
搏鼠乎雙目不瞬四足踞地首尾一直擬無
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則六根自靜默
默究之萬不失一師於是向來義學一掃無

餘堂電許之政和乙未出仕黃龍後居曹疎
二山復移泐潭

上堂曰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
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
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卧死水上堂
舉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法迦

葉名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
著師曰刹竿未倒穿却諸人觸體換却諸人
眼睛刹竿倒後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參
上堂法眼道識得禪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
得禪子天地懸殊雪竇道澤廣歲山理能伏
豹師曰三箇漢總是依他作解明昧兩歧不

脫見聞如水中月黃龍即不然逼塞乾坤內
開張日月新上堂湛水無波漚從風激風
停漚滅水靜涵虛正當恁麼時設有燕金塞
海蚊蚋搖山顛尾金鱗優游自適如今莫有
辨浮沈識深淺垂綸擲釣者麼有即出來相
見如無且歸巖下去同看月圓時上堂舉

浮山遠和尚云欲得英俊麼仍須四事俱備
方顯宗師蹊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已鼻二者
俱金剛眼睛三者有師子爪牙四者得衲僧
殺活拄杖得此四事方可縱橫變態任運卷
舒高聳人天壁立千仞儻不如是守死善道
者敗軍之兆何故棒打石人貴論實事是以

到這裏得不脩江耿耿大野雲凝綠竹凝煙
青山鎖翠風雲一致水月齊觀一句該通已
彰殘朽師曰黃龍今日出世時當末季佛法
澆漓不用祖師已鼻不用金剛眼睛不用師
子爪牙不用殺活拄杖只有一枝拂子以為
蹊徑亦能縱橫變態恁運卷舒亦能高聳人

素六

天壁立千仞有時逢強即弱有時遇貴即賤
拈起則羣魔屏跡佛祖潛蹤放下則合水和
泥聖凡同轍且道拈起好放下好竿頭絲線
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僧問牛頭未見
四祖時如何曰京三十四云見後如何曰灰
頭土面云畢竟如何曰一場懺懺紹興壬戌

上元後示微恙晦日出衣索唱鬻書偈遺眾
日將映傳言諸寮可罷旦謁遠夜漏盡三問
侍者頗向曉否少選泊然而化眾哀慕火後
睛舌堅淨如故設利明瑩大如珠顆其徒合
靈骨塔於晦堂之側壽八十六臘六十二
溫州護國寺堂景新禪師郡之樂清人族陳

氏於崇德寺得度習台教游方謁三祖宗禪
師宗器之後依晦堂始有深造堂一日豎拳
擬問師亦豎拳曰是得皮是得髓堂笑而稱
善大觀二年溫守章公憑請住江心普寂次
居西山 上堂曰有處若有瞎却天下人眼
無處若無失却衲僧鼻孔古今成現不用針

雖紫胡半夜高聲捉賊維那只得旁觀丹霞
白曰要見國師侍者但知其一旦道本分相
見合作麼生陌路相逢若多切忌額頭汗
如雨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欲知護國
當陽句且看門前竹一林 僧問古曲無音
韻如何和得齊曰石女著枷鑊云全非今日

素六

事只在未生前曰山僧不答這話云為甚麼
不答曰有甚救處 問我手何似佛手曰天
空無四壁云我脚何似驢脚曰聞時九鼎重
見後一毫輕云黃龍正派流入永嘉也曰勺
卜聽虛聲紹興己未示寂塔于西山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臨漳人也性質直而勇

於道乃於晦堂舉拳嚴徹證根源機辯捷出
山谷黃太史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可與
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
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曰是男是
女谷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
木頭不打更待何時谷大笑後歸里陸沈山

寺郭功甫倅漳過山谷谷力稱彼有權道者
深得晦堂之道公宜見之郭抵郡訪尋人無
識者後得之命住保福 上堂舉寒山偈曰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
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
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為笑黃

龍死心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
師所付囑也竟終於保福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聞之連江人歷參宗匠
機契未投晚依晦堂堂舉德山小參不答話
闢之師聞脫然頓悟留侍日久初說法於西
京石壁次徙龜山 上堂曰摩竭掩室盡大

地人被他熟瞞毘耶杜詞金毛師子敗關不
少便恁麼去大似停撓舉棹且向灣內泊舡
而今莫有喚不回頭底麼擔板禪和如麻似
栗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彌天灼然擡脚不起
神通游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且道過
在甚麼處具參學眼底出來共相理論要見

本分家山不支歧路莫只管自家點頭蹉過
歲月他時異日頂上一椎莫言不道崇寧三
年八月十四日泊然而逝
舒州天柱修靜禪師 歲旦上堂曰此帝收
威東君布政律初標於四氣刻已動於三陽
山川無索寞之容草木有芬芳之意玉簪墜

素六

簷而河冰漸泮錦字橫漢而塞鴈將回熙熙
萬里盡含春誰悟毘盧真境界大衆若向這
裏悟徹去則許汝應時納祐與世均休踞兔
角床握龜毛拂或縱或奪或晦或明饒益羣
生得大自在若也未悟依例奔波添一歲滿
身塵土傍人門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 上堂曰老僧三十年
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
親見知識有箇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
水而今得箇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
只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縊
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鄂州黃龍智明禪師 上堂南北一訣斬釘
截鐵切忌思量翻成途轍 一日上堂衆纔
集師乃曰不可更開眼說夢去也便下座
僧問世尊說法魔界傾頽和尚開堂有何祥
瑞曰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成都府海雲法
琮禪師 上堂亞身曰一雨灑乾坤我這裏

爲甚麼不濕便下座

潭州道吾仲圓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古人恁麼道譬如管中窺豹但見
一斑設或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亦如騎
馬向冰凌上行若是射鵬手何不向地頭上
揩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久曰鴛鴦繡出自

素六

士

金針

漢州三聖繼昌禪師彭之九隴人族黎氏自
少出關至黃龍即有趣入久之乃盡所疑歸
住三聖還雲居上堂曰木佛不度火甘露臺
前逢達磨惆悵洛陽人未來面壁九年空冷
坐金佛不度爐坐歎勞生走道途不向華山

圖上看豈知潘閣倒騎驢泥佛不度水一道
靈光照天地堪羨玄沙老古錫不要南山看
龍鼻 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五陵公
子爭誇富百衲高僧不厭貧近來世俗多顛
倒只重衣衫不顧人
舒州龍門純禪師 上堂曰有箇漢自從曠

大劫無住亦無依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寸土
立足且道十二時中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若
也知得朝到西天暮歸唐土

東林照覺常總禪師法嗣

隆興府泐潭應乾禪師 上堂曰靈光洞耀
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

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
不知是箇坑窠貼肉汗衫脫不去過不得直
須如師子兒壁立千仞方能勦絕去然雖如
是也是布袋裏老鴰拍禪床下座

廬山開先廣鑑行英禪師東溪開居示衆曰
聯絡藤蘿一徑行窮始到松門羅畔野華不

艷堂前流水非喧午飯龍離鐵鉢夜深月落
金盆此是真修行處何人得意忘言靈山河
沙聖衆黃梅七百高僧悟華曉稱迦葉傳衣
夜喚盧能心自本來不有法道得了何曾齋
後釀茶三盞叢林一任喧騰 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曰君山點破洞庭湖云意旨如

何曰白浪四邊繞紅塵何處來 問如何是
道曰良田萬頃僧云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
望

隆興府黃龍法鏡可僊禪師嚴陵陳氏子於
長壽寺得度元豐間說法圓通次遷石霜黃
龍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寸釘牛力云掌

素六

十二

人不曾曰參取不會底臨江軍慧力可昌禪
師初自黃龍會中去依照覺獲證微密逾二
十年出居慧力 上堂曰佛法根源非正信
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
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
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只如父母未生

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久曰十語九
中不如一默 僧問如何是末後一句曰少
林依位立馬祖喝嫌低云三十年後專爲流
通曰也不得草草 問承師有言忍別三微
高卧者慚爲一請便行人就中還有般說也
無曰有人斷得許伊具眼云大衆臨窆乞師

不吝師便打紹興府象田梵卿禪師嘉興華
亭人族錢氏幼慧靜秉志純實弱冠投趙果
寺德強披削初游講聚後易服謁圓通秀又
謁投子青久之青入滅往依照覺頓契機語
歸省親道俗迎居白牛海慧遷永嘉靈峰及
會稽象田 上堂曰春已暮落華紛紛下紅

兩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杜宇我無
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冥相依老夫有箇真
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上堂佛法到此命若
懸絲異日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
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覩得便見三世諸佛向
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

素六

十三

得聞法要般非般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
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沈
自己且道如何得不犯今去拍禪床下座
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曰雷燃
千口少云畢竟如何是正眼曰從來共住不
知名問寒風乍起衲子開爐忽憶丹霞燒

木佛因何院主落眉鬚曰張公喫酒李公醉
云爲復是逢強即弱爲復是妙用神通曰堂
中聖僧却諸此事問海慧有屠龍之劍欲
借一觀時如何師以拄杖橫按示之僧便喝
師擲下拄杖僧無語師曰這死蝦蟇問有
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曰穿

月中休說偈曰五陰山頭乘駿馬一鞭策起
疾如飛臨行莫問棲真處南北東西隨處歸
言訖脫然坐逝四衆蟻至觀其容止安詳歎
未曾有

隆興府上藍希肇禪師 僧問古者道修證
即不無汚染即不得未審是何宗旨曰不可

更說道理去也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曰
狂狗趁塊云只如禁足護生得何果報曰一
月普現一切水云恁麼則他家得自由也曰
好箇師僧却恁麼去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干氏子世業農少依邑之建福寺德光為師性椎魯然勤渠祖道堅

坐不卧居數歲得度出游廬山至東林每以
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踈皆戲侮
之一日行殿庭中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
偈俾行者書於壁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
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
即日離東林衆傳至照覺覺大喜曰衲子參

素

古

究若此善不可加今人迹其所往竟無知者

悟大願語非虛也

黃檗真覺惟勝禪師法嗣

成都府昭覺紹覺純白禪師 上堂曰寒便
向火熱即搖扇餓時喫飯困來打眠所以趙
州庭前栢香巖嶺後松栽來無別用只要引

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

丙寅丁卯爐中火

開元子瑋禪師法嗣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郡之南安人族蔣氏年二十試經中選下髮多歷教肆嘗疎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

與禪衲游一日謁琦禪師於承天跡未及聞
心忽領悟琦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云不敢
貴耳賤目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云自是者
不長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
當今一句云日輪正當午曰閑言語更道來
云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只如

和尚慙麼道有甚麼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
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
朋便喝琦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
朋曰再犯不容琦撫掌大笑自爾師資契投
後開法興福宣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說偈
無疾而終

素六

集

雲蓋守智禪師法嗣

湖州道場十同法如禪師衢之江山人族徐氏自開法五遷巨刹上堂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

青山何處尋

福州寶壽最樂禪師古田人也 上堂曰諸
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
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舍情
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解若也不會
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
山深分外寒
紹興府石佛解空慧明禪師 僧問如何是
寶相境曰三生鑒成云如何是境中人曰一
佛二菩薩

嘉泰普燈錄卷第六

嘉泰普燈錄卷第七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愛編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
黃龍二世

泐潭真淨雲庵克文禪師法嗣三十

三人見錄

隆興府兜率真寂從悅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果禪師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

南嶽祝融峯上封慧和禪師

筠州五峯淨覺本禪師

永州太平安禪師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

筠州洞山至乾禪師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

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

廬山慧日文雅禪師

筠州洞山梵言禪師

平江府寶華佛慈普鑑禪師

筠州九峯希廣禪師

筠州黃檗道全禪師

筠州清涼寶覺寂音慧洪禪師

衡州超化靜禪師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

婺州雙溪印首座

荆公王安石居士諱介

隆興府光孝慧安禪師

撫州仰山希慈禪師

袁州大陽希範禪師

潭州北山慧覺禪師

潭州雲石希範禪師

衡州華嚴初雲希範禪師

成都府嘉祐通用禪師

眉州象耳山惟孝禪師

雲居元祐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亳州白藻清儼禪師

臨江軍慧力崇教禪師

信州永豐慧月庵主

筠州黃檗宗子章禪師

石霜琳禪師法嗣一人

夔府卧龍思順禪師

泐潭洪英禪師法嗣八人見錄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

泉州慧明雲禪師

潭州大瀉齊恂禪師

潭州寶蓋自俊禪師

建康府華嚴藏叔禪師

南嶽方廣懷紀禪師

潭州石上機語禪師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襄陽府谷隱靜顯禪師

潭州龍王善隨禪師

黃龍元肅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袁州仰山清簡禪師

隆興府九仙齊輔禪師

嘉州月珠祖鑑禪師

隆興府百丈維古禪師

興元府垂拱法滿禪師

華光恭禪師法嗣一人

郴州萬壽念禪師

圓通圓瑛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

福州圓明載清禪師

建康府南嶽立崇禪師

漳州開福世遠禪師

吉州龍興懷宗禪師

三祖法宗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

南康軍棲賢利貫禪師

池州梅山海良禪師

祐聖法窟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道林了一禪師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
黃龍二世

泐潭真淨雲庵克文禪師法嗣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城人族熊氏兒時多病父母許為僧即愈悔而又病迺依郡西普圓院德嵩年十五下髮十六進具學止觀於賢法師賢曰子法船也吾學不足以成子當敦善財遍參知識由是多歷法社抵洞山一日入室於爭鋒之際倏然領悟後游湖湘

學者歸之俄領徒至鹿苑有清素首座者年逾八旬晦藏絕交往師食蜜漬荔子次素偶過門師謂曰此老兒鄉果也可同餉素曰自先師亡後不食此久矣曰先師為誰素曰慈明師聞駭然遂饋以餘果而日親之素忽問子所見何人曰洞山文和尚又問文所見何

人曰黃龍老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後來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即持香展拜素避席曰吾雖侍先師十有三年以福鮮不許為人月餘師固請素曰以子勤渠致我違先師記子平生知解試以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曰何謂入魔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累月始蒙印可素戒之曰文所示子者皆正知正見吾雖為子點破使子受用自在恐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道他日切勿嗣吾元祐改元師首眾棲賢洪帥待制熊公伯通以兜率力挽開法而禪侶雲集上堂曰常居物外度清時

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泛滄波因念陳搏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名實未神游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已好上堂拈一放一何得何失前三後三誰聖誰凡因思黃龍昔到慈明

處吞盡玄微眉卓豎是何人是何人軟時歡喜硬時嗔咄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豎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

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真盡屬真要做全歸假平地上行舡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啞參上堂兜率雖無定度不踏聖賢舊路有時換轉雙睛幾箇眉毛卓豎咄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諸禪客大小大傳大士只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

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泊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啞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

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唱一喝下座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眾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曰滿口道不得云只這箇別更有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鶴問如何是兜率境曰一水接藍色千峯削玉青云如何是境中人曰七四

八凸無人見百手千頭只自知室中設三關語以驗學者其一曰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其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其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六年十一月三日浴訖集眾坐定囑累已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春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誠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臘三十有三大觀中謚曰真寂

東京法雲佛照果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
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
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
生師曰思大難酬璣大喜命師首衆至晚為
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赧色次日於
僧堂點茶師慚甚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
得應機三昧後依真淨一日讀相師偈曰心
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
非法豁然大悟後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久之
詔居淨因上堂曰西來祖印教外別傳
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
言所轉般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
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
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
未嘗挂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較一粒米直
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
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
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新地禾山解打鼓萬象
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
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嘗舉老僧
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
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
瓠子幾時知得或問云寶華王座上因甚麼

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僧
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曰周秦漢魏問如
何是透法身句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曰赤
心片片云若是學人即不然曰汝又作麼生
云昨夜擡頭看北斗依稀却似點糖糕曰但
念水草餘無所知

桂州壽寧善資禪師上堂曰若論此事如鷄啄
鐵牛無下口處無用心處更向言中問覓句下
尋思縱饒上度將來翻成戲論違事殊不知本
具足直下分明佛及衆生纖毫不立尋常向諸人
道凡夫具足聖人法凡夫不知聖人具足凡夫法
聖人不曾聖人若會即同凡夫凡夫若知即是
聖人然則凡聖一致名相互陳不識本源迷
其真覺所以逐境生心徇情附物苟能一念
情忘自然真常體露良久曰便請薦取
南嶽祝融上封慧和禪師上堂曰未陞此
祝座已前盡大地人成佛已畢更有何法可
說更有何生可利況菩提煩惱本自寂然生
死涅槃猶如昨夢門庭施設誑謬小兒方便
門開羅紋結角於衲僧面前皆成幻惑且道
衲僧有甚麼長處拈起拄杖曰孤根自有擎
天勢不比尋常曲录枝卓拄杖下座
筠州五峯淨覺本禪師上堂僧問寶座既
陞願聞舉唱曰雪裏梅華火裏開云莫便是

為人處也無曰井底紅塵已漲天問同般
相應時如何曰鶻鴂樹上啼云同氣相求時
如何曰猛虎巖前嘯問一進一退時如何
曰脚在肚下云如何是不動尊曰行住坐卧
永州太平安禪師上堂以拄杖卓一下曰
還會麼空王佛已前之事太平今日一時漏
泄了也還委悉麼一大藏教未嘗切著佛之
一字尚汚心田豈况其餘若也未然且聽太
平葛藤擲拄杖下座
潭州報慈進英禪師上堂曰報慈有一公
按諸方未曾結斷幸遇改旦拈出各請高著
眼看遂趨下一隻鞋云還知麼達磨西歸時
提携在身畔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
麼下去毒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曰
滿湘江上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
筠州洞山至乾禪師潭之瀏陽人嘗謂真淨
於歸宗令看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危坐聞鐘
鳴了然悟達後往洞山上堂曰洞山不會
談禪不會說道只是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你
諸人必然別有長處試出來盡力道一句看
有麼有麼良久曰睦州道底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與元唐固人族
梁氏師極樞中見佛像輒笑甫八齡不喜酒
載偶金僊寺虛普乞食至家師磨門酬酢有

老成相乃辭親從普普授以法華一日轉記元豐以籍名先後試所集師雖甚精主司以年幼不得度陝西經畧范公一日過普次與師語大悅欲携與俱師辭曰登山求王入海求珠人各有志本行學道世好非素心范即為剃染往依梁山乘禪師乘呵曰驅烏未受

素七

戒敢學佛乘師捧手曰壇場是成耶三疊羯磨是戒耶阿闍黎是戒耶乘大驚師曰雖然敢不受教遂登具於唐安律師繼將成都講聚倡諸部綱目遷棄曰吾不求甚解法師墨演拊師曰真棟梁材也南方有亞聖大士若為山真如九峯真淨者宜往求之竟與同學

志恭詣瀉山久之不契造九峯見真淨於投老庵淨問曰甚處來云興元府曰近離甚處云大仰曰夏在甚處云瀉山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惘然淨叱曰適來祇對句句無絲毫差錯靈明天真纔說箇佛手便成隔礙病在甚處云不會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

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居石門衆益盛凡衲子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為常師謂恭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澆衣因大悟淨詎曰此中乃敢用荔枝耶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願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

雲巖未幾移居泐潭上堂曰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泰時輟轡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鸝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城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二生三生三三三萬物蕃拈拄杖起身立云大衆寶峯何似

素七

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峯頭黑雲靄澗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曰有甚麼交涉故衆

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岑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異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箇時節叵耐雪峯老漢却向虛空裏釘橛三箇木毬直至後人構占不上便見瀉山水牯牛一向膽大心麤長沙大虫到處敲人家猪狗雖

然無禮難容而今且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畧山前華堯民解元且喜等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天落雪羣峯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笑不撒把得雲簫捺亂吹依稀有如楊柳

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只解夜半捉烏鷄殊不知驚起隣家睡寶峯相席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吐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

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師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叩齒曰萬靈千聖千靈萬聖上堂僧問承教有言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

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鼓箇便下座問教意即且致未審如何是祖意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冢半

素七

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曰蒼天蒼天云學人特伸請益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循問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曰大黃甘草云此猶是學人疑慮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

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云為甚麼不傳曰家家有路透長安云只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曰放你三十棒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屢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廂後出沒

無時泉憚之師聞中夜特往登澗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至未幾悟供籌子師祿淨已召接淨桶去悟擬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棒下火熾頭有箇悟處底麼參禪學道只要知箇本命元辰下落處

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眾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甍由此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卧病進藥者

今忌毒物師不從之有問其故曰病有自性乎云病無自性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二日更衣說偈而化世壽五十有五僧臘三十有六闍維得舍利晶圓光潔道俗千餘人皆獲之晴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

陽德安府文殊宣能禪師上堂曰石鞏箭秘魔叉直下會得眼裏空華堪悲堪笑少林客暗携隻履渡流沙僧問如何是祖師燈曰四生無不照一點任君看廬山慧日文雅禪師受請日僧問向上宗

乘乞師不吝曰拄杖正開封云小出大遇也曰放過即不可使打筠州洞山梵言禪師太平州人也上堂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寒山子勞而無功更有箇拾得道不識這箇意修行徒苦辛恁麼說話自救不了

尋常拈糞箕把掃帚掣風掣顛猶較貳子直饒是文殊普賢再出若到洞山門下一時分付與直歲燒火底燒火掃地底掃地前廊後架切忌攙匙亂筋豐干老人更不饒舌參退喫茶上堂一生二二生三過捺不住廓周沙界德雲直上妙峯善財却入樓閣新婦騎驢阿家牽山青水綠桃華紅李華白一塵一佛土一葉一釋迦乃合掌曰不審諸佛子今辰改旦季春極暄起居輕利安樂行否少間尋到諸寮問訊不勞久立上堂臘月二十日一年將欲盡萬里未歸人大衆揔是他鄉之客還有返本還源者麼拈拂子曰門前殘

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上堂有一物上柱天下柱地若也築著磕著便乃轉凡成聖超佛越祖衲僧一動一靜舉足下足須彌屹屹土上加泥吐解夏上堂應緣數剎皆居山寺唯此夏天寧偶當藩府長沙要會之地天寧賴國法禁制庶幾僧人可居每戒禪

徒各須禁足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大衆若謂舉首楞嚴經却非自恣之日也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真鍮不博金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幾處松聲似雨聲云爭奈一

言已出曰猶欠注脚在問幸值作家相見擬伸一問時如何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云可謂伯牙與子期不是問相識曰重說偈言云爭奈流水有知音曰也是剗肉作瘡問如何是一真法界曰杲日照長空云如何是無量妙門曰海嶽鎮乾坤云得聞於未聞也曰波斯摸大象問梵王請佛天雨四華太守諸師有何祥瑞曰柳條垂宿雨華蕊綻初晴一日上堂有二僧齊出一僧禮拜一僧便問得用便用時如何曰伊蘭作旃檀之樹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曰甘露乃蒺藜之園

平江府寶華佛慈普鑑禪師本郡人族周氏
齠齕不茹葷依景德寺清智下髮十七游方
初謁覺印英禪師不契遂扣真淨之室淨舉
石霜虔侍者詰問之釋然契悟作偈曰枯木
無華幾度秋斷雲猶挂樹稍頭自從闢折泥
牛角直至如今水逆流淨肯之命侍巾鉢晚
徇衆開法寶華次移高峯 上堂曰參禪別
無奇特只要當人命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
如大洋海底輓一輪赫日上昇天門照破四
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了便能握金剛王
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不快哉其或見
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人招呼驢年
得快活去不如屏淨塵緣豎起脊梁骨著豈
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邊林下
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是卧
雲門下有箇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始
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壑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月圓伏惟三世諸佛狸奴白牯各各
起居萬福時中淡薄無可相延切希寬抱老
水拈牛近日亦自多病多惱不甘水草遇著
驢日和風當下和身便倒教渠拽杷牽犁直
是搖頭擺腦可憐萬頃良田一時變為荒草
紹興甲子八月十日書數紙以戒門弟子第
爾而逝

筠州九峯希廣禪師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
乃問興化打克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床
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
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
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只是不知落
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
具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淨因有
頌曰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
後從教眼自開棒了罰錢趣出院後住九峯
衲子宗仰
筠州黃檗泉禪師 上堂以拂子擊禪床曰
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皆有拈來普
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唱曰誰是貧
乏者有本小異
筠州清涼寂音慧洪禪師郡之新昌人族彭
氏續僧寶傳誤作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
峯龍禪師為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羣書殆盡
龍罷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
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
淨還石門師隨至淨惠其深聞之弊每舉玄
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
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示同學曰靈雲
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華巨耐釣魚舡
上客却來事地擔魚鰕淨見為助喜命掌記

室未久去謁諸老皆蒙賞音由是名振叢林
顯謨朱公彥請開法於北禪景德後住清涼
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觀此
鑪中旃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羅筏城四
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旃
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
於汝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
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
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
何藉鑪中熱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
熱成煙若鼻得聞合蒙煙氣其煙騰空未及
遶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
聞俱無處所即鼻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
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
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
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
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故不能分別
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
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
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
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教也何以故意識不
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
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
巖晚碧樓初橫萬字鑪住景德日僧問南有

南景德北有北景德德即不問如何是景曰
頭在項上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
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盡
林畏與語因夜話反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
事師問所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
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叙悅末後句

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
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叙之師笑曰相
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樂現前不能
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
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庵項相展拜贊之
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

希般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
真觀面為肖前悅後洪如融如擊大慧禪師
處衆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建炎二
年五月示寂于同安壽五十有八臘四十太

尉郭公天民奏 賜楷服號寶覺圓明
傳三十卷 法論十卷 華嚴十卷 志林十卷
楞嚴十卷 法論十卷 華嚴十卷 志林十卷
楞嚴十卷 法論十卷 華嚴十卷 志林十卷
楞嚴十卷 法論十卷 華嚴十卷 志林十卷

衡州超化靜禪師 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塵
纖句下承當猶為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
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曰有甚用慶咄
南嶽石頭懷志庵主娶之金華人族吳氏年

十四師智慧院實僞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
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
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
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
歸天台何義耶志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
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

淨叱之志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
志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
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爾諸方力命出世師
却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畧不
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癡跡跡時容野鹿
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

住山多年有何旨趣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
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
寧改元冬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明年六月
晦問侍僧曰早暮云已夕矣遂笑曰夢境相
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
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毘收骨塔于乳峯之

下壽六十四夏四十三

婺州雙溪印首座自見真淨徹證宗猷歸遊
雙溪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
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嚙華去不
來又以觸水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塞
何須特地裹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

名甚處安

雲居元祐禪師法嗣

毫州白藻清儼禪師信之玉山人一僧問楊
廣失索馳到處無人見未審是甚麼人得見
師以拂子約曰退後退後妨他別人所問云
畢竟落在甚麼處曰可煞不識好惡便打

臨江軍慧力崇教禪師 僧問佛力法力即
不問如何是慧力曰推倒人我山扶起菩提
樹云菩提本無樹和尚向甚麼處下手曰田
庫奴

信州永豐慧月庵主縣之丘氏子卅歲出家
於明心寺得度自機契雲居熟游湘漢暨歸

永豐或處巖谷或居市鄆令鄉民稱丘師伯
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一日語邑人曰吾明
日行脚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賁路者畢集
月笑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
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
而逝

石霜琳禪師法嗣

夔府卧龍思順禪師綿州人也 上堂僧問
我手何似佛手曰潘閣倒騎驢云我脚何似
驢脚曰白雲深處居云人人有箇生緣如何
是和尚生緣曰九九八十一僧禮拜師乃曰
我手何似佛手觀面相呈已了頂門眼若未

開切忌隨他亂走我脚何似驢脚擬議思量已錯要見宗師端的薦取頭上一著人人有箇生緣分明只在目前迦葉嶺頭雲起澗下綠水潺潺

仰山行偉禪師法嗣

襄陽府谷隱靜顯禪師 僧問覲面相呈事

若何曰清風來不盡云通上徹下絲毫不納

也曰明月照無私 闍文彩既彰額聞舉唱

曰巡海夜叉頭戴角云祇園五葉華開慶不

屬東君別是春曰重疊關山路問一鏃破三

關即不問道入相見時如何曰賊身已露

泐潭洪英禪師法嗣

南嶽法輪齊添禪師 上堂良久曰性靜情

逸遂喝曰心動神疲顧左右曰守真志滿拈

拄杖曰逐物意移召衆曰見怪不恠其怪自

壞 僧問學人上來乞師指示曰汝適來聞

鼓數麼云聞曰還我話頭來僧禮拜師曰令

人疑著

素七

泉州慧明雲禪師 僧問般若海中如何為

人曰雲開銀漢迴云畢竟如何曰棒頭見血

問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意

旨如何曰醜拙不堪當

潭州大瀉齊恂禪師 僧問玉兔不懷胎特

牛為甚麼生兒曰著槽廠去

黃龍元肅禪師法嗣

袁州仰山清簡禪師 僧問集雲峯下分明

事請師分付四藤條曰趙州八十方行脚云

得恁麼不知時節曰行到南泉即便休

隆興府九仙齊輔禪師蜀之閬苑人丞相陳

公堯叟之孫也幼聰敏趣向異倫輩年二十

四得度學於成都講聚會真覺勝禪師與之

議論指令南游元豐間出峽徧跡祖闡後造

黃龍之室龍見乃問古人見桃華悟道子作

麼生云只可背摩霄漢不可入他蘆葦曰為

甚麼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云却請和尚一

處道看曰也須親切始得然只如從上諸聖

以心傳心更無別法汝還知麼師於言下徹

證崇寧丙戌開法九仙 上堂以拄杖畫一

畫曰會麼真俗雙泯二諦猶存空有兩亡一

塵不立尋言逐語有甚了期何也性相無以

攝其門色心不能到其境遂卓拄杖喝一喝

下座 上堂百丈開田說大義仰山夢裏起

素七

白椎靈照菰籬只五文千載之下並光輝蓬

蓬茸茸師子出窟雍雍籠籠猛虎截峯更若

不會擾擾匆匆 僧問昨夜三更木馬嘶碧

眼胡僧特地疑今朝善法堂前見元是金毛

師子兒文彩已彰願聞法要曰青山作畫屏

流水清行止云承師磊落驚人句意氣風光

滿座生曰一鶚落長空白雲千萬里 問踏

翻海水未為奇特如何是奇特事曰久向紅

霞居不出若非清世見應難宣和庚子九月

十日示化

嘉州月珠祖鑑禪師因僧請筆其語要師曰

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

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床

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

從君卧切忌寒猿中夜啼

華光恭禪師法嗣

郴州萬壽第一代念禪師 歲旦上堂曰往

復無際動靜一源含有德以還空越無私而

迴出昔日日今日日照無兩明昔日風今日

風鼓無兩動昔日雨今日雨澤無兩潤於其

中間覓去來相而不可得何故自他心起

處無蹤自我心忘忘無滅跡大衆若向這裏

會去與天地而同根共萬物為一體若也未

明山僧為你重重頌出元正一古佛家風從

此出不勞向上用工夫歷劫何曾異今日元

正二寂寥冷淡無滋味趙州相喚喫茶來別

起眉毛須瞥地元正三上來稽首各和南若問

香山上事靈源一派碧如藍遂喝一喝下

座 上堂香山一路本無遮護虎嘯龍吟蟬

噪高樹皇相山頭風起高須彌頂上華重吐

曉僧問龍華聖會肇起茲辰未審彌勒世尊
現居何處曰猪肉案頭云既是彌勒世尊為
甚麼却在猪肉案頭曰不是弄潮人莫入洪
波裏云畢竟事又且如何曰番人不繫腰
問曙色未分人盡望圓當午意如何曰龍蛇
混雜凡聖同居云未審還有祖師意也無曰

素七

三

碧潭秋夜冷明月印滄洲云學人未曉其言
請師端的曰蔡倫池內石馬猶存以拂子擊
禪床曰會麼云不會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
至如今不得妙

圓通圓機禪師法嗣

台州真如戒香禪師興化林氏子上堂曰

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
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

臨安府法慧無竭淨曇禪師嘉興崇德人久
住名藍晚居法慧上堂曰本自深山卧白

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無道我是
喫飯局尿人上堂拈拄杖曰經無量劫枉

受沈淪育王今日淨地掃塵三十年後莫錯
恠人卓拄杖下座紹興丙寅夏或云編辭朝

貴歸付院事四衆擁暉揮扇久之書偈曰這

漢從來莫縫罽五十六年成話霸今朝死去
見闍王劒樹刀山得人泊遂打一圓相曰頃
一恁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太師秦公繪

施千緡以助襄事火後設利如霞門人持骨
歸四明之阿育王山建塔奉藏焉

三祖法宗禪師法嗣

寧國府光孝惟爽禪師上堂曰今朝六月

旦一年已過半奉報參玄人識取孃生面孃
生面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

素七

繡線

祐聖法窟禪師法嗣

潭州道林了一禪師四明人族臧氏自發明

後薦舉四方至祐聖授誠入室聖舉拂子問

曰雲歸山水歸海且道祐聖拂子歸甚麼處
云銀蟾繞散彩萬類盡瞻光曰且喜沒交涉

云便唱還鄉曲高歌樂太平也曰何不到春

來華競吐秋去葉凋零云謝指示曰老僧未

曾開口云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便禮拜

自爾師資契合大觀初年住南嶽大明遷智

度及道林正和四年二月十五日說偈而終
嘉泰普燈錄卷第七

嘉泰普燈錄卷第八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住僧正受編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楊岐二世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三人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

滁州瑯琊永超禪師續語見

素八

中丞郭祥正居士語見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

真如慕詰禪師法嗣十六人見九錄人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

隆興府泐潭景祥禪師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

廬山東林正覺自遵禪師

泗州普照明悟曉欽禪師

和州光孝碧落慧蘭禪師

吉州光孝慧曉禪師

潭州福嚴實禪師

潭州東明遷禪師

婺州瑞峰道宗禪師

成都府昭覺禪師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

潭州雲峰清淨禪師

衡州象耳真禪師

雪竇法雅禪師法嗣一人

衡州光孝慈覺普印禪師

青原第十三世雲門

法雲大通善本禪師法嗣二十三人見九錄人

潭州雲峰祖燈志璿禪師

臨安府淨慈寶印楚明禪師

東京慧林常悟禪師

真州長蘆祖照道和禪師

湖州道場草堂有規禪師

湖州道場顏禪師

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

福州雪峰妙湛思慧禪師

臨安府上天竺慈辯從諫講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嚴州元南香山文則禪師

甘露傳祖仲宣禪師法嗣一人

平江府妙湛尼慈鑑大師文照

瑞巖有居禪師法嗣一人

台州萬年處幽禪師

淨因佛日惟岳禪師法嗣一人

福州鼓山禪鑒體淳禪師

本覺法真守一禪師法嗣三人見九錄人

台州天台如庵主

平江府西竺尼法海

建康府蔣山欽禪師

南嶽第十三世臨濟九世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白雲守端禪師法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之巴西人族鄧氏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苦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今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歲焚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即負笈出關由京師渡淮浙所見尊宿無不以此語咨決所疑終不破後謁浮山圓鑑禪

師繼舉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令究之及
 香一日謂曰子來何晚吾老矣恐虛度子光
 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
 渠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
 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
 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技機偈曰山前
 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
 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
 未幾雲至語師曰你知一件事麼云不知曰
 近日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
 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
 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及在師聞愕眙曰既悟了
 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及在狐疑七日
 忽偃息洞然照徹曰元來恁麼地其胸中珍
 惜到此盡去走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
 一笑而已雲一日示眾曰古人道如鏡鑄像
 像成後鏡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舉以問
 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
 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住四面還白
 雲晚居東山 上堂曰古人道我若向你道
 即禿却我舌若不向你道即啞却我口且道
 還有為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為你吞却只
 被當門齒礙擬為你吐却又為咽喉小且道
 還有為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

上堂結夏無可供養大眾作一家臘管顧諸
 人遂擡手曰羅邏招羅邏搖羅邏透莫怪空
 疎伏惟珍重 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
 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棧兩片東扇西扇 上
 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辜負
 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
 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
 不得梧桐誓不棲 上堂千峰列翠岸柳垂
 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
 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為汝諸人發上上
 機關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
 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
 上堂此箇物上柱天下柱地皖口作眼皖山
 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 上堂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貓兒十萬倍 上
 堂太平瀟瀟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
 有人讚歎且道讚歎箇甚麼好箇瀟瀟漢
 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已鼻好好催人老
 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
 參 上堂你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豎
 起拂子便作勝解及手山禽聚集牛動尾已
 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簾櫳不斷前句雨電影
 還連後夜雷 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
 一須是 欲得成此 先須防於 若是真

人 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却你心肝五
 藏無佛處急走過馬過留教三千里外逢人
 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却
 生豆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 上
 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
 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
 蓮華一年生一度 上堂舉陸巨大夫問南
 泉和尚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
 擬鑄作佛得麼曰得云莫不得麼曰不得師
 召大眾曰夫為善知識須明決擇為甚麼他
 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
 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你註破得又
 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你若更不會老
 僧為你作箇樣子乃舉手曰將三界二十八
 天作箇佛頂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洲作
 箇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諸人却在那
 裏安身立命大眾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
 樣子去也將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瞻部洲
 作一箇佛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
 一箇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
 麼又喚甚麼作眾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
 逮還他東弗于逮南瞻部洲還他南瞻部洲
 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
 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

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
常住既佳麼你又與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
箇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
語 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只如
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爲主曰問取寫契
書人云和尚爲甚麼情人來答曰只爲你教別

人問云與和尚平出去也曰大遠在 問如
何是佛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 問一
代時教是箇切脚未審切那箇字曰鉢羅娘
云學人只問一字爲甚麼却答許多曰七字
八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曰五逆聞雷云如
何是雲門下事曰紅旗閃爍云如何是曹洞

下事曰馳書不到家云如何是鴻仰下事曰
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服下事
僧云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曰鐵旗鐵鼓云只有這箇爲復別有
曰採石渡頭看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曰龍
肝鳳髓且待別時云客是主人相師曰謝侯

養 問如何是先照後用曰王言如絲云如
何是先照後用曰其出如綸云如何是照用
同時曰舉起軒轅鐵虫尤頓失威云如何是
照用不同時曰金將火試 問佛未出世時
如何曰大愁不如小愁云出世後如何曰小
愁不如大愁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

頭上戴紫雲見後如何曰青布遮前云未
見時爲甚麼百鳥齊華獻曰富貴貴是人之
所欲云見後爲甚麼不齊華獻曰貧賤賤是
人之所惡 問如何是佛曰露曾跣足云如
何是法曰大赦不放云如何是僧曰釣魚船
上謝三郎 問四面無門山嶽秀箇中時節

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徧地發萌芽云春去
秋來事宛然也曰纔方撻彈子便要捏金剛
一日顧問門人曰諸子已後如何荷負吾
宗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地橫古路
佛果舉足曰看脚趂師曰滅吾宗者克勤見
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

和尚有未後句你作麼生會談出來道看若
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
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只是諸人不知要
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
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
後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

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
如兩塔于東山之南壽八十餘
南嶽第十三世 臨濟九世
大瀟真如慕詒禪師法嗣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禪師仙都人族許氏嘗
師事東菴菴會荆公請泉居藉山師與之偕

往命掌殿記辭謁真如於大瀟聞舉洗鉢盂
話倏然悟悟迷偈曰七顛八倒業識忙忙螺
江回首處笑殺謝三郎趙壁與燕金寶環并
玉珮拈起兔角鉗一時俱擊碎如詰之無美
於是教名四馳後六生道場四被 詔旨
上堂曰山僧不會佛法爲人總沒來由或時

半開半合或時全放全收還如萬人叢裏
地掉箇石頭忽然打著一箇方知觸處周流
上堂趙州有四門門門通大道玉泉有四
路路透長安門門通大道畢竟誰親到路
路透長安分明進步看拍膝一下曰歲晚未
歸客西風門外寒 上堂舉盤山示衆曰似

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
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普融門
下人人慷慨生擒虎兇活捉狸龍眼裏著得
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
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靖康初謝事歸黃州栢子山建炎改元十月

二日示化
隆興府泐潭景祥禪師建昌南城人族傳氏
父翼爲永豐令母上官氏夢絳幡皂纛擁一
偉丈夫至稱塞上將軍已而出胎因以塞上
公名之及長警敏強記博覽常夜夢持刀刺
人一日睡中神人授以偈後不復夢適永豐

下世追念罔極非出世間法無以報聞有琦禪師說法于靈鷲往聽頓有省發依琦剃染受其乃之遠方至大瀉久而開悟日常留侍盡其機用瀉既趨寂歸隱臨川越十年列刺迎居槩不就大觀四年偶泐潭虛席府座以書幣三邀不得已而應命上堂舉鏡清和尚

素八

示衆曰若據令而行碧眼老胡不得無過若盡令而行須閉却僧堂門倩人守院始得時有僧問盡令而行時如何曰汝欲散衆那師曰寶峰今日舉話不得動著留與諸方檢點至節上堂世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消底向甚麼處去長底自何而來所以道若言其

有無物可守若言其無觸應萬途若言其新自古夙因若言其故物不能汙是故在鳥鳥鳴在獸獸鳴在天同天處人同人遂拈拄杖曰且道在這裏同箇甚麼良久曰祖室傳來行正令撥發靈芽徧地春中秋上堂靈山話曹溪指放過初生所額底未問龍眠老古

雖昨夜三更轉向西正當恁麼時有人問如何是月向明暗未分處道得一句便與古人共出一隻手如或未然寶峰不免依樣畫樣應箇時節乃打一圓相曰清光萬古復千古豈止人間一夜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十箇指頭八箇了問我手何似佛手

曰金輪難辨云我脚何似驢脚曰黃龍路險云人人有箇生緣如何是和尚生緣曰把定要津不通凡聖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攜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云此土也要留箇消息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問僧唯一堅密身一切塵

素九

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云這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因措師便打問僧布袋裏撒開作麼生會云某不會曰鐵銚但言鐵銚木履但言木履眼前蹉過彌勒天宮討甚麼屎遂推出師不安次有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曰土地

前燒二陌紙著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跌綴至五鼓必齊肅因號祥叉手其莊肅若此建炎初荷策游天台郡守聞于朝以詔居浮山紹興二年十月七日集衆言別侍僧請偈師曰幸無去來何偈之有即加跌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獲設利五色

其徒分塔于浮山泐潭

潭州東明仁仙禪師開堂日僧問世尊出世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和尚出世有何祥瑞曰任是百千諸佛一時趕向水牯欄裏云有何祥瑞曰山僧不曾眼華廬山東林正覺自遵禪師上堂曰十五日已前放過一著十

五日已後未可商量正當十五日試道一句看良久曰山色翠穠春雨歇栢庭香擁木蘭開

泗州普照明悟曉欽禪師上堂曰引手撮空展轉莫及翻身擲影徒自勞形當面拈來却成蹉過畢竟如何拍禪床曰泊合錯商量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東邊更近東云瀉山的子智海親孫也曰却笑傍人把釣竿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自號碧落道人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為蘭布視一日擬草庵歌示衆其辭曰吾結庵兮非

世寶通身盡是無生草本來基址坦然平四維上下無邊表庵中人匪生老妙用縱橫無作造不村不郭不深山暑往寒來俱不到問此庵在何處父母未生好薦取掣電之機儻未分穿雲陟嶺反相誤住庵人何面目混沌初分堪委曲此時一著太分明不解依前打

素八

瓦卜或言大等開收向針鋒界或言小森羅普印毫端抄或言貴靚面指陳無可示或言賤萬斛驪珠終不換或言顯燦迦羅眼觀難見或言隱塞破虛空光炯炯欲識庵中舊日人大千沙界俱銷殞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

宋天子之名長志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壤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煙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灼膚者衆火絕得五色設利併其骨而北歸所執僧尼悉得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吉州光孝慧曉禪師 僧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露柱是物請和尚轉曰不放落華隨水去云因甚麼如此曰恐招凡客入山來

潭州福嚴真禪師 上堂曰福嚴山上雲舒卷任朝昏忽爾落平地客來難討門 上堂舉趙州問僧近離悲慶處云雪峰曰雪峰近日有何言句云和尚嘗示衆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汝等諸人向甚麼處肩曰汝回去麼云便行曰我寄汝一鐵子去師曰如今諸方商量趙州寄鐵子與雪峰便是剗却那扇底我當時若問這僧汝回去麼云便行只向他道我寄你一副鉢盂去你又如何商量

潭州東明遷禪師又侍真如晚居瀉山真如庵忠道者高其風每叩之一日問首楞嚴次忠問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佛意如何曰釋迦老子好與二十棒云爲甚麼如此曰用安指作麼云汝暫舉心塵勞先起又作麼生曰亦是海印發光

雪竇法雅禪師法嗣

衡州光孝慈覺普印禪師泉之晉江許氏子室中問僧父母未生已前在甚麼處行履僧擬對即打出或曰達磨在你脚下僧擬看亦打出或曰道道僧擬開口復打出

青原第十三世

法雲大通善本禪師法嗣

潭州雲峰祖燈志璿禪師南粵人族陳氏母因雷震而生五歲授書至未知生馬知死悅如夢覺歸以出家告父母未冠爲僧謁大通於雙林一夕登大士殿作禮既而經行於善惡不思中尋即開悟住雲峰日 上堂曰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裏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大衆古人見處如日暉空不著二邊豈隨陰界堪嗟後代兒孫多作一色邊會山僧即不然不休去不歇去業識忙忙去七顛八倒去十字街頭鬧浩浩地聲色裏坐卧去三家村裏盤盤路荆棘裏游戲

去刀山劍樹劈腹剗心鑊湯爐炭皮穿骨爛去如斯舉唱大似三歲孩兒輓繡襖 上堂一切般是佛般塗毒鼓透入耳朵裏一切色是佛色鐵蒺藜穿過眼睛中好事不如無便下座 上堂孟冬薄寒且道寒作何色 上堂盡乾坤大地是箇熱鐵圓汝等諸人向甚

麼處下口良久曰吞不進吐不出 上堂瘦竹長松滴翠香流風疏月度炎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 上堂般般色頭上睡眠虎狼羣裏安禪荆棘林內翻身雪刃叢中游戲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上堂良久曰吾道一以貫之話作兩極

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衲僧失却鼻孔是風動是幡動分明是箇漆桶兩段不同眼暗耳聾澗水如藍碧山華似火紅 上堂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曰築著額頭磕著鼻云意旨如何曰驢馱馬載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朝到西天暮歸唐土云謝和尚答話曰大乘研

郎當僧退師乃曰僧問西來意築著額頭磕著鼻意旨又如何驢馱馬載朝到西天暮歸唐大乘恰似研郎當何故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遂拊掌大笑下座 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云恁麼則不落也曰兩重公案云學人未曉特伸請益曰筠袁虔吉頭上棒筆問德山入門便棒意旨如何曰東枕理民云臨濟入門便喝又作麼生曰不言而化云未審和尚如何爲人曰一刀兩段 問無縫鐵門請師一啓曰進前三步云向上無關請師一閉曰退後一尋云不閉不閉又作麼生曰

咩咩便打問雪峰親越意旨如何曰千鈞之弩云木山打鼓又作麼生曰老不歇心臨安府淨慈寶印楚明禪師百粵人族張氏祝髮後謁大通通夢日月並出曉則師至稱楚明上座通陰奇之令參堂久而契悟出住淨慈大播祖道左丞蒲公宗孟奏以師名

素八

三

上堂曰若論此事如散鋪寶貝亂堆金玉昧已者自甘窮困有眼底信手拈來所以道關浮有大寶見少得還稀若人將獻我成佛一餉時乃拈拄杖曰如今一時呈似普請大眾高著眼擲拄杖下座上堂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淨慈當時若見恁麼道用黑漆拄杖子一棒打殺埋向無陰陽地上令他出氣不得何故巨耐他瞞我唐土人衆中莫有爲祖師出氣底麼出來和你一時埋却

果京慧林常悟禪師 僧問若不傳法度衆生舉世無由報恩者未審傳箇甚麼法曰開

宗明義章第一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省得草鞋錢云來後如何曰重疊關山路

真州長蘆祖照道和禪師與化仙游人族潘氏少警敏博學從伯父往京師累舉不第遂師天清釋迦院德璋以資 慈聖光獻皇后恩例得度登具謁淨因臻圓通秀秀謝世道

大通繼居師就參之一日以疏黃續火釋然契悟等室一鎮四衆雲趨 上堂曰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泥牛入海過新羅木馬追風到天竺天竺茫茫何處尋補陀巖上問觀音普賢拍手呵呵笑歸去來兮秋水深 上堂觀身實相觀佛亦然這裏見得黃

面羅雲隱身無地其或渺漫不分照顧眉毛鼻孔 上堂良久曰還會麼大施門開便請單刀直入寶所在近莫教空手而回三十年後自看記取睦州道底 上堂欲渡巨海必假方舟檣棹俱全風帆兩便夜觀星月晝觀雲山萬里之遙一瞬可到莫有洗脚上船底

麼遂曰人心盡畏波濤喻未必波濤喻似心僧問無遮聖會還有不到者麼曰有云誰是不到者曰金剛脚下鐵崑崙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旨如何曰羊頭車子推明月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鐵門路喻 問教外別傳未審傳箇甚麼曰鐵彈子 問一棹兩

素八

五

當時如何曰踏藕得魚歸 問百城游罷時如何曰前頭更有趙州關宣和六年八月七日書偈端坐而化茶毗得舍利五采合靈骨塔於摩尼峰下壽六十八臘四十五 湖州道場有規禪師婺之金華人族姜氏幼有逸才自薙髮趨師席後徹證於大通 上

堂曰種田博飯地藏家風客來喫茶趙州禮度且道護聖門下列有甚麼長處良久曰尋常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冷照人 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

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 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云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日照顧打失布袋

湖州道場額禪師 上堂曰世尊接指海印

發光遂拈拄杖曰莫忘想便下座有僧登五鳳樓宴座數日光焰透戶師聞曳杖往扣之僧舉目師以杖擊之逐出寺

鄭州資福寶月法明禪師 上堂曰若論此事譬如伐樹得根炎病得穴若也得根豈在十枝徧斫若也得穴不假六分全燒遂卓拄

素八

五

杖曰這箇是根那箇是穴擲下拄杖曰這箇是穴又喚甚麼作根咄是何言歟 福州雪峰妙湛思慧禪師錢塘人族俞氏俞氏方貴且富師抗志慕出家爲童子大通見之與語如流即與染削讀圓覺至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豁然自契求

證於通通曰汝試向未開口時道一句來師震威一喝而出通大笑於是道教諸著次諸真淨淨一見知非凡材留三年力烹煉之因歸禮大通則曰未始有異也第人各行之耳故道俗爭挽出住響川道場法席不減二本之威繼從徑山淨慈詔居京師智海又移

補顯親黃檗雪峰上堂曰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這裏悟了提起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爲我傳語雪峰和尚上堂布大教網擁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只是見兔放鷹遇鷹發箭乃高教召衆曰中上堂昔日藥山早暮不參勤經旬

月一日大衆集藥山便掩却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鼓陞堂切切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答者舌如霹靂總似今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堅宗乘底衲子出來喝散大衆非唯耳邊靜辦當使正法久住豈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山僧倒行此令以拄杖一時趁退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割上堂妙高山頂雲海茫茫少室巖前雪霜凜凜齊腰獨立徒自苦疲七日不達一場懣懣別峰相見落在平

途隻履西歸遠之遠矣卓拄杖下座上堂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今朝三月十五不勞久立建建炎政元上堂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今上皇帝踐登寶位萬國歸仁草木禽魚咸被其德此猶是聖主應世邊事王宮降誕已

前一句天下人摸索不著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華慚愧太原亭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下座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

擎山應物現形驢觀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求何事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曰東壁打西壁云恁麼則撞著露柱也曰未敢相許問九夏賞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曰光剃頭淨洗鉢云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師住持四十餘年所至衲子不下萬指未嘗干謁而檀信嚮風紹興甲子罷寺居東庵明年秋絕食清坐出二指示門人曰更兩日在至期易衣儼然而逝時七月甲寅也壽七十五塔全身於東庵臨安府上天竺慈辯從諫講師處之松陽人

也具大知見般播講叢於止觀深有所契每與禪衲游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諫發緘觀黑白二圓相乃悟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相一作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後拈香嗣之

金山法印寧禪師法嗣上堂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魚挨鼉倚云出水後如何曰水仙頭上戴好手絕躋攀云出與未出時如何曰應是乾坤惜不教容易看甘露傳祖仲宣禪師法嗣

平江府妙湛尼慈鑑大師文照溫陵人族董氏十七得度徧迹祖闡獲證甘露郡守陳公師錫聞其名命居妙湛後五遷道場皆草律爲禪吳中尼剎禪林寔始於照也太宰鄭公居仁奏賜號并紫方袍上堂曰靈源不動妙體何依歷歷孤明是誰先彩若道真如實際大似好肉剜瘡更作祖意商量正是迷頭認影老胡四十九年說夢即且止僧堂裏懃懃如上座爲你諸人舉覺底還記得麼良久曰惜取眉毛好瑞巖有居禪師法嗣上堂曰先聖行不到台州萬年處幽禪師

嘉泰普燈錄卷第八

處凡流恰到凡流既到先聖莫知到與不到
知與不知總置之一壁只如僧問乾峰十方
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峰
以往杖一畫曰在這裏且道此老與他先聖
凡流相去幾何南山虎敲石羊兒須向其中
識生死

淨因佛日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禪鑒體淳禪師 上堂曰養由弓
矢不射田蛙任氏絲輪要投溟渤發則穿楊
破的得則脩鯨巨鼉隻箭既入重城長竿豈
釣淺水而今莫有吞鈎齧鏃底麼若無山僧
卷起絲輪拗折弓箭去也擲拄杖下座

本覺法真守一禪師法嗣

台州天台如庵主久依法真因看雲門東山
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侶猿鹿五馬
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如作偈曰三十年來
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
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素八

宋

平江府西竺尼法海寶文呂嘉之姑也首參
法雲秀禪師後領旨於法真言下諸名儒屢
挽應世堅不從徂日說偈曰霜天雲結霧山
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
脫

嘉泰普燈錄卷第九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編

青原第十三世雲門

投子證悟脩顯禪師法嗣二人

鄧州香嚴海印智月禪師

丞相富弼居士賢臣

素光

金山智覺法慧禪師法嗣一人

常州報恩寶月覺然禪師

長蘆淨照崇信禪師法嗣十四人見錄

東京慧林慈受懷深禪師

平江府光孝證悟如璣禪師

紹興府天衣如哲禪師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

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

紹興府天衣智遠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平江府光孝覺照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嘉興府資聖懷悟禪師

保寧覺印子英禪師法嗣八人見錄

臨安府鹽官廣福惟尚禪師

慶元府雪竇法寧禪師

漢州無為志全禪師

平江府虎丘通禪師

常州香山常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建康府華嚴教密印元照禪師

長安僧忍禪師見錄

雪竇道榮禪師法嗣一人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潭州石霜法聰禪師

潭州龍安惟顯禪師

語已上機

育王真戒曇振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岳林真禪師

招提廣燈惟湛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建其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

東京妙慧尼淨智大師慧光

太平州天寧禪師
池州龍興禪師
襄陽府雙泉禪師
福州妙峰山禪師
鎮江府金山禪師
已上諸師未見

石門元易禪師法嗣五人見三錄

古州青原齊禪師

紹興府天衣法聰禪師

遂寧府廣利尼佛通大師遺其

漢州無為義普禪師
嘉州九頂義普禪師
已上諸師未見

淨因自覺禪師法嗣一人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

天寧禧誦禪師法嗣一人

西京熊耳慈禪師

寶峰闡提惟照禪師法嗣七人見五錄

江州圓通真際德止禪師

興國軍真如道會禪師

興國軍智通景深禪師

衡州華嚴智朋禪師

衡州烏巨癡愁如懿禪師

東州仰山李禪師
嘉興府報恩大顯禪師
平江府薦福禪師
已上諸師未見

大洪智禪師法嗣一人

紹興府天章樞禪師

大洪淨嚴守遂禪師法嗣二人見一錄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

荆南府公安慈禪師
已上諸師未見

青原第十三世

投子證悟脩顯禪師法嗣

素九

鄧州香嚴海印智月禪師不知何許人也久

參證悟深達法源自京師出居穎之薦福紹

聖三年移香嚴上堂曰判府吏部此日命

山僧開堂祝聖紹續祖燈只如祖燈作麼

生續不見古者道六街鐘鼓響鑾轡即處鋪

金世界中池長芰荷庭長栢更將何法演真

宗德麼說話也是事不獲已有旁不肯底出

來把山僧拽下禪床痛打一頓許伊是箇本

分衲僧若未有這箇作家手脚切不得草草

匆匆勘得脚跟下不實頭沒去處卻須倒喫

薦福手中鐮柄莫言不道僧問法雷已震

選佛場開不昧宗乘請師直指曰三月三日

時千華萬華并云普天匝地承恩力覺苑仙

葩一夜開曰切忌隨他去

金山智覺法慧禪師法嗣

常州報恩寶月覺然禪師越之嵎縣鄭氏子

上堂曰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

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然雖如是罕達穿耳

客多遇刻舟人紹興六年五月旦誠其徒曰

世緣易染道業難辦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長蘆淨照崇信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慈受懷深禪師壽春六安人族夏

氏生而祥光現舍文殊行堅禪師遙見疑火

也詰旦知師始生堅歎曰非凡兒往訪之師

素九

見堅輒笑安張氏許出家十四割愛冠視髮

後四年訪道方外崇寧初往嘉禾依淨照於

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

遂知處師即洞明照徒長蘆命首眾政和初

儀真守吏部李公奎以城南資福邀師履蒲

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渡江行化見之茶退

師引巡察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

爲甚麼只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

德麼那師然偶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

因棄往蔣山留西庵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

般事便休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

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只是

舊時行李處等閑舉著便般訛夜來一陣狂

風起吹落桃華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

是活祖師意未幾被旨居焦山閱四稔

詔住慧林靖康改元勾歸不聽秋再辭乃

允徑之天台石橋尋徙靈巖久之勅補蔣

山未數月退居洞庭之包山復應王氏請爲

圓覺第一祖 上堂曰不是境亦非心喚作佛時也陸沈箇中本自無罣礙切忌無罣礙處尋總不尋過猶深打破雲門飯袋子方知赤土是黃金 上堂古者道忍忍三世如來從此盡饒饒萬禍殃從此消然無上菩提從此得師曰會得此三種語了好箇不快

活漢山僧只是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潑水相唾神臂罵卓柱杖曰平出平出 上堂雲自何山起風從甚澗生好箇入頭處官路少人行 上堂昔有人獲一塊鐵鑄作一座方響人聞之便生逸樂之情謂之樂器後將方響打作一口磬人聞之便生善此後因人從

軍却將磬鑄成一口劍人見之便生驚怖更後時又將劍鑄成一尊佛人見之便生歸向諸仁者大都只是一塊鐵因甚麼起得許多驚喜善惡之念試思之 僧問甚麼人不被無常吞曰只恐他無下口處云恁麼則一念通玄箭三尸鬼失斲也曰汝有一念定被他

吞了云無一念時如何曰捉著關梨 問知有通不得時如何曰啞子喫蜜云道得不知有時如何曰鸚鵡喚人僧禮拜師叱曰這傳語漢 問如何是佛曰面黃不是真金貼云如何是佛向上事曰一箭一蓮華僧作禮拜彈指三下紹興二年四月望為衆小參僧問

末後句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二十日果示微疾竟爾告終壽五十六臘三十六火浴戒體光分五色獲設利者無數竹石草木煙所及處累累如綴珠穴土為坑隨鏤亦有之分靈骨塔于包山之顯慶思溪之圓覺 平江府光孝證悟如瑣禪師建寧魏氏子

開堂日僧問如何是蘇臺境曰山橫師子秀水接太湖清云如何是境中人曰水冠皇宋後禮樂大周前師凡見僧必問曰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及特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紹興府天衣如哲禪師族禮未詳自退席寓

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師答以偈曰瑞巖長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筇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只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為叙平昔參問勉

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與中端坐而逝實紹興庚辰八月二十三日也火葬日闍郡捧香薪送者擁道師屹身搖動咸謂其復生 婺州智者法銓禪師 上堂曰要扣玄關須

是有節操極慷慨斬得釘截得鐵硬剝地漢始得若是限刀避箭碌碌之徒看即有分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臨安府徑山妙空智訥禪師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生久成勞云見後如何曰不妨哉東行西行

保寧覺印子英禪師法嗣 臨安府鹽官廣福惟尚禪師自幼南詢至泗州依覺印於普照一日詣方丈問云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即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

矣迷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驚頭雖觀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鷓鴣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床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廣福日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見語

慶元府雪竇法寧禪師衛之西安人族杜氏父母構金華聖者一夕夢梵僧入家乃生弱冠祝髮志慕游歷因閱趙州語默契心源及見覺印言其所得印特稱之後八生道場上堂曰百川異流以海為極森羅萬象以空為極四聖六凡以佛為極明眼衲僧以拄杖

子為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為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儻或未然不如閑倚禪床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甘露德顯禪師法嗣

楊州光孝元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七顛八倒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曰生鐵

蘇藥劈口壑

法雲佛國惟白禪師法嗣

東京慧林月印慧海禪師湯泉上堂曰黃金地上具眼者未肯安居荆棘林中本分底

留伊不得只如去此二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良久曰舉頭煙靄裏依約見家山上

堂顧眎大眾拍禪床一下曰聊表不空便下

座上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黃金

地上玉樓臺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三月

洛陽人戴華

楊州建隆原禪師姑蘇洞庭人族夏氏初得

法於甘露顯禪師後機契於佛國以步武高

妙侍國入 禁中陞座問荅稱 旨賜金欄

伽梨自京回蔣山值佛鑑 上堂師出問如

何是蔣山境鑑抗聲曰你次第問我境中人

耶師便禮拜歸眾鑑大喜端明蔡公裏請開

法建隆後住洞庭翠峰 上堂拈拄杖曰買

帽相頭依模畫樣從他野老自顰眉誌公不

是閑和尚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僧問鏡清

明教新年佛法有無師曰新年景物漸舒蘇

佛法徒勞論有無得失是非都喪却波斯鼻

孔自來麤 僧問大覺世尊昔於波羅奈國

轉四諦法輪建隆今日開堂未審轉那箇法

輪曰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云法輪轉處

達者皆知旃檀藝時香風匝地曰寒山拊掌

拾得呵呵

開先心印智珣禪師法嗣

廬山開先宗禪師 上堂曰一不做二不休

挨轉鼻孔捺下雲頭木山解打鹽官鼓僧繇

不寫戴嵩牛廬陵米投子雪峰依舊帆雙

毬夜來風送衡陽信寒鴈一聲霜月幽

元豐慧圓清滿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圓覺宗演禪師恩州人也 上堂

曰道箇直下便會早是枝生節外更若舉古

明今笑殺德山臨濟薦拈拄杖召眾曰且道

德山臨濟有甚麼長處卓一卓喝一喝曰曾

經大海休誇水除却須彌不是山 上堂遣

迷求悟不知迷是悟之鉗鉗愛聖憎凡不知

凡是聖之爐鞴只如聖凡雙泯迷悟俱忘一

句作麼生道半夜彩霞籠玉像天明峰頂五

雲遮 僧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曰

款出囚口云便恁麼會去時如何曰換手推

曾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心曰十字街頭片

毛子 辭眾曰僧問如何是臨歧一句曰有

馬騎馬無馬步行云途中事作麼生曰賤避

貴

雪竇道榮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大智禪師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師銜拂柄示之僧云此是香嚴底和尚

又作麼生師便喝僧大笑師叱曰這野狐精

夾山自齡禪師法嗣

潭州石霜法聰禪師 僧問如何是君王劍

曰四塞輪降款梯山入貢來云如何是諸侯

劍曰瞻之仰之云如何是百官劍曰四海煙

塵淨六合一家昌云如何是和尚劍曰理長

即就

育王真戒曇振禪師法嗣

慶元府岳林真禪師 上堂曰古人道初秋

夏末今有責情三十棒岳林則不然靈山會

上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正當恁麼時好與三

十棒何故如此

太平時節強起干戈教人吹

大法螺擊大法鼓舉步則金蓮蹤蹠端居則

寶座巍哉梵王引之於前香華繚繞帝釋隨

之於後龍象駢羅致令後代兒孫遮相傲傲

三三兩兩皆言出格風標劫劫波波未肯歸

家穩坐鼓脣搔舌宛如鐘磬笙竽奮臂點曾

何嘗稻麻竹葦更逞游山說水撥草瞻風人前說得石點頭天上飛來華撲地也好與三十棒且道坐夏賞勞如何酬獎良久曰萬寶功成何原薄千鈞價重自低昂

招提廣燈惟湛禪師法嗣
嘉興府華亭觀音禪師遺其 僧問如何是

佛曰半夜烏龜火裏行云意作麼生曰虛空無背面僧禮拜師便打

青原第十三世洞山

丹霞子淳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左綿安昌人族雍氏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一

依聖果清俊歷七稔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入室次霞問如何是空劫時自己時擬對霞曰你開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契悟徑歸見霞方侍立次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

素九

十一

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云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瞞地師便出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抵長蘆謁祖照禪師一語契投命為侍者踰年分座宣和三年照稱疾退院四年秋經制陳公璋請師繼席

子憧憧堂盈千七百衆建炎末自儀真游四明之補怛洛迦山又之丹丘天峰受閩中象骨請紹興初勅住育王徙溫之龍翔禪其律居移徑山及崇先新寺上堂曰我於先師一掌下伎倆俱盡覓箇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銜鐵負

鞍各自著便上堂鹽決定鹹醋決定酸大家知有這滋味因甚麼却喚作割茅刈草底人還知他家未穩處麼不行尊貴路爭路上頭關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觀破且道觀破箇甚麼瞞雪峰不得上堂上孤

峰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上堂大曉濃霜白依然境未分出門無所辨華鳥寂無聞正恁麼時作麼生是虛不墮位要須擊起冰河焰莫使凝然凍不回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只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箇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醅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復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

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却疑著云和尚為甚麼却疑著曰野華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曰石人行處不同功云向上事作麼生曰妙在一漚前豈容千聖眼僧禮拜師曰即恐不恁麼問不求諸聖不重已靈時

素九

十三

如何曰古鏡臺前荒草秀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金烏銜片玉二十一年九月壬子慈寧皇太后幸寺命開堂垂箔聽法賜金欄銀帛等月未示疾十月旦太后遣中使宣醫候問從容而別即加趺而逝龕留七日太后降香錫金以脩齋祭塔全身于院西

桃華塢壽六十四臘四十五二十三年秋謚曰悟空塔名淨照

慶元府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之隰川人族李氏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師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遜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為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逾三年渡河之洛坐夏少室秋至香山謁枯木成禪師染指法味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云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

拂子曰又道不借師於言下釋然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云某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十三年二霞領大洪師掌殿記宣和三年命首眾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眾出迎見其衣舄穿弊且易之真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

素九

十三

却曰吾為鞋來耶眾開心服懽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之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而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開一新衲子爭集萬指餘上堂曰黃閣簾垂難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箇消

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須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空劫有真宗數前問已窮赤窮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却來行異類萬流自朝東上堂句裏明

宗則易宗中辨白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只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只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只如周行七步目

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白雲投壺盡青嶂倚空高云如何是却來底人曰滿

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鄧云如何是不去來底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問一絲不著時如何曰合同船子並頭行云其中事作麼生曰快刀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曰一任填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曰文彩未

痕初消息難傳際云一步密移千聖外通身放下劫壺空白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云理既如是事又作麼生曰歷歷纔回通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云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曰透一切色超一切心云如理如事又作麼生曰路逢死地莫打殺無底籃子感

素九

古

將歸云入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曰木人嶺上歌石女溪邊舞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已有及贍眾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謁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詠與之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眾願

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天連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爪髮漸長奉全軀塔于東谷僧臘五十有三其生前所遺髮齒設利綴之如珠或髮貫其中至今以誠心求者必得戊寅春謹宏智塔妙

光

隨州大洪慧照慶預禪師上堂曰進一步踐他國王水草退一步踏他祖父田園不退正在死水中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蕭騷晚籟松欵短游漾春風柳線長上堂舉船子囑夾山云直須藏身處無蹤跡無蹤跡處

莫藏身吾在藥山三十年只明此事今時人為甚麼却造次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愁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處州治平潤禪師上堂曰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華

素九

十五

焦山枯木法成禪師法嗣上堂曰離四句絕太平州吉祥法宣禪師上堂曰離四句絕百非德山棒猶鈍臨濟喝還遲七佛已前消息子相逢何待更揚眉諸仁者若作無事商量正落關提群隊若作佛法領解又是特地新條而今直須撥開向上一竅生斷千聖舌

頭運出自已家珍始有衲僧巴鼻儻不如是
滿口霜冰霜逢人向誰說 僧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曰久旱無甘雨田中稻穗枯云意
自如何曰今年米價貴容易莫嫌蠹
台州天封子歸禪師 上堂以拄杖卓一下
召大眾曰八萬四千法門八字打開了也見

得麼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繞露雲遮
上堂天封一語時時直與莫挂曾襟切須記
取

台州護國守昌禪師 上堂拈拄杖卓曰三
十六旬之開始七十二候之起元萬邦迎和
氣之時東帝布生成之令直得天垂瑞彩地

擁真祥微微細雨洗寒空淡淡春光籠野色
可謂應時納祐慶無不宜盡大地人皆添一
歲敢問諸人且道那一人年多少良久曰千

歲老兒顏似玉萬年童子鬢如絲
鄧州丹霞普月禪師初住汝州寶應次遷丹
霞 上堂曰威音已前誰當辨的然燈而後

孰是知音直饒那畔承當未免打作兩橛縱
向這邊行履也應未得十全良由杜口吽耶
已是天機漏洩任使掩室摩竭終須縫罅離
披休云體露真常直是純清絕點說甚皮膚
脫落自然獨運孤明雖然似此新鮮未稱衲
僧意氣直得五眼齊開三元洞啓從此竿頭

絲線自然不犯波瀾須明轉位回機方解入
鄧垂手所以道任使板齒生毛莫教眼睛顧
著認著則空花繚亂言之則語路參差既然
如是敢問諸人不犯鋒鏑一句又且如何道
得良久曰半夜烏龜眼豁開萬象曉來都一
色

東京妙慧尼淨智大師慧光宣和三年春
勅住妙慧 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趙州
舌頭連天老婆眉光覆地分明勘破歸來無
限平人瞋睡

石門元易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齊禪師長樂人族陳氏年二十八

辭父兄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寮座
一日秉拂罷師前曰某竊聞首座所說莫曉
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
說這箇法踰兩日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
這箇親十方刹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
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因語智得度徧扣
諸方後至石門深蒙器可出住青原僅十二
年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
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為知己擊碎千關
與萬關
紹興府天衣法聰禪師 上堂曰幽室寒燈
不假挑虛空明月徹雲霄要知日用常無間

烈焰光中發異苗裝普賢大士開光明次師
登梯秉筆顧大眾曰道得即為下筆衆無對
師召侍者曰與老僧牢扶梯子遂點之
遂寧府香山尼佛通大師鍾其因誦蓮經有
省往見石門乃曰成都哭不得也遂寧哭不
得也門拈拄杖打出通忽悟曰榮者自榮謝

者自謝秋露春風好不著便門拂袖歸方丈
尼亦不顧而出由此道俗景從得法者衆
淨因自覺禪師法嗣

東京華嚴真懿慧蘭禪師 上堂曰達磨大
士九年面壁未開口已前不妨令人疑著却
被神光座主一覲脚手忙亂便道吾本來茲

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當
時若有箇漢腦後有照破古今底眼目手中
有截斷虛空底鉗鎚纔見道便與鷲曾搗住
一花五葉且拈放一邊作麼生是你傳底法
待伊開口便與掀倒禪床直饒達磨全機也
倒退三千里免見千古之下負累兒孫華嚴
今日豈可徒然非唯重整頹綱且要為諸人
雪屈遂拈拄杖橫按召大眾曰達磨大師向
甚麼去也擲拄杖下座 中秋雨下上堂家
家啓戶待婢媼豈謂風雲翳碧天以手打一
圓相曰賴得箇中消息在團圓不動照三千
上堂拈拄杖曰靈山會上喚作拈華少室

峰前名爲得髓從上古德只可傍觀末代宗
師盡皆拱手華嚴今日不可逐浪隨波擬向
萬仞峰前點出普天春色會麼弱體無喜識
枯木有龍吟

天寧禧誦禪師法嗣

西京熊耳慈禪師 上堂曰般若無知應緣

而照山僧今日撒屎撒尿這邊放那邊扇東
山西嶺笑呵呵幸然一片清涼地剛被熊峰
染汙他染汙他莫欺唧泥牛木馬盡呵叱過
犯彌天且莫論再得清明又何日還會麼來
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寶峰闡提惟照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金紫徐公問
中之李子也世居歷陽師雙瞳紺碧神光射
人十歲未知書多喜睡其父目爲憊然子暨
成童彊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
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
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

素九

十八

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曰不因
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教夜半吹燈方
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時聞提主招提寺已
與往來一日詣寺提望見拊掌笑曰曹洞之
宗賴子振矣師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
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曰某方將脫世網

小著三界豈復刺頭於利名中耶請移授從
兄珏遂祝髮受具未數載名振京師宣和三
年春徽宗皇帝特 賜號真際居圓通
上堂曰山僧二十年前兩目雙盲了無所覩
唯是聞人說道青天之上有大日輪照三千
大千世界無有不徧之處籌策萬端終不能

見二十年後眼光漸開又值天色連陰濃雲
亂湧四方觀察上下推窮見雲行時便於行
處作計較見雲住時便於住處立箇窠臼正
如是間忽遇著箇多知漢問道莫是要見日
輪麼何不向高山頂上去山僧却微他道那
裏是高山頂上他道紅塵不到處是諸仁者

好箇端的消息還會麼長連床上佛陀耶
上堂昨夜黃面瞿曇將三千大千世界來一
口吞盡如人飲湯水蹤跡不留應時消散當
爾時諸大菩薩殷聞羅漢及與一切衆生盡
皆不覺不知唯有文殊普賢警然覩見雖然
得見渺渺茫茫恰似向大洋海裏頭出頭沒

素九

九

相似諸人且道是甚麼消息若也檢點得破
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紹興乙亥夏某月五
日有異識次日泊然示寂闍維煙氣所及悉
成設利塔司空山又分定疊石原壽五十六
臘三十二其偈頌流行者幾數百篇
台州真如道會禪師 上堂曰空劫中事自

肯承當日用全彰有何滲漏正好歸家穩坐
任他雪覆青山不留元字挂懷誰顧波翻水
面且道正不立玄徧不附物一句如何舉似
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
興國軍智通大死翁景深禪師台之仙居人
族王氏自幼不羣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披

削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曰思而智慮而解
皆鬼家活計與不自遏聞寶峰名尊當世往
求入室峰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
除玄路不涉正徧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
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
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

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 上堂曰來不
入門去不出戶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
路苔封羶羊絕迹蒼梧月鏤丹鳳不棲所以
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能如
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
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 上堂火裏靈苗

秀無根徧界生諸人如體悉千里共途行若
也未然放出連天荆棘直教大地崢嶸 僧
問如何是大死翁道曰不落正徧圓云如何
是大死翁德曰深山藏不得獨露有乖疎
問如何是正中徧曰黑面老婆披白練云如
何是徧中正曰白頭翁子著皂衫云如何是

正中來曰屎裏糞筋斗云如何是兼中至曰
雪刃龍身不自傷云如何是兼中到曰崑崙
夜裏行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捉得烏龜喚
作籠云乞師再垂方便曰入山逢虎卧出谷
鬼來牽云何得干戈相待曰三兩錢一片麻
紹興初歸住寶藏巖以事民其服至壬申二

素九

二十

月示微恙乃曰世緣盡矣三月十三留兄滋
家寫遺書別道舊隣里為衆小參仍說偈曰
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焰十足萬足雖
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歛目而逝
世壽六十有三坐夏四十有五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四明人族黃氏末冠為

僧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為來持鉢峰自提其
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
雲影裏怪石露流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
人師即禮辭持以還浙至南徐焦山展挂次
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
先師來師聞即契悟有詩遂曰元來恁麼地
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
成曰直須保任師應諾紹興初出住華嚴次
遷清涼上堂曰海風吹夢嶺猿啼月教問
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
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四門
之瑞巖建康帥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

行師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煙霞
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
木再生華未幾終於瑞巖

衢州烏巨癡慈如懿禪師上堂曰至道休
存佛祖言更須放下莫論禪未彰文彩全提
妙暗裏虛明徹底圓

素九

三

大洪智禪師法嗣

紹興府天章樞禪師上堂召大眾曰春將
至歲已暮思量古往今來只是箇般調度凝
眸昔日家風下足舊時岐路勸君休莫莽直
貶上眉毛須薦取東村王老笑呵呵此道今
人棄如土

大洪淨嚴守遂禪師法嗣

隨州大洪慶顯禪師僧問須菩提巖中宴
坐帝釋用華和尚新據洪峰有何祥瑞曰鐵
牛耕破扶桑國迸出金烏照海門云未審是
何宗旨曰熨斗煎茶銚不同

嘉泰普燈錄卷第九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

素十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巨僧 孟受編

南嶽第十四世 臨濟三十一世

泐潭應乾禪師法嗣十三人 見七錄

楚州勝因殿魚成靜禪師

潭州龍牙宗密禪師

素十

福州雪峯有需禪師

福州東禪從密禪師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

江州圓通圓機道旻禪師

慶元府中峯知庵主

吉州府南嶽照如禪師

潭州府石霜楚覺禪師

潮州府資福省悟禪師

洪州府開福德筠禪師

街州府開福德筠禪師

開先廣鑑行瑛禪師法嗣十四人 見二八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

潭州大瀉海評禪師

慶元府府山智通禪師

新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建昌府府山智通禪師

隆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泉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紹興府府山智通禪師

廣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潮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坊州黃雲道欽禪師

婺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國通可仙禪師法嗣二人

婺州明招法鏡禪師法嗣二人

舒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象田梵卿禪師法嗣六人 見二錄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

紹興府石佛蓋禪師

信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常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紹興府府山智通禪師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法嗣十六人 見八錄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

潭州上封祖秀禪師

嘉州九頂寂惺慧泉禪師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

嚴州鐘山道隆首座

素十

揚州齊諡首座

空室道人智通

楚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廬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饒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彭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荆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京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宣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法嗣十六人 見九錄

舒州真乘靈峯慧古禪師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

隆興府黃龍通照德逢禪師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

信州博山子經禪師

隆興府百丈以拙禪師

邵州光孝曇清禪師

溫州光孝德週禪師

潭州法輪守覺禪師

漳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漳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漳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黃龍草堂善清禪師法嗣八人 見四錄

八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

台州萬年雪巖法一禪師

素十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

慶元府府山智通禪師

撫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潭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鎮州府府山智通禪師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六人 見三錄

潭州梁山權禪師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
澧州浮山光選禪師續具
祖庵主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

昭覺紹覺純白禪師法嗣二人見一錄人
成都府信相正覺宗顯禪師

大瀉祖椿禪師法嗣五人見二錄人
眉州中巖慧目慈能禪師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

建寧府乾元寺希式禪師
嘉州靈峯寺空禪師

龍門純禪師法嗣三人

澧州欽山普初禪師續具
希祖州洛浦惟助禪師
希祖州洛浦惟助禪師

三聖繼昌禪師法嗣三人

溫州淨光佛日了威禪師續具
彭州大隨元照禪師
彭州大隨元照禪師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法嗣二人

泗州龜山曉津禪師
嘉州普照禪師

已上機
兜率真寂從悅禪師法嗣七人見三錄人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

丞相張商英居士語見

舒州授子慧勝禪師
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
舒州授子慧勝禪師

法雲佛照果禪師法嗣三人

筠州洞山辨禪師

東京智海儀禪師

西蜀鑾法師

泐潭湛堂文準禪師法嗣三人見二錄人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

文殊宣能禪師法嗣一人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

慧日文雅禪師法嗣二人

隆興府九仙祖鑑法清禪師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

洞山梵言禪師法嗣一人

筠州洞山擇言禪師

道林了一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大瀉大圓智禪師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三世

泐潭應乾禪師法嗣

楚州勝因成靜禪師郡之山陽人族高氏甫

冠落髮受具游講肆慨然曰義學豈吾事哉

乃去謁名宿晚契悟於泐潭望重江湖凡三

董名利住勝因日嘗臨池為堂以燕息名曰

戲魚故叢林雅以稱焉上堂曰游徧天下

當知寸步不曾移歷盡門庭家家竈底少煙

不得所以肩筇屨乘興而行掣釣沈絲任

性而住不為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為家

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

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營地便回未悟

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

前臺華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

擊禪床下座上堂氣候欲流金炎威將鑠

石扇子搖明月雲片聳奇峯籬成繭而麥漸

收笋抽簪而梅已熟薰風習習逝水滔滔鷓

鴛森松鶯啼竹觀音勢至文殊普賢有願

必從無刹不現正當今日人天會上還有得

見底麼如無聽取崇寧老從頭說向公上

堂匣中寶劍袖裏金鉞時節既彰莫辭拈出

擊開關鎖新舊藤今他跳出生死門驀過

荆棘路人人似生師子箇箇如活大虫休教

著布過他州直待還鄉衣盡歸 上堂舉世專在摩竭陀國為眾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代為我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名眾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大都事不獲已纔方成箇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得釘釘却室門教伊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遮相做教不見道若不傳法度眾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後晦處連漪之天寧示微疾書偈曰弄罷影戲七十一載更問如何回來別賽置筆儼然而逝茶毘收設利靈骨建塔奉藏臘五十二

漳州龍牙宗密禪師豫章人虎丘隆禪師游方尚及親見 上堂曰休把庭華類此身庭華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

福州雪峯有需禪師興化莆田洪氏子 上堂曰山僧尋常不欲潑水向諸人耳裏撒砂向諸人眼裏何故水若入耳終壞耳根砂若人眼必為眼翳若是皮下有血漢聞恁麼道便好營地去若能如是三世諸佛覓他蹤跡不得十聖三賢階級他不得一大藏教說他

不著為甚麼如此只為他聖凡情盡數量管他不得於衲僧分上早不著便了也那堪向老胡口頭或將涕唾向口中啞啞如人患瘡喫鹽梅相似雖則一期引發津液豈知他日抵債去在 福州東禪祖繼從密禪師汀州人也 上堂

曰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身落荒草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郡之萬齡人族畢大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為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為自懺耶為他懺耶若自懺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游方造泐潭足繞鐘門潭即呵之擬問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床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托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桑梓

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遁預遣吏候于道故不得辭受請日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為我免得麼若無不免特錯就錯便下座師凡見僧來必叱曰柳栗未擔時為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

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雲見桃華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沐浴陞堂說偈遺眾脫然示寂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窗冷驚起泥牛耕白雲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江州圓通圓機道是禪師世稱古佛興化仙遊人族蔡氏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孕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還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仍作禮人大異之及官學大梁依景德寺德祥出家熙寧二年以試經得度徧往叅激皆染指親為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歷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嘯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華勢曰這迴瞞是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

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建中靖國出住灌溪三年謝去未幾居圓通以符道濟禪師之記學者嚮慕 朝廷聞其道會宰臣復為之請錫以命服與圓機號上堂曰諸佛出世無法與人只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護若有一疑如

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上堂拈拄杖示眾曰看看這箇變作執金剛神被金甲持又當門而立佛來魔來天來人來被喝云道得也又下死道不得也又下死直得釋迦勢耳彌勒攢眉自餘依草附木無主孤魂孰敢正眼覷着吐饒

素十

他氣宇如玉也是冬行夏令上堂把定乾坤照破彌伽即且從你如何道得雲龍亭會句良久曰袖頭打領腋下刺襟福嚴專使至僧問如何是把握得住底句曰巍巍石耳峯云如何是把握不住底句曰渺渺溪溪水云云則不去時如何曰三峯指天云去則便去時

如何曰一驢兩轡云恁麼則小出大過也曰舌柱上齶問如何是佛曰狗銜教書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黃鶴樓前鸚鵡洲政和二年建寧堵波于西峯之麓庵其傍明年十月九日乞旨以嫡子守慧繼席朝廷從之退藏西庵緇白愈敬四年十月九日薨忽集眾書偈已跌坐垂誡二百餘言其畧曰至道虛寂迴脫根塵光境俱忘靈機絕待真常任運寧屬去來應用無方不存格則牢關啟磔電激難通直須鐵眼頓開可以死生無間自茲訣別可葬全身三百年後當興佛事臨行一著不落見知折半破三好好薦取隨

般拊膝一下端然而逝世壽六十有八僧臘五十門人如其誠奉全身入窣堵波有聚師平日所遺鬚髮者火之收設利甚富郡守上其事謚妙空之塔

素十

慶元府二靈知和庵主蘇臺玉峯人族張氏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蘇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深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四明遂留中峯有

僧來禮拜師曰近離甚處云天童曰太白峯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箇在云却請庵主道師却作斫額勢僧擬議便打師則教志高少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目眎霄漢為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藉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俗子者交契盟交至師竟不出正言陳公關書堂為庵延師咨參居三十年殊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右一日歲於人以倡道之宣和七年四月十二跌坐終于此山陳公嘗狀師行實及示寂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授子廣鑑行瑛禪師法嗣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郡之餘姚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拔削習毘尼因觀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素謁承天英天童交白牛卿保寧璣佛鑑懃龍門遠死心新三祖宗洞山微皆有機語始至授子鑑問鄉里甚處云兩浙東

越曰東越事作麼生云秦望峯高鑑湖水關曰秦望峯與你自己是同是別云西天梵語此土唐言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上堂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堪嗟古人素十心難與今人說話與時人同意與時人別語同人盡知意別少人別今人不會古人意今日教我如何說直饒會得寒山意秋月碧潭猶未徹如何得徹去此夜一輪明皎潔縱目觀瞻不是月是箇甚麼吐上堂舉德山托鉢話乃曰棚頭鼓未鳴部樂未抹槍竿未運

伎倆著忙出定場懺懺便回去一段最光揚
室中嘗問僧三箇索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越
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對酌諸
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漳州大瀉海評禪師 上堂曰燈籠上作舞
露柱裏藏身深沙神惡發崑崙奴生喫喝一

喝曰一句合頭語萬劫墮迷津
象田梵卿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持禪師郡之盧氏子莊素俗為
僧徧造禪關晚謁象田始悟心要 上堂曰
休將碧落中秋節來並曹溪無相月今淡非
關玉兔光虛明直透銀蟾穴圓不圓缺不缺

一道靈光無間歇照人何處不分明直下承
當眼添眉本無生亦無滅只有休心最親切
採石江頭弄影時謫仙到此空顛蹶咄 上
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
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僧問中秋
不見月時如何曰更待夜深看云忽若黑雲

未散又且如何曰爭怪得老僧

紹興府石佛蓋禪師 上堂曰一葉落天下
秋一座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
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浸下座
黃龍死心悟新禪師法嗣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臨江人族龔氏少
依禪居寺十七試經得度歷參名宿後契機
於死心執侍十有四年以大法託之心去世
師跡晦而價愈崇宣和中開法隆慶次補禾
山 上堂舉拂子曰看看只這箇在臨濟則
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曾洞則偏

正叶通在為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
唯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
得個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
死則霄壤有隔且起越生死一句又作麼生
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上堂死心先師
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

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或謂唯此一
事實若也恁麼殊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
麼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
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
休卜度

臨安府崇覺空禪師姑孰人也 上堂曰十
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裸裸赤灑灑洩洩可
把遂舉拂子曰灌溪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
流賣怪怪道我解穿真珠解玉版過亂絲卷
筒銷姪坊酒肆尤合與臺虎穴魔宮那叱忿
怒遇文王與禮樂達禁紂逞干戈今日被崇
覺觀見一場懺懺 上堂崇覺門下莫有體

悟三空心明八解底衲僧麼若無則辜負已
靈若有喚未與崇覺提鞋拄杖便下座
漳州上封祖秀禪師常德興陽何氏子 上
堂曰枯木巖前夜放華鐵牛依舊卧煙沙僕
家鞭影重拈出擊拂子曰一念回心便到家
遂喝一喝下座

嘉州九頂寂惺慧泉禪師成都靈泉人族張
氏自幼業儒嘗從真覺勝禪師游有省即辭親
師中江資教希則崇寧改元得度學楞嚴踰
三祀既極其要南下謁玉泉勤大洪恩谷隱
顯未能深到聞死心受晦堂屬耐其門庭壁
立多詬罵諸方即往謁踰數年未能徹證令

親慧宜首座一日與宣食餐次偶舉公安二
聖嘗遺履長數尺於富室倉廩間事及于祿
射利網捕偷兒等輩禱之皆遂其志豈正直
所用心哉宜不答師辯不已宣以筋揮之即
領悟曰今日食餐方得其味心聞然之後笑
謂師曰吾老矣欲得一孝順子分付活計奈
汝兄弟頻來反倒何云不覺射羿弓何以報
深德心復笑曰賊賊中侍六載以母老西歸
初受香於廣漢之龜山成都之保福繼四董
名利 上堂曰若論此事譬夫望中秋月色
十分圓滿正當滿時缺向甚麼處去泊乎十
六十七漸漸復缺圓滿之相又却向甚麼處

去若云月體本無圓缺我信是人未識其月
學道之人亦復如是正當迷時悟向甚麼處
去及乎悟後迷却向甚麼處去若云本無迷
悟我信是人未達其道還委悉麼百尺竿頭
天欲暮急須進步問曹溪 上堂昔日雲門
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

素十

十三

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寒喫飯句
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
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
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連且如何是九
頂為人處 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未審意旨如何曰風暖鳥散碎日高華影重

問如何是無生路曰五里復五里云向上還
有事也無曰一步一徘徊紹興乙丑九月十
六沐浴淨髮書偈囑累已復曰叢林事例今
則為昔趙州道底好屈好屈侍僧曰和尚五
十年手段至此當如何師曰明破即不中擲
筆叉手而逝茶毘談利五色門人合靈骨塔

于寺之西原壽六十有七臘四十有三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庵主漢州人遺其氏
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節
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士夫俊衲
得其言必珍藏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
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

疑必詭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窰印
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矣
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
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文之
以祭賊笑而不荅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
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後我以壽則陰陽之

失之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
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
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上同諸佛之真
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
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坤未足以為大
磊磊落落無罣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

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
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
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筋飢食
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伏
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
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

素十

十四

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
僧觀師見佛不拜歌蓮問曰既見佛為甚麼
不拜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
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
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
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餒魚

驚去不索性去只管向人說師聞偈笑曰待
兄來證明耳今通告四衆衆集師為說法要
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
免開墳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
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
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

目師取塞岸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
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
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
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
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跌坐如生道
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莫

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衆奉設利靈骨
建塔于青龍壽七十二臘五十三

嚴州鐘山道隆首座桐廬董氏子於鐘山寺
得度自游方所至耆衲皆推重晚抵黃龍死
心延為座元心順世遂歸隱鐘山慕陳尊宿
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鬻數簍自適人無

素十

十五

識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
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云如
何是無諍三昧師便掌
揚州齊諡首座本郡人也死心稱為飽參諸
儒屢以名山致之不可後示化於潭之谷山
異跡頗衆門人嘗繪其像請贊為書曰箇漢

灰頭土面尋常不欲露現而今寫出人前大
似虛空著箭怨怨可憐人間三尺絹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均女也幼聰慧長
婦丞相蘇頌之孫佛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
髮父難之遂清修因看法界觀頌有省連作
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
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
次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
了了徹真宗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
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消領分
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見知其
所得便問常帝菩薩貴却心肝教誰學般若
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
異無陰陽地上生箇甚麼曰一華五葉復問
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和尚惜取
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
然之於是道教籍甚後為尼名永久挂錫姑
蘇之西竺繼白日夕師問得其道者頗眾俄
不疾書偈跌坐而終有明心錄行於世佛果
禪師為之序靈源佛眼皆有偈贊之
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法嗣
舒州真乘靈峯慧古禪師郡之宿松人族頌
氏早年誡經得度首謁靈源源令看疎山造塔
話倏然領契源難之無美由是知名出住真

乘運光孝淨光二刹 上堂遂諸路化主大
乃曰梵語比丘此云乞士何謂乞士上從諸
佛乞法以資慧命下從檀越乞食以資色身
乞食資色身也則千門萬戶貴賤隨緣折我
便之體益他人之善乞法資慧命也則三緣
位坐寂照凝神內忘智照之勤外息大患之
本備然與羣有永分泥爾與太虛同體更有
一人亦不大智上求亦不大悲下化當堂不
正坐不赴兩頭機在凡凡莫能測在聖聖莫
能知十方放不得三世莫能該且道喚渠作
甚麼即得龍向洞中啣雨出蝶從華裏抹香
婦 上堂瞻仰尊顏巾子峯寂然不動證圓
通善財別後無消息落日樓臺一笛風船興
丙辰八月十九示寂塔于黃巖之方山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七閩長溪人族姚氏
幼得度受具游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有
老宿居几右閱華嚴金師子章師旁跡至一
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因疑之會海印
為崇徒請益罷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
始知沙界一微塵師猛省通夕不寐迨曉語
老宿宿曰吾不如汝然可謂東林總必了子
大事師至東林總已歸寂乃依死心久之往
叅靈源於黃龍留三年源每以向上事激之
無所湊泊偶讀古洞山錄豁如也作偈曰微

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
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真乘應上封之命遷
道林退歸閩中居大衆乾元靈石鼓山 上
堂曰達磨未來懷藏至寶頂髻有珠達磨既
來卞和則足楊朱途窮來與未來何處得這
箇消息還知麼擬議之間知君罔措 上堂
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
鼓雲天淡想像毘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
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
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
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
處皆同真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
連根苦紹興間說偈遺衆泊然示寂
隆興府黃龍通照德達禪師郡之靖安人族
胡氏師生有龐眉年十七從上藍晉禪師下
髮往依靈源即明深旨宣和初江守徐公任
道請居天寧三年遷黃龍六年 詔住京師
天寧 皇叔祖仲恭表 賜命服師名 上
堂舉夾山境話師曰法眼徒有此語殊不知
夾山老漢被這僧輕輕撥著直得脚前脚後
設使不作境話會未免猶在半途 僧問人
天普集龍象交恭學人上來請師說法曰枯
木無橫枝鳥來難措足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南昌人族徐氏少依化

度善月圓顧登具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衆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割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淡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

源見乃曰是子識行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名士夫爭挽應世皆不就政和末大帥張公司成以百丈堅命開法師不得已始從上堂舉大隨劫火洞然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麻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潭開事引得游人不肯

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閑見強針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芒鞋竹杖走紅塵云如何是賓中主曰十字街頭逢上祖云如何是主中賓曰御馬金鞭混四民云如何是主中主曰金門誰敢擡眸觀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

又若何曰昨夜霜風刮地寒老猿嶺上啼殘月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泉南人族莊氏冠游京師於天清寺試經得度至三衢謁南禪雅禪師次依東吳定慧式禪師通華嚴奧妙聞靈源開法太平道鳴四方即往造值夜祭

適中其病遂猛省投誠入室源鍛以差別機智且戒其緘默餘十年辭謁佛鑑命分座舒守孫公傑以甘露請開法後從天寧上堂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為甚麼跳不出良豎之門多病人因甚麼不消一割已透關者更請辨看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鏈聊且安置

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離內竹抽籬外笋澗東華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僧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為甚麼眉鬚墮落曰貓兒會上樹云早知如是終不如是曰惜取眉毛問如何是衲衣下

事曰天旱為民愁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絕毫絕釐云出世後如何曰填溝塞壑云出與未出相去幾何曰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奄然示寂闍維日皇帝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藝香羅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馳

還上見大悅而京城傳為盛事

信州博山無隱子經禪師歲旦上堂曰和氣生枯枿寒雲散遠郊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交諸禪德龜文露處文彩已彰便見一年十二月月月如然一日十二時時時相似到這裏直似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自從曠大劫

來未嘗異色還見麼其或未然且徇張三通節序從教李四鬢蒼浪隆興府百丈以栖禪師興化人也上堂曰摩騰入漢達磨來梁途轍既成後代兒孫開眼迷路若是箇惺惺底終不向空裏抹華波中捉月謾勞心力畢竟何為山僧今日已是

平地起骨堆諸人行時各自著精彩看邵州光孝曇清禪師上堂曰殺父殺母佛前懺悔赦佛赦祖不消懺悔為甚不消懺悔且得冤家解脫温州光孝德週禪師信之上饒人族璩氏於景德尊聖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靈源聞舉

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源許之自爾名流江浙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十聖不能傳萬靈咸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只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出上堂回互不回互覩見沒可覩透出祖師關路斷入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華流水知何處紹興甲戌九月十三集衆說偈而逝

黃龍草堂善清禪師法嗣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金陵人族趙氏少依覺印英禪師為童子英移居泗之普照適淑妃擇度童行師得圓具久之辭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

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華彩鳳銜夜半天明日
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淨器之師自以為礙
棄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
晚茶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
丈堂望見即為印可初住曹山次遷廣壽黃
龍 上堂曰舉箇古人因緣問閣黎閣黎不

素十

下

得作古會若作古會失却當面眼舉箇即今
因緣問閣黎閣黎不得作今會若作今會障却
閣黎本來眼假饒不失不障非古非今猶是
藥病相治止帝之說只如透脫一句閣黎還
道得也無若道不得直待羅漢深談實相
即向汝道 上堂眼見色時耳便聾耳聞聲

處眼無功朝來不耐靈禽報樹上楊梅似火
紅 上堂雷教震地室內不聞天鼓游光攬
不盈手靈利漢直下便了何須撞入膠盆若
更問龜毛有幾莖免角長多少直饒你一鏤
鏤斷雲山我亦不向汝道 上堂黑漢賣炭
不識秤上星狂了疑頭將謂頭在鏡忽然省

悟非邪非正山河大地久成正覺釋迦老子
未有佛性 上堂少林冷坐門人各說異端
大似衆盲摸象神光禮三拜依位而立達磨
云汝得吾髓這黑面婆羅門脚跟也未點地
在 上堂石人問枯椿何時發華枯椿怒
石人何得口吧吧石人呵呵笑枯椿吐異葩

紅霞輝玉象白玉碾金沙借問通玄士何人
不到家

台州萬年雪巢法一禪師太師襄陽郡王李
公遵勉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
老僧至而產師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
欲官之不就將棄家事長蘆慈覺禪師翁弗

素十

王

許母曰此必宿世沙門願勿奪其志未幾慈
覺沒大觀改元禮靈巖通照禪師祝髮登
具依憑十年迷悶不能入圓悟禪師住將山
見曰此法器也悟奉 詔徙京師天寧師侍
行靖康末自天寧至疎山一語之及大法頓
明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公考脩請居延福

後四遷巨剎 上堂曰衲僧正法眼照破鐵
圍山四方并八面尖角更圓圓雙推轟法鼓
一擊透玄關乾坤收不得留與後人看既是
乾坤收不得後人作麼生看要會麼門庭開
處無施設松檜風生助寂寥 上堂拈拄杖
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煙不斷

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
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
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
常用箇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仰
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觸腰前大海波
濤沸二十八年春退席長蘆歸天台萬年之

觀音院繞決日忽示微疾屬門人具龕釘內
至三月四日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
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跌坐別衆
曰吾不能聽諸方來此寐語即自扁鑰有項
主事今匠者啓龕捫之肉猶未冷八日塔於
觀音院之後臘五十二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禪師本郡人族陳氏十
四國頂即游方徧謁諸老晚契悟於草堂紹
興癸酉開法雪峯受請日 上堂曰俊快底
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
喜不動則箇箇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
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

出從前有院不肯住而今住從前嫌佛不做
而今做從前嫌法不肯說而今說出住不住
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佛空王佛耶
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彌勒佛耶說底又是甚
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出世間
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出世

素十

三

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只這箇帶累殺人師
曰雲門尋常氣宇如王作恁麼說話大似貧
恨一身多山僧即不然只這箇快活教人何
故大雨方停屋裏坐業風吹又遠山行然雖
如是也是乞兒見小利且不傷物義一句作

麼生道 上堂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趂趂翻
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俊哉俊哉快活快活一似十七八歲狀元相
似誰管你天誰管你地心王不妄動六同一
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自在自在快
活快活恰似七八十老人作宰相相似風以

時雨以時五穀植萬民安堅起拄杖曰大眾
這兩箇并山僧拄杖子共作得一箇衲僧到
雪峯門下但知隨例餐鉗子也得三文買草
鞋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僧問和尚未見草
堂時如何曰江南有云見後如何曰江北無
成寅三月十三示寂於東庵壽六十三臘四

十八

慶元府育王野堂普崇禪師本郡人也 示
衆舉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
風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祖師出氣出來
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風動幡動既是風
幡又向甚麼處著有人為巴陵出氣出來與

素十

三三

雪竇相見師曰非風非幡無處著是風是幡
無著處遠天俊鶻悉迷蹤踞地金毛還失措
阿呵呵悟不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
寒江雨

青原惟信禪師法嗣

潭州梁山惟禪師 僧問大東雲臻請師開

示曰天靜不知雲去處地寒留得雪多時云
學人未曉玄言乞師再垂方便曰一重山後
一重人

成都府正法希明禪師漢之綿竹人弱冠從
馬谿廣禪師下髮登具南遊至夾山依曉純
禪師咨叅有省棄謁芙蓉楷梁山歡歡指見

青原師抵青原一日原入室舉拳以示師契
悟原附而印之踰年歸隱故居郡守以延祚
補處次遷彭之曲尺 解制上堂曰林葉紛
紛落乾坤報早秋分明西祖意何用更馳求
若恁麼會得始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
脫門元無關鑰彌綸宇宙偈塞虛空量不可

窮智莫能測若也未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
百劫薰功十生煉行徒自疲苦了無交涉若
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動靜施為經行坐
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云乎迷生寂亂
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如是則誰迷
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見觀大觀
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肯承當心月孤圓
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使菩
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僧
今日幸值衆僧自恣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
得先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為今時少閑
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

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
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
祖庵主者不知何許人也見青原之後縛屋
衡嶽間餘三十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
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已饑一補饑
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貓兒由是衲子披榛
扣之無盡居士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
于此山

素十

三三

昭覺紹覺純白禪師法嗣

成都府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潼川飛鳥人族
王氏少為進士有數嘗畫桷溪水為戲至夜
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

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
戒後隨衆咨叅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
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
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云這箇又作麼生師
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游至京師歷淮浙晚
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捩子難
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捩子祖
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
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
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
只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
為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云你但直下

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只是未請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秋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潭海底行向所得之語告之祖曰吾嘗以此

素十

三

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云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為小叅復以頃送云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教薦著遂出住長松還保福

信相 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曰我與你說箇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其六窓中有一箇獼猴外有人喚云狂狂獼猴即應如是六窓俱喚應仰乃禮拜却云適來蒙和尚指示某有箇疑處曰你有甚麼疑云只如獼猴睡時又作麼生邑下禪床把

住曰狂狂我與你相見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箇譬喻中邑大似箇金師仰山得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聞喜心中未免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賊便下座 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

團積不得如何是這團積曰井欄層大滿祖瑋禪師法嗣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本郡人族呂氏年二十二於村落一富室為校書偶游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冠圓具一鉢游方首

茶寶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湖謁永安

喜真如詰德山繪造詣益高迨抵大滿滿問

上座桑梓何處曰西川云我聞西川有普賢

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云白象

何在曰小牙已具云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

繞禪床一匝滿云不是這箇道理師趨出一

日滿為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

劍麼僧豎起拳滿云某刀子僧云爭奈受用

不盡滿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

劍麼師亦豎起拳滿云也只是某刀子師曰

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臂築之滿云三十年

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罵庵於舊址應

四衆之請出住報恩等刹厭於世務結茅賴

姚曰慧目竟終老焉師道望顯著行解相應

又以慈忍接人為士大夫者衲宗仰 上堂

曰龍濟道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

悟人只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箇甚麼

出 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

僧遂擲下一塊柴云一大藏教只說這箇後

來真如詰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

宿說話是同是別山僧即不然豎起拂子曰

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奉行 室中

問崇真禪頭如何是你空劫已前父母真領

悟云和尚且低聲遂獻技機頃云萬年倉裏

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

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為印可一日與黃提刑

奕碁次黃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十著萬著

則故是如何是那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黃

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

師住持三十餘載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

書偈趺坐而化關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

皆雨設利道俗斂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

于慧目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 上堂曰古者

道識得凳子周匝有餘又道識得凳子天地

懸殊山僧總不恁麼識得凳子是甚麼閑家

具 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

一項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鬧八十七春老

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未了梅梢

雪重言訖下座扶策行數步屹然而化

兜率真寂從悅禪師法嗣

撫州疎山了常禪師 上堂曰等閑放去佛

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

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槌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僧問如何是疎山為人底句曰懷中玉尺未輕擲袖裏金鉗劈面來隆興府兜率慧照禪師南安郭氏子 上堂曰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兜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道者心安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煙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良久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 開堂日僧問如何是第一義諦曰槌下分付云第二義門又作麼生曰千家簾幕春光在幾處園林秀色新

法雲佛照果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辨禪師 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鑽天鷄子遠天鵲不度火不度水不度爐離弦箭發沒迴途直饒會得十分去笑倒西來碧眼胡

東京慧海儀禪師

上堂曰無相如來示現

身破魔兵衆絕纖塵七星斜映風生處四海還歸舊主人諸仁者大迦葉靈山會上見佛拈華授機微笑須菩提聞佛說法深解義趣涕淚悲泣且道笑者是哭者是不見道萬派橫流總向東超然八面自玲瓏萬人膽破沙場上一箭雙雕落碧空 上堂舉鴻山坐次

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祇對滿口一粥一飯仰曰前面有人不肯又作麼生滿口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滿口曰達人不得錯舉師曰自古及今多少人下語道嚴而不威恭而無禮橫按拄杖豎起拳頭若只恁麼却如何知得他父子相契處山僧今日

素十

元

也要諸人共知莫分彼此我無殊因魚止療病鳥棲蘆遠巡不進泥中履爭得先生一卷書

西蜀鑒法師者遺其氏里幼為苾芻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適至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

頗通百法照曰只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憐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寤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衆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

衆賣華芳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未終不與時合歸去來芳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答偈曰迤述隱高峯高峯又不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講者爭依之 泐潭湛堂文準禪師法嗣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人族鄭氏世為鴻儒嘗兩與貢籍不第慨然慕丹霞祝髮受具浮峽而下謁名宿於諸席後至泐潭潭方自吳中回首衆一日普說衆集潭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

素十

元

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頷悟潭對衆為印可於是道聲四播去游淮浙未幾旋豫章廬於泐潭之前嶂目曰典牛庵出住雲蓋從雲巖 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割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邀 上堂馬

祖一喝百丈蹉過臨濟小厮兒向糞埽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 上堂象骨輓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棗口事出急家門 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

潭州三角智堯禪師 上堂曰捏土定千鈞秤頭不立蠅箇中些子事走殺嶺南能還有薦得底麼直饒薦得也是第二月 文殊宣能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瓊禪師受請日 上堂曰作家

榜龍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為甚麼從東過而
自代曰後五日看

慧日文雅禪師法嗣

隆興府九仙祖鑑法清禪師嚴陵人也上

堂曰萬柳千華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
談不二虛空藏動着微言徧九垓笑哈哈且

道笑箇甚麼笑覺荒脚跟不點地 上堂自

古至今叢林道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墮落

大衆會麼萬仞崖頭曾借路百千禪侶盡生

疑只因滿眼多巉嶮不識天然却問誰家

上堂舉睦州示衆云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

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忘却

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覺

苑下箇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

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

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

兩手按空下座 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

曰惺惺寂寂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寂寂

惺惺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惺惺惺惺云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寂寂寂寂云學人今

日買鐵得金去也曰甚麼處得這話頭來

師度夏池之天寧以伽梨覆頂而坐侍郎曾

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云與此間

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
州否曾問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
人道

平江府覺海法因庵主郡之嵎山人族朱氏

年二十四被縋服進具游方至東林謁慧日

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擬對曰曰不是不

是豁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挑華開華從何處

來靈雲繞一見回首舞三臺曰曰子所見雖

已入微然更着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

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建炎中盜起江

左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命居縋白繼踵問道

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

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龍牙梵言禪師法嗣

筠州洞山擇言禪師 僧問如何是十身調

御授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曰腳跟下

有七穿八穴

道林了一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 上堂舉

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

師曰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

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

麼生是知有底人喫官酒卧官街當處死當

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嘉泰晉燈錄卷第十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一

史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編

南嶽第十四世揚岐三十三世

五祖法演禪師法嗣十八人見十二人

舒州太平佛鑑慧勲禪師

東京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

新州五祖表自禪師

新州龍華道初禪師

漢州無為泰禪師

元禮首座

普融知藏

法閣上座

舒州大明因禪師
舒州海會慧宗禪師
舒州安軍頂崇才良禪師
舒州天目齊禪師

舒州太平處清禪師
嘉州義普延福禪師
語未見

瑯琊永起禪師法嗣一人

金陵俞道婆

南嶽第十四世揚岐三十三世
五祖法演禪師法嗣

舒州太平佛鑑慧勲禪師郡之懷寧人族汪氏壯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志祖不為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往及悟在金山染疾因懷過歸白雲方大徹證師忽至意欲他適悟勉令挂錫且

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問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高聲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令

主翰墨與圓悟語次悟舉東寺問仰山索珠話至無言可對無理可伸處曰既云收得遠索此珠却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師曰東寺當時索一顆仰山當下傾出一桮棬悟曰兄向時安有此語耶相笑不已明年謁太平清禪師命為第一座會清之黃龍以師繼之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堪服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西瞿耶尼東弗于逮於此觀得可謂妙圓超悟只在如今其或未然遂指問話僧曰且看這僧敗關已乃曰問話

且止何必紛紜不見道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況祖師心印諸佛本源千聖悟由群生性命非中外不滅不生不生在凡無增無減彌綸天地混茫太虛而不知其大鼓燮陰陽陶鑄萬物而不宰其功浩浩然不可以語言造昭昭然

不可以寂默通語言求之翻成諍論寂默求之墮於斷滅到此唯聖與聖乃能共知以何為證豈不聞我大宋仁宗皇帝有修心偈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理密印由來妙理深敢問諸人如何是真如之性如何是

密印妙理假使目連驚子無礙辯才到此也須亡鋒結舌唯有山僧今日幸逢快便為國開堂得路便行豈畏旁觀笑怪舉拂子曰看豈不是諸人真如之性豈兩指曰豈不是諸人密印妙理於斯薦得同報國恩其或未然別容理論謝後舉二祖安心話遂曰覓心不得乃安心悟了爭如未悟深萬丈寒潭秋月白一殼雲外老猿吟積塵成嶽削鐵成針少室山前無異路遊人來往自崎嶇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鶯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遑祖師開後子空認山河作眼睛

上堂日日西沉日日日上若欲學善提
擲下拄杖曰但看此榜樣 上堂鐵非至寶
鐸太阿而價直萬金心是塵緣悟真空而頓
超十地所以道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
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移南作北一任
縱橫坐斷十方一句作麼生道龍袖拂開全
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五祖周祥上堂去
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
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峰頂上紅
日繞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麗水犀太平家
業在千古襲揚岐 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
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
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
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
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
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
遊子不歸家縱歸只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
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華落地無
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 上堂舉僧
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
在甚麼處峰以拄杖一畫云在這裏雲門云
扇子踣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
鯉魚打一棒兩似盆頓此二老宿一人向陸
地行船一人向針鋒走馬同時同日到長安

其中一箇最尖要 上堂八月二十五有賓
兼有主輒出雪峯毬打動禾山鼓天帝釋搖
頭大梵王作舞不透上林關未敢輕相許空
生不解此家風惹得巖前華似雨 上堂舉
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
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
仰拈匙把筋抵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
瞥地去也不可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
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洩不通已露藏
靈利衲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 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
云弓折箭盡時如何曰一場懨懨 問不與
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曰拶破露柱云歸鄉
無路時如何曰王程有限云前三三後三三
又作麼生曰六六三十六 問承聞和尚親
見五祖是否曰鐵牛齧碎黃金草云恁麼則
親見五祖也曰我與你有甚冤讎云只如達
磨見武帝意旨如何曰胡言易辨漢語難明
云為甚悽悽暗渡江曰因風借便 問如何
是主中賓曰進前退後愁殺人云如何是賓
中主曰真實之言成妄語云如何是賓中賓
曰夫子遊行厄在陳云如何是主中主曰終
日同行非伴侶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
乘事若何曰大斧斫了手摩挲 問即心即

佛即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曰昨日有人問
老僧不對云未審與即心即佛相去多少曰
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云忽被學人
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曰你家在甚
麼處云大千沙界內一箇自由身曰未到
在更道云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
不分去也曰未為分外 室中以木轂子六
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繞入擲曰會麼僧擬不
擬即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示眾曰祖師
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
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
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奉為諸人注破
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
舊停筆而化火後門弟子奉靈骨設利塔于
本山
東京天寧佛果克勤禪師彭之崇寧人族駱
氏世宗儒師犀顱月面骨相不凡幼日記千
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
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
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
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鼓
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
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
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

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鑒信大滿詰黃龍心
東林總念指為法毘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
派屬子矣最後見白雲盡其機用祖皆不諾
且訶曰汝欲了生死大事何以意氣得耶師
不顧趨出抵吳中已而復還祖迎笑曰吾望
子久矣即命入侍司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

祖作禮問佛法大意祖曰不見小艷詩云頻
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使者惘然
師旁侍竊聆忽大悟立告祖曰今日去却膺
中物喪盡目前機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
輩所能造詣吾助汝喜師述偈曰金鴨香囊
錦繡幃笙歌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

只許佳人獨自知由此所至衆推為上首崇
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
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再出蜀次荆南會
無盡居士張公商英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
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名政和
中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名振京

師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建炎
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
師改雲居久之後領昭覺上堂曰通身是
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
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
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油

域中日月縱橫挂一巨晴空萬古奏上堂
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震耳觀如
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
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實王剎海不是神通妙
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頻開直是十方
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

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
屑皆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
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
已後俊鶻越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
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
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十

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閑梨老僧也無
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
在千峰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
聚會本來身不昧箇箇學無為頂上用鉗鎚
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劍
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

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
莖草甚是奇特然雖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
上開且如何是向上開鑄印築高壇上堂
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
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却鼻孔直饒收拾得
來已是千里萬里只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

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
堂舉步越東勝身退身入西瞿耶回首望北
鬱單捏拳觸南閻浮淨地裏看是箇沒量大
人正眼觀來猶是麻滓麴末須知四維上下
無邊香水海不可說浮幢王剎捏為微塵一
一塵中現無邊身說無量法猶只是順機教

看窟寵著楔而况提向上鉗鎚用作家爐鞴
便是徧界德山有棒無下手處徧界臨濟有
喝無唇口處徧界金色頭陀有定力無容身
處正當恁麼時驀然有箇承當擔荷得趣向
得行履得且道向甚麼處著渠山僧有箇著
處待說又恐成露布擬不說又却辜負當機

說與不說一時拈却最後一句放開話會去
也青松下明窻內玉殿珠樓未為對衲帔蒙
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委恁麼天台華
頂秀南嶽石橋高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
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騰落第三句薦得虎
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

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
句作麼生道生涯只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
五湖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曰推
不向前約不退後云未審還有過也無曰坐
却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云
這箇是境那箇是法曰却被閑梨奪却槍

問古人道柳乘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峯
去未審阿那裏是他住處曰騰蛇纏足露布
遶身云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曰却須裁
斷始得云此回不是夢真箇到廬山曰高著
眼問不歷化城便登寶所時如何曰滿眼
本非色滿耳本非聲云親到寶山空手回時
又作麼生曰入蒼田不揀問勿謂無心云
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如何是一重關曰十
重也有云如何是關中主曰放過一著云作
何面目師便喝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
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
何是道林境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梯入
赤沙湖云如何是境中人曰僧實人人滄海
珠云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曰且
莫亂道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山僧有眼
不曾見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關梨問得
自然親云如何是人境俱奪曰收云如何是
人境俱不奪曰放問玄沙不過嶺保壽不
渡河未審意旨如何曰直超物外云雪峰三
度到投子九度到洞山又作麼生曰別是一
家春云恁麼則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曰
一任十度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
透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云只如樹倒藤枯
滿山為甚麼呵呵大笑曰愛他底著他底云

忽被學人揪倒釋床物折拄杖又作箇甚麼
伎倆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無邊身菩薩
為甚麼不見如來頂相曰有持恁麼有時不
恁麼云如何是和尚頂相曰錯僧禮拜師曰
果然果然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
收不得曰金剛手裏八棱棒云忽然一喚便
回還當得活也無曰驚子目連無奈何云不
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曰放下雲頭云忽遇
其中人時如何曰騎佛殿出三門云萬象不
來渠獨語教誰把手上高峰曰錯下名言紹
興五年八月已酉示微恙跌坐書偈遺衆投
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
昭覺之側壽七十有二臘五十有四六年三
月謚曰真覺塔曰寂照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蜀之臨邛人族李
氏為人嚴正寡言年十四圓具常依毗尼師
因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
問講者莫能對遂南遊江淮首參真覺勝禪
師無契棄依太平事祖數載因丐於廬州偶
兩足跌仆地煩憊問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
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侍祖
祖見師凡有所問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
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每咨決於
元禮首座禮一日見師欲訴意遽引師耳緯

國旌旋行旋告之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憑公
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
日曲折耳後典賓海會兩夜讀傳燈錄至破
龜墜因緣忽撥火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
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
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
過圓悟聞之問曰青林般土話古今無人出
得你如何會云也有甚難曰只如他道鐵輪
天子案中旨意作麼生云我道帝釋宮中放
赦書悟喜曰遠兄便有活人句祖亦然之自
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
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場
尤振學者爭集逾十二年初居和之褒壇
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及紫方袍
堂曰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
地雪埋庭柏水鏤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
入他家齋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
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
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
死要道墮坑落壑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
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吐
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
盆紅大衆時人為甚麼坐地看揚州鉢盂
柄新醞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

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蛇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 上堂面前過便知是張三李四背後過為甚麼却不見

壁這邊便見條臺倚子壁那下為甚麼分疎不得咫尺之間尚爾況十方世界耶參學人若不明此當知參學事卒未在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矣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

習氣是妙用至於擎叉打地豎拂敲床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為人不為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拖張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椿搖櫓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

不壞曰黑漆桶裏黃金色 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真如何是道曰頂上八尺五云此理如何曰方圓七八寸 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 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

代曰露柱證明閒開靜板教師乃曰據款結案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書雪前一日飯食訖跌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堂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于靈光臺側壽五十四臘四十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歛溪汪氏子也壯為道人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二年次參涌泉誠子湖覺開先暹羅漢英三祖宗太平清鍾山佛慧圓通

法鏡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徹法源大觀中潭師席公震請住開福杓子景從上堂曰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難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亦滿溪又

道毗藍園內右脇降生七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却掌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為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注脚良久曰天生便兩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 上堂徧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大愚癡曠劫至

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 上堂摩竭正今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挈錫辜負平生煉行灰心透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穀兩穀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

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人從汴州來不得東京信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人天合掌云出水後如何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云如何是意到句不到云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云如何是意句俱到曰大悲

不展手通身是眼睛云如何是意句俱不到曰君向瀟湘我向秦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加趺而逝十一聞維獲設利五色歸藏于塔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本郡人族郭氏於乾明

寺剃染編扣禪高晚謁五祖聞舉首山荅西來意語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到顛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文野狐話又作麼生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久之辭歸住青溪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

甚麼肩負兩楹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云伏惟尚事師詔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勸理前語問之師又手揖曰機破師後遷九頂道播閣中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

史一

十三

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示衆機語未見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閻之玉山人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咸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

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見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擎拳繞禪床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只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

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則好只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及到見師來便問即心即佛非心非佛

睦州擔板漢南泉新菴兄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紫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云不是却如何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云望和尚慈悲指示曰你看他道紫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

道看狗向紫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紫胡結舌無言老僧鈴口有分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只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者蓋只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

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為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高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

史二

十四

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師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上堂曰夫參禪至要不出箇最初句與末後句透得過者參學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

須會有情說法與無情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床床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

師若不到恁麼田地只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闍老子未放你在有則出來大家證據若無不用久立珍重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趨趨賺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

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踉蹌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只將言句以為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只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來且道具

史三

十五

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個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真得其髓只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之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已田園任運耕

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上堂舉雪峰普請自負一束藤中路見一僧來便拋下僧擬取次峰便路倒歸舉似長生曰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休去雪竇云長生大似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與一踏師曰雪峰一踏別傳教外

雪竇一踏千古無對長生答對失錢遭罪若人點檢得出老僧只呵呵大笑且道笑與踏是同是別良久曰參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曰你聞熱麼云聞曰且不聞寒云和尚還聞熱否曰不聞云為甚麼却不聞師搖扇曰為我有這箇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

活捉魔王鼻孔穿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中心樹子屬吾曹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一釣三山連六鼉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白曰騎牛穿市過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好云出水後如何曰好云如何是蓮華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箇好萬事一時休

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云只如這箇作麼生藏曰有甚麼難云且作麼生藏曰衫袖裏云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曰不可是鬼云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云終

日喫時未嘗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也無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云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曰庭前嫩竹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云如何是市裏禪曰六街鐘鼓韻繁繁即處鋪金世界中

云如何是村裏禪曰賊盜消亡蚤變熱謳詞鼓腹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曰問得甚當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山山水俱忘理歸何所曰山僧坐却舌頭天地點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厠只是不許人肩僧

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局了更教甚麼人局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堀口廨

院留遺誠然示寂壽七十有一臘四十有七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八月一日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獲五色者不可計瘞于定光塔之西新州五祖表自禪師懷安人初依祖令看德山小參不答話因緣未有省時圓悟為座元

師往請益悟云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五祖所示德山小參不答話悟掩其口云但恁麼看師出揚穀曰屈屈豈有公案只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詣悟禮謝悟云兄始知不欺汝又詣方丈祖迎

笑自爾日深玄奧怖祖將示寂遺言郡守守命嗣其席衲子四至不可遏師榜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若人道得即挂搭衲子皆披靡一日有僧携坐具徑造丈室謂師云某甲道不得只是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窓下安排上堂曰世尊拈華迦葉微笑時人

只知拈華微笑要且識世尊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荆棘林中舞荔枝云如何是佛曰新生孩子擲金盆新州龍華道初禪師梓之馬氏子為祖侍者有年住龍華日上堂曰雞見便闌犬見便敲殺上堂勿終日相對為甚麼却不嗔便下

座師機辯峻捷門人罔知造詣一日謂眾曰昨日離城市白雲空往還松風清耳自端的勝人間召眾曰此是先師末後句有頃脫然而逝漢州無為宗泰禪師涪城人自出關徧游諸社後至五祖告香日祖舉趙州洗鉢孟話俾

參祖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麼這僧便悟去師曰洗鉢盂去云你只知路上事不知路上滋味曰既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云你不知耶又問你曾遊浙否曰未也云你未悟在師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眾曰八十翁翁輓繡毬便下座

師欣然出眾云和尚試觀一觀看祖以手作打仗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兩白兩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只消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祖入叔師還蜀四眾請開法無為遷正法上堂

曰此一大事因緣自從世尊拈華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以後燈燈相續祖相傳迄至于今綿綿不墜直得遍地生華故號涅槃妙心亦曰本心亦曰本性亦曰本來面目亦曰第一義諦亦曰燦迦羅眼亦曰摩訶大般若在男男在女在女

曰女汝等諸人但自悟去這般盡是閑言語遂拈起拂子曰會了喚作禪未悟果然難難目前隔箇須彌山悟了易易易信口道來無不是僧問如何是佛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擬議師曰了元禮首座七閩人也依祖於白雲凡入室必

謂曰衲僧明取繚素好疑之不已一日祖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即飯遇茶即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禮路如且曰今日繚素分明矣二平祖遷席祖山命分座不就祖歸寂即他往崇寧間再到五祖僧

逆問五祖遷化向甚麼處去曰有眼無耳六月火邊坐云意旨如何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或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善法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立喚甚麼作善法僧無對禮便打後終於四明之瑞巖

晉融知藏閣之古田人遊方至五祖隨眾入室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凡有鄉僧來謁則發閨音誦偈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瞋眠且道中間說箇甚麼僧擬對即推出九

法問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云法問即不然祖以手指曰住住法問即不然作麼生於言下啓悟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華繞度禪床一匝背手挿香爐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下語

皆不契踰兩月遂問閻令試說之問曰某只將華挿香爐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瑯琊永起禪師法嗣一人

俞道婆金陵人也市油養為業常隨眾參問瑯琊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問焉者唱蓮華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

庭山忽大悟以養盤投地夫傍脫云你顯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婆應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頭努力噴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即掩問佛燈瑯琊禪師往勸之婆

見如前所問珣云爺在甚麼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云將謂有少奇特便出婆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顧安首座至便問甚處來云德山曰德山乃老婆兒子云婆是甚人兒子曰被上座問直得立地放尿安休去嘗頌馬祖不安緣曰日月面靈

光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僧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一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二

史二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臣僧正受編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三十三世

智海普融道平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

東京淨因踰庵繼成禪師

南嶽法輪達宗彥孜禪師

史三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

史二

太平州金隱妙義恭禪師

鎮江府東禪從應禪師

福州東禪從應禪師

黃州方廣明覺禪師

平江府靈敏從修禪師

寧國府雲廣教從應禪師

泐潭景祥禪師法嗣十四人見錄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

慶元府香山道淵禪師

隆興府泐潭惟足禪師

慶元府啓霞德宏禪師

建寧府開善木庵道瓊首座

景淳歲主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

福州中隆繼寧禪師

寧國府多寶寧禪師

寧國府密嚴子暗禪師

東州鳳山禪師

普照曉欽禪師法嗣一人

建寧府永安可文禪師

光孝慧蘭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蘆山無相法真禪師

青原第十四世雲門

淨慈寶印楚明禪師法嗣三人

温州靈巖德宗禪師

臨安府淨慈象禪師

福州雪峰隆禪師

長蘆祖照道和禪師法嗣十一人見錄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

沂州天寧明禪師

臨安府靈隱圓智法淳禪師

福州精嚴鳳藻禪師

慶元府華嚴清可禪師

東州華嚴清可禪師

慶元府華嚴清可禪師

建寧府興定水然禪師

法安府鳳山顯親正祖永禪師

雪峰妙湛思慧禪師法嗣十四人見錄

臨安府淨慈佛行月堂道昌禪師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

福州大吉法圓禪師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

福州石松祖天禪師

福州興成悟及禪師

福州興成悟及禪師

宣州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臨安府興成悟及禪師

雪峰圓覺宗演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鳳山道沼禪師

福州西禪慧奔禪師

香嚴海印智月禪師法嗣一人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

南嶽第十四世臨濟三世

智海普融道平禪師法嗣

東京淨因佛慈蹟庵繼成禪師素之宜春人

族劉氏冠以博學知名崇寧中人貢于宗伯

不第慨然有出塵志師仰山普禪師得度去

依雲蓋老智得其大略往扣普融深明旨要

融力稱之尋往玉泉分座名震舊京宣和六

年春詔住右街顯忠寺久而從淨因高

宗皇帝潛邸時賜御書扇面二十一事及

賜錢飯僧命陞座建炎初居天台華頂紹興

間移闔中秀峰上堂拈拄杖曰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看看富樓那穿過釋迦

老子鼻孔釋迦老子鑽破虛空肚皮且道山

河大地在甚麼處擲下拄杖召大眾曰虛空

翻筋斗向新羅國裏去也是你諸人切忌認

葉止啼刻舟尋劍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

秋從東過西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指鹿為馬

會麼珊瑚枝撐著月上堂茫茫盡是覓

佛漢舉世難尋聞道人棒喝交馳成藥忌了

亡藥忌未天真上堂崑崙如著鐵袴打一

棒行一步爭似火中釣鼈日裏藏冰陰影問

翻翻魍魎虛空縛殺麻繩上堂踞坐曰擒虎

兇判於菟坐斷千聖路頭打破群魔境界還

有如是衲僧麼時有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已

靈時如何曰一釣便上去學人會也曰休將

披地竹擬比拂雲松云爭奈上無攀仰下絕

已躬曰一任撐天拄地僧禮拜師拍禪床下

座一日同法真慈受圓悟十法師泊四禪諸

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伊蒲塞供

徽宗皇帝私幸觀之太師曾國公與焉有善

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眾問諸禪曰

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

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嘗聞禪宗一

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

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

為邪說諸禪視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

大禪師所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

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

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無義也大乘

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

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

而空或作空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

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

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云聞曰汝既聞此

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

云不聞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

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又殺消

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

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非有

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非無是無因有

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臾知我此一喝不

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

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

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

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

乃至語默動靜一切時一切處一切事一切

物契理契機周遍無餘聞者靡不歎仰皇

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

辯亦罕有也近臣奏云此宗師之緒餘耳癸

亥秋終于秀峰祥異甚衆

漳州南嶽法輪達宗考授禪師處之龍泉陳

氏子也上堂曰若是諦當漢通身無隔礙

舉措絕毫釐擺手出紅塵撥開向上竅當頭

剗定不犯鋒稜轉握將來應用恰好絲毫不

漏函蓋相應任是諸佛諸祖觀著寒毛卓豎

會麼喫茶去僧問如何是不涉煙波底句

曰皎皎寒松月飄飄谷口風云萬葉俱掃蕩

一句截流機曰點僧云到師曰借人面具舞三臺問如何是佛曰白額大虫云只如洞山道麻三斤又作麼生曰毒蛇鑽露柱云學人不曉曰踏著始驚人

衡州開福崇哲禪師邵州人族劉氏於新化廣福寺得度徧躡叢席晚見普融深得法忍

出住開福上堂曰妙體堂堂觸處彰快湏回首便承當今朝對眾全分付莫道懷家有獲藏擲拂子召侍者曰因甚打下老僧拂子上堂山僧有三印更無增減剋親面更相呈能轉凡成聖諸人還知麼若也未知不免重重注破一印印空日月星辰列下風一印印

泥頭頭物物顯真機一印印水撥轉魚龍頭作尾三印分明體一同看來非赤又非紅互換高低如不薦青山依舊白雲中僧問一水吞空遠三峰峭壁危現臺重拂拭共喜主人歸未審到家如何施設曰空手擒雙拳云意旨如何曰突出難辨

六
泐潭景祥禪師法嗣
台州鴻福德昇禪師衡陽人幼還經得度即依泐潭密授法印上堂曰諸人恁麼上來墮在見聞覺知恁麼下去落在動靜施為若也不去不來正是鬼窟活計如何道得出身底句若也道得則分付拄杖子若道不得依

而行之卓拄杖下座

建寧府萬壽慧素禪師郡之浦城人族黃氏年二十七依南峰俊禪師下髮持頭施行閱三載辭謁圓悟草堂諸宗匠尋詣寶峰頓悟心法服勤久之龍圖祖公秀實開府座以萬壽固請師不得辭上堂僧問劫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大隨云壞修山主云不壞未審孰是孰非師曰一壞一不壞笑殺觀自在師子驀較人狂狗盡逐塊復曰會麼云不會師曰漆桶不快便下座一日有僧來作禮師問甚處來云和尚合知某來虞曰湖南擔屎漢江西刈禾客云和尚真人

天眼目某在大瀉充園頭東林作藏主師打三棒喝出紹興二十三年六月朔沐浴跌坐書偈曰昨夜風雷忽爾露柱生出兩指天明笑倒燈籠拄杖依前扶起拂子踈跳過流沙奪轉胡僧一隻履於是儼然而逝壽七十有九臘五十有三

七
慶元府香山道淵禪師本郡人上堂曰酒市魚行頭頭實所鳴鵲噪一一妙音卓拄杖曰且道這箇是何佛事狼藉不少上堂香山有箇話頭彌滿四大神州若以佛法批判還如認馬作牛諸人既不作佛法批判畢竟是甚麼道理擊拂子曰無鑄鑊子不厭動

挂半夜枕頭要須摸著珍重

隆興府泐潭惟足禪師上堂曰奔流渡月疾焰過風已是鷄子過新羅倒拈燭尾逆將虎鬚作死馬豎了移星換斗倒嶽傾湫却較些子嘆足上座前言不副後語便下座慶元府啓霞德宏禪師衡陽人徧遊師席後

契悟於泐潭出住烏回次遷啓霞上堂曰上士相逢擊石火迸出流星眨眼過是渠成佛已多時堪笑癡禪黑處坐何呵呵冥然作夢幾時休守却飯籬空忍餓運寧府開善木庵道瓊首座信之上饒人叢林以耆德尊之泐潭亦謂其飽參分座日嘗

舉隻履西歸語謂眾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惟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惟復祖師刺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華律為禪迎為第一祖瓊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為山子正其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往受

請已取所藏寶峰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亭老寄得法弟子慧山偈曰口背不中祥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為吾痛罵莫饒伊顧專使曰為我傳語侍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時十月十六日也

景淳知藏梅州人於化度寺得度往休實峰入室次峰問陝府鐵牛重多少淳叉手近前云且道重多少峰曰尽在黃河北頭枕黃河南善財無鼻孔依舊向南參淳擬議峰便打忽頓徹巾侍有年竟隱居林壑嘗作偈曰怕寒懶剃髮髮愛暖頻添指拙柴破衲伽梨

史二

八

捺亂搭誰能勞力強安排

信州懷玉用宣首座四明人族彭氏幼為僧徑趨叢室侍泐潭於黃檗一日自臨川持鉢歸值潭晚參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開秋秋宣聞領旨潭為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卿鉅公以列剎禮迎不

就嘗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鎚出老杜詩紅稻啄殘鸚鵡穎碧梧棲老鳳凰枝

光孝碧落慧蘭禪師法嗣

慶元府蘆山無相法真禪師江南後主之裔也於和之東城廣聖圓具飲遊叢社即光孝之室遂舉臨濟參黃藥因緣問之師擬對孝震敷一喝師聞竟死偷心乃蒙記前留一宿而退由此名重一時出住興教遷薦福及蘆山 上堂曰蘆峰深處無人到門前雪壓枯松倒板聲驚起夢中一人一條古路清風掃上堂欲明向上事須具頂門眼若具頂門眼始契出家心既契出家心常具頂門眼要會

頂門眼慶四京人著衣喫飯兩浙人飽暖自如通玄峰頂香風清華發蟠桃三四株

青原第十四世雲門

淨慈寶印楚明禪師法嗣

温州靈巖德宗禪師會稽人族李氏於大善寺得度為城下都表白去趨寶印之席清苦

史二

九

為志日唯一食久乃開悟未幾聞文開西道化盛行往謁文見稱賞印聞迎歸為第一座聲名籍籍溫守以靈巖遣使命住持堅卧不答閉戶絕糧屢日而後就學侶雲萃入院日僧問如何是靈巖境曰地從三島裏分出門向雙峰中處開會方臘嘯聚衆奔逃師端坐

怡然賊至拜敬而去宣和辛丑六月二十三日應供次偶中油毒病革門人請以酒進藥師叱曰有生則有死可破戒而逃死乎乃揮偈曰一住二十四年隨宜建立因緣如今去也何時節風在青松月在天歛目而化臨安府淨慈象禪師 上堂古者道一騎在

眼空華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不是一騎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乘其國土遊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華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拈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華眼本無騎處著到

了擲拄杖下座

福州雪峰海月隆禪師 上堂曰一不成二

不是口喫飯鼻出氣休云北斗藏身說甚南山鼉鼻家財運出任交關勸君莫競錐頭利長蘆祖照道和禪師法嗣

鎮江府甘露達珠禪師福之長樂人妙齡得

度一鉢遊方高行異倫叢林尊仰出住甘露上堂曰聖賢不分古今惟一可謂火就燥水流濕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大衆東村王老去不歸紛紛黃葉空狼藉

沂州天寧明禪師 僧問靈雲見桃華悟道還端的也無曰窮有所自云只如玄沙道諦

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意作麼生曰疑殺天下人

臨安府靈隱圓智法淳禪師 上堂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師喝曰寒山子話墮了也諸禪德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靈明絕待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

史二

十

普天匝地耀古騰今且道是箇甚麼良久曰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 臘八上堂舉祖照和尚云半夜逾城喚不回雪山深處絕纖埃蘆芽穿膝尋常事一見明星眼豁開先師恁麼說話盡善盡美要且未有出身一路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半夜逾城景象虛雪

山深處甯虛都直饒一見明星悟已是當時
不丈夫明眼衲僧一任貶刺

雪峰妙湛思慧禪師法嗣

臨安府淨慈佛行月堂道昌禪師嘗之寶溪
人族吳氏母感異夢而生六歲從鹿苑證大
德十三祝髮逾二年謁妙湛於道場聞舉頂

彌山話言下知歸湛戒其藏器於身復示以
雪竇為道日損偈令洞究一日始徹證淵微
亟往告湛湛為助喜於是以徧參為忘率時
輩俊傑如聞庵宗正堂辯偕游淮楚湖湘間
依長靈卓保寧幾圓悟勤諸大宗師咸罷賞
之尤於圓悟室中問答無滯待加前席命典

韓拂衣不顧歸省湛於淨慈俾掌藏為衆說
法道聲藹著時年三十二久之湖守以何山從妙
湛內有道者住持以師應命未幾補穹窿瑞
光遷育王建炎中退席跨黃犢游天台紹興
初居閩中大古徙秀峰龜山方來萬指詔
移金陵蔣山蔣山新經戒燼師至一新之復

史二

二

奉旨擢徑山靈隱庚辰冬上表乞行度牒
卒已春蒙放行是年退藏靈泉乾道丙戌秋
通淨慈闕主法衲子荷包飯師座乞師振之
王公炎入山禮請遂不得辭上堂曰道不
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
達不疑之道礙他銅鑿不打老鼠所以抽身

入還從屋裏來投教臺竟穩聊且勸三杯兄
呀弟喚鼓動處留得兒孫辨劫灰上堂未
還祖師開千難與萬難既還祖師開千難與
萬難未透時難即且置既透了因甚麼却難
致下於籬籬雖得價動他杓柄太無端上堂
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鉢傾出爐煙還

升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
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沈
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
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
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
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

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把筆萬事皆吉忽
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箇是三家村裏保正
書門底為甚麼將華王座上當作宗乘只
向道他牛進千頭馬入百疋僧問大用現
前不存軌則時如何曰張家兄弟太無良云
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曰莫唐突人好

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只如心法雙忘
時生滅在甚麼處曰左手得來右手用問
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曰一畝地云便恁麼
會時如何曰埋沒不少問擎頭戴角來時
如何曰老僧只管看云看後如何曰自起自
倒云和尚還出得麼曰嚙取一莖草來僧擬

議師曰著甚死急問如何是諸佛本源曰
屋頭問路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月下拋磚
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曰契水論噯師以智證
精微操履高邀垂手之祭不少假透關之士
多望崖而退紹興之來叢林殆欲委地師力
扶之以正教化餘五十年而王公大臣有過

史二

十三

門者將迎未嘗垂堂嘗謂衆曰吾欲得真實
慕道之士令大徹大悟起雲門一派俾天下
向吾教者知有此宗則人自然如水赴壑豈
為枉道而涉叢林耶辛卯正月二十擊鼓辭
衆遠近咸集無不泣留侍者請偈至再師呵
曰圓照大通與先師皆不作此態即瞑目而

逝後七日塔全身於寺之東巘號曰常樂壽
八十有三臘六十有九
臨安府徑山照堂了一禪師上堂曰參玄
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為業識
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
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

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
杖一畫曰只向這裏薦取
福州大吉法圓禪師上堂豎拂子曰描不
成畫不就吞熱鐵圓解開大口吉山報應如
斯自笑人間罕有
鎮江府金山了心禪師上堂曰佛之一字

孰云無木馬泥牛滿道途倚欄干春色曉
海風吹斷碧珊瑚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者麼百鳥不來樓閣閉只聞夜雨滴芭蕉
福州石松祖天禪師 僧問如何是一心不
生曰七縱八橫云如何是萬法無咎曰一場
滿逗

史二

圭

報恩寶月覺然禪師法嗣

祐興府資聖元祖禪師 僧問紫金蓮捧千
輪足白玉毫輝萬德身如何是佛曰拖槍帶
甲云貫華千偈雖殊品標月還歸理一如如
何是法曰元豐條紹興令云林下雅為方外
客人間堪作火中蓮如何是僧曰披席把鏡

慧林慈受懷深禪師法嗣

臨安府靈隱寂室慧光禪師錢塘夏侯氏子
為人克苦凡四坐道場三奉 詔旨 上堂
曰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羞
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僧問飛
來峰頂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潤橋邊漢聲演
廣長舌相正當恁麼時如何是雲門一曲曰
芭蕉葉上三更雨云一句全提起佛祖滿筵
朱紫盡知音曰達人不得錯舉
台州國清愚谷妙印禪師 上堂曰滿口道
得底為甚麼不知有十分知有底為甚麼滿
口道不得且道教託在甚麼處若也知得許

你照用同時明闇俱了其或未然道得道不
得知有不知有南山石大虫解作師子吼
台州國清垂慈普紹禪師 上堂曰雲雲悟
桃華賢沙傍不肖多少癡禪和擔雪去填井
今春華又開此意誰能領端的少人知華落
香風靜

泉州九座慧遠禪師 上堂曰九座今日向

孤峰絕頂駕一隻鐵船截斷天下人要津教
他揮篙動棹不得有箇錦標子且道在甚麼
人手裏舉拄杖曰看看向道是龍則不信等
閑奪得始驚人
慧林月印慧海禪師法嗣

廬山萬杉壽堅禪師相州人也 歲旦上堂

曰有一人不拜歲不迎新寒暑不侵其體聖
凡不能混其跡從來鼻孔遼天誰管多年曆
日大衆且道此人即今在甚麼處卓拄杖曰
咄咄咄沒處去

廬山萬杉壽隆禪師自繼兄堅禪師之席學

史二

古

者四至一夕小參叙語畢復曰不免舉箇公
案辭別大衆良久曰青山無限好猶道不如
歸聲輟而卒衆愕眙時方仲夏如焚留七日
神色無少變火後設利如雨

開先宗禪師法嗣

筠州黃檗惟初禪師毗陵錦溪人族蔡氏妙

齡捨家試經得度即詣開先先問十方智者
皆入此宗只如此宗作麼生入師擬對先喝
曰你纔開口堪作甚麼師悚然曰願師指示
先曰譬如習射念念只在紅心眼無異射手
不虛拈箭發離弦管取中的於是豁然領解
出任黃檗 上堂曰戒見宗大哥平生稿默

危坐所謂朽木形骸未嘗口角譏諍將佛祖
言教以當門庭只要當人歇得十成自然不
向這般漏子上著到時有僧問既不向這般
漏子上著到未審如何保任曰無你用心處
曰和尚豈無方便曰鐵餅既無汁壓沙那有
油

潭州嶽麓海禪師

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

曰撞頭磕額云退後三步時如何曰墮坑落
塹云直得不進不退時又作麼生曰立地死
漢

雪峰圓覺宗演禪師法嗣

福州鳳山道沼禪師

上堂曰如來正眼列

史二

圭

祖真規迥出聖凡起諸有表不是目前法莫
生種種心起滅不相知箇中無向背既無向
背如何湊泊徹底若能無見見舉頭方證不
空空

福州西禪慧奔禪師真定府人也 上堂曰
五已一參三八普說千說萬說橫說堅說忽

有箇衲僧出來道說即不無爭奈三門頭兩箇不肯山僧即向他道瞎漢若不得他兩箇西禪大似不遇知音 上堂今朝清旦萬事成辦直饒只麼休去已是生枝引蔓且道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卧水鐵牛蹄北嶺雙趺單枕鴈南飛 上堂說不得處作麼生舉舉不得處作麼生會會不得處作麼生明明不得處作麼生透良久曰乞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箇中如未委紅日曉來輝

香嚴海印智月禪師法嗣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禪師撫之臨川人族饒氏舊名節字德操業儒起家自妙齡飽於學優於才工於搜扶高於志節深為人所知然連蹇場屋不第後走京師以詩文鳴上庠故一時名士皆與之遊丞相曾公布聞其名延為上客一日上書陳利害曾不納去之鄧依俞公彥明留數月因館僕占對異常窮極之謂僕曰汝其有以語我來僕徐對曰某向守今無所用心聞隣寺海印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體究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它也顧僕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我徑往扣印句餘忽掣鑊而悟印印之以偈師作書報友人呂公本中舍人曰某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於海印老人處諸話咨決從此日去參正

月半間瞥然有箇省處奇哉奇哉世間元來有此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無量無邊勝事佛言一大事因緣豈欺我哉便向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墻壁瓦礫雞鳴狗吠著衣喫飯舉手動足處一一見本來面目始悟無始以來生死顛倒為物所轉到這裏如燈破暗一時失却豈不是無量大緣乎於是棄婚宦盡發囊橐市之與僕同祝髮僕名如琳尊為兄已而偕琳遍參諸名宿所至蒙肯可歸結茆香嚴之鶴壁賢士大夫初聞師圓顧太息曰吾黨中失一國士重為四海惜襄守趙公岍以天寧挽師開法衲子爭集檀信委施無虛日方盛而棄去鄧帥王公仲巖請居香嚴未幾復棄去道俗遮留不可遂隱於故廬示衆曰變化密移何太急剎那念念一呼吸八萬四千方便門且道何門不可入不入曉來雨打芭蕉濕殷勤更問箇中人門外堂堂相對立聞啄木鳥鳴說偈曰剝剝剝裏面有蟲外面啄多少茫茫瞋睡人頂後一椎猶未覺若不覺更聽山僧剝剝剝餘語未見惜其錄非衲子所編今唯文集行於世建炎三年四月旦書偈遺衆無疾而逝士庶致祭不輟五月旦奉全身塔于白崖之下世壽六十有五臘二十有七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三

史三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正奎鑑

青原第十四世十世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法嗣十四人

慶元府雪竇閣庵嗣宗禪師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

隨州大洪法為禪師

真州長蘆琳禪師

臨安府淨慈自得慧暉禪師

慶元府瑞巖石窻法恭禪師

襄陽府石門清涼法真禪師

慶元府光孝了堂思徹禪師

慶元府廣慧法聰禪師

慶元府保福慧禪師

慶元府雪竇慧禪師

慶元府鳳凰世理禪師

慶元府鳳凰世理禪師

長蘆真歇清了禪師法嗣十一人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

建康府保寧興譽禪師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

慶元府天童宗珏禪師

溫州上藍祖師禪師

溫州龍翔道輝禪師

溫州龍翔道輝禪師

福州寶山德初禪師

隱靜宣禪師法嗣一人

大洪慧照慶預禪師法嗣五人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

福州雪峯慧深首座

天封子歸禪師法嗣一人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

天衣法聰禪師法嗣六人

平江府慧日法安禪師

溫州護國欽禪師

無為軍吉祥元實禪師

道宣知藏

南嶽第十五世

勝因戲魚成靜禪師法嗣六人

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

雪峯有需禪師法嗣三人

福州雪峯慈堂慧忠禪師

天童普交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

圓通圓機道旻禪師法嗣五人

江州圓通冲真密印通慧守慧禪師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

左丞范冲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都貺居士

明招法鏡文慧禪師法嗣二人

揚州石塔宜祕禮禪師

禾山慧方禪師法嗣一人

上封祖秀禪師法嗣一人

文定公胡安國居士

靈峯慧古禪師法嗣一人

鼓山佛心才禪師法嗣四人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
福州鼓山師子祖珍禪師

浮山法真禪師機語未見法嗣一人

峨嵋靈巖微禪師

黃龍通照德逢禪師機語未見法嗣一人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

長靈守卓禪師機語未見法嗣八人見六錄八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謹禪師

湖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

湖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

湖州烏回唯庵範禪師

温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

溫州符庵首座

溫州惟表首座

黃龍山堂道震禪師機語未見法嗣三人見一錄八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

常德府大龍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萬年雪巢法一禪師機語未見法嗣二人見一錄八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

紹興府石佛禪師

祖庵主法嗣一人

廬山延慶叔禪師

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機語未見法嗣一人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

泐潭典牛天游禪師機語未見法嗣二人見一錄八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

廣安軍報德智一禪師

大瀉大圓智禪師機語未見法嗣三人

紹興府石霜泰嶽久禪師

潭州雲蓋能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青原第十四世洞山天童宏智正覺禪師機語未見法嗣

慶元府雪竇聞庵嗣宗禪師機語未見微城人族陳氏

幼業經圓具冠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

契悟慧以塵尾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

愈尊出住普照徙善權翠巖還雪竇上堂

曰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鼻孔為甚麼

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子也人人有兩箇眼

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為甚麼無被人木槌子

換却了也人人有箇觸體唯有善權無觸體

為甚麼無借人作屎杓了也召大眾曰鼻孔

又無眼睛又無觸體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

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

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

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雷香爐峯上堂空

劫田地歷歷分明域外風光堂堂不隱憑祖

父舊年書契付兒孫今日耕鋤箇中道種不

枯直下靈苗秀實功中得妙自然活計興隆

足下無私方信本無滲漏得力底須知來處

飽參底切忌顛顛預若能步步不迷即是吾家

眷屬上堂翠巖不是不說只為無箇時節

史三

今朝快便難達一句為君剖決露柱本是木

頭秤鎚只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

饒舌上堂少林坐得瘦嶺行書偈傳衣成戰

爭度嶺行少林坐得瘦嶺行書偈傳衣成戰

案未曾圓後代兒孫作殃禍這殃禍可煞大

天下衲僧透不過僧問眼若不瞞諸夢自

除如何是不瞞底眼曰論劫不曾開云為甚

麼論劫不曾開曰不顧一切問如何是道

曰雨多根脚爛日盛鬢毛焦云如何是道中

人曰冰肌明似玉雪體瑩如珠問如何是

大通智勝佛曰半夜紅輪輝大地森羅萬象

一時明云如何是十劫坐道場曰大地紅塵

起虛空不展顏云如何是佛法不現前曰陶

潛醉石今猶在五柳陰中不變春問如何

是常在底人曰石裏無星火撈著便光生云

如何是不在底人曰翻身直透千峯外更不

回頭望故闕云未審此人如何親近曰白雲

路斷無消息佛祖從來不得名問蓮華未

出水時如何曰沒却你鼻孔云出水後如何
曰穿著你眼睛 問如何是返本還源事曰
泥牛入土云如何是禪曰強詞奪正理云如
何是正法眼曰烏豆二十三年十月朔示微
恙初三與得法上足翠巖宗靜言別泊然而
逝是月十三日塔全身於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人族栢氏壯於西
京聖果寺祝髮習華嚴棄謂南陽謹次參洪
峯智踰十年無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
住善權次居金粟 上堂曰明月高懸未照
前雪眉人凭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
雲樓酒旆乾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驚

地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
不到孤岑

隨州大洪法為禪師天台鮑氏子 上堂曰
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忘言豈可以
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
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熟不犯影迹不留枯

史三

木寒巖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
垂手入廊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
住却來煙塢臥寒沙 上堂舉香嚴上樹話
乃曰綠鬚紅裙窈窕娘百華園裏採桑桑三
三兩兩羞人見偷眼觀他年少郎
真州長蘆琳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

離心意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
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
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
用在功熟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
議之間即沒交涉
臨安府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上虞人族

張氏幼依澄照道凝年十二剃削進具甫二
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
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
以明相觀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
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
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回時鬢似霜

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
許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待制仇公念請開
法補陀徒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 勅
補淨慈 上堂曰朔風凜凜掃寒林葉落歸
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虛映芥投
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凍

史三

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 上堂釋迦老
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
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
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
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
去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上

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即是
上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
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巖房
雨過昏煙淨卧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
雪竇晦藏明覺塔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
沐浴書偈而逝寔全身於中峯號雙塔世壽

八十有七僧臘七十有五

慶元府瑞巖石憲法恭禪師郡之奉化人族
林氏於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
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
刺樓欄葉聲欬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事
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之出住能仁次補

光孝瑞巖 上堂曰春風楊柳眉春禽弄百
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
漏頭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
幽遠無人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
不念阿彌陀南無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
不得說 上堂馬祖纔始陞堂百丈卷席歸

去不是拾得寒山有理也無雪處 上堂見
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兩臂休
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砣硬似鐵八
兩元來是半斤 上堂舉世尊生下一手指
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五
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

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陽府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劍門人也後住

萬壽上堂曰柳色含煙春光迴秀一峯孤

峻萬卉爭芳白雲淡泞已無心滿目青山元

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雪未曾消野渡無人

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拄杖橫挑日月

史三

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主互

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

揀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

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

慶元府光孝了堂思徹禪師上堂曰羊頭

車子推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

量外道無南北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口

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思量之能解須知佛

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孫直下全身

荷負既已萬機寂削自然一糝不留湛湛之

波碧水冷涵於秋色靈靈之照霽天淨洗於

冰輪宛轉旁參叶通蕙帶夢手推開玉戶翻

身撥動機輪正令纔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功

密運俄驚三卅變遷雖則默爾無言爭奈熾

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置一邊有故有新

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群陰消剥盡

來日是書雲

長蘆真歇清了禪師法嗣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上堂曰盡大地

是箇解脫門把手找不肯入雪峯老漢抑逼

人作麼既到這裏爲甚麼鼻孔在別人手裏

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撓僧問屬

過長空影沈寒水屬無遺蹤之意水無沈影

之心還端的也無曰蘆華兩岸雪江水一天

史三

秋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鴈過長空羣僧擬

議師曰靈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上堂曰久默斯要不

務速說釋迦老子寢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

斯事終不虛也大似壓良爲賤既不恁麼畢

竟如何白雲籠嶺頂翠色轉崔嵬

建康府保寧興譽禪師上堂曰步入道場

影涵宗鑑聚聚星羅霽夜英英華吐春時木

人密運化機絲毫爽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

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去無來合作麼生體

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上堂曰吞盡三世底

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爲甚麼開

眼不得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金針雙鑲備

叶露隱全該僧問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

指示曰滴水不入石

慶元府天童宗珏禪師上堂曰劫前運步

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

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

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

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僧問

如何是道曰十字街頭休斫額

大洪慧照慶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上堂曰一切聲是佛

史三

敲簷前雨滴響冷冷一切色是佛色觀面相

呈諱不得便恁麼若爲明碧天雲外月華清

福州雪峯慧深首座示衆曰未得入頭應切

切入頭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

無無無間歇照聞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

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揮偈辭衆以筆一拍

手竟不收而化

天封子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上堂曰峯頂駕鐵船

三更日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

摘箇鄭州梨放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法聰禪師法嗣

平江府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也僧問如

何是和尚爲人一句曰狗走抖擻口云意旨

如何曰猴愁擣擣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上堂曰有句無句明來

暗去活捉生擒捷書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

聚海外人參川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名模

句歸何處懸噓噓噓呵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踈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也自到天衣晏夜精勤而脇不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襖之中夜宿田里觀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永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云我

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僧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云實上座於是密契奧旨迷偈曰一位繞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道宣知藏久侍天衣無

所契衣叱之宣忘寢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般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木閉命職堂司後住授子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黃龍四世勝因殿魚成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庵普信禪師維上世上堂曰

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裁人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上堂空生巖中宴坐諸天空裏雨華山僧高陞此座諸人如何領會若委悉得去八

部不言而自會其或未然責心求得又何榮乎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曰同雲

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聞籬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觀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慈禪師德安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殺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峯有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峯毬堂慧忠禪師上堂曰真覺彈廣陵散欽山唱菩薩蠻總被巖頭教壞山僧

今日輪須彌槌擊虛空鼓萬歲樂唱萬年歡且道被阿誰教壞少林澄九鼎浪動百華新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普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達菜園禪師不知何許人住山三十

年足不越閭閻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淨生餘語未見

圓通圓機道旻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冲真密印通慧守慧禪師上堂曰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

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喚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殺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慎家之門

明招法鏡文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上堂曰奪不奪縱有餘臨歧不分袂富貴却蕭疎句裏不曾舒慷慨禹門先自透金魚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鐵枝上衆猿驚一日上堂至座前師撈一

僧上法座僧憚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窄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上肩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衆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云謝師答話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

爲硯墨頻寫斷交書

上封佛心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開堂日示衆曰拈華微笑猶乖量外之機斷臂安心何異捉月之見設使萬機休罷千聖不勞還同待兔守株未是通方達士明眼漢沒案曰高

高處觀之不足低處平之有餘神光照徹大千萬有全歸掌握大機大用草偃風行全暗全明超情離見所以道神光不昧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知解既泯真智現前八字打開分明顯示豎起拂子曰還見麼於斯見得言語路絕取捨情忘了非生佛未分

史三

三

豈是威音那畔權實俱備照用雙行流出自己智襟要且不從人得既不從人得正當今日祝延聖壽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四海浪平龍騰穩萬年松在祝融峯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只如玄關作麼生透

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厨之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檢點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為宕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郡之長溪阮氏子

上堂曰盡力道不得底句和育勒塑瞎一時推出來破飯泥茶爐總不恁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這王轉語天下衲僧跳不出莫有跳得出底麼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

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毒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

福州鼓山師子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上

堂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離穀色言語卓拄杖曰這箇是穀豎起拄杖曰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真體

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上堂

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曰吞却三箇四箇云圓後如何曰吐却七箇八箇師曰

投子和尚雖然善能吞吐要且未知月之所在或問鼓山月未圓時如何只對他道天上星星皆拱北圓後如何人間無水不朝東僧問趙州遠擇床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曰盡龍看頭盡蛇看尾云婆子道此來請轉全藏為甚麼只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曰人

史三

十四

無遠慮必有近憂未審甚處是轉半藏處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浮山法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巖微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黃龍通照德達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禪師寧國府人也新

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曰

柴鳴竹爆驚人耳僧云不會德曰家犬殺獐

夜不休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

海底紅塵起家犬殺獐夜不休陸地行船三

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觀鼻把

手東行却向西南山穀應北山裏千手大悲

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

少喜多嗔上堂西山青無謂情洪井碧無消

滴西山人見局親西山事無可似若是靈利

底舉著便知惜懂者付與德山臨濟擲拂子

下座一日上堂顧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

緣麼云記不得復顧問大眾曰還記得麼衆

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

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

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禪師溫之永嘉人族

張氏年十六禮崇德慧微落髮微持律刻苦

嘗然身燈為佛事師見曰大丈夫當明佛祖

意以光明照大千何區區於此辭謁徑山悟

佛鑑懇晚依長靈餘八載悉得其道宣和六

年大師劉公正夫捨臨安第為顯寧寺請師

出世未幾擢蘆山瑞巖育王法道大振上

史三

十五

堂曰出西天入東土雲從龍風從虎一任諸方點頭舉拂子曰只如這箇順行三十倒行八百又作麼生辨若也辨得橫按鎮錫金正令若辨不得百千年後與人看上堂尺頭有寸盤者猶神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

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發過鐵圍關麼忽

然踏著釋迦頂額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上堂我若說有你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貼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

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為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蒞衆有古法時以謔鐵面稱之紹興十八年五月十三示寂於無異堂後七日塔全軀於烏石庵之左閱世六十有九坐夏五十有四上湖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七闍福清人

堂曰有漏筵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床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毘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殺訛拈起舊來穩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史三

十六

湖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人族吳氏幼師景德寺宗省十九中經選授僧服從南屏妙慧習教觀越十年易服依長蘆淨照最久晚至長靈未幾總院事一日擬食酸醃豁然有省亟造方丈陳所入靈詰之師呈偈曰打破多年赤肉團大千俱現一毫端縱橫妙用

無多子妙用縱橫總一般乃蒙印可靈沒師還里謁天聖琳禪師琳命首衆說法復退席令主盟後移靈石何山道場上堂曰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只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去鏢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

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云一人在高高峯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峯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

座紹興辛未九月二十四日示微疾而終壽七十五夏五十六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曰蘆華白蓼華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枯悟圓通出

史三

十七

湖州烏回庵範禪師上堂曰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覲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曰曾有人問老

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大眾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縑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五年分疎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郡之瑞安人族葉氏年十九依白巖慧通二十得度游方謁長

靈於天寧因看栢樹子頌有省靈歿旋里庵居二紀待制王公輝守郡請開法本寂上堂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上堂

舉劇賓國王斬師子尊者雪竇拈云作家君
王天然有在師曰路見不平當與雪屈雪竇
只解據款結案要且不知尊者不曾被斬淳
熙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端坐而逝壽九十六
臘七十七
黃龍山堂道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諱慧初禪師靖江府人也自
見山堂得大受用三據寶坊衆所宗仰上
堂顧眎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
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致之以雷
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
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
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 上堂九月二
十五聚頭相共舉瞻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
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
哩遂作舞勢下座

萬年雪巢法一禪師法嗣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丞相薛居正

史三

之裔宣和七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禪師
下髮徧依叢社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
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踐翰淳熙初抵
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
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
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

而逝詞曰此事楞嚴露布梅華雪月交光
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旣語迴然銀漢橫天
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
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 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

事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
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 僧問如何是大道之

源曰黃河九曲云如何是不犯之令曰鐵地

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

泐潭典牛天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人族陳氏

十六休護國楚光授方服首謁國清光禪師

次謁育王謨萬壽智後於雲居開板敷契入

抵雲巖巖見然之游時住留歲餘告別巖送

以偈尋首衆大瀉歸里開法黃巖之普澤

史三

光

歷數剎淳熙戊申冬 詔居徑山 上堂曰

著意忘懷掘地深埋空洞無象翳膜妄想譬

如兩鏡相照中間早已立象直饒東澗水流

西澗水南山燒炭北山紅到這裏正好喫棒

爲甚如此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上堂舉教

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然雖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
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
迦老子爭奈拈匙舐指者是塗毒即不然色
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
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紹熙壬子秋七月
示疾至二十七辰初訖偈而逝八月二日道
全身於東麓壽七十六臘六十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三

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曰山河是地云如何是事法界曰萬象森羅云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曰東西南北云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曰上下四維問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曰脚跟下七穿八穴

鄧州丹霞佛智達庵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六世祖安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挺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法真一禪師未幾偶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聞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

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云請和尚合取口好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頻去所滯嘗述偈自通侍悟居天寧命典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王公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數稔勅

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欄僧伽梨乞歸西華紹興戊辰秋四明育王遣使固邀月餘始就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没若是

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只這箇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瞋睡未省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先為甚麼東弗于達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瞻部洲

點燈北鬱單越大暗坐直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頂顙一著佛祖不知若玄機尚戢影草未彰通身有透關眼也照不著若過這邊來正按金剛寶王放出路地師子許你挨拶一步地雖

然已是頭角不全即今莫有疾焰過風者麼喝曰甚麼處去也復喝一喝下座上堂動則影現覺則水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轆轤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機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

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人區分得出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成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你是

田庫奴云如何是賓中主曰相逢猶莽鹵云如何是主中賓曰劍氣燦雲云如何是主中主曰敲骨打髓師莊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肯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七夜書偈付王事曰吾小休至五鼓起坐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

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算踰月不絕黃冠羅縉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噉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闌維所聞者匿有聲壺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

奉遺骨分塔於鄞峰西華壽六十有六夏四十有八謚曰大悟塔名寶勝建康府華嚴密印安民禪師嘉定人族朱氏初講楞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往扣悟令看國師三喚侍者之語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

是文彩已彰處但恁麼參取有本後因悟普說僧出請問十玄談云只如古人道問君心印作何顏意旨如何悟曰文彩已彰師於言下有省悟未之許一日造室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之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

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師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羅講侍行值悟爲衆夜夢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

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柏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偈曰懶誇四分與楞嚴按下雲頭子細參不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來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

百華叢裏現優曇後謁佛鑑於蔣山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云不是這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亂叫作甚麼鑑云佛果若不爲你道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鑑入滅圓悟繼席未幾師開

法保寧遷華嚴旋里領中峰上堂曰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可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及八五分鑽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上

堂呵佛罵祖須是德山作家渡馬渡驢還他趙州手段瞎驢滅却正法眼藏利動君子龔人不用二種語言慣釣鯨鯢集雲峰下四藤條雙明雙暗大愚肋底築三下同死同生祖佛未興已前向上人提撕此事羶羊挂角之後仙陀客奪鼓掣旗露刃藏鋒作師子哮吼

裂破祖師印掃蕩衲僧蹤硬如兜羅綿軟似南賓鐵摩竭陀國水洩不通少室峰前親行此今所以定光招手智者點頭可謂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還會麼三面狸奴手捉月兩頭白牯脚擎煙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冬夜示衆舉玉泉暗和尚云雪

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鐵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旨作麼生良久曰但得雲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設利

頗勝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亦不壞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眉山族人族袁氏幼於傳燈院試所習得度始名圓覺郡守填綾牒誤以圖作素守惺然戲謂師云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具戒後即出蜀

謁五祖自海會宗龍門遠皆未得其津涯又謁闍提照於寶峰久之值照入寂往侍石門政執役數秋親承記前時圓悟道望傾一時師曳杖欲一見石門徒衆顧師云兄既有得自宜縫炊中何區區復行邁耶師曰不然我是則所往無礙弗慮守株于此師至蔣山適

悟被旨居天寧遂往大鴻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云汝忒騷遠在然知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云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是

舍乃豁然制解歸省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白悟悟何云本是淨地局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紹興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蠹蝨囊橐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

惠崇煙雨蘆鴈坐我滿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床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覺老語也哉此間即不恁麼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之巴西人族

鄧氏幼於降寂寺圓具東游謁大別心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學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後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弟之許高宗皇帝駕幸維揚召悟說法賜號圓悟又賜侍僧十人紫衣師與焉圓悟詔住雲居

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梗曾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云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云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云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悟歸昭覺命首衆悟將順世以師繼席未幾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舍山人也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淨照信輝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警歎耳遂由寶

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其機語妙出一時即至夾山聞悟移道林師隨往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云見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箇甚麼云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旦旦不忘二十年盡圓悟之

妙歸邑繼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尚書李公光延居彰教四年徒虎丘道化益盛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澗直饒風吹不入雨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教不了豈不見道直似潯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

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曰畫斷玄沙老漢許多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上堂眼裏不著砂耳裏

不著水堪笑老俱胝無端豎一指諸禪德且道誰是解笑者還會麼開市拶出憐尸迦吃嚙舌頭三十里上堂不犯之令明古今風月靈機常獨耀萬象悉澄徹更說甚麼正法眼藏瞎驢邊滅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途轍

中翻成途轍一時與你截斷秤鎚硬似鐵別別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有佛處不得住上無攀仰無佛處急走過下絕已躬從來無向背本自絕羅籠出門撞著須菩提寸草不生千萬里自是長青鳥休言芳樹不棲謾自說禪說道摩斯叱直饒心挂樹頭未免身沈海

底莫動著動著三十棒且置休夏自恣一句作麼生道青山綠水元依舊明月清風共一家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曰一願皇帝萬歲二願重臣千秋云只如生佛未與時一着落在甚麼處曰吾常於此切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曰據虎頭收虎尾云

中間事作麼生曰草繩自縛漢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曰幾行巖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曰理長即就云只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曰穿過鼻孔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曰降將不斬云恁麼則和尚放某逐便也曰停因長智

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快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曰一畝之地三蛇九鼠云乞師再垂指示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真源曰和泥合水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曰蛇頭生角問古人

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曰老僧也恁麼云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携時如何曰未足觀光云還有奇特事也無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感微疾白衆曰當以首座宗達承院事請於郡從之乃書偈而逝五月八日也塔全軀於寺之

西南隅住世六十有五夏四十有五

眉州中嚴華嚴祖覺禪師嘉之龍游人族楊氏世業儒父洪有大名後居眉師生而偉異少為書生志齊昌黎著文大排釋教忽患贅瘡暨莫愈乃自悔從彌勒慧目能禪師疾瘳然右膝不舉師因手書華嚴合論半夜感

異夢旦即捨杖步趨心意快然因習誦一曰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遂悟旨趣四眾命講不輟大觀庚寅師佐慧目來居中嚴政和乙未春得度明年成都師周公燾俾朝請李騰制疏以昭覺寺命師大啟講筵師詞辯橫放

若決江河東所歎歎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僕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至荆渚會丞相張公商英撰歲眉寺記證辨舊文誤以賢首位等普賢修書破之復著三聖圓融論四篇公讀之撫几稱善乃曰

史四

十一

師果不爾負可往蔣山依佛果老發明向上關棧他日宜易量哉師如其言徑至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垂語問之師罔措風夜數年有省述偈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為印可次日見之語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佇思悟可遂之又

五載莫能領解辭之廬山於棲賢寺聞浮山圓鑑禪師削執論遂大悟方知佛果鉗匙妙密作偈寄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眾曰覺華嚴徹矣悟歸蜀再住昭覺適師亦西還命掌殿記令嗣座力辭

隱歲眉之南塋撰佛祖紀傳六百卷將成復出峽探索遺逸以彌縫之初抵長沙丞相張公浚力以智度請開法堅卧不起公諭曰師以固守為志節豈從上傳持此道者乃爾用心耶師翻然就之法席大盛如三佛時癸亥八月謝院事入浙以華嚴要訣并錄大藏不

備載者傳入海東又欲通箋經旨償所志願復泝流西歸部使者大監榮公蕤以成都信相延之未幾移瓦屋開善僅二年前守史公堪顧中嚴久不振乃移文漕使迎師主之師欣然從凡於槌拂之下未嘗有倦色故道俗親之者無虛時上堂曰靈光洞耀迴脫根

塵大用現前不存執則一見伊見擬議則差起意推求便成剎法所以祖師道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若能取捨俱忘觸目無滯枯來便用立處皆真譬如擲劍揮空不論及之不及若更推尋玄妙拈出精明病在鑽穴索空撥波求水念念忘本步

迷源借使窮究萬法始末洞明未契本源但名假法喚作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直得大地山河無絲毫過患先要得箇入門方知性海圓澄萬有俱備無有一法從外而入未有一法從內而出直饒如此猶是無風匝匝之波乃至萬緣俱喪表裏一如三際十方坦然平

史四

十二

等聊且得箇轉身句子尚在半途更須掃蕩玄機盡却聖解即偏而常正猶如鶴在銀籠即正而常偏大似龍銜異寶萬年松徑白雪漫漫異草寒巖未嘗頓戀尚坐一色喚作貼肉汗衫教中謂之解脫坑亦名寂滅病須是不稟威音佛透出未生前不挂萬年衣不坐

空王殿視本來人如破草履見佛祖似生家不入異類中不行無間路雖然恁麼奇特猶未是渠渠極則處不見道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始得我若全提去法堂前定是草深一丈盡大地道絕人稀諸禪德快須著些精彩豈可取次承當他時異

日只成自誤山僧恁麼道還有知落處底麼良久曰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上堂一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懸須彌於諸人鼻孔上著大海於諸人眼睛中得則得只是未知有向上一竅在古人事不獲已垂一言半句只要教人會去殊不知向好肉

上剎瘡豈况舉古明今遠照近用大似嚼飯
餒嬰兒有甚麼用處所以雲門道西天二十
八祖唐土六祖盡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總
在拄杖頭上直饒會得個儻分明放過你去
只在半途若不放過盡是野狐精去還委委
麼燕市屠牛春色好釣齊元在直鉤中 到

虎丘請上堂恭逢敵手雖有行而難歲月到
天心得無遮而自在欲行向上路須得同參
證明方可脫體提持全機出沒更不必優游
性海入理深談只知語妙意玄切恐潭身泥
水又不欲破三作五換斗移星免使家醜外
揚教他傍觀者哂且不敢正偏回互隱密全

該正按則理事雙忘言思路絕傍提則龍吟
枯木韻出青霄又恐劔已化龍刻舟無益亦
不敢說四種料簡列四主賓一句具三玄一
玄具三要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自知是
已陳翳狗靈龜負圖只欲說句裏明機風前
有路未語先分付用處絕蹤由終是野鴈見
人意已先改更說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
者喪滯句者迷不犯波瀾迢然自異不立窠
臼徧界難藏大似滯殼迷封日中逃影擊禪
床一下曰今日一齊打破更不用這箇閑家
具別有騎聲蓋色越格超宗底一著子不免
對衆拈出舉拂子曰還見麼海山幸有任公

子一釣曾連十二鼉 上堂舉石霜和尚遷
化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
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遠過是非關全機亡
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
謂體妙夫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驚鯨
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青不索金鏹

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
方而來同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
豎起拂子曰龍卧碧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
鶴歸霄漢背摩天 僧問最初威音王未後
婁至佛未審最初參見甚麼人曰家住大梁
城更問長安路云只如德山擔鉢行脚盡

在甚麼處曰拶破你眼睛云與和尚悟華嚴
宗旨相去幾何云同途不同轍云昔日德山
今朝和尚曰夕陽西去水東流 問世尊拈
華當爲何事曰揭開腦蓋云事奈迦葉微笑
何曰情知你落第二頭云德麼則截斷脚跟
曰猶自不知羞 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天
寶劍曰血滅梵天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
子曰驚殺野狐狸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
草曰驗得你骨出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
用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駕鸞好毛羽
問如何是荆南境曰千里雲濤三峽險一帆
風浪五湖寬云如何是境中人曰直諫豈無

唐獨產英雄宜有美髯翁云人境已蒙師指
示高提祖印事如何曰巡海夜叉頭戴角電
光石火莫踟躕僧禮拜曰更須透過未生
前 問如何是正中偏曰更深垂却夜明簾
云如何是偏中正曰天曉賊人投古井云如
何是正中來曰百卉乘春在處開云如何是

無中至曰雨雪交加無處避云如何是無中
到曰兩頭截斷無依倚心法雙忘始得玄紹
興庚午孟夏示少恙至五月朔晨起衆衲環
擁求末後句師撫之曰吾平生口過不少今
尚何言去去吾將少憩焉遂瞑目而逝三日
慈容嚴如火浴後獲設利有大如蚌珠五色

者莫計塔于院之東師以踐履無玷而嚴於
授受宣撫邵公溥給事馮公棧與數十勝流
皆以師事之閱世六十四坐夏三十五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新繁人族楊氏年
十八依廣孝子安爲僧登戒往習經論久之
謁正法明禪師聞舉雲門胡餅話有省後見
圓悟始極法源初住智度晚遷福嚴 上堂
曰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回地轉
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
眇安立諦上是箇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上堂等閑地明白不思量現成前佛後佛於
此指注不及天下衲僧計較不就制遏不住

迴脫情塵唯自肯方親全機放下一向靠將
去上無佛祖可依下無自己可據如太虛空
更無執礙直是坦赫地不昧一切得這些巴
鼻予了便乃應用無窮然亦須隨手捏破始
得何故大紅爐中不容點雪 僧問如何是
定林正主曰坐斷天下人舌頭云未審如何
親近曰觀著則瞎 問學人上來請師相見
曰三要印開云功不浪施也曰見箇甚麼云
賓主儼然曰望空啓告紹興曰子十一月二
十六端坐忽集耆舊囑以後事書偈罷偈一
喝擲筆而逝壽六十五臘四十八關維獲設
利五色同靈骨藏于院之三生塔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溫之樂清人族
黃氏妙齡披削徧參叢社宣和庚子回至鍾
阜適 朝廷易僧爲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
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圓悟被 旨居是山
親至巖所令去鬚髮及悟 詔補京師天寧
與師俱往命掌香水海未幾因舉棒擊鼓頓
明大法悟默識之室中凡有所問皆對曰莫
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 皇叔齊安
郡王乞 旨請開法明因次遷寶華 上堂
曰你有一對眼我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
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底分汝若做驢做
馬老僧救汝不得 一日衆檀越入山請師

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特
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謹把山門爲汝開
僧問和尚未見圓悟時如何曰莫理會云見
後如何曰莫理會云見與未見時如何曰莫
理會莫理會紹興二十三年謝事居四明雪
竇明覺塔所 皇叔欲 奏回象轡竟以疾

史四

十六

辭之明年歸寂顯異特甚故不詳錄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雙溪人也 上
堂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六處神通是箇甚
麼把定時一物不爲放行時殺人放火忽有
箇衲僧出來道這無面目漢不要亂做雪庭
只向伊道將謂無人證明 上堂知有底人

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
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
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
得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翠雲見
處又且不然山僧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
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得處處當來見彌
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
長安 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
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
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
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
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

聲召大衆曰嶮 上堂日日東出日日
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
挨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
甚麼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
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
山熱瞞人 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曰坐觀

史四

七

成敗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遠
親不如近隣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
汝道又作麼生曰近隣不如遠親 問亡僧
運化向甚麼處去曰糞堆頭云意旨如何曰
築著磕著
懷安軍雲頂六庵宗正禪師潼川郫縣人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聞處絕聞豎起曰見
處絕見風動塵起垛生招箭未恁麼已前分
明成兩片德山橫按絕商量黃檗用時機掣
電大千沙界一毛頭手眼通身無背面咄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人族朱氏年
二十一去髮受具游師席往來佛鑑佛眼會
下有年晚依圓悟徹證後七坐道場 上堂
曰趙魏生死海路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
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
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
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 上堂知有底
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

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
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 上堂
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
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只是不知落處山
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註脚乃曰八角磨
盤空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 上堂曰是即徹底
是從來脫體先天地非即徹底非萬別千差
共一機是也是不著非也非不及此時佛祖
從何立曉天霜重泄真機一顆圓明色非色
既非色且道是箇甚麼妙體全標處分明只
自知 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
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
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真體自然爲帝華笑在
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
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
斗咄

史四

十八

平江府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也 上堂曰喫
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地盡足更問
如何自納敗關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
曰歸堂喫茶 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
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只箇無心已穿
鑒直饒生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覺禪師後住因聖 上堂曰三
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
意還知劔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
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
以手怕禪床下座 上堂花爛熳景暄妍休
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

西閣八寸 上堂東弗于代與西瞿耶尼闍
額會麼你諸人猶自不知鉢盂口向天在
上堂滿口道不得偶爾成文良久曰喫棒得
也未 上堂老演師翁道說心說性老僧這
裏是惡口山僧道若是外別傳乃是當的帝
都丁 上堂舉昔廣額屠兒日殺千羊一日

至佛所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世尊云
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
權現屠兒日殺千羊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
涉又曰廣額正是箇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
屠刀立地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
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

史四

十九

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麼夾路桃華風雨後馬
蹄何處避殘紅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四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 正受編

南嶽第十五世楊岐十一世

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十六

人

臨安府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

臺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

臨安府靈隱佛海慧遠禪師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

温州靈峰伽堂中仁禪師

台州天封覺禪師

昭覺道祖首座

雲居宗振首座

樞密徐俯居士賢見

郡王趙令衿居士賢見

覺庵道人祖氏

今人本明

成都府范縣君

南嶽第十五世楊岐十一世

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下卷

臨安府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宣城人族

奚氏夙有英氣年十三試入鄉校一日偶同舍見諸師怒即以硯投之誤中廣文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明年雞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悅若舊習往依廣教理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既得其說去登寶峰

謁湛堂準禪師準一見異之俾侍中械指以入道捷徑師橫經無所讓準呵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準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師準奉師趨謁無盡居士求準塔銘無盡迄之名師庵曰妙喜且篤令見圓悟師至天寧值悟座

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豁然神悟踰月悟謂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只是可惜你死了不能活又却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歎君

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延爲擇木堂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至數次士乃頓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擬對悟曰不是經半載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如何答悟僂首師曰和尚當時對人天大衆問之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

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忽過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於言下去盡知見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命掌翰墨著臨濟正宗記付之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篴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呂公弇徒奏錫

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真之變其首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具門虎丘度夏因闍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其向所請問湛堂夾岷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曉然洞明開圓悟詔住雲居諸之復爲第一座爲衆授道譽望益等後留古雲門庵學者

雲集久之入闕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從居小溪庵圓悟在蜀囑右丞張魏公浚曰杲首座真得法髓苟不出無支臨濟宗者魏公還朝以徑山迎之道法之盛冠于一時衆二千餘皆諸方俊乂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

與師連禍師恬然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哀先得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歡慕如初時

孝宗皇帝為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
師師作偽為厭及在 建邸復遣內知客詣
山供五百應其請師說法 觀書妙喜庵三
字并 製贊寵寄之 上堂曰祖師道一心
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
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大小祖師

却作座主見解徑山即不然眼不自見刀不
自割喫飯濟餓飲水定渴臨濟德山特地迷
枉費精神施棒喝除却棒拈却喝蓋八郎漢
如何止遏 上堂舉僧問利山東色歸空空
歸何所曰舌頭不出口云為甚麼如此曰內
外一如故師曰事存為甚麼合理應箭鋒挂須

還利山始得若是徑山即不然或問東色歸
空空歸何所為藥花開善薩面樓欄葉散夜
叉頭為甚麼如此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上
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
今日為君重拈撥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埽
堆上更添植植換却骨洗却腸徑山退身三

步許你諸人商量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柱
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
兒郎 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樵鐸打鼓
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 上堂舉僧
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曰木鷄啼
子夜狗吠天明這黃面浙子恁麼番話也

做他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人問徑山
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只向他道木鷄啼
子夜狗吠天明 上堂舉僧問臨濟如何
是三眼國土曰我共汝入淨妙國土著清淨
衣說法身佛又入無差別國土著無差別衣
說報身佛又入解脫國土著光明衣說化身

佛師顧視大眾曰還見臨濟老漢麼若也未
見徑山為你指出法身報身化身咄哉魍魎
妖精三眼國中逢著笑殺無位真人 上堂
久雨不曾晴豁然天地清祖師門下事何用
更施呈 上堂舉僧問五祖牛頭未見四祖
時為甚麼百鳥嚮華嚴曰富貴貴是人之所

欲云見後為甚麼不嚮華嚴曰貧賤賤是人
之所惡師曰師翁恁麼答話雖則善赴來機
爭奈語驚時聽徑山亦有兩轉語要與師翁
相見牛頭未見四祖時為甚麼百鳥嚮華嚴
節屋上安蚩蚩見後為甚麼不嚮華嚴佛殿
裏搖東司 上堂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

麼人得曰會佛法人得云和尚還得否曰我
不得云和尚為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大
眾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為你指出蕉
芭蕉芭有葉無了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
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
和尚被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上堂舉

圓通秀禪師示眾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
光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這一
箇那一箇更一箇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
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老胡九
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致令點照之徒鬼窟
長年打坐這一箇那一箇更一箇雖然苦口

叮嚀却似樹頭風過 結夏上堂文殊三處
安居諸公不是閑和尚迦葉欲行正今未免
眼前見鬼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
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僧問有麼有麼
庵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使下座歸方
丈 上堂舉趙州洗鉢孟詵乃曰諸方拈撥

甚多下註脚亦不少未曾有一人分明說破
妙喜今日為諸人分明說破喫粥了便洗鉢
孟且道還曾指示無黑頭從來好合替比丘
尼定是師姑 上堂繞方八月中秋又是九
月十五拈拄杖卓曰唯有這箇不遷擲下曰
一衆耳聞目覩 上堂舉五祖舉僧問趙州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庭前柏樹子恁麼會
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
子恁麼會方始是要識五祖師翁麼腦後見
腮莫與往來
孝宗皇帝在建邸時遣內知客入山供養羅
漢祝 聖請上堂乃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

即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敢問大衆作麼生是自彰底道理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床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箇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先者皆獲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密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洎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吾修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頻起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只憑此口與舌頭祝 吾君壽

無間歌德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混漾永不竭師子窟內產後現驚驚定出丹山穴爲瑞爲祥遍九坡草木昆蟲盡歡悅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真實說 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箇尊慈平昔強項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顛預用格外底龍侗自言我以木櫨子換天下人眼晴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却鼻孔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要教伊死也由徑山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 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云如何是麤入細曰香水海裏一毛孔云如何是細入麤曰一毛孔裏香水海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火不待日而熱云磨後如何曰風不待月而涼云磨與未磨時如何曰交 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麼生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速道曰脫殼烏龜飛上天 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曰夢裏惺惺 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云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曰逢人但恁麼舉云只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曰逢

人但恁麼舉云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 問明頭來時如何曰頭大尾顛纖云暗頭來時如何曰野馬嘶風蹄撥刺云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曰雪峰道底 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如何曰親言出親口云未審如何受持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 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曰五味鑽秤鉗 問心佛俱忘時如何曰賣扇老婆手遮日 問教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古師拍禪床右角一下僧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床左角一下僧云也知今日令不虛行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僧云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 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師繞見僧入便云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云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箇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云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

虛一聲僧問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即今因甚麼瞋睡僧云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云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篋問僧曰與作竹篋則觸不與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連道速道僧云請和尚放下竹篋即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云甕裏怕走却驚那師下禪床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云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已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于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宏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蛇尺許腰首白色伏于龍王井欄如義服者即山之昭濟示現也四眾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丞相以次致祭者各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為妙喜庵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

大藏流行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禪漢人族張氏年十八依靈山希拱為僧習台教歷三禩衣夏淨慈謁圓悟於鍾阜未幾睹二僧閱死心小參語曰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拂袖行至嚴廡洞然曉悟即以所證白悟悟弗許師沂流從之匪勞剪拂嘗侍悟入對維揚賜楷服及悟歸蜀以法衣付之太秀居士龍學耿公廷禧守括蒼尊其道請開法南明留二年退居永嘉護國憲使明公索太守呂公丕問以連雲邈之三請克至法社大興而枯蒼叢林實由師振次遷真如護國上堂曰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叫咩上堂拈拄杖橫按曰有時瞋有時喜有時觀音面有時夜叉臂或現鼠尾龍頭或現鼠頭龍尾倘要檢非不曾檢是何故是金不博金是水不洗水車柱杖曰梢公自應嗟只你是直符滿船都是鬼參浴佛止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箇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天

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貴國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却道讚佛讚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乍此住持只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衆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乳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召曰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階下蹲神龜火裏走師在西山為西堂耿龍學請就淨光墜座靈峰古禪師舉茶陵郁和尚悟道頌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又舉白雲端和尚見楊岐日令舉此頌歧大笑雲疑之因問其故時方歲暮歧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云見曰汝一善不及渠雲益疑之云意旨如何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雲大悟請前南明和尚為衆判斷師乃曰諸禪德楊歧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真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歧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嗟過雖然親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茶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僧問三聖

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為人意曾如何曰八十翁翁生鐵云與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靜空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一任摸索云出水後如何曰有眼如盲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曰無孔鐵鎚云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愚力也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曰耽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曰殺人活人不貶眼云目前抽顧鐵鎚略者還稱如何是雲門宗曰頂門三眼耀乾坤云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馮仰宗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云三果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曰箭鋒相擲不相饒云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云向上還有路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路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却半_{史五}年糧紹興乙丑冬示微疾丙寅正月九日請西堂曇華禪師為座元繼集主事付囑殆盡示訓如常威握拳而逝學者悲慕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石拳無少損二月二日塔于寺東剎阮洞前壽五十三臘三十五
台州鴻福寺文禪師上堂曰不昧不落作

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生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上堂鈞雖不到處千眼頻開箭鋒不及時萬機併會無邊差別智三昧總持門喝一喝則日照天臨打一棒乃雲行兩施拈却面前案山子倒轉舌頭試為我道一句看若道不得三十年後莫道見鴻福來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上堂撥轉關棧透出情塵截斷古今露箇面目理事俱到敲唱雙行直得泥牛哮吼露柱驚忙佛殿走出三門金剛開口大笑且道笑箇甚麼遂曰自家屋裏事難為說向人以拂子擊禪床下座平江府南峰雲辯禪師本郡人也壯年棄妻孥入閩依瑞峰章禪師圓顯旋里謁穿窬圓禪師中夜忽有得述二偈呈圓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造圓悟直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云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擺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歸住城西之思憶移小湖之觀音晚居南峰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霸主到烏江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壇拜將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萬里山河

獲太平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云向上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蹉過僧云真箇作家師曰白日鬼迷人一日入城與道俗行至十郎巷有問巷在這裏十郎在甚麼處師奮臂曰隨我來臨安府靈隱佛海慧遠禪師眉之眉山人族彭氏世業儒年十三因兄從釋師問曰出家何為兄曰求解脫法師曰如是哉亦可為緣白母宋氏願偕往母欣然遂事藥師院宗辯為僧詣大慈習經論四年去依靈巖微禪師久之微有契會圓悟領昭覺師即之聞悟普說忽頓悟仆於東東掖之乃曰吾夢覺笑至暮與悟問答無滯悟大喜以偈贈之自此機鋒峻發紹興乙卯春眉守以象耳命師開法不就是歲圓悟順世師東下抵淮南出住蟠龍遷瑯琊又移婺普濟衛定業光孝郡王趙公今衿侍郎曾公開皆問道於師後居南臺未幾過天台歷護國國清鴻福三寺尚書沈公介守平江以虎丘火廢邀師振之乾道己丑敕居崇先明年被旨補靈隱孝宗皇帝召入禁中與酬酢其道愈尊癸巳春特賜佛海禪師上堂曰道絕名言法離聞見打破虛空成七八片直饒錮鑿完全也是由基副箭上堂昨夜來報五參

正值老僧洗脚起來抖擻精神束上輪他一
著上堂天道虧盈地道變盈鬼神害盈人
道惡盈老僧本貫眉州眉山縣人事行年癸
未十二月十六日巳時建生自小出家橫草
不拈堅草不把路轉山回君自看南不龜頭
北不履上堂滴水冰生分外寒凍雲環合

鐵峰樹根塵不昧心珠露眩上眉毛子細看
上堂新歲有來由烹茶上酒樓一雙無兩脚
半箇有三頭突出神難辨相逢鬼見愁倒吹
無孔笛促酒舞涼州上堂好是仲春漸
暖那堪寒食清明萬疊雲山聳翠一天風月
為隣在處華紅柳綠湖天浪蕩風平山禽枝

上語諄諄再三瑣瑣碎碎囑付叮叮嚶嚶你
且道他叮嚶囑付箇甚麼卓拄杖曰記取明
年今日依舊寒食清明上堂舉僧問睦州
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
如何州曰昨日我若子今朝種冬瓜師曰問
者善問不解答答者善答不解問山僧今日
向饑鷹爪下奪肉猛虎口裏橫身為你諸人
說箇樣子登壇道士羽衣輕呪力雖窮法轉
新梅指破開天地開地頭顛落鬼神驚僧
問十二時中教學人如何用心曰燕雪寒冬
瓜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曰木杓頭邊鎌
切菜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曰研麵擦

酥託問即心即佛時如何曰頂分了角云
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云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又作麼主曰禿頂修羅舞柘枝
問東山水上行意旨如何曰初三十一不用
擇日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
定不得曰擔頭不挂針問昔有一秀才作

無鬼論論成時有一鬼叱曰你爭奈我何意
作麼生師以手斫額曰何似生僧云只如五
祖以手作鵝鵝背云谷咏咏又且如何曰自
領出去問庵內人為甚麼不知庵外事曰
拄杖橫挑鐵蒺藜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
甚麼人曰脚踏輪轆一日鳴鼓陞堂師潛

坐帳中侍僧尋之師忽撥開帳曰只在這裏
因甚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問
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
云天台普請南嶽游山師陞座別曰何釋達
池深四十丈闊四十丈乙未秋師示衆曰淳
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開處莫出頭冷地著
眼者明時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
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
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記取明年正月
半都下喧傳之果於丙申得辛後一日感微
疾至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鎚掀
翻露布突出機先鵝飛不度留七日顏色不

異是月二十五日塔全身於寺之烏峰送者
幾萬人世壽七十四僧臘五十九
成都府正法建禪師上堂曰兔馬有角牛
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鋒上師子
身竊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
星辰一時黑

温州鴈山靈峯伽堂中仁禪師洛陽人也少
依東京奉先院出家宣和初賜牒於慶基
殿落髮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所諦窮經論
特於宗門未之信時圓悟詔居天寧凌展
謁之悟方為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
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

遠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墜一齒即大悟
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諸問無間自南渡
隆興初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
堂曰九十春光已半過養花天氣正融和
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
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
地玉樓人醉杏花天上堂舉狗子無佛性
話乃曰二八佳人刺繡遲紫荊花下嘯黃鸝
可憐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淳熙甲
午四月八日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
法皇帝遂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偈拈提
師拈頌曰秤鎚擲出油闌言長語休腰纏

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癸亥中隱堂告衆而逝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曰無生國裏未是
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
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好事精神爽入火
真金色轉鮮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即心是
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
餘二十許人祖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回避
衆無對祖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愕眙亟
以聞悟悟至召曰祖首座祖張目眇之悟曰
抖擻精神透關去祖點頭竟爾趨寂
南康軍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也依圓悟於
雲居一日因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語之者
振酬以三偈其後曰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
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
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
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
任騰騰免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覺庵道人祖氏建寧游察院之姪女也幼志
不出適留心祖道趨圓悟之席於悟示衆語
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却所見始得自由
祖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
會得猶是眼中沙
令人本明亡其族里號明室自號契圓悟徧

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
偈寄呈泐潭草堂清禪師微露謝世之意至
旬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
慧禪師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
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鷄過
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華生淤泥
人來問我若何爲契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
他莫管他終日癡憨算海沙要識本來真面
目便是祖師一木又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
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成都府范縣君者贅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
圓悟被旨歸任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
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久
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
會悟曰却有箇方便遂令只看是箇甚麼後
有偈曰元來恁麼地近那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五

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饒鼓傳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顏削實謂寒灰再煇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耐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只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端坐自若賊扣而不答即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壽七十二臘四十二塔于文殊五髻峯

韶州南華知易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久從佛鑑始蒙印可繼住太平法席鼎盛後奉旨居南華上堂曰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槓非唯實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生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西鷄鷄得人憐大都只為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猶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往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為酥酪蝦蟇猶自眼搭躬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窮漢依前赤髭髯為復自家無分為復不肯承當可中有箇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橋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啞漳州龍牙蘇蘆智才禪師龍舒人族施氏年十八師事靈隱院道詮以試經下髮初謁三祖宗禪師次依佛鑑鑑一見曰異日大弘楊岐之道當在爾躬後見死心靈源圓悟皆冥符前記由是道聲四播潭潭師服師之名以獻麗延請開法踰三月遷龍牙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與境諸佛妙場通來拄杖子已為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箇消息齊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拄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

門剎那滅却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箇鷄鷄扛箇籠示衆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嬉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喑啞菽麥不分是事無能只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每登座凡有所問皆答曰蘇嚕故叢林稱之居龍牙十三載以清苦落衆衲子敬畏大帥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為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慨然而逝火浴日緇白會送者數千人慟震林壑設利五色者夥併靈骨塔於寺之西北隅世壽七十

有二臘戒四十有二
慶元府蓬萊卿禪師 上堂曰有句無句如
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
銜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
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
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上堂杜鵑聲

裏春光暮滿地落華留不住瑠璃殿上絕行
蹤誰人解掃無根樹舉杖曰這箇是無根
底且道解開華也無良久曰只應連夜雨又
過一年春 上堂蓬萊突元無遮護鐵壁銀
山無入處有時開挾一時開放出毒地當大
路參禪人早回顧莫待臨時生怖荆棘林

中暗坐時百尺竿頭須進步三十三人老古
錐象轉龍蟠曾指注休指注成露布蚊子上
鐵牛無你下嘴處 上堂舉法眼道識得梵
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梵子天地懸殊師
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山頂立一人向深
深水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

水裏啼鶯聞亭雨歌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
生
湖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郡之安吉人族施
氏甫冠師實梵院道才剝染即謁徑山常悟
禪師久之隨往隱靜悟問曰登天不假梯徧
地無行路時如何云清光何處無悟稱善師

退謂全衣曰一語偶投非解脫法素參廣鑑
行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眾咨請彌扣彌
深始知所見未出常情乃封其衾曰此生若
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逾七七
日鑑忽上堂謂眾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
師聞頓悟尋語鑑鑑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

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
云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
曰賢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
裏是他未徹處云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
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挑華爛
熒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

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
穩睡去也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
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
及天寧 上堂曰鑊鑊鑊住山斧佛祖出頭
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
阿呵呵神山打鑊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

弘連根苦 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大凡
扶宗立教須是其人你看他婆子雖是箇女
人宛有丈夫作畧二十年篋油費醬固是可
知一日向百尺竿頭做箇失落直得用盡平
生腕頭氣力自非箇俗漢知機泊乎巧盡拙
出然雖如是諸人要會麼雪後始知松栢攝

事難方見丈夫心 上堂如來禪祖師道切
忌將心外遺討從門所得即非珍特地埋藏
衣裏寶禪家浣湏及早撥動祖師關捩抖擻多
年布襖是非毀譽付之空豎闊橫長潭恰好
若不見寒山老終日嬉嬉長年把掃人問其
中事若何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卓參 僧

問如何是實中實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
深云如何是實中主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
家時云如何是主中實曰相逢不必問前程
云如何是主中主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
人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
向上問將來云如何是向上事曰大海若知

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
學得底師入院日謂眾曰兄弟如有省悟處
不拘時節請來露箇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
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
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顛厥衣襪師逐出院每
曰先師只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

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雙槐居士
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丐
還鄣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
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
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
可為我尋隻小船子來如云要長者要高者曰

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詰
辭世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十一月四
日闍維舌根不壞鄰人陳師顏以寶函藏其
家門弟子奉靈骨塔于晉應院之側
隆興府泐潭明禪師 上堂奉趙州訪萊萸
探水因緣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萊萸雨過
竹風清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盡不成
又舉德山托鉢話曰從來家雷小兒嬌偏向
江頭弄盡撓引得老爺犯不住又來船上助
歌謠
台州寶藏本禪師 上堂曰清明已過十餘
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
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 住烏鎮壽聖日
大慧禪師行化至師上堂叙謝畢乃曰鮑老
當年笑郭郎郭郎舞袖太當及手鮑老當
場舞鮑老郎當勝郭郎下座大慧炷香拜之
吉州大中祥符清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
世諸佛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
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迷偈曰
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青山况
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
禮拜而出
漳州淨衆佛真了樂禪師泉南羅氏子 上
堂顧四衆曰昨夜安排得兩段禪末後一句

也用不着今朝打鼓陞堂一句也未嘗安插
但見諸人簇簇上來山僧不免胡說亂說藉
張三黑李四箇箇解唱囉囉哩雖然如是入
著光孝門未免穿過觸體換了眼睛參 上
堂重陽九日菊華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
素晚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
隆興府谷山海禪師 上堂一舉不再說已
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設使動絃別
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望剎竿回去脚跟
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
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
卓拄杖下座
龍門佛眼清遠禪師法嗣
温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人族史氏世
宗儒師妙齡明敏年十三求為僧父母難之
輒不食伯父使從其志依城下大慈宗雅剃
染心醉楞嚴逾五秋南游謁玉泉勤雲蓋智
百丈肅靈源清有年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
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
遂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
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問措眼至晚抵
堂司師復以前話問之眼曰開言語師於言
下大悟眼曰今無復言政和末和守錢公景
述請開法天寧次遷褒禪東林及西山繼徙

聖泉鼓山尊奉 詔移鴈蕩能仁紹興乙丑
蒙 恩補江心龍翔 上堂曰萬年一念一
念萬年和衣泥裏洗脚上床眠歷劫來事
只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入方寸深拈起拄
杖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既
得箇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
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
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 上堂萬機不
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脚踏地
你諸人只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
半夜忙忙去玉兔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
床下座 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
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
若住則瞎真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
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
一切處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
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咄 上堂一葉落天
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
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
生良久曰久旱簷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
下座 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老禪問你老
人且道是八月二十五不是八月二十五若
道不是是何言歟若道是瞞上座即得爭奈
諸聖眼何乃擊禪床下座 上堂見見之時

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
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
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
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
般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
余意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云云審意旨如

何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
納僧只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納
僧只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
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問
如何是第一義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
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曰一

度著她敲怕見斷井索問鶯子深談實相
善說法要此理如何曰不及鴈銜蘆問如
何是佛曰華陽洞口石鳥龜問曾祖面壁
意旨如何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
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曰作賊人心虛
云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曰打鼓弄胡猴鼓

破胡猴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法屬長者宗
範付後事遺偈曰前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
言盡處龜哥眼睛赤次日沐浴更衣中令聲
大鐘疾至眾集處就座泊然趨寂茶毗送者
均獲設利奉靈骨塔于鼓山壽六十四臘五
十一

南康軍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洋之興道人族
李氏年十一去家業經得度有夙慧聞冲禪
師舉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戒既
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蒙授記
於龍門一日有僧被地傷足佛眼問曰既是
龍門為甚麼却被地敲師即應曰果然現大

人相眼益罷之初住吉之天寧還雲居七稔
教徒金山以疾辭得免上堂曰少林面壁
懷藏東土西天歐阜陸堂充塞四維上下致
使山巍巍而砥掌平水昏昏而常自清華非
艷而結空果風不搖而片葉零人無法而得
空問佛無心而更可成野蔬淡飯延時日任

運隨緣道自靈畢竟如何曰午打三更
遂寧府西禪文璉禪師郡之長江人族張氏
天姿穎邁幼從鄉先生趙嗣業頗通儒道以
遜大期之師飄然有出塵志徑依崇福院希
澄年二十三薙髮詣成都表言講席聽圓覺
起信深得其旨會圓悟歸昭覺往依之久無

所入遂東下謁谷隱顯洞山淵復無所證晚
抵龍門宴坐忘寢食佛眼憐其為道之篤一
夕携師縱步至普現坡下顧師曰望州亭與
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師於言
下證無生忍佛眼翌日登堂對眾印之道譽
籍甚閱三年以母老因還眼贈以偈曰烏石

嶺望州亭意未舉道先成十年辛苦游江海
此日言歸不問程桑梓無別路行藏任守護
果熟自然香記取來時步履復舊曰禪者連上
人操心珠入龍岫得之還故丘不忘本也仍
率罷參宿納數十錢之於是泝流歸肆業築
堂高隱靖康元郡守更西禪律居迎師開法

上堂曰一向恁麼去直得几聖路絕水泄不
通鐵地鑽不入鐵鏈打不破至於千里萬里
鳥飛不度一向恁麼來未免灰頭土面帶水
拖泥唱九作十指鹿為馬非唯辜負先師亦
乃埋沒已靈敢問大眾且道恁麼去底是恁
麼來底是為藥華開菩薩面樓欄葉散夜叉

頭上堂諸方浩浩談玄每日撞鐘打鼓西
禪無法可說勘破燈籠露柱門前不置下馬
臺免被傍人來借路若借路須照顧脚下若
參差邯鄲學唐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
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使用日輪午後三更
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麼出

頭也是眼中著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
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上堂
正月孟春猶寒直下言端語端拈起衲僧鼻
孔穿開祖佛心肝知有者達磨不來東土二
祖不往西天不知有者誰知當面蹉過過
十萬八千山僧為你重說偈言大眾莫教辜

負孟春猶寒 上堂舉外道問佛今日說甚
麼法曰說定法明日又問今日說甚麼法曰
不定法云昨日為甚麼定今日為甚麼不定
曰昨日定今日不定師曰昨日與今日說定
說不定案中天子教塞外將軍令外道當年
入夢鄉直至如今猶未省 僧問師子未出
窟時如何曰爪牙已露云出窟後如何曰龍
頭蛇尾云出與未出時如何曰正好與棒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
時如何曰閻梨有許多工夫紹興十四年十
一月忽示疾二十八日端坐訓從手書命本
院書記希秀嗣法住持捐囊資益田贍眾囑
累訖有請以頌者師曰先師龍門最後垂範
嘗曰無世可辭無法可說無頌可留吾豈負
先師意耶語卒而化壽七十二臘五十一
隆興府黃龍牧庵法忠禪師四明人族姚風
七歲師鄞縣國寧道英十九試經得度習台
教悟一心三觀之旨而未能泯跡歷扣名繇
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述偈曰轉大
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
眼曰其中事作麼生云潤下水長流眼曰我
有未後一句待分付汝師即掩耳而出乃之
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
大旱禱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

尺雨隨至居南嶽後洞木食潤飲侶虎豹猿
狖二十年著正心論十卷每跨虎出游儒釋
望塵而拜紹興甲寅秋樞密折公彥質染疏
親往以勝業力挽開法師嘉其勤渠乃赴未
幾移南木雲蓋謝事復應二聖起壇及大滿
之請晚居黃龍 上堂曰張公喫酒李公醉
子細思量不思議李公醉醒問張公恰使張
公無好氣無好氣不如歸家且打睡 上堂
今朝正月半有事為君斷切忌兩眼睛被他
燈火換 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
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
名杜口於毗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
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
濟入門便喝若向汝庵門下檢點將來只得
一橛千種言萬般說只要教君自家歇一任
大地虛空七凹八凸 僧問如何是佛曰莫
向外邊覓云如何是心曰莫向外邊尋云如
何是道曰莫向外邊討云如何是禪曰莫向
外邊傳云畢竟如何曰靜處薩婆訶 問大
衆臨筵請師舉唱師堅起拂子僧云乞師再
垂方便便師擊禪床一下已巳十一月示恙
至望文室後有白氣二道搖曳而出師遽曰
吾期至矣令集衆囑付殆盡引筆書偈而寂
塔于香原洞掩壙罷大雪獨區所壽六十

臘四十七
衡州烏巨雪堂道行禪師括蒼人族葉氏父
仲謹仕二千石棲心祖道號見獨居一如陶
氏夢苾芻抵其室而爭既生莊重警敏甫志
學有出塵志然書致慶前列問從天寧微禪
師游於言下知歸以出家陳父母乃聽年十
九禮普照覺印英禪師授僧伽梨首謁指源
潤禪師無所入徑之龍門質其所得佛眼論
曰到真實不疑方有語話分師無對一日舉
賢沙築著脚指師契悟即趨方丈眼曰悟即
不無要是千里之起足若向箇裏扶持起來
甚生次第事令侍右踰八周辭省親郡守侍
御黃公葆光結庵於黃堂後園力致之建炎
二年中散徐公康國來守是郡堅請開法於
壽寧次遷法海天寧烏巨大播玄風後名藩
賢侯以甲剎迎之者八師悉辭諸方益加尊
仰紹興戊辰鄱陽守陳公璘命樞密何公若
編修趙公廉齋躬往虔請師不得已而從之
上堂曰會即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
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華南明恁
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參 上堂雲籠嶽頂
百鳥無聲月隱寒潭龍珠自耀正當恁麼時
直得石梁忽然大悟石洞頓爾心休虛空開
口作證溪北石僧點頭諸人總在這裏瞞瞞

笑殺陝府鐵牛 上堂佛說三乘十二分頓漸偏圓癡人面前不得說夢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癡人面前不得說夢臨濟三玄雲門三句洞山五位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南明慈麼道還免得遭人檢責也無所以古人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還有和雪曲底麼若有喚來與老僧洗脚 上堂通身是口說得一半通身是眼用得一撮用不到處說有餘說不到處用無盡所以道當用無說當說無用說同時用說不同時諸人若也擬議西峯在你脚底到國清泉請上堂句亦刻意亦刻絕毫絕釐釐如山如嶽句亦到意亦到如山如嶽絕毫絕釐忽若抄通一線意句俱到俱不到俱刻俱不刻直得三句外絕牢籠六句外無標的正當恁麼時一句作麼生道傾蓋同途不同轍相持勢手上高臺 上堂舉趙州示衆云老僧除却二時齋粥是雜用心處師曰

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往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乃二月九日也黎明沐浴易服加趺而逝郡守躬營後事道俗瞻禮歎未曾有十七日聞維胃腋出銀液不斷皆五色設利也煙所至累然綴之人得以市齒舌不壞建寧塔波於寺之西壽六十三夏四十五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綿之魏城人族文氏神觀秀發韶時夜視如畫父母異之捨出家依鹽泉香積奉禪師年十八落髮受具崇寧初徧游禪會抵襄陽造谷隱靜覺之室留數載聞佛眼說法龍門即之一日眼上堂舉傳大士心王銘曰水中鹽味色裏膠青只聞其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觀寶藏迅轉頓明大法趨文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峯雲冉冉源無別派水泠泠游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青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龍圖蔣公燦出守是郡服師大名以白楊迎居衲子蜂集 上堂曰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繞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晝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只向他道却被

你道著 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示衆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只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日日現前煩惱時時解脫師律身清苦自住山出入杖笠獨行而已歲序因袖刺賀郡守嘗仆雪中偈曰垂老住山寺參官走道途前村雪嶺上顛倒沒人扶紹興己未五月十一日感微疾夜聞曉鐘遂憑陵喝之侍僧趨省已坐亡矣闍維收設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于寺之西壽六十四臘四十七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丹丘臨海人族胡氏依護國瑞禪師祝髮登具備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證入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

向汝道大有人為汝說法師禮拜示衆南康軍歸宗真牧正賢禪師澶川郭縣人族陳氏世為名儒幼從三聖海澄為苾芻具滿分戒將成都依大慈秀公習經論凡典籍過目成誦義亦頗曉秀稱為經藏子正覺顯禪師見之令著鞭荷負大法會圓悟禪師來居昭覺悟勉之南詢乃謁死心靈源湛堂皆蒙委寄遂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教動抱得旃檀樹語聲未絕師即頓悟眼曰經藏子漏逗了也自是與師商確淵奧臺臺無盡眼稱善因手書真牧二字授之紹興己巳歸宗虛席那侯以禮請堅卧不應實文李公懋嘗問道於師同屬官強之乃就上堂曰且第一句如何道汝等若向世界未成時父母未生時佛未出世時祖師未西來時道得已是第二句且第一句如何道直饒你十成道得未免左之右之卓拄杖下座上堂良久召大眾曰作麼生若也擬議賢上座瞞你諸人去也史六打地和尚真他秘魔巖主擎箇叉兒胡說亂道遂將一捆成齋粉散在十方世界還知麼舉拂子曰而今却在拂子頭上說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還聞麼闍老子知得乃云賢上座你若相當去不妨奇特或不相當總在我手裏只向他道問老子你

也退步摸索鼻孔看擊禪床下座僧問久默斯要已泄真機學人上來請師開示曰耳朵在甚麼處云一句分明該萬象曰分明底事作麼生云台星臨照枯木回春曰換却你眼睛湖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本郡人族俞氏年十九事報本蘊禪師圓顯受具辭謁徑山妙湛慧禪師慧移補淨慈因與月堂昌翠巖宗往扣保寧璣禪師及諸名宿晚依佛眼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遂作禮眼曰這鈍漢師笑而趨出後造道林參圓悟禪師深蒙印可既而旋里父母亡乃廬其墓待制葛公勝仲訪師議論警合守郡日撤徐簿敦敦濟以天聖致請師遁古墓中使者往返數四後為吏所跡不得辭久之左丞葉公夢得以積善命為第一祖謝事庵居作頌古百首繼住何山眾數千指又遷道場徙衛林為鼻祖史六上堂曰猛虎口邊拾得毒蛇頭上安排更不釘橋搖櫓回頭別有生涯婆子被我勘破了大悲院裏有村齋上堂淨五眼湧金春色晚得五力吹落碧桃華唯證乃知難可測卓拄杖曰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上堂三祖道但莫

憎愛洞然明白當時老僧若見便與一捆且道是憎耶是愛耶近來經界稍嚴不許詭名挾佃解夏上堂十五日已前不得去少林隻履無藏處十五日已後不得住桂子天香和雨露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阿呵呵風流不在著衣多育王遺書至上堂黃龍頭角從來異不與今時歲月爭復妙回途何處去月明終夜照虛堂嗚呼無示老人道傳龍岫德播寰中居常吒吒呀呀時塞斷天下人舌頭有時玲瓏寵時通透卓長靈鼻孔驢脚行時收佛手誰是知音拳頭舉處覓生緣了無向背三十載入泥入水今年五月十三日始見長人回途大地覓無蹤只有衲僧知去處山僧今日盡施三昧大展神通直得蕩蕩地絕絲毫巍巍然無背面猶覓他蹤跡不得適來為甚麼却道衲僧知去處還道得麼拄杖子忍俊不禁為你諸人道去也卓一下曰春前得兩華開早秋後無霜葉落遲上堂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為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驚頭忽擊出上堂舉須菩提持鉢維摩詰家滿盛香飯云汝能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乃可取食須菩提不知是義置鉢而去師曰當時若

有箇溪倒拈蝎尾逆將虎鬚擡手出荆棘林
纔見他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乃可取
食但對他道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
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直饒淨名
老人也須倒退三千里 上堂華開臘上柳
綻堤邊黃鶯調叔夜之琴芳草入謝公之句

史六

何必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非唯水上覓漚已
是眼中著屑擘開臂曰汝等當觀音紫磨金
色之身今日則有明日則無大似無風起浪
全不知羞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好箇迷達達
磨不知誰解承當 雙槐居士鄭參議入山
上堂佛鑑腦後眼不親瞎却何山珣佛燈佛

燈照破四天下又被禹功吹滅却從茲大地
黑漫漫物物拈來總一般試問一般何所似
蓮華在水葉長乾禹功參議中大使旆俯臨
既是屋裏人方說屋裏話不欲世諦飾詞澆
瀆台聽今日到這裏所以楊岐門下鍋子大
小杓柄短長鼻孔輕重一時被他覷見了也

汝等諸人各自照顧雖然如是要且有一處
未知端的且道道場八功德池水深多少有
幾箇赤梢鯉魚且寬數日方知底裏始信道
場逐日吞却三箇四箇吐却七箇八箇豈不
見百靈和尚問龐居士曰居士得力句還曾
舉似人麼云曾舉來曰舉似阿誰龐以手拍

曾云龐公龐却問百靈阿師得力句還曾舉
似人麼曰曾舉來云舉阿誰靈戴笠子便行
龐云善為道路師曰龐公大似堂前開飯店
經紀屋裏人百靈正如馬前相撲步步不虧
今日忽有人問道場如何是參議見佛燈得
力句只向道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渠若

史六

云曾舉似人麼只向道立行方回也文才比
仲壬 上堂舉滿山問仰山天寒人寒話師
曰一問一答玉線交羅雲錦段成了無滲漏
若也見得方知為仰父子唱拍相隨其或未
然更為諸人頌出吹盡風流大石調唱出富
貴黃鍾宮舞腰催拍月當曉更進蒲萄酒一

鍾 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
州云無師曰若於這一句下見得千句萬句
一時百雜碎遂喝曰切忌立地作夢且道畢
竟如何狗子佛性有毗盧愛飲彌勒酒狗子
佛性無文殊醉倒普賢扶扶到家中全醅耐
胡言漢語罵妻孥 僧問蓮華出水時如何

曰七尺八尺云出水後如何曰三尺四尺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毒蛇無角最威憚
云便恁麼會時如何曰梁山移長云只如教
意又作麼生曰長江滾不休 問如何是曹
洞宗曰鶴宿梧枝云如何是雲門宗曰木馬
上金梯云如何是滿仲宗曰目前無異草云

如何是臨濟宗曰我終不向你說 問如何
是佛師乃鳴指三下 問語默涉離微如何
通不犯曰橫身三界外獨脫萬機前云只如
風穴道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又作麼生曰說這不啻啻漢作麼云嫩竹搖
金風細細百華鋪地日遲遲曰你向甚麼處

見風穴云眼裏耳裏絕瀟灑曰料掉沒交涉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未過冬至莫道寒云
出水後如何曰未過夏至莫道熱云出與未
出時如何曰三十年後不要錯舉 問如何
是佛曰無柴猛燒火云如何是法曰貧做富
裝裏云如何是僧曰賣扇老婆手遮日云如

何是和尚栗棘蓬曰不答此話云為甚麼不
答師大笑曰吞不進吐不出 問如何是一
喝如金剛王寶劔曰古墓毒蛇頭戴角云如
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曰虛空笑點頭云如
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石人拍手笑呵呵
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布袋裏猪頭

史六

云四喝已蒙師指示向上還有事也無曰有
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鋸解秤鎚隨聲便喝
佛眼禪師忌師拈香曰龍門和尚聞提捺倒
不信佛法滅除禪道撈破毗盧向上開貓兒
洗面自道好一炷沈香爐上然換手提臂空
懊惱遂搖手曰休懊惱以坐具搭肩上作女

人拜曰莫怪下房媳婦觸忤大人好室中
番問曰貓兒為甚麼愛捉老鼠又曰板鳴因
甚麼狗吠紹興二十七年二月上游遊寺之
西原指地謂侍僧令役工治小塔三月旦示
少恙翌日衛侯遣醫來師笑曰藥能愈人世
無死者寄語衛公佐國厚自重初六日侍僧
古塔將就師遣擊鼓集眾師登座拈拄杖於
公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
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
公露出藁草又卓一下顧大眾曰莫懊惱直
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
壽七十有三夏五十有四火後收靈骨設利

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漳州方廣深禪師僧問一法若有毗盧墮
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未審意旨
如何曰富嫌寸口少貧恨一身多

世奇首座者成都人也遍依師席晚造龍門
一日因請益次大豁所疑眼命分座奇固辭

史六

平三末

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刺眼毫髮若差睛則
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眼尤尚之暮
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
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只
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眾罔措奇喝
一喝而終

温州淨居尼慧溫示眾舉法眼上堂云三
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溫曰
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茗帚
柄聊與三十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六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七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正受編

南嶽第十五世楊岐十一世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

五祖表自禪師法嗣二人見一錄人

新州龍華高禪師

懷安軍雲頂谷禪師

大隨南堂元靜禪師法嗣十二人見七人錄

蘭州南巖勝禪師

常德府梁山廓庵師遠禪師

嘉州能仁默堂悟禪師

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庵主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

彭州大隨南修造

龍圖王觀復居士賢見

嘉州黃梅明淨禪師

合州釣魚臺則鈺禪師

提舉吳所居士見

淨因滿庵繼成禪師法嗣二人下附

台州瑞巖佛燈如勝禪師

無為軍冶父實際道川禪師

鴻福德昇禪師法嗣一人

舒州甘露寺常禪師

青原第十五世雲門

天寧明禪師法嗣一人

密州嶧山寧禪師

淨慈佛行月堂道昌禪師法嗣二人見一錄人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

婺州智者廣鑑可果禪師

瑞巖寂室慧光禪師法嗣三人見一錄人

臨安府中天竺凝禪師元妙禪師

紹興府天衣性禪師

嶽麓海禪師法嗣一人

荆門軍玉泉思達禪師

圓覺曇禪師法嗣一人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

青原第十五世洞山

天童大休宗珏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雪竇足庵智鑒禪師

雪竇開庵嗣宗禪師法嗣二人見一錄人

泰州如皋廣福微庵道勤禪師

慶元府翠巖宗靜禪師

善權法智禪師法嗣二人見一錄人

紹興府超化藻禪師

常州宜興保安超禪師

廣慧法聰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普照戒禪師

南嶽第十六世黃龍五十二世

天寧夢庵普信禪師法嗣四人

楚州鹽城永寧道全禪師

建州府龍仁永寧道全禪師

真江府龍仁永寧道全禪師

光孝果慈禪師法嗣二人見一錄人

廣德軍光孝初首座

處州崇聖善行禪師

雪峰毬堂慧忠禪師法嗣一人

隆興府上黃獨秀宏禪師

祥符立禪師法嗣一人

湖南報慈淳禪師

育王無示介謨禪師法嗣六人見五人錄

南劍州西巖宗回禪師

台州萬年心聞曇貴禪師

高麗國坦然國師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

常州無錫華嚴退庵先禪師

道場普明慧琳禪師法嗣二人見一錄人

臨江軍東山古禪師

通州狼山瑤禪師

烏回範禪師法嗣一人

潮州島西橋禪師
南嶽第十五世禪師
開福道寧禪師法嗣

潭州大瀉月庵善果禪師信之鈇山人族余
氏幼孤依七寶元決下髮游方至鵝湖聞二
童子戲語師有省遂至雲居一日有僧自黃
龍來問死心室中如何爲人云每舉雲門話
墮因緣問學者曰那裏是話墮處師開心大
慶快即趨黃龍蒙印可死心謝事乃往開福
語尤契命分座福壽入寂以麈尾授師師力
辭福曰大法未運賴汝以興無拒福歿師憇
湘西會佛果禪師住道林命典藏爲衆秉拂
師提綱罷舉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
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
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云典座來日不得晉
請師曰乾峰平地生堆韶石因風起浪雖然
合水和泥千古叢林榜樣既是叢林榜樣爲
甚麼合水和泥要會麼不入洪波裏爭見弄
潮人佛果爲擊節自爾有聞郡守曾公孝序
以上封請師出世繼補道吾橋嚴徒閩中黃
檨及東西禪晚居大瀉兩禪
上堂曰奚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除却軸
以拄杖打一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卓一
卓下座 上堂八月秋何處熱向上事時時

說撥轉天關放迴地軸即不問且道黃金爲
地白銀爲屋是甚麼人居止良久曰巍巍聖
德邁三皇歷歷清光吞二曜 上堂言語道
斷物我皆如義路不生風雲會合直得玄關
大啓正眼流通匝地光輝呈祥顯瑞然雖恁
麼且應物無私一句作麼生道喝一喝曰頭
頭無取捨處處絕親疎 上堂是法不可示
言詞相寂滅擊破太虛空萬里一條鐵諸禪
德適來話頭道甚麼若也見得功不浪施其
或未然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真秘訣
擊禪床下座 謝供頭上堂解猛虎領下金
鈴驚羣動衆取蒼龍穴裏明珠光天照地山
僧今日到此讚歎不及汝等諸人合作麼生
豎起拂子曰昨上眉毛速須薦取擲拂子下
座 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時如何曰魚行水
濁云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曰地肥
茄子大云只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
甚麼邊事曰賊以賊爲驗云有時乘好月不
覺過滄洲曰關梨無分 問如何是月庵曰
丹青畫不成云如何是月庵家風曰生鐵鑄
就 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曰驗盡
當行家云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又作麼生曰
風吹日炙云滿山呵呵大笑聲曰波斯讀梵
字云道吾推倒泥裏瀉山不管此意又且如

何曰有理不在高聲云羅山道道吾是撮馬
糞漢又作麼生曰多口阿師云今日足見老
師七通八達曰仰面哭蒼天僧禮拜師曰過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乾坤無異色云
出水後如何曰徧界有清香紹興壬申正月
十三寢疾書別知舊十九集大衆勉令進道
書偈已談笑而逝二月八日奉全身塔于寺
之西峰壽七十四臘五十八
五祖表自禪師法嗣
新州龍華高禪師 上堂曰象王行師子住
赤脚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
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
時好一堆柴
大隨南堂元靜禪師法嗣
簡州南巖勝禪師 上堂舉拂子示衆曰識
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會麼即心即佛幾人
知立雪齊腰只得皮四海浪平龍玩寶儘他
螻蟻撼須彌非佛非心絕謂情玄途鳥道急
回程爍迦羅眼存機變莫守寒巖異草青心
佛物兮俱不是坐斷舌頭除藥忌橫拈倒用
總由他活捉魔羣穿却鼻擲拂子下座 上
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
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
生釋迦彌勒汝量大看來猶只是他奴 僧

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曰橫按鎖鑰金正令云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又如何曰太平寰宇斬癡頑云恁麼則南巖門下土曠人稀曰靈利衲僧只消一點云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曰家賊難防云今日學人小出大過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

僧打你始得僧禮拜師曰切忌詐明頭

常德府梁山廡庵師遠禪師合川魯氏子

上堂曰今朝二月半百華開爛熳雲繞翠峰頭鶯啼楊柳岸觀音借路行文殊分主伴獨有解空人支筇渾不管直饒天外兩華飛翻覆都來是這漢且道如何是這漢喫茶去

上堂舉達磨見武帝師曰堯風舜日兩依依一片虛凝截萬機何必胡僧親付囑如人飲水自家知上堂五日一番陞座拈出現成行貨大衆普請商量恰是老僧罪過既是大衆商量因甚麼恰成老僧罪過不見道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上堂舉揚歧三脚驢

史七

六

子話師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壑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智人之明鑒佛法之至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只道宗師家無必固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則未是若恁麼只作得箇乾無事會不見揚歧用

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方便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只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須是一一銷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只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唯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澡洗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若恁麼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參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歧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

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麼直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觀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

史七

七

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能會行人更在青山外嘉州能仁默堂悟禪師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子細看霧卷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月輪寒合州釣魚臺石頭自回庵主郡之石照人世

爲石工嘗參禮報恩禪師求安心法連論之因棄家爲道人一日於大隨出石次心光頓發往見南堂蒙印可堂授以僧服後庵居學者從之示衆曰參禪學道大似并底叫渴相似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

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路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之根源見得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漢有

甚麼勝你處諸人有甚麼不如老漢處還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綿之彰明人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言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

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擊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消繁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床眠劍門南修造者淳厚之士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贊禪師坐次贊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

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

淨因瑞庵繼成禪師法嗣

台州瑞巖佛燈如勝禪師 上堂曰人人領

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

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只如女子出定趙州

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九臯難翥翼馬

無千里謾追風

無爲軍治父實際道川禪師姑蘇玉峰人爲

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遂從

之習坐不倦一日因是不職尉苦之師於杖

下大悟辭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

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此去能豎起脊梁

了辦箇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

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游方至天峰躡

庵與語鋒投庵稱善歸憇東齋道俗愈敬有

以金剛般若經請問者師爲頌之今盛行於

世隆興改元殿撰鄭公喬年漕淮西適治父

虛席迎開法 上堂曰羣陰剝盡一陽生草

木園林盡發萌唯有衲僧無底鉢依前盛飯

又盛羹 上堂舉雪峰一日登座召衆云看

看東邊底又云看看西邊底汝若要會拈拄

杖擲下云向這裏會取師曰東邊覷了復西

觀拄杖重重話歲寒帶雨一枝華落盡不煩

公子倚闌干

香原第十五世^{雲門}

雪竇明禪師法嗣

密州嶧山寧禪師 上堂曰有時孤峰頂上

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

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棒樹華

開威芭蕉葉最多 僧問全身放下時如何

曰既是全身何消放下云直是步步不將來

心心無處所曰亦無步步云不見道直須步

步踏著曰落在功勛云不涉功勛爭得到這

裏曰庭前樹子一任風吹云而今四海清如

鏡暢快漁翁把釣綸曰不見鯨鯢上玉鈞

淨慈月堂佛行昌禪師法嗣

臨安府五雲悟禪師茗溪人謁月堂於何山

入室次堂舉雲門須彌山問之擬對堂以拂

子擊其口師即契悟命爲侍者後謁諸方皆

蒙許可月堂被 旨居靈隱師歸省堂延爲

座元未幾出住五雲宿衲所向 上堂謂衆

曰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

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

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野雖與他同床

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

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

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

底是拈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

者春風總不知乾道戊子秋回冷泉爲西堂

十二月望示微疾至二十四夜請堂頭首座

龍華本禪師爲衆普說叙師出處及得法

故也躬起焚香至四鼓危坐不動侍僧清隱

請偈息師曰更少時鐘鳴報我鐘既鳴書三

偈付隱一遺龍華以二別月堂顧隱曰更寫

一紙辭衆如何隱曰諾復大書曰倒跨楊歧

三脚驢拗折雲門一條杖禪流更擬問如何

江西十八灘俱漲隱曰莫更有在師斂手而

逝龕留五日顏如生目微開時國使入山觀

者如市火浴目睛舌本身根不壞

瑞巖寂室慧光禪師法嗣

臨安府中天竺癡禪元妙禪師雙溪東陽人

族王氏年十二去家圓具習台教去依寂室

於國清聞舉索命話師有省撫屏大笑辭謁

西禪淨禪師淨使職堂司一日舉興化打克

賓公案問師曰知恩方解報恩淨打曰多

人作此見解師頷領及寂室 詔補靈隱擢

爲第一座自開法靈石凡四坐道場 上堂

曰靈石說禪癡癡動著七顛八倒觀妙理玄

言恰似屎坑視諸佛佛祖師猶如糞埽罵詈

懣懣和排斥杜撰長老有時讚歎使一一人

人面前喜歡有時耻剥教一一人人肚裏煩

惱雖然九凸十四圓湊將來恰好敢問大衆

且道那裏是恰好處提拄杖曰還見麼直饒向這裏見得個儻分明須知更有一處未免殺訛遂橫按曰還委悉麼東籬綻黃菊秋雨滴青莎 上堂黃昏難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瞪開紅眼睛 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喝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

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 上堂舉南泉與油資師曰南泉肚裏飽餉餉莊主雖饑解點頭侍者只聞歌樂響不知洪飲在高樓 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曰佛祖開口無分云如何是函蓋乾坤句曰匝地普天云如何是隨波逐浪句曰有時入荒

草有時上孤峰隆興改元師以足疾退藏傳李李氏庵明年七月作書偈別參政周公葵及道俗問侍者立秋近遠以十一日對至期書偈而逝火浴舌晴齒頰不化談利璨然歸塔于寺之稽留峰壽五十有四 嶽麓海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思達禪師 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曰萬象收歸古鑒中云如何是一印印水曰秋蟾影落千江裏云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 圓覺曇禪師法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嘉興崇德人年二十六

投千金妙冲爲頭陀數著落髮不善書唯務宴寂夜設香鼎於前昏睡即引指養之不兩月盡一指後聞維那白捷推發明往依圓覺有年辭扣諸方歸侍次問云文殊與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維摩默然叙語未終覺喝曰你擬向默然處採根那所疑冰釋命分

座隆興初住靈巖後居圓覺 上堂曰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麼如此九九八十一 上堂舉南泉示衆曰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倒腹傾腸幾箇知更無絲髮可相依

直饒徹底承當去也落他家第二機 青原第十五世 洞山十 天童大休宗珏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足庵智鑒禪師 上堂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華雨滿城流水香

雪竇閑庵嗣宗禪師法嗣 泰州如皋廣福微庵道勤禪師邑之俞氏子 上堂曰祖師正令不通水泄放一線開露柱饒舌寒時須寒熱時須熱無欠無餘應時應節一切成現休強分別繞入思惟便成刺說不入思惟只得一橛是則金剛眼睛不是

則黃泥土捏 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云忽遇客來將何祗待曰金果早朝猿摘至玉華晚後鳳嚙來師曰廣福即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只向道翠竹叢邊歌款乃碧巖深處卧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祗待沒底

籃兒盛白月無心盤子貯清風 善權法智禪師法嗣 紹興府超化藻禪師 開爐日上堂曰雪滿寒窓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十直得寒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杓被蒙頭坐冷暖了無

知 南嶽第十六世 臨濟十二世 光孝果慙禪師法嗣 廣德軍光孝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幡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不可也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

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 祥符立禪師法嗣 湖南報慈淳禪師 上堂曰青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荆棘生法眼正而還自騎辜負迺祖埋沒已靈且道不埋沒不辜

真正法眼藏畢竟如何話會有吐露得底試出來道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

育王無示介謚禪師法嗣

南劔州西巖宗回禪師雙溪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紹興己巳春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

史

主

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知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堂師遂登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瞑目而逝餘語未見

台州萬年心聞曇貴禪師永嘉人 上堂曰

一見便見八角磨盤空裏轉一得永得辰錦朱砂如墨黑秋風吹渭水已落雲門三句裏落葉滿長安幾箇而今被眼瞞豈拂子曰瞞得瞞不得總在萬年手裏還見麼華頂月籠招手石斷橋水落捨身巖 僧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曰賊過後張弓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示示答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

相與證明其來久矣後復通嗣書獻其國所賜磨衲袈裟山錦拜褥青磁香爐等泊開堂語錄其書略曰生死海廣劫殫罔通得遇本分宗師以三要印子驗定其法實謂實龜值浮木孔耳 慶元府天童慈航了朴禪師七閩人耕讀

上堂曰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 上堂久雨不晴半睡半醒可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遂喝曰住住內卦已成更求外象卓拄杖曰適來擲得雷天大壯如今變作地火明夷 上堂

牛皮鞞露柱露柱啾啾叫燈籠佯不知虛明還自照殿脊老蚩刻聞得呵呵笑三門側耳聽就上打之遠譬如十日菊開徹阿誰要阿呵呵未必秋香一夜衰熨斗煎茶不同銚室中問僧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只如三更夜半人面似賊賊面似人作麼生辨

史

高

臨安府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 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云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自代云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梳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雖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如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

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

道場普明慧琳禪師

臨江軍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錫翰林居士向公子諶訪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拳師曰賊身已露云和尚莫誣罔人好曰賊證現在李無語師示以偈

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只爲他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倚絕龍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翻開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并賊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貼貼安邦立業時萬象森羅齊拊掌後首衆於闕之開元食時停筍而化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七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八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住僧正受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五十二世

徑山大慧普覺宗杲禪師法嗣七十

五人仁見十七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禪師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

福州王泉曇懿禪師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

建寧府開善密庵道謙禪師

慶元府育王大圓導璞禪師

温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

江州東林卅庵道顏禪師

潭州大瀉寶禪師

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

劔州萬壽自護禪師

潭州大瀉了庵景暈禪師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

泰州光孝草庵智遠禪師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

近禮侍者

温州淨居尼定光大師妙道

平江府資壽尼無著妙總

侍郎張九成居士賢語見

參政李邴居士賢語見

寶文劉彥脩居士賢語見

提刑吳偉明居士賢語見

門司黃彥節居士賢語見

秦國太夫人計氏妙真賢語見

成府伊山正法秀禪師

泉州清涼峰老密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珠禪師

嘉州嚴頂法生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印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嘉州華嚴頂法振禪師

且不堪勸敵而今還有別休咎者麼便請從東過西不妨水雲自若如其稍涉遲回直是一堆粉碎喝一喝下座 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你地又誰管你天物外倘然無箇事日上上竿猶更眠 上堂衆方集定師曰靈利人

小勞再舉便下座 元宵上堂心如皎月連入照性似寒潭徹底清無價夜光人不識夢中虛度幾千春豎拂子曰阿呵呵燈亮王如來向這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大千界未審諸人還見麼若也見得青春無虛度若也未見有眼如盲見與不見拈放一邊忽若毗嵐

風起驟雨傾盆正恁麼時且道燈光王如來在甚麼處喝一喝曰莫瞋睡好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古人言州云諦聽諦聽師曰諦聽即不無切忌喚鐘作甕 僧問釋迦彌勒猶是他奴未審他是阿誰曰明破即不堪開堂日僧纔出師曰住住今日不答話僧

擬進語師喝曰退後退後不堪爲種草 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曰暗寫愁腸寄與誰云恁麼則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曰莫彖沸 室中問僧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云新羅國裏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聾云今日親見趙州曰前頭

見後頭見僧乃作斫額勢師曰上座甚處人云江西曰因甚麼却來這裏納敗關僧擬議師便打紹興癸酉七月望陞堂勸衆激礪凡數百言翌日語門弟子吾世緣盡矣遂書曰十四十五明明已露更問如何西天北土囑首座安永曰汝善保任努力爲人言畢而逝

史八

四

世壽六十有二僧臘三十有七 福州東禪蒙庵思岳禪師諱 入院上堂曰大地茫茫恁麼廣闊窮山漠漠隨分幽深爲衲僧法戰之場報佛祖冤讎之處盡力道得一棒一條痕盡力道不得一掌一手血如以眼見則復耳聞如以心知則復智證是故

謂之智證三昧亦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若也於此共相委悉大千沙界一毫收百億毛頭轉轉直是通身還有眼不風流處也風流 上堂蛾羊蟻子說一切法牆壁瓦礫現無邊身見處既精明聞中必透脫所以雪峰和尚凡見僧來輒出三箇木毬如弄雜劇相

似賢沙便作斫額勢卑未謾道將來普賢今日謗古人千佛出世不通懺悔這裏有人謗普賢定入拔舌地獄且道謗與不謗者是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羶羊挂角獵犬尋蹤

一意乖疎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齊僧怕夜茶 上堂臘月初歲云徂黃河凍已合深處有嘉魚活鱗鱗跳不脫又不能相煦以濕相濡以沫慚愧菩薩摩訶薩春風幾時來解此黃河凍令魚化作龍直透桃花浪會即便

史八

五

會癡人面前且莫說夢 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無影象徧界不曾截喚作一物即不中敢保老兄未徹在恁麼說話開人眼瞎人眼若也不會天寒日短三人共兩椀且道爲諸人說對古人話還會麼禮繁即亂 上堂二祖償宿債萬

法絕對待一心無罣礙浮山有九帶十方虛空圓陀陀無量法門百雜碎若言其有非內非外若言其無無在不在智與理冥境與神會如牛拽磨似水打碓三千里外逢人東倒西偏十字街頭遇賤則貴還會也無蘇盧蘇盧 上堂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

身布施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云如何是中日分復亦恒河沙等身布施曰築著磕著云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復曰一轉語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一轉語舌頭不出口一轉語且喜沒交涉要會麼慚愧世尊面赤不如語直大小

岳上座口似磬盤今日爲這問話僧講經不覺和注脚一時說破便下座

泉州教忠庵禪光禪師閩之長樂人族奎氏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十八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領謁

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云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福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云某不肯他後頭下

箇注脚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句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瑯琊并賢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只是不著所在如人所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

矢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揚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愠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云無可疑者曰只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

門庵師侍行一夕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之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云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

師大悟慧搥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鑰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撥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邵武黃端夫創庵乞師住持留二年東歸分座於鼓山參政李公邨以教忠迎

開法閱十年移龜山 上堂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至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麼如此只爲分明極處令所得遲 上堂要幻空華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

復曰侍者收取拂子 上堂卓拄杖喝一喝曰不是坐來頻勸酒自從別後見君稀便下座 上堂一物不將來兩肩擔不起直下便承當坐在屎窖裏還百獨脫出來底麼設有也是黃龍精 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曰山僧今日因云罔明爲甚麼却出得

曰令人疑著云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峰秀放出黃河一派清曰一任卜度 問如何是向上事曰七十二八十四師住龜山歲餘以疾歸雲門庵紹興乙亥二月八日剃沐更衣告衆右脇而逝十五日闍維獲舍利五色門人慧空頂歸教忠六月八日建塔于山之陽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嘗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勝大慧入閩知其所見未諦致書令來師遲遲慧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慧鞠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退院親之一日入室慧問我要箇不會

禪底做國師師云我做國師去也慧喝出居無何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明後住玉泉爲慧拈香繼省慧於小溪慧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

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慧曰我不似雲門老人將虛空剗窟窿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冤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

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當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煩玉泉為衆拈出師登座叙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滯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即不

史八

八

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日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下

座舉衆拜之賦下

賦下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之湖口人初住博山上堂曰高揖釋迦不拜彌勒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只會步步登高不會從空放下東家牽犁西家拽杷者與三十拄杖何故爲他只會從空放下不會步步登高山僧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衆中莫有點檢得出者麼若點檢得出須彌南畔把手共行若點檢不出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眎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唧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一時華孽了

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卓錫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逃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徽上堂曰談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

史八

九

立賓華孽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慍慍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坐斷毗盧頂顛須是沒量大人若是沒量大人不坐毗盧頂顛上堂若也單明自己已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

只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今朝臘月九窮漢外邊走雖然不還家却是他好手既是不還家因甚麼知道他好手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欄衫上堂九夏炎炎大熱木人汗流不輟夜來一

雨便涼莫道山僧不說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上堂若欲正提綱直須大地荒欲來衝雪刃未免露鋒銚當恁麼時釋迦老子出頭不得即不問你諸人只如馬鎧裏藏身又作麼生話會上堂道是常道心是常心汝等諸人聞山僧恁麼道便云我會也大盡三十日

小盡二十九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耳裏聞聲鼻裏出氣息若四大海水在你頭上毒蛇穿你眼睛蝦蟆入你鼻孔又作麼生上堂文殊普賢談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吐上堂佛祖頂顛上有破天大路未透生死關如何敢進步

進步不進步大千沒遮護一句絕言詮那吒擎鐵柱開堂日拈香罷師就座南堂和尚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便喝曰此是第幾義久參先德已辨來端後學有疑何妨請問僧問阿難問迦葉世尊傳金欄外別傳何物迦葉喚阿難阿難應諾未審

此意如何曰切忌動著云只如迦葉道倒却門前刺竿著又作麼生曰石牛橫古路云只如和尚於佛日處還有這箇消息也無曰無這箇消息云爭奈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曰莫將庭際栢輕此路傍蒿僧禮拜師乃曰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

史八

十

頭已是白雲千萬里那堪於此未知休設或於此便休去一場狼藉不少還有檢點得出者麼如無山僧今日失利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曰速禮三拜問永嘉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此意如何曰獼猴弄藕膠云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曰胡猱繫露柱問不施寸
刀請師相見曰逢強即弱云何得埋兵掉闔
曰只爲闔梨寸刀不施云未審向上還有事
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敗將不斬
問古佛堂前甚麼人先到曰無眼村翁云未
審如何趣向曰柳栗橫擔

建寧府開善密庵道謙禪師本郡人其具
戒游東都於圓悟會中師事大慧迨慧補徑
山師侍行未幾遣之零陵致訊紫巖居士於
中途倏然契悟既回慧特爲印可歸隱仙州
山四衆雲集法席鼎盛寶學劉公彥脩請居
開善上堂曰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年今年

也有箇六月十五年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
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
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
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
多是多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
上堂洞山麻三斤將去無星秤子上定過每

一斤恰有一十六兩二百錢重更不少一釐
正與趙州殿裏底一般只不合被大愚錯解
秤鎚却教人理會不得如今若要理會得但
問取雲門乾屎橛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
樹撞倒燈籠打破露柱佛殿奔忙僧堂回顧
子細看來是甚家具咄只堪打老鼠上堂

諸人從僧堂裏恁麼上來少間從法堂頭恁
麼下去並不曾差了一步因甚麼却不會良
久曰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舉馬
大師道即心即佛師曰錯又道非心非佛師
曰錯南泉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錯
若人破得此三箇硬寨許他參學中著得箇

眼其或未然毗嵐風忽起驚著梵王睡
慶元府育王大圓遵璞禪師長溪人幼同王
泉懿問道圓悟數載建炎初還里佐懿於莆
中祥雲紹興甲寅春大慧居洋嶼師往訊之
入室次慧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
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

慧膝上打一拳慧曰只你這一拳爲三聖出
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慧便打復
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後因慧室中
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
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
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

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云有慧曰剗僧擬議
慧便喝師聞遽領微旨大慧欣然許之出世機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七閩長樂人
族林氏初謁雪峰預次依佛心才皆已機契
及親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睹僧剔燈始棄
前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

歸堂撞見聖僧幾乎對面蹉過不蹉過是甚
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只是這箇慧亦以偈
贈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
饑餐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己
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曰有佛處不得住踏
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

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恁
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華摘楊華眼
裏瞳人著繡靴卓拄杖下座上堂觀音菩
薩買胡餅放下却是饅頭雲門大師只見錐
頭利不見鑿頭方能仁即不然初三十一
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師不在尖新語句邊

背手忽然摸得著長鯨吞月浪滔天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禪師潼川飛鳥人族鮮
于氏世爲名儒少依淨安諫律師試經得度
與正聲頭結友南遊凡名緇宿衲無不扣見
唯疑圓悟門庭不類諸方悟時住師親之無
所投一日浣衣次忽有得乃曰天知地知你

知我知更莫漏泄天機性悟傍將述所證悟
不顧異日見之詎曰汝以學解自負意氣凌
人臘月三十日能自負否師慚汗浥首悟復
謂曰儕輩中如果者即大汝當就其磨礱師
益不悅悟還蜀師願侍行悟曰不可我嘗囑
汝依果汝欲決擇大事詎宜以開氣介胃中

耶仍以書致慧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其後未可量也久之慧奉旨住徑山師趨謁質疑朝夕方大契悟分座接納會正歸住雲頂邀師西還正遷無爲命繼席次徙卞山薦福及報恩白楊晚居東林上堂曰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

史八

十三

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上堂欲識諸佛心但向衆生心行中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但向萬物遷變處會取還識得麼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上堂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作麼生是良

遂知處乃曰願鵲語鶴上堂仲冬嚴寒三界無安富者快樂貧者饑寒不識玄旨錯認定盤何也牛頭安尾上北斗面南看上堂一滴滴水一滴滴凍天寒人寒風動幡動雲門扇子踴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不出諸人十二時

中尋常受用上堂元宵已過化主出門六羣比丘各從其類此衆無復枝葉純有貞實如是增上慢人退亦佳矣麒麟不爲瑞鸞驚不爲榮麥秀兩歧未登九穗總不消得但願官中無事林下棲樗水枯牛飽卧斜陽擔板漢清貧長樂粥足飯足俯仰隨時筋籠不亂

攪起老鼠不敲甕算山家活計淡薄長情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良久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上堂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上堂客舍久留連家鄉夕照邊蒼懸三月雨水沒兩湖蓮錢漏燒燈盡柴生滿竈煙已

忘南北念入望盡平川上堂向上一竅八面玲瓏觀面一機全身擔荷是則金鎗難播非則玉石俱焚擬議不來銀山粉碎總不恁麼又且如何是非不挂壞生口自有旁人話短長上堂一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甲巳之年丙作首乙庚之歲戊爲頭上堂

拈檀林無雜樹鬱密深沈師子住所以拈檀叢林拈檀圍繞荆棘叢林荆棘圍繞一人爲主兩人爲伴成就萬億國土士農工商若夜叉若羅刹見行魔業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曰描不成畫不就云李陵雖好手爭奈陷番何曰甚麼處去來

史八

古

問如何是佛曰汝是元固僧近前云喏喏師曰棍無橫棒無口問如何是佛曰誌公和尚云學人問佛何故答誌公和尚曰誌公不是閑和尚云如何是法曰黃綃幼婦外孫齋曰云是何章句曰絕妙好辭云如何是僧曰釣魚船上謝三郎云何不直說曰賢沙和

尚云三寶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曰王喬詐仙得仙僧呵呵大笑師乃叩齒隆興甲申五月二十三日徧辭道俗示寂於昭臺火浴後設利甚富歸葬雲頂壽七十一臘五十四潭州大鴻寶禪師上堂曰喚作竹篋則觸

不喚作竹篋則背直須師子敲人莫學韓獪逐塊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愁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只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真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曰勘破了

也放過一著是柏僧破草鞋現修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甚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

史八

十五

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上堂一葦江頭楊柳春波心不見昔時人雪庭要識安心士鼻孔依前搭上前豎起拂子曰祖師來也還見麼若也見得即今薦取其或未然此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僧問人天交接如何開示曰金剛手裏八棱棒云忽被學人橫穿凡聖

擊透玄關時又作麼生曰海門橫鐵柱 問

如何是獨露身曰牡丹華下睡貓兒

建康府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初

住白兆次居保寧蔣山 上堂曰諸佛不曾

出世人人鼻孔透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

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

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

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

一生受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

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如拽破好便

下座師每以安州人解廝撲之語示衆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 上堂曰古者道若人

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即不然若人識得

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

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大瀉了庵景暈禪師 上堂曰雲門一

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

寒梅華正吐手把須彌槌笑打虛空鼓驚起

驕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脩羅王握

拳當曾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峰前亦

曾錯舉

臨安府靈隱誰庵了演禪師 上堂曰面門

撥破天地懸珠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

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

喝一喝下座

泰州光孝草庵致遠禪師 上堂舉女子出

定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湏是相逢一會家

佩玉鳴鸞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

建寧府竹原宗元庵主郡之建陽人族連氏

少號儒林秀傑年二十八悟世虛假乃禮西

峰道聲舍縫腋而緇之徑趨大慧入室次慧

舉巖頭見德山語問之師所疑頓釋久之分

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居不

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皆集士夫交

請開法一無所從 示衆曰若究此事如失

却鑲匙相似只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惡在

這裏開箇鑲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

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 示衆諸方

爲人抽釘拔楔我這裏爲人添釘著楔諸方

爲人解黏去縛我這裏爲人加繩加索了送

向淙潭裏待他自去理會 示衆主法之人

氣吞宇宙爲大法王若是釋迦老子達磨大

師出來也教伊叉手向我背後立地直得寒

毛卓豎亦未爲分外 一日舉世尊生下一

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乃

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淳熙丙申十月初爲

衆普說勉勵學者修書別知已復遺囑訓諸

徒至初十揮偈而寂闍維訖利盈溢欽遺骨

寔于園之右崗壽七十七夏五十

近禮侍者三山人也侍大慧最久嘗默究竹

篋話無所入一日入室能求指示慧曰你是

福州人我說箇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

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只是你不解

吞棧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即禍事後問禮

前日吞了底荔枝只是你不知滋味禮曰若

知滋味轉見禍事

温州淨居尼妙道世居延平尚書黃公裳之

女也幼絕嗜好每夜坐忘身父伺其言用無

少隙積二十年授以僧服徧謁諸名宿時大

慧來居洋嶼道即之值慧爲衆入室問僧不

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道聞頓領厥

旨慧可之劍守以福興盡禮迎補後遷毗陵

資聖徙淨居慧之法嗣始自道也 開堂日

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瀉之辯倒嶽之機

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事

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

分派列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

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

語默該不盡底彌巨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

周沙界通身是眼觀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

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

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

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床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

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即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 上堂舉僧問來胡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無胡曰達僧云只如真正理作麼生達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干

時甚麼人作契書道曰福興當時若見只對他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 尼問如何是佛曰非佛云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骨底骨董 問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時如何曰未荷已前墮坑落壑 問古人道楞嚴經中五十種魔如今盡大地人參禪更高也出他

魔界不得和尚還出得也未曰不入這保社平江府資壽尼無著道人妙總丞相蘇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參諸老已入正信作夏徑山大慧陸堂次舉藥山初參石頭後見馬祖因緣總聞豁然省悟慧下座不動居士馮公攝隨至方丈云某

理會得適來和尚所舉公案慧曰居士如何云恁麼也不得嚇唬婆婆訶不恁麼也不得嚇唬婆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嚇唬婆婆訶者云却是莊子註郭象慧見其語異復舉巖頭婆子話問之總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

呈繞舞掉別宮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慧休去馮公疑其所悟不根後遇無錫招至舟中問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棄在水中老師言道人理會得且如何會曰已上供通並是諸實馮公大驚慧挂牌次總入慧問古人不出

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糞云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箇消息慧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云妙總亦放和尚過慧曰爭奈油糞何總喝一喝而出於是聲聞四方隆興改元舍人張公孝祥來守是郡以資壽挽開法入院日 上堂曰宗乘一唱三歲絕詮祖令當

行十方坐斷二乘聞之怖走十地到此猶疑若是俊流未言而諭設使用移星換斗底手段施機奪鼓底機關猶是空拳豈有實義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靈山付囑俯仰時機演唱三乘各隨根器始於鹿野苑轉四諦法輪度百千萬衆山僧今日

與此界他方乃佛乃祖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現前四衆各轉大法輪交光相羅如寶絲網若一草一木不轉法輪則不得名爲轉大法輪所以道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周遍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

大中現小不動步遊彌勒樓閣不反聞入觀音普門情與無情性相平等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於此個儻分明皇恩佛恩一時報足且道如何是報恩一句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朝 上堂舉雲門示衆云十五日已前即不問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

云日日是好日乃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只管鉢盂兩度濕上堂黃面老人橫說豎說權說實說法說喻說建法幢立宗旨與後人作榜樣爲甚麼却道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說一字點檢將來大似抱賊叫屈山僧

今日人事忙冗且放過一著便下座 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野華開滿路徧地是清香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茫茫宇宙人無數幾箇男兒是丈夫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遠長安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雪覆蘆華舟橫斷岸

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總便打
秦國夫人計氏法真自寡處屏去紛華常蔬
食習有爲法因大慧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
公魏公留謙以祖道誘之真一日問謙徑山
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尚只教人看狗
子無佛性及竹篋子話只是不得下語不得
思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只恁麼教人看真遂
諦信於中夜起坐以前話究之洞然無滯謙
辭真親書入道槃略作數偈呈慧其後曰終
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舉一
回新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八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九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巨僧 委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五十二世

文殊心道禪師法嗣三人見二人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

大瀉佛性法泰禪師法嗣四人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

澧州靈巖安禪師

成都府正法源禪師

成都府昭覺辯禪師

虎丘紹隆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天童應庵曇華禪師

丹霞佛智達庵端裕禪師法嗣九人

見四人

福州清涼坦禪師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

湖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

福州大目擊禪師

隆興府雲峯法秀禪師

慶元府上巖詠禪師

慶元府上巖詠禪師

華藏密印安民禪師法嗣一人

臨安府徑山別峯寶印禪師

昭覺徹庵元禪師法嗣一人

鄂州鳳棲慧觀禪師

虎丘雪庭元淨禪師法嗣一人

台州翠雲僧 价禪師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五十二世

文殊心道禪師法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郡之醴陵人族許氏年

二十事等覺法思越七稔得度崇寧五年具

戒謁開福寧道者次依佛鑑鑑指往大別既

至職截司未幾改大別為神霄因歸長沙附

舟至江口聞呼渡船者有省作偈曰沔水江

頭叫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不識重相

見千聖同歸一路行及寧移居文殊復侍之

舉前偈乃蒙印可命為第一座久而開法楚

安擢澧之欽山 上堂曰臨老方稱住持全

無此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

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

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

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 上堂達磨祖師

在脚底踏不著兮提不起子細當頭放下看

病在當時誰手裏張公會看脉李公會使藥

兩箇競頭醫一時用不著藥不相投錯錯與

不去

常德府文殊思業禪師世為屠宰一日戮猪

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丘述偈曰昨日

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

線往見文殊殊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

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

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 上堂舉趙

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

漢驢我不得

大瀉佛性法泰禪師法嗣

潭州慧通清旦禪師達之儀嶺人族嚴氏初

出關至德山值山上堂舉趙州云臺山婆子

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

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釋

然翌日入室山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麼

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麼脫野狐師

曰好與一坑埋却出住岳之永慶遷慧通

上堂曰王世諸佛不知有一面南看北斗狸

奴白牯却知有雲外金毛正哮吼箇中隱顯

現全身頭頭透脫無前後撥轉機輪向上關

八角磨盤空裏走 上堂說佛說祖正如好

肉剗瘡舉古舉今猶若殘羹餽飯一聞便悟

已落第二頭一舉便行早是不著便須知箇

事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師子游行不求伴侶

壯士展臂不借他力佛祖拈提不起衲僧願

見無門迷悟雙忘聖凡路絕且道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喝一喝曰莫妄想上堂見色明心墜坑落壑聞聲悟道辜負平生直饒聲色純真塵塵入妙坐在光影跳出窠臼到這裏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且道釋迦老子向甚麼處出頭良

父曰放過一著上堂目前無法採生招箭意在目前挂箔遮驢鳴非耳目所到出門便是草夾山老子在百草頭上橫身鬧市裏打磬諸人還見麼若也不見却歸碧巖去也

上堂正眼豁開照破多年山鬼窟腕頭著力拈却門前下馬臺捨重從輕裁長補短奪機

餐於正食猛自知非驅耕牛於正行不借他力住則當頭印破去則截斷脚跟無卓錫之地者萬德來朝赤骨歷地者現成活計然雖如是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且待別時相見佛性和尚忌日上堂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雙魚拈來一老一

不老為悽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埽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時如何曰河水從源濁澧州靈巖仲安禪師未詳幼為比丘壯留講聚

因閱首楞嚴至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破讀為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句見斯即涅槃句忽開悟棄謂圓悟禪師於蔣山時佛性為座元師扣之即領旨迨性住德山遣師至鍾阜通嗣書圓悟問云千里馳來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

曰觀面相呈更無回互云此是德山底那箇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云背後底咄師投書悟笑云作家禪客天然有在師曰付與蔣山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云玄沙白紙此自何來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座便喝師曰作家座又喝師以

書便打座擬議師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首座作麼生會座無語師以書復打一下時團悟與佛眼見之悟云打我首座死了也復云所謂龍象蹴踏眼云非也官馬廐趨耳悟令召至云我五百人首座你為甚麼打他云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眼云

未在却顧師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意作麼生師鞠躬曰所供並是詣實眼笑云真箇是屋裏人又往見五祖自和尚通法眷書自云書裏說箇甚麼曰文彩已彰云畢竟說箇甚麼曰當陽揮寶劍云近前來這裏不識幾箇字曰莫詐敗自顧侍者云是那裏僧者

云此上座向曾在和尚會下自云怪得恁麼滑頭師曰被和尚鈍置來自乃將書於香爐上熏云南無三滿多沒陀南師近前彈指一下自乃啓書回德山日佛果佛眼皆有得送之未幾而靈巖虛席袖手投牒乞師住持出應其命上堂曰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為

留礙所以守其靜默澄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攝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為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截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

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又向甚麼處湊泊還知麼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成都府正法源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溪因緣師曰要識永嘉麼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麼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

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成都府昭覺禪師上堂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麼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虎丘紹隆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應庵曇華禪師黃梅人族江氏生而奇傑年十七往東禪院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法去謁此庵分座連雲處守以妙嚴請開法繼住衡之明果斬之德章饒之報恩薦福發之寶林報恩江之東林建康之蔣山平江之萬壽兩住南康歸宗後居天童上堂曰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一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三寅 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却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覩得透也未直饒一敲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兩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笑殺闍黎拈拄杖曰拄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拄杖曰遲一刻 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臭胡孫僧增十倍驪龍領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揸臂未是苦在 上堂飯籬邊添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接嘴黃河三十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華鶴勒那敲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却帖上堂參學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語言三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局屎送屎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來一往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拽不出 上堂舉僧問雲門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門云露師曰光孝著一轉語不是老僧見處亦非垂手為人何故豈不見道字經三寫烏焉成馬 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耿耿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需然有餘玉皇大帝惡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峰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 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 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却臘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 上堂舉泉大道訪慈明因緣師曰二老漢當時若踏著臨濟向上底我等今日飯也無喫還知薦福落處麼遂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雲門大師到乾峰云請師答話峰云到老僧也未門云恁麼那恁麼那峰云將謂侯白更有侯黑師曰二老宿一等相見就中奇特光孝今日為諸人說道理一稿將謂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上堂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曰雲門道得不妨諦當要且落在第二頭若是明果即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只對他道致將一問來 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敲定牙關踴跳也出

他團積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僧問機不離位用處停機即不問未審機不到處如何通信曰一舉四十九云坐斷十方去也曰你要啞却老僧口那問呈繞舞掉則不問且道婆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如何曰燒磚打著連底凍云當時

史九

若問和尚如何祇對他曰一棒打殺云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擲向水中又且如何曰少賣弄云巖頭當時不覺吐舌意又作麼生曰樂則同歡問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云華藥欄此意如何曰森沙努眼睛問只這是埋沒自己只這不是

辜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曰玉筋撐虎口云一言金石談來重萬事瀟毛脫去輕曰莫謾老僧好問虛空消殞時如何曰南棗行處浪滔天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曰倒戈卸甲問真淨和尚道頭陀石被薙

苔裏擲筆峰遭薛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未審明甚麼邊事曰他是開西子愛說川僧話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却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来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

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者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為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至如蛇虺纏窟手隆興改元六月十三奄然而化春秋六十有一夏臘四十有三塔全身於院之西麓

史九

九

丹霞佛智達庵端裕禪師法嗣福州清涼坦禪師不知何許人也久侍蓬庵深蒙印可屢分座說法住清涼日有僧舉徑山竹篋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庫三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餘語未見

臨安府淨慈水庵師一禪師發之東陽人族馬氏年十六披削首參雪峰慧照禪師照舉藏身無迹詰問之師數日方明呈偈曰藏身無迹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露濕秋光照質之曰畢竟那裏是藏身無迹處師曰噯照曰無蹤迹處因甚麼莫藏身師曰石虎吞却木羊兒照深肯之去謁東禪用月庵果皆有所投晚依佛智於西禪盡得其道出住慈雲繼遷數刹乾道辛卯始屆淨慈上堂曰圓悟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

千里目直須更上一重樓上堂今晨改旦伏惟首座大眾知事頭首一九二九天寒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簫簫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屈而復伸展而又縮一夜萬籌千思曾中一團麻線賺也睡不熟及至天曉起來脚踏實地頭還戴屋若作佛法商量

口啞古禿若作世諦流布特牛生犢拂子道我悟也山僧道你悟箇甚麼拂子道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上堂舉法眼示眾云盡十方世界明皎皎地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師豎起拂子曰還見麼穿過獨體猶未覺法燈和尚云盡十方世界自然明

皎皎地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曰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無限清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痒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棧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胡餅餅師曰超談胡餅

史九

十

應時機逐塊知非師子兒敗葉霜風都掃盡古松方見歲寒枝師室中常問學者西天鬚子因甚麼無髭鬚淳熙丙申十二月二十四書偈示寂於嘉禾之光孝壽七十臘五十五湖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東吳玉峰人族陳氏幼不茹葷十六師邑之東齋道川禪師川

嘗謂曰汝十二時中承誰恩力後聞法界觀色即不空以即故空始有趣入及冠祝髮進具入閤禮佛智於西禪命為侍者智後庵居西華師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詰問之罔對一日與僧語次僧舉五祖頌云趙州露刃劍師至此忽然大悟造智室酬對如流令加護

智徒育王請嗣其座初說法於宜黃之臺山白楊西華隆興改元少卿鄭公作肅守吳興延居虎巖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擲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撥著便言天台晉請南嶽游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食國

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嚼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天下無貧人云見後如何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七月二十五旦將入寂眾求偈師瞪目下視眾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設利五色塔于金斗峰壽五十六夏三十八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也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畱畱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針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鼉魚龍蝦蟇蚯蚓盡向平地上湧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

歲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脣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華嚴密印安民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之龍游人族李氏自幼通六經而厭俗務乃從德山院清素得度具戒聽華嚴起信既盡其說棄依客

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悟即首肯會圓悟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眾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堅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留三年印俾其徒往

昭覺挽歸中峰為第一座久之南下謁佛性泰月庵果草堂清皆契合晚至徑山謁大慧禪師慧問從甚處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慧欣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師乃西還出住臨印鳳凰徒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

中巖復還成都領正法俄再出峽抵金陵留守以保寧延師未幾移居金山遷雪竇淳熙庚子夏勅補徑山上堂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只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只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

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顛倒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裏絃帽好笑又驚人復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砂鑊裏滿盛油師曰大小巖頭打失鼻孔忽有人問保寧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只對他道天寒不

及卸帽上堂舉南泉和尚到莊莊主預辦迎禮泉云爭知道老僧來排辦如此主云昨夜土地來報泉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觀破師曰盡道南泉被鬼神觀破不是好手殊不知王老師當面做賊金山今日新請都莊萬一山僧到莊第一不得鬼語上堂六月

初一燒空赤日十字街頭雪深一尺掃除不暇回避不及凍得東村廖胡子半夜著靴水上立上堂曰上月下速如電轂又是重新一陽來復湛不搖處暖生寒谷籬落梅華枝枝繁玉賀客街頭亞肩疊足借婆裙子拜婆年不識本來真面目仲冬嚴寒伏惟尊候起

居萬福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即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閑一步一芙蓉師至徑山彌決孝宗皇帝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有與於東華門內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註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狀住持十

五年冬奏乞庵居得請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元字如期而化奉蛻質反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十日葬于庵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宋特謚曰慈辯塔

曰智光庵曰別峰

昭覺徹庵元禪師法嗣

鄂州鳳棲慧觀禪師 上堂曰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啻一喝曰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九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

正江府報恩先孝禪寺巨僧 季編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五十二世

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法嗣二人

南康軍雲居頑庵得昇禪師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

季

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法嗣四人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賢臣

天寧訥堂梵思禪師法嗣三人

吉州青原立禪師
平江府澄照行齋禪師
智首座已上機語未見

靈隱佛海慧遠禪師法嗣五人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已禪師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

日本國覺阿上人

侍郎曾開居士賢臣

太守葛郊居士賢臣

南華知易禪師法嗣四人

新州南華明禪師
韶州天寧法清禪師
成都府正法月禪師
未上機

蓬萊卿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延福廣禪師

何山佛燈守珣禪師法嗣四人見二錄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

待制潘良貴居士賢臣

臨安府天井普應佛慈道知禪師
參議鄭鎮居士

西禪文璉禪師已上機語未見

遂寧府西禪希秀禪師

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法嗣九人見四錄

婺州雙林用禪師

台州萬年道閑禪師

福州中際能禪師

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

信州懷玉堅禪師
隆興同安隆禪師
隆興黃雲巖宜方禪師
筠州黃榮幻住印禪師

大瀉牧庵法忠禪師法嗣三人見一錄

成都府信相戒修禪師

漢州崇化道贊禪師
漢州燕為道徽禪師

寶峰明禪師法嗣一人

漢州無為守緣禪師

谷山海禪師法嗣一人

衢州報恩法舟禪師

鳥巨雪堂道行禪師法嗣六人見三錄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

信州龜峰晦庵慧光禪師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

饒州天寧記禪師
饒州薦福忠禪師

婺州智修禪師已上機語未見

南嶽第十六世臨濟五十二世

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法嗣

南康軍雲居頑庵得昇禪師蜀之廣漢德陽人族何氏年十七依崇果寺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請問佛法省要殊示

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挂箇風流袋師擬對殊

曰莫錯乃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闕至鼓山禮觀次便問國師不跨石

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唱曰閑言語師即領悟命師分座說法紹興辛酉丞相魏國張

公浚擁旄闕中請開法石門遷明教及報恩

開先上堂曰久雨不晴一箭兩垛鼻孔一時浸爛且道是誰之過賴得老趙州出來為

你勘破且道勘破箇甚麼日輪天子現扶桑

誰管西來開達磨上堂萬仞崖頭打一推

待渠絕後復蘇來活鱖鰲禪須自悟萬重關

鏢一時開僧問應真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云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曰無位真人在甚麼處云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曰放你三十棒乾道己丑九月二十五集眾示偈而化七日茶毗獲設利同靈骨藏于三生塔壽七十四夏五十四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七閩人族鄭氏甫二十禮靈鳳主僧以巽落髮受具謁棲賢初百丈栖水南遂雲居舒上封才南昌原晚依竹庵於東林未幾庵謝事復謁高庵悟南華易草堂清皆蒙賞識會竹庵徙閩之乾元師

歸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因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撈出通身是口何妨罵兩呵風昨夜前村猛虎殺南山大虫庵首肯紹興辛未冬出住宣城寶勝後四居望刹上堂曰釋迦老子四十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

凡情聖量不能剷除理照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為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胃襟寶藏運出自已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眾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却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

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法嗣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郡之仙居人族楊氏風姿挺異識宏遠年二十五棄妻孥往顯慶寺圓顧受具乃依國清光禪師去游諸席晚契證於此庵出住莞山次遷江之圓通太平之隱靜天台之萬年再居隱靜後處國

清上堂曰單明自己樂是苦因趣向宗乘地獄劫住五日一參三八普說自揚家醜更

若問理問事問心問性克由叵耐若是英靈漢窺藩不入據鼎不嘗便於未有生佛已前轉得身却於今時大官路上捷行闊步終不向老鼠窟草窠裏頭出頭沒若也根性陋劣

要去有滋味處敵嚙遇著義學阿師遮相錮鏑直饒說得雲興雨現也是蝦蟆化龍下梢依舊喫泥喫土堪作甚麼上堂仲秋八月旦庭戶入新涼不露風骨句愁人知夜長上堂無隔宿恩可參臨濟禪有肯諾意難續楊歧派窮廝煎餓廝炒大海只將折筯攪你

死我活猛火然鐺煮佛喋恁麼作用方可撐門柱戶更說聲和響順形直影端驢年也未夢見上堂似鏡長明猶是真常流注圓悟禪師云今時覓一箇半箇似鏡長明底亦難得那堪打破鏡來恁麼說話是則別有清規一期見來大似乞兒見小利殊不知打破鏡

來正是貼肉汗衫若到隱靜門下二俱失利

何故體才相似可克家箇地不容通水泄上堂此一段事若道是有與賊為伴若道是無曠野藏身總不恁麼潚潚蕩蕩朝行三千暮行八百忽若眼開方知驢唇先生不是泗州大聖高宗皇帝慶典請就使廳祝聖

陞座問答罷師乃曰教中譬如琴瑟笙篴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今日天下禪流

為太上皇帝崇慶七十演妙音發妙指驚雷掣電聳動聽觀已自祝聖了也便恁散去未見末後殷勤記得世尊一日敷座而坐須菩

提前白佛言希有世尊大衆且道此之希有以端坐為希有以尊重福相為希有以所說為希有若以端坐為希有世尊何嘗不端坐若以尊重福相為希有何獨此日若以所說為希有佛未開唇動舌一字元無將甚麼作希有遂喝一喝曰此之希有在朕兆已前語

言未通之際一觀觀破方為希有此名根本法輪亦名正法眼藏亦名真如解脫亦名般若妙心亦名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在華嚴經中男子身中入正定女人身中從定出為希有維摩經中五百長者子各獻寶蓋合成一蓋為希有涅槃經中大

地震動天花紛紛為希有般若經中包舍內
空外空內外空統攝欲界色界無色界為希
有法華經中佛放眉間光現諸希有事為希
有一大藏教不可悉說若開第二義門於世
間品類之中物物皆有希有所謂黃河以清
為希有麒麟出現為希有鳳凰來儀為希有

河出圖洛出書為希有今日

太上皇帝崇慶七十壽過五帝之上為天中
天作王中王為希有臣僧行機向河清海晏
之時祝地久天長之算為希有如上所說盡
是世間之希有大眾還知向上出世間之希
有庶復喝一喝曰四大海水可知滴數諸須

彌山可知斤兩釋尊壽命無量無邊於此見
得徹不妨 太上與釋尊壽命齊年更無優
劣其或未然暫輟玉皇天上位端居德壽福
生宮 僧問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未審以
何為食峰云待汝出網來即向汝道意旨如
何曰同途不同轍云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

史十

六

知識話頭也不識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又作
麼生曰前箭猶輕後箭深云只如雪竇道可
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較不得直
是罕遇作家意又作麼生曰陣敗說兵書云
這棒是三聖合喫雪峰合喫師以拂子擊禪
床曰這裏薦取淳熙庚子五月六日無疾端

坐握拳而終闍維設利甚夥塵靈骨于園清
寺之西南隅壽六十八臘四十三

鎮江府焦山或庵師體禪師丹丘黃巖人族
羅氏年十五去家師妙智院守威弱冠為沙
彌登具後會蹠庵成禪師抵其院與語挽歸
典客去游浙右此庵開法真如歸參禮一日

經行殿廡聞庵怒叱知事所疑頓豁翌日入
室庵指師曰是子今日茅廣矣及此庵奄世
護國因結茅白石峰為終計佛海遠禪師移
國清邀師分座授徒衲子宗仰出住吳門之覺
報徙澄照焦山 上堂舉臨濟示衆云一喝
如踞地師子一喝如金剛王寶劍一喝如探

竿影草一喝不作一喝用師曰這箇公案天
下老宿拈掇甚多第恐皆未盡善焦山不免
四稜著地與諸人分明註解一徧如何是踞
地師子咄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咄如何是探
竿影草咄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咄若也
未會拄杖子與焦山吐露看卓一下曰笑裏

史十

七

有刀又卓一下曰毒蛇無眼又卓一下曰忍
俊不禁又卓一下曰出門是路更有一機舉
話長老也理會不得 上堂年常浴佛在今
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宜乎
惡水驀頭澆 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
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 上堂古德道

祖師九年面壁為訪知者若恁麼會喫鐵棒
有日在又古德云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
若恁麼會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師曰祖師
九年面壁一似不曾若恁麼會日日香華夜
夜燈 上堂道生一無角鐵牛眠少室一生
二祖父開田說大義二生三梁間紫鸞語呢

哺三生萬物男兒活計離窠窟多處添少處
減大虫怕喫生人膽有若無實若虛爭掩驪
龍明月珠是則是只如焦山坐斷諸方舌頭
一句作麼生道肚無偏僻病不怕冷油齋拍
禪床下座 僧問如何是即心即佛曰鼎州
出禪事神云如何是非心非佛曰閩蜀同風

云如何是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曰窮坑難
滿 問起滅不停時如何曰謝供養 問我
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不會彈未遇知
音者知音既遇未審如何品弄曰鐘作鐘鳴
鼓作鼓響云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意旨如何
曰和身倒和身偏云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

麼去又作麼生曰淡出痛腸云真金湏是紅
爐煅白玉還他妙手磨曰漆一點也難為
室中常舉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若帚柄髮髯
赤斑地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
曰依稀若帚柄髮髯赤斑地棒下無生忍臨
機不識爺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四日際

翰別郡守曾公遠夜半書偈付僧戒遺諸山書復書偈辭衆至鐘鳴趨寂龕留七日塔全

軀於石公山壽七十有二臘五十有二

常州華嚴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也 佛涅槃日上堂曰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

史十

八

虛空釘楔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闕盡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未後

拘尸城畔擲示雙趺旁人冷眼看來人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

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癡人面前切忌漏洩

靈隱佛海慧遠禪師法嗣

慶元府東山全庵齊已禪師印之蒲江人族

謝氏年二十五遽脫塵鞅往法輪寺下髮聽

圓覺久之棄游關外謁佛海於蟠龍盡其機

用海未之許一日五參出問未審如何是佛

海曰齊已你問箇甚麼師於言下大悟遂禮拜海曰這漢今日大似方木逗著圓孔於是

名振叢席初住鵝湖遷居廣慧徙東山上

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

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太衆曰薦得是

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

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

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

剛寶劒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

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 蓮社會道友請上

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蹣

跚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

豈免衰殘老病正好著精彩任汝千般快樂

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歸堂喫茶去唯

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遠但念阿彌陀佛念

史十

九

得不濟事復曰啞這條活路已被善導和尚

直截指出了也是你諸人朝夕在徑路中往

來因甚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這裏薦得便

可除迷倒障拔猶豫箭截疑惑網斷癡愛河

伐心稠林浣心垢濁正心諂曲絕心生死然

後轉入那邊擡起脚向佛祖履踐不到處進

一步開却口向佛祖言詮不到處說一句喚

回善導和尚求徑路修行其或準前捨父逃

天流落他鄉撞東磕西苦哉阿彌陀佛淳熙

丙午秋退居天童示少恙寄古爐瓶別育王

佛照德光禪師乃書偈而逝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 上堂

久雨不晴戊在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

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

兩三聲 上堂舉丹霞燒木佛話乃曰李四

有錢不解飲張三解飲又無錢相招豐樂樓

中看不怕寒威雪滿天

覺阿上人日本國勝氏子也十四得度受具

習大小乘有聲二十九屬商者自 中都回

言禪宗之盛阿奮然拉法弟金慶航海而來

歲餘始至乾道辛卯香拜靈隱佛海禪師海

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唯

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號金輪王以嘉應

改元捨位出家名行真年四十四王子七歲

令受位今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

賜之某等仰服 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

丈室禮拜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及

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

如何開示海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

書云無明因何而有海便打即命海陞座決

疑明年秋辭游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

穎悟始知佛海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叙

所見辭海東歸偈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

知見脫蹄筌諸方參遍草鞋破水在澄潭月

在天其掃盡葛藤與知見信手拈來全體現

腦後圓光徹太虛千機萬機一時轉其妙處

如何說向人倒地便起自分明驀然踏著故

田地倒裏撲頭孤路行其求真滅妄元非妙

即妄明真都是錯堪笑靈山老古錮當陽拋

下破木杓其豎拳下喝少賣弄說是論非入

泥水截斷千差休指註一聲歸笛羅羅哩

海稱善書偈贈其行阿少親文墨善諸國書

至此未數載徑躋祖域其於華語能自通淳熙乙未與其國僧統遣僧訊海副以水晶降魔杵及數珠二臂綵扇二十事貯以寶函壬寅夏王請住持其國叡山寺復遣僧通嗣書時海已入寂矣

何山佛燈守珣禪師法嗣

婺州義烏稠巖了贊禪師 上堂舉趙州狗

子無佛性話乃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叱行正令

西禪文璉禪師法嗣

遂寧府西禪第二代希秀禪師 上堂曰秋

先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猴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

雲居高庵善悟禪師法嗣

婺州雙林用禪師郡之金華人族戴氏年十

史十

四往智者寺出家試所習得度乃遊江表初謁長蘆信保寧璣甘露卓後至龍門久之高庵過廬陵天寧遷雲居師隨至一日庵陞座舉僧問投子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叉手而立師聞周知所詣歸坐紙帳中因垂手塞帳忽悟由是往來三佛會下皆蒙肯諾

初住闍之中際次居東西二禪後補天寧雙林 上堂曰拈槌豎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談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脉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為諸人說破良久曰啼行血流無用處不如

絨口過殘春

台州萬年無著道開禪師郡之黃巖人族洪氏年二十六師芭蕉庵主以中選籍名九峰興善院得度未久歷諸老之門晚至歐峰機語頓契紹興壬戌以天台太平興國為萬年報恩先孝 勅師居之 上堂曰全機敵勝

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銍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 上堂蕩蕩無迂曲明明透古今曉雲籠碧岫殘葉落疎林脫體全收放當堂定淺深饒君親薦得未是我知音 上堂舉臨濟侍德山次山云今

日因濟云這老漢寐語作麼山便打濟揪倒禪床雪竇云二負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饑鷹爪下奪肉餓虎口裏爭餐敢謂德山臨濟俱是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師曰然則梅檀蘄蔔氣不相饒驚鷺麒麟瑞無私出為甚麼雪竇道俱是瞎漢

選佛若無如是眼假饒千載亦奚為 上堂舉乾峰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峰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師曰相見不須瞋君窮我亦貧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丁卯九月壬申書偈而寂

史十

七

福州中際能禪師嚴陵人也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擇菜次高庵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庵攔臂踏倒於是大事洞然所至宗匠倒屣紹興甲子春入闍抵中際歲餘遂繼席 上堂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

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 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曰路側轉身難云萬象之中獨露身又作麼生師舉拳示之南康軍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綿之巴西人

雍氏年十九以試經被僧服留教苑五祀出開南下謁谷隱顯開福寧百丈古始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觀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錫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焚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

史十

十三

寶峯擇明禪師法嗣

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

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

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

明白裏護惜箇甚麼曰我亦不知云和尚既

是不恁麼也不是針眼裏跳出赤梢鯉魚變

時左眼半斤解夏時右眼八兩謾云九十日

興化亦乃克賓受辱若是臨濟兒孫終不依

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

補不了。及兒孫後來蓮華峯庵主到這裏

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梨煩惱鉢盂無柄龜峯今日為他閑事長無明為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云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勸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瞋睡殊不知家中飯籬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點檢看

真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 上堂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只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 上堂雲從龍風從虎吹散江村寒露雨麗天杲日絕纖埃有路明明吞佛祖物見主眼卓豎天邊白鴈送寒歸籬下黃華香半吐 上堂卓拄杖召大眾曰這般曲調豈屬宮商不是知音徒勞側耳且庵今日待為諸人吹一曲舞一拍還有擊節者麼若有乾闥婆王性命難存若無贏得一場懨懨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一

魚一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委編

南嶽第十六世楊清五十二世

大瀉月庵善果禪師法嗣十三人見錄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

潭州大瀉行禪師

潭州道林淵禪師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

隆興府石亭野庵璇禪師

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

常州保安復庵可封禪師

潭州石霜宗鑒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潭州平陽法輪嚴夜禪師

一六八六

嘉泰普燈錄

卷二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

湖州何山然首座

成都府道場言禪師

白楊法順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吉州青原如禪師

汀州南安嚴如禪師

淨居尼慧溫法嗣一人

溫州淨居尼無相大師法燈

南嶽第十七世黃龍六十三世

萬年心聞雲實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

潭州大瀉夷庵鑒禪師

舒州投子淳禪師

南嶽第十七世楊岐六十三世

西禪懶庵鼎需禪師法嗣二人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

東禪蒙庵思岳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鼓山宗遠禪師

薦福悟本禪師法嗣一人

法燈首座見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育王大圓遵璞禪師法嗣一人

然庵主

開善密庵道謙禪師法嗣一人

仙州山吳十三道人

東林卅庵道顏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荆南府公安遯庵祖珠禪師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

潭州積善道昌禪師

成南府保福賢禪師

教忠晦庵彌光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

福州中際才禪師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

吉州禾山心鑒禪師

教校嚴康朝居士

道場無庵法全禪師法嗣一人

常州華嚴伊庵有權禪師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大瀉行禪師法嗣一人

七五——一七三

常德府德山消禪師

龜峯晦庵慧光禪師法嗣一人

果州無恩智因禪師

雙林用禪師法嗣一人

建寧府三峯印禪師

靈瑞肱禪師法嗣一人

潭州福嚴傑禪師

南嶽第十六世楊岐五十二世

大鴻月庵普果禪師法嗣

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郡雲門人族

董氏兒時有異言幼師廣化了達試法華凡

兩奏名 恩乃及剌染登戒之成都大慈講

習往參信相昌禪師值上堂僧問法法不隱

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曰山河大

地師聞微有得出關謁鹿苑業文殊道佛性

泰皆未釋所滯往扣月庵於道吾隨居福嚴

每舉雲門放洞山三頓棒詰詰之語不契一

日普請擔米至彌陀嶺倦甚去擔噓之忽大

悟拊掌笑曰快活快活亟歸擬白月庵庵見

來乃曰信吾不賺汝師禮謝於是命首眾說

法祐子踵隨竟晦迹南嶽二十年居思大三

生藏亦久因號璉三生會上封虛席潭帥龍

圖劉公昉力挽開法未幾引退復住報恩福

嚴及龍王玉泉 開堂日問答已乃曰衲僧

向人天眾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卷一舒

一換一拶湏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

之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

益這一段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

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罷

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只要控人入處其

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

只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

作禪道喚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

祖師已鼻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

往往真箇以行脚為事底繞有疑處便對眾

決擇只一句下見諦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

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

泊頭處豈是空閑胥皮胡言漢語來所以南

院示眾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眠不具啐啄

同時用時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曰

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猶是學人問

處院曰如何是你問處僧云失院便打其僧

不契後至雲門會中因二僧舉此話一僧云

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悟即回南院院已

遷化時風穴作維那問曰你是問先師啐啄

同時話底僧那云是穴曰你當時如何云我

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曰你會也大衆暗穿

玉線密度金針如水入水似金傳金敢問大

衆啐啄同時是親切處因甚却失若也會得

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為之化便可橫身宇

宙獨步大方若跳不出依前只在架子下

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蔽生死流度三有

城泛無爲海湏是識這箇始得遂召大衆曰

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

荆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翻身脫或未然普

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 上堂一切數句

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

大似舍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舍

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

醋 上堂舉鴻山問仰山仲冬嚴寒即不問

略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三步鴻曰知子

答這話不得時香嚴旁立云某偏答得這話

為理前語問之嚴亦進前三步鴻山曰賴遇

寂子不會師曰問既一般答亦相似為甚麼

肯一不肯一要識鴻山麼脚踏西溪流去水

手持南嶽寄來書 上堂宗乘一唱殊途絕

萬別千差俱泯滅通身是口難分雪金剛腦

後三斤鐵好大哥 上堂舉麻谷持錫到章

敬又到南泉師曰是是放出南山真鼉鼻不

是不是勒回千里追風驥終成敗壞可憐生

塞斷咽喉無出氣無出氣有巴鼻趙州東壁

挂葫蘆堪笑維摩談不二 僧問保壽開堂

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意旨如何曰利動
君子云惟復棒頭有眼惟復見機而作曰猶
猴繫露柱云只如三聖道你恁麼爲人暗却
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曰錦上鋪華又一
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曰一不成二不是云
行脚不逢人時如何曰虎巖大虫云只如慈

明道釣絲絃水意作麼生曰水浸銅石外
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
何曰兵行詭道云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
則便爲人又作麼生曰綿裏秤鎚問不落
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曰廬山五老峯云不
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曰南嶽三生藏云

只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曰倚天長劍
逼人寒問北斗裏藏身時如何曰從地涌
出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波斯讀梵書問
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趙州道急水上打
毬子意旨如何曰兩手扶犁水過膝云只如
僧又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云念

念不停流又作麼生曰水晶甕裏浸波斯
問楊岐道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曰過
蓬州了便到巴州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時如何曰昨夜祝融生兩角云樹倒藤枯句
歸何處曰今朝突兀又磨光云只如瀉山呵
呵大笑又作麼生曰海水逆流云羅山道

吾是箇館驛裏撮馬糞漢又且如何曰衣裳
肉露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
定不得曰開處莫出頭云周明爲甚麼却出
得曰放屁合著大石調云一等是箇時節爲
甚麼有出得出不得曰這裏有人教唆詞訟
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雲籠嶽頂云來後

如何曰雨灑瀟湘問世尊拈華迦葉微笑
意旨如何曰路窮山轉云寬有頭債有主曰
蘇囑蘇囑云忽然百萬大衆一時笑時如何
曰你見箇甚麼僧禮拜師曰賺殺一船人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騎牛穿市過云學人
買鐵得金曰父南子北紹興庚辰十二月二

十三日集衆出衣孟令於寺南建二宰塔一
以存吾報身劫灰之餘一以奉四衆靈骨書
偈而逝七日闍維獲舍利五色衆咸得之以
正月二十四歸骨奉藏焉壽六十四臘四十一
潭州大瀉行禪師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
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

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有口說不得無家
何處歸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
裏會去如記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
似項羽失千里烏騮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
事閑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
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舉

僧問趙州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未審將
甚麼對州云人從陳州來不得許州信師曰
滿滿彎弓射不著長長揮劍斫無痕堪笑日
月不到處箇中別是一乾坤
潭州道林淵禪師上堂曰節近端午午晴
乍雨帶累遠磨眼睛特地和泥合土二祖不

會承當雪庭枉受辛苦引得後代兒孫各自
開張門戶或放南山毒蛇或作玄沙猛虎雪
峯連輦三穗禾山一味打鼓山僧檢點將來
盡是葛藤露布爭如喫飯著衣此外更無佛
祖畢竟如何阿嫂便是大哥妻師姑元是女
人做僧問鍾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

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曰奔雷送
火云巖頭道這老漢未曾來後句在又作麼
生曰相隨來也云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
是他密啓處曰萬年松在祝融峯云然雖如
是只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曰
摩呢哩喇吽發吽紹興二十三年五月七日

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巖色言語道將一
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巖色外時人不肯對
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之瀏陽潘氏子
上堂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
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

多 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曰鮎魚上竹竿 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起拂子僧云還有向上事也無曰有云如何是向上事曰速禮三拜隆興府石亭野庵璇禪師 上堂曰喫粥了

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示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厦相逢拂手上高峯作者應須辨真假真假分名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隆興府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信之上饒人

上堂曰俱胝一指頭一毛枝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嶺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三山玉融林氏子 上堂曰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袖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

雙知有只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撞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 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師曰向道莫行山下路

果聞猿叫斷腸般 潭州石霜宗鑑禪師 上堂曰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類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 雲居法如禪師法嗣

太平州隱靜園極秀峯禪師台城人也 上堂曰韓信打關未免傷鋒犯手張良燒棧大似曳尾靈龜既然席卷三秦要且未能囊弓裏草煙塵自靜我國晏然四海九州盡歸皇化自然牛開馬放風以時雨以時五穀熟萬民安大家齊唱村田樂月落參橫夜向闌

上堂今朝八月初五好事分明爲舉嶺頭漢漢秋雲樹底鳴鴉喚兩昨夜東海鯉魚吞却南山猛虎雖然有照有用畢竟無賓無主唯有文殊普賢住我識得你 上堂舉正堂辯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

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鄂州報恩成禪師 上堂曰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 道場正堂明辯禪師法嗣 平江府覺報清禪師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

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笋斜出岸懸華倒生 湖州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也侍正堂之久入室次堂問貓兒爲甚麼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淳熙初終於此山

白楊法順禪師法嗣 吉州青原如禪師 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曰生鐵鑄崑崙云來後如何曰五彩畫門神淨居尼慧溫法嗣 溫州淨居尼無相大師法燈 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

鷄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 南嶽第十七世 萬年心聞曇貫禪師法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 上堂舉崇壽示衆云識得甕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甕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

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即不然識得甕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 潭州大瀉夷庵鑑禪師會稽人也 上堂曰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拆東籬補西壁撞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

去上堂老胡開一條路甚生徑直只云歇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箇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晦堂和尚一日問僧甚處來云南雄州曰出來作甚麼云尋訪尊宿曰不如歸鄉好云未審和尚令

孫歸鄉意旨如何曰鄉裏三錢買一片魚鮮如手掌大師曰寧可碎身如微塵終不賠箇師僧眼晦堂較此子有般漢便道熟處難忘有甚共語處

南嶽第十七世臨濟十三世楊岐六世四禪懶庵鼎需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人族吳氏弱冠依安國慈濟為苾芻未幾謁懶庵於雲門一日入室庵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庵許之及徙怡山命師首眾閱二年庵將順寂以大

魚一

上

覓金針直下腦門湏迸裂到這裏假饒見機而變不犯鋒銑全身獨脫猶涉泥水只如本分全提一句又作麼生道擊拂子曰淬出七星光燦爛解拈天下任橫行上堂布網垂釣闊長江不繫舟水寒魚不食特地過滄洲恁麼舉似著甚來由半夜黑風翻大海直得波濤絕點流上堂拈拄杖曰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頭道著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透擲拄杖下座上堂舉睦州示眾云諸人未得箇入處湏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師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湏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湏颺下入處始得僧問湏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曰未曾見毛頭星現云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鼓浩大雨點全無

南劍州劍門安分庵主號分禪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

慧禪師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臂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決盡一叢江上侍郎來徑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梨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所作偈頌走手而成凡千餘首盛行於世示

眾曰這一片田地汝等諸人且道天地未分已前在甚麼處直下徹去已是鈍置分上座不少了也更若擬議思量何啻白雲萬里鶻拈拄杖打散大眾示眾上至諸佛下及眾生性命總在山僧手裏檢點將來有沒量罪過山僧亦有沒量罪過還有檢點得出者麼

魚一

上

卓拄杖一下曰寬有頭債有主遂左顧右視曰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示眾十五日已前天上有星皆拱北十五日已後人間無水不朝東已前已後總拈却到處鄉談各不同屈指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二十三十四諸兄弟且道今日是

幾良久曰本店買賣分文不賒

東禪蒙庵思岳禪師法嗣

福州鼓山宗遠禪師上堂曰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遂喝曰至本無瑕却有瑕開善密庵道謙禪師法嗣

建寧府仙州山吳十三道人者每以已事扣諸禪及開善歸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適然啓悟占偈呈善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湏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真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沈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

東林止庵道顏禪師法嗣

荆南府公安遜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也依止庵之久一日入室次庵問僧云如何是佛麻師聞頓契有偈曰機前一句子用處不留情如撞懂子弩箭箭中紅心後開法公安四眾歸仰上堂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

魚

十三

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大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鵲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眾人前畢竟分明是何物吐

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敲寒鴈叫喚起未惺人上堂驚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可惜玄沙老人漏泄向上一竅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眾這兩箇老漢一人撥動天關一人掀翻地軸山僧輒爾做麤

更拍禪床下座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也上堂舉俱胝豎指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挿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自風流教忠晦庵彌光禪師法嗣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城贛縣人族蔡

氏少爲書生年三十六投郡之觀音院下髮往依仰山祖禪師有省次參翠巖廣照燈禪師燈與語鋒投得與翰墨辭詔大慧於徑山宿疑盡去屬慧貶衡陽遂入閩見鼓山珪淨衆岳皆蒙印可後抵教忠一日入室聞舉女子出定話擬踴躍門忽大悟乃曰自携瓶去沽

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忠曰中間底是阿誰師禮拜便出忠晒之紹興己巳會忠移住龜山以師繼席後遷大安及崇福乾道丁亥謝事寓雪峯東庵洋嶼雲門庚申春泉守龍學王公十朋挽居法石受請日上堂曰雲門山中剎硬寨已是經年洋嶼江頭未見有毛

頭星出現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等閑拋出東山暗號驗盡天下野狐當機觀面不相饒喝下跛驢成隊走是以藥山道未有長行而不佳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咄古人太似以隋珠彈雀用趙璧抵烏旌麼要續如來正法

魚

十四

大似鄭州出曹門且道雲門庵主今日赴法石請爲人底句作麼生道八十翁翁輓繡裙直從洋嶼江心過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撫掌大笑歡喜且道

他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嘴上堂舉芭蕉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師曰要識芭蕉用處麼更將歸去夢說與欲行人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只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落葉於斯薦得觸處全真

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華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曰瑠璃鉢內托須彌僧便喝師便

打問知師久韞囊中寶大眾臨筵乞借看曰猛虎畫蛾眉云今日小出大遇也曰劍去久矣不須刻舟云云只如其覺示衆道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未審此意如何曰黑雲遮古路云長慶道今日堂中大有

魚

十五

人喪身失命意作麼生曰抱劍入桑林云只如雲門將拄杖攬向雪峯面前峯作怕勢又且如何曰一家有事百家忙云玄沙道用南山作麼響曰也要大家知云古人恁麼提持成得甚麼邊事曰兩兩三三成群作隊問木山四打鼓意旨如何曰打下打著云打著後如何曰不在鼓聲中頭頭皆漏泄云雪峯

見僧來連輓出三箇毬子又且如何曰兄弟添十字云學人未曉乞師再指曰退步思量愁殺人淳熙甲午春偶微恙寶文傳公自得赴漕江左聞而省之值師偃息即召曰和尚惺惺著師應曰已與侍郎相見了也傳曰一釣便上師曰也不可放過傳謂侍僧曰誰言

渠病師曰雪上加霜翊日剃沐更衣書偈已端然坐亡乃三月二十三日也聞維數珠不壞獲設利五色定于東山之鉢那塔壽六十有九臘四十有三

臨安府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人族盧氏年十二出家師資福道榮十六圓具習台教

棄休大慧於徑山未幾往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遂之泉南教忠求決於晦庵俾悅眾會解事歸前資偶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迷偈呈庵舉賢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庵曰子今始可見妙喜矣即禮辭至梅陽服勤四載乾道辛卯出住蒼溪上方次

遷台城紫籜鴻福萬年淳熙甲辰夏詔居淨慈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技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為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為三段上堂德山小參不答話千古叢

林成話霸問話者三十棒慣能說訶說秀時有僧出的能破的德山便打風流儒雅某甲詰也未問頭上著枷脚下著匣你是那裏人一回相見一傷神新羅人把手笑欣欣未踏船舷好與三十棒依前相厮誑混源今日恁麼批判責情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是罰具

參學眼者試請辨看戊申十二月望書偈入寂壽六十九臘五十四

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法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曰性燥漢只在一槌遂靠拄杖曰靈利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靈利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兒亦

不遇

天童應庵曇華禪師法嗣

慶元府天童密庵咸傑禪師七閩福清人也上堂曰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候子何異開眼屎床華藏有一

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雨寒無處曬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賤賤賣分文不直只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

不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樹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曰迷時只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只悟這箇迷悟變忘糞埽堆頭重添槩槩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上堂舉死和尚示衆云一人所

在要須到半人所在也須到無人所在亦須親到一回召大衆曰三邊一箭收功後四海

何愁不太平

南書記者三山人久依應庵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豁然契悟有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庵見喜其

脫畧紹興末終於歸宗

道場無庵法全禪師法嗣

常州華嚴伊庵有權禪師上堂曰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師子吼梅檀林任馳驟剔起眉毛頂上生剌肉成瘡露家醜上堂禪禪無

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

大瀧行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消禪師潼川人也上堂橫拄杖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三二一循環逆順數將來數到未來無盡日因七見一見一亡七踏破太虛空鐵牛也汗出絕氣息

無蹤跡擲拄杖曰更須放下這箇始是參學
事畢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遂喝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
衆中忽有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
具一隻眼上堂拈拄杖曰有時奪人不奪
境拄杖子七縱八橫有時奪境不奪人山僧
七顛八倒有時人境兩俱奪拄杖子與山僧
削跡吞殼有時人境俱不奪卓拄杖曰伴我
行千里勢君過萬山忽若撞著臨濟大師時
如何師喝曰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
雙林用禪師法嗣
婺州三峯印禪師上堂舉野狐話曰不落
不昧誣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
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一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二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正受編

聖君

太宗皇帝

真宗皇帝

仁宗皇帝

徽宗皇帝

高宗皇帝

孝宗皇帝

賢臣

丞相王隨居士

殿院李綱居士

文定公張方平居士

修撰曾會居士

郎中許式居士

參政呂惠卿居士

都尉李遵勗居士

英公夏竦居士

節使李端愿居士

禮部楊傑居士

中書李林宗居士

簽判劉經臣居士

比部孫居士

節推朱炎居士

已上賢臣編目謹依宗派類定不以官品世次校也

聖君

太宗皇帝以聖極真諦而廣開度門 問發元

機鮮克加對者如 幸相國寺見僧看經

上問看底是甚麼經云仁王經 上曰既是

朕經爲甚却在卿手裏僧無對 宣實明覺重

云塔主 上曰朕之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

對 宣實明覺重 上問卿居甚處云廬

山卧雲庵 上曰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爲

甚到此僧無對 宣實明覺重 僧入對次奏云

陛下還記得麼 上曰甚處相見來奏云靈

山一別直至如今 上曰卿以何爲驗僧無

對 宣實明覺重 京寺回祿藏經悉爲燬燼

僧欲乞 宣賜 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

爲甚却燒僧無對 宣實明覺重 上嘗夢神

人報云請 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 宣問

左右街菩提心作麼生發街無對 宣實明覺重

古 智寂大師進三界圖 上問朕在那一

界中寂無對 宣實明覺重 上問朕在那一

能 擊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

不起爲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宣實明覺重

代 頭有力 主天下有力 試請斷看 且道

真宗皇帝臨御以來 歷覽貝文 探賾祖

教乃於華嚴曉然自得嘗 製偈曰寂寂太

虛空湛湛如秋水拂拭本無塵不屬張王李

因達智海勝藍偉冠都下廣延禪衲馳 詔

正覺本逸禪師主之逸至入對稱 旨賜前

偈令和逸謝 恩已登爲四章一曰寂寂太

虛空何人達此宗本來無一物佛祖永潛蹤

二曰湛湛如秋水此心誰可委唯有悟空人

相逢只彈指三曰拂拭本無塵青天月一輪

堂堂無罣礙全露法王身四曰不屬張王李

從來自家底山河及大地通身無不是 上

大悅乃 錫正覺號

仁宗皇帝垂佛心以治天下四夷來王 欲

隆宗教乃 詔僧懷建入對便殿 命陞座

稱 旨賜號大覺禪師 製詩頌褒之餘二

十首及 提綱語二篇建嘗進偈中有圓相

上因製頌二章 賜建曰今伏觀淨因長老

於禪偈內畫圓相 此人人皆有除鉅根下

愚人不曉裏面無安排鼻孔處呵呵又一重

案底寡學淺近敢吟頌二首一曰接引本無

言出沒任往還元無添減處但同秋月圓二

曰愚蒙全不會上聖卒難知三十年後更

添一暈兒今建箋註建註已并進三偈乞歸

林下 上註建頌一首仍 宣諭曰山即如

如體也將安歸乎今再住京國且與佛法建
頌曰千嶽雲山萬壑流 上曰佛法廣大非
只渠壑也歸心終老此峰頭 上曰不止峰
頭更審細莫錯也朝昏但祝堯多壽 上曰
但是舍生皆同天壽也一炷檀煙滿石樓
上曰徧法界白煙灰息也建復進二頌稱

謝有曰中使傳 宣出 禁闈 再令臣此

住禪扉青山未許藏千拙白髮將何補 萬

幾 霄露恩波方湛湛林泉情味苦依依

堯仁況是如天闊應任孤雲自在飛二十日

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又嘗 製修

心頌曰初祖安禪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

後人若悟真如性密意由來妙理深明年春

建堅辭 上從之特賜 御容一軸以 示

不忘之意

徽宗皇帝踐祚之初 留神禪奧 詔芙蓉

道楷禪師住持法雲以 問宗要二年佛國

禪師惟白奏所集宗門續燈錄三十卷 上

賜其序政和三年夏四月嘉州道傍有大樹

風雷所摧一僧晏坐樹內髭髮被體指爪遠

身本州以事具奏獲 旨令迎至京師供養

時西天總持以金磬出其定乃問何代僧曰

我東林遠法師之弟也因游峨眉不記時代

遠無恙否持曰遠法師晉人也去世七百年

矣遂不復語持曰師欲何歸曰陳留縣即復

入定 帝命繪其像頒行天下并 製三頌

一曰七百年前老古雄定中消息許誰知爭

如隻履西歸去生死徒勞木作皮二曰藏山

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

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三曰有情身不是無

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

辛苦問盧能

高宗皇帝以 神武平海內三教 一致尤

宅心少林之道 潛龍時差侍臣韓子扈往

天寧寺 命主僧佛果禪師克勤陞堂勤據

座說偈二章曰善因招善果種種不生豆大

福德人修大福德人受八萬四千波羅蜜一

毫端上已圓成棒頭喝下承當得高步毗盧

頂上行時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也越三

日 復命陞堂勤遂舉天竺有王者嘗往見

一祖師即請說法祖曰大王來時好道去如

來時王歎伏勤拈曰佛法是世法世法即佛

法直道而行風行草偈若未委悉重說偈言

去也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十聖頂顛頭

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起直

入如來地韓錄三偈以進 上題其後曰靖

康改元四月初一觀佛果禪師善偈理趣高

妙云二年即皇帝位未幾 幸維揚十一月

詔勤詣 行在引對至 闕下 上遣中使

八人翊之 賜座 上曰朕一一記得昨過

泗洲見普照佛心長老稱是師弟子朕亦素

知師禪道高妙可得聞手勤曰 陛下以

仁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 光澤雖草木

昆蟲各得其所此佛祖所傳之心也此心之

外無別有心若別有心非佛祖之心矣 上

大喜曰可賜圓悟禪師號勤詣畢 上曰師

居金山何如勤曰臣老且病願歸林下 上

曰不可天下名山惟師擇居之勤固辭 上

曰何山可住勤曰願棲老雲居 上從其請

勤復奏曰 陛下既以佛心而化育生靈萬

邦稽首臣亦當傳佛心宗以酬覆燾 賜茶

罷傳 宣引謁五府經夕奉 旨五府以次

就雍熙寺請開堂演法 孝宗皇帝道自

生知 性由 天縱 在普安潛藩 聞徑

山佛日宗果禪師之道委內都監往問要旨

果作偈以獻及 建邸復令內侍齎東帛等

命果就山為衆說法 大書妙喜庵三字

仍 製贊 賜之果演成四偈以呈 上甚

嘉歎 即皇帝位 詔果引對果稱疾乃

特賜大慧禪師一日因門司黃彥節舉傳燈

錄所載二十二祖摩拏羅偈曰心隨萬境轉

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 上

即悟其真乾道庚寅冬景德靈隱禪寺虛席
詔僧慧遠住持辛卯春召見上舉不與
萬法為侶問遠是甚麼人語遠以龐居士奏
之不語禁士辰秋召入東閣上曰前日
在此閣靜坐忽思向所舉不與萬法為侶因
緣朕從這裏有箇見處遠曰不與萬法為

侶陛下作麼生會上曰四海不為多遠
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且如何上曰亦未
曾欠缺繼賜佛海禪師笑已春駕幸其
寺御方丈見遠畫像問曰是誰遠曰臣
之陋質學者寫以求贊上曰此是畫底那
箇是真底遠鞠躬奏曰春氣和融恭惟聖

躬萬福上大笑至東廊觀畫壁次遠奏
曰此乃歷代高僧上曰如今有否遠曰西
廊底筆尤工淳熙丙申春僧德光奉旨補
居靈隱寺冬十一月召對便殿光舉靈雲
見桃華悟道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
落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

疑奏曰那裏是他不疑處上曰空手牽鐵
牛上曰若問長老如何祇對光曰千聞不
如一見光復舉瀟山問香嚴汝試向父母未
生已前道一句看香嚴無對上曰朕有一
語光曰如何是父母未生已前一句上曰
昨夜今朝又明日示光偈曰大暑流金石寒

風結凍雲梅華香度遠自有一枝春未幾
賜佛照禪師號庚子秋延徑山主僧寶印於
選德殿上曰三教聖人本同這箇道理印
奏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上曰
但聖人所立門戶各別爾孔子以中庸設教
印曰非中庸之教何以安立世間故華嚴亦

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法華云治世語
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上曰今
之士夫學孔氏者多只攻文字不見夫子之
道不識夫子之心唯釋迦老子不以文字教
人直指心源開示衆生各令悟入此為殊勝
也印曰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當時

十哲如顏子號為具體盡其平生力量只道
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
捉摸未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與諸弟子
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
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而觀夫子未
嘗回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也昔張商

英丞相云惟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上曰朕
意亦謂如此印曰臣近見陛下賜德光長
老御札曰今俗人乃有以禪為虛空以語
為戲論其不知道也如此切中今日流俗之
病蓋流俗例以佛法為清淨寂滅之教遂引
莊老之說以合佛意以臣所觀莊老立地處

止做得經論中二乘人見解上曰如何見
得印曰墮肢體聰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
固可使如死灰便是二乘人灰心滅智厭身
如桎梏棄智如雜毒所以去大乘人遠矣大
乘人衆生度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有一夫
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又云予天民

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大
乘人履踐處上然之嘗製布袋和尚贊
曰袋貯乾坤杖挑日月嘉嘉直直僧中之傑
慙慙癡癡域中之絕今行芳一棒一條痕逗
機兮殺人須見血別別分明一點紅爐雪又
嘗游戲於圓覺大光明藏中備覽諸經

發於淵默疏其至奧警悟人天如釋
清淨慧章至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則曰菩薩
初發心時名始覺圓覺成就名究竟覺今見
諸障即究竟覺者蓋已入佛地無一切差別
心也釋得念失念無非解脫則曰得念是
無念失念是有念佛知諸念本空了無得失

故皆得解脫釋成法破法皆名涅槃則曰
進修曰成毀謗為破佛知諸法本空了無成
壞故皆名涅槃釋智慧愚癡通般若則曰
智慧者已悟之性愚癡者未悟之性究其本
源同一佛性故曰通為般若釋菩薩外道
所成就法同是菩提則曰菩薩外道所立之

法雖有邪正之殊皆是菩提覺性釋無明冥如無異境界則曰真妄一體性本解脫釋諸戒定慧及煙怒癡俱是梵行衆生國土同一法性則曰涅槃經云我以佛眼徧觀三界有情無情一切人法悉皆究竟究竟者即法性也釋地獄天堂皆爲淨土則曰佛知善

卷二

慈二報皆如空華故謂苦樂二境皆爲淨土釋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則曰有性三乘也無性闡提也佛眼觀之悉皆是佛釋一切煩惱畢竟解脫則曰佛謂煩惱本空故云畢竟解脫釋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此名如來隨順覺性則曰法界海慧者佛之智慧如法界之廣如大海之深故也其慧光照了諸相如太虛空廓然無礙方爲佛之隨順覺性如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

賢臣

丞相王隨居士嘗謁首山省念禪師得言外之旨自爾踐履益深竟明大法至臨終日書

偈曰盡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殿院李琛居士嘗謁福嚴雅禪師與論倩女離魂話未終雅曰隨他去也公曰師意如何雅曰切忌向倩女處著到公頓悟曰元來却在這裏雅晒之翌日同入藏院時雪實顯禪

師爲藏主公曰便是藏主那顯曰是公曰藏中還說著下官麼顯曰目前可驗公曰驗底事作麼生顯曰不消一割公擬議顯曰且請殿院歸寮喫茶生次嵐霧忽起雅曰殿院游山恰阻烟霧公曰靈峯聖跡爲甚麼却有這箇顯曰下方無公擬對雅曰藏主壯觀福嚴

卷二

顯曰和尚且莫開眼公曰作家作家顯曰殿院等重時有道士秀才到院公曰三教中那教最尊顯起側立公曰有口何不道取顯曰對夫子難言公曰休休便起顯曰適來造次公喝之文定公張方平居士字安道知滁州日嘗游琅琊山周行麻廬不忍去旋抵藏院

有感流涕指梁間經函曰此吾前身事也今取而視之乃所書楞伽經始二卷齋沐續之與前書無少異終前身爲此寺知藏書未焚香展讀佛語心品至贊偈曰世間難生滅猶如虛空華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洞明已見書偈曰一念存生滅千機縛有無神鋒輕舉處透出走盤珠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仍以其事語之坡題其後刻之浮玉山龍游寺

修撰曾會居士初與雪竇實重顯禪師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值於淮甸公遂引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顯顯曰這箇尚不

與教衆合况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提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頷旨天聖初公守四明以書幣迎師補雪竇既至公曰某迎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子話未審端的有勘破處也無顯曰清長老道箇甚麼曰又與麼去也顯曰清長老且放過

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橫不得麼公曰這裏別有箇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顯曰勘破了也公大笑顯頷衆入城緣化欲見之闕者以謁禁告師以偈寄公曰碧落烟凝雪乍晴住山情緒寄重城使君道在未相見空齋甘棠影裏行公答曰勞勞世務逐浮沉一性澄明亘古今目擊道存無阻隔何須見面始知心即請公見問曰道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顯曰他日見別處長老學士不請舉向伊公曰舉著又何妨顯曰山僧罪過公曰好好顯應喏喏

卷二

郎中許式居士守隆興時從洞山聰禪師足得正法眼一日與泐潭澄上藍溥坐次澄問開郎中適夜坐連雲石春裁帶雨松當時蒼洞山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澄曰聞蒼泗洲大聖在揚州出現底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澄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澄曰今日被上藍觀破便喝公曰不索船何打

破屏斗公至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座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座曰四十七公曰聖僧得幾夏座曰與虛空同受戒公拍床板首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參政呂惠卿居士字吉甫於法界觀研味有年後看李長者合論心地豁然說偈曰欲見天珠久馳心向五臺誰知黃卷上指出妙光

米
都尉李運品居士字用和探索宗要有年聞慈照所舉因緣頗明大法述偈曰參禪須是誠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補莫管照詰而即之復作照塔銘其自叙問道始末曰予早欽風而虎溪世之福地也會

師退位以素緣熟乃走香命駕百舍重研道將迎意遂有玉城之入創菴寺居之獲陪巾屨之待諦求眉睫之論師嘗諭房孺問徑山禪可學乎曰此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一旦聞舉一喝耳聾三日之話如處菴室燿

絕百非嘗以肅國大長公主誕辰命慈照石霜葉縣就第演法最後葉縣登座拈拄杖拗折擲地便下座公笑曰老作家手段終別照曰都尉亦不得無過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屆中都方接塵談遂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

處的事作麼生堅曰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繞動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聾堅曰一箭落雙鵝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堅曰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堅曰普化出僧堂又圓禪師未出世時謁公公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圓曰今日特

來相看公又令童子問曰碑文刊白字當道種青松圓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子又出曰都尉言恁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圓曰脚頭脚底公乃出揖坐復問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圓曰甚處得這箇消息來公便喝圓曰野干鳴公又喝圓曰恰是公大笑

圓留數日乃辭公曰如何是臨岐一句圓曰好自將息公曰恁麼則不異諸方也圓曰都尉見處作麼生公曰放你二十棒圓曰專爲流通公拊掌圓曰暗公曰好去圓曰啍啍圓歸唐明未幾公遣章介二師訊之圓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荅之公作偈寄曰黑毫

千里餘金擲示雙趺人天都莫測珍重赤髻胡楊文公會次遂問釋迦六年苦行成得箇甚麼邊事公曰擔折方知柴束重其造入妙密應機無滯類此及疾篇命邀圓圓至公盡此相并書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幘頭解下腰帶若覓生

死問取皮袋圓見乃問如何是都尉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却問圓臨行一句作麼生道圓曰本來無星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詰圓曰無佛處作佛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顧主人翁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

尼無對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語罷投枕未安而逝公於天聖中以所集宗門廣燈錄三十卷繳進上製序冠其卷首仍賜入大藏流行英公夏竦居士字子喬自契機於石門慈照蘊聰禪師一名曰與老衲游偶上藍溈禪師至公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長

老自家底溈曰前月二十離新陽公休去溈却問百骸潰散時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便喝溈曰喝則不無畢竟那箇是相公自家底公對以偈曰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著思惟山僧苦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上時溈曰也是弄精魂

即使李端愿居士兒時在館舍常聞禪書長雖婚宦之然篤志祖道遂於後園築室類蘭若邀達觀曇顒禪師處之朝夕咨參至忘寢食顒一日視公曰非示現力豈致爾哉奈無箇所入何公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請師明說顒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花

第二

十三

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搥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公進曰心如何了顒曰善惡都莫思量公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顒曰且請太尉歸宅公曰只如人死後心歸何所顒曰未知生焉知死公曰生則其已知之顒曰生從何來公罔措顒起提其臂曰只在這裏更擬思量箇甚麼公曰會得也顒曰作麼生會公曰只知食程不覺蹉路顒拓開曰百年一夢今朝方省有本而說偈曰三十八歲蒼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

東馳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參諸名宿晚從天衣義懷禪師游懷每引老龐機語今研究深造後奉祠泰山難一鳴觀日如盤湯忽大悟因以有男不婚有女不嫁之偈別曰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關工夫更說無生

詰書以寄懷懷稱善後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楷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參禪米楷曰不打這鼓箇公曰恁麼則空游山水百無所能也楷曰相別未久善能高鑒公大天嘗以履一緇惠齊曉山主曰舊蒲海內有一犀牛鼻孔透天不知向背被崑崙兒入水

牽回一鉤截斷自後頭角不全慈皮別無用處海上老商載爲隻履祖師歸去只得半邊惹嶺使還空傳消息至今七百年來未曾踏著完全在縱使背法堂著去未免止宿草庵直饒頂上戴來也教貓兒不得今日無爲子布施與黃梅齊曉山主莫不舉足下足皆是道場東行西行無非佛事雖然如是向道神僧脚跟未曾夢見在且道如何得與履相應去挂向千年葛藤上洞庭湖內與人看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大虛空中之手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第二

十四

座於南嶽公乃虛心扣之遂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端的決疑情益曰作麼生是出塵底意公罔措益召曰會麼公猛省呈偈曰心鏡從來瑩黃河本自深只因師問後砂石化爲金益曰正趨地獄公曰人我無相胡爲地獄益曰汝今何在曰見底對次益曰只此是

黃金公曰眼中添屑益大笑公便禮拜發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少以逸才登仕版於佛未之信年三十二會東林照覺總禪師與語啓迪之乃敬服因醉心祖道既而抵京師謁慧林冲禪師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荅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維幕

就參韶山果禪師將罷官辭果果囑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則有不寧之疾成失心之患矣未幾復至京師趨智海依正覺逸禪師請問因緣逸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

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疎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逸舉傳燈所載波羅提尊者見香至國王問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之語問公公不能對疑甚遂歸就寢熟睡至五鼓覺來方追念問見種種異相而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

第二

十五

忽憶韶山臨別所囑之言姑抑之退明趨逸悉以所得告逸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履踐否逸厲聲曰這箇是甚麼事却說履踐公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八首及著明道論儒篇以警世詞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

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為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

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等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下喝豎拂拈麈或持叉張弓輕毬舞笏或拽石般土打鼓吹毛或一點一言一呼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為人然只為太親故人多同指臂然若其無明祖相傳至今不絕真得吾儒所謂念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然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

意喻凡若此者乃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盡見前每以與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嗣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既為記頌歌語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

比部孫居士遺其因楊岐會禪師來謁值視斷次公曰某為王事所牽何由免難會指曰委悉得麼公曰望師點破會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公曰未審如何會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處捧下血淋淋公因此有省

即推朱炎居士嘗問義江禪師云未審此身死後此心何往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往公契旨迷偈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江曰更須吐却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三

魚三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住持 正受 編

賢臣下

文公楊億居士

清獻公趙抃居士

郎中張僅居士

太傅高世則居士

太史黃庭堅居士

中大吳中立居士

荆公王安石居士

提刑郭祥正居士

丞相富弼居士

內翰蘇軾居士

黃門侍郎蘇轍居士

正言王居士名杞 欽宗廟諱

樞密徐俯居士

丞相張商英居士

文定公胡安國居士

王大夫居士遺其

左丞范冲居士

中丞盧航居士

左司都貺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給事馮揖居士

龍圖王蔣居士

教授蔡鳳居士

待制潘良貴居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子羽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參政錢端禮居士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鄭居士

侍郎李浩居士

通判趙善期居士

朝奉俞南仲居士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

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

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

右乎何倭甚因竊閱數板憐然始少敬信後

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

汝州首至廣慧謁元璉禪師璉接見公便問

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璉曰來風深辨公

曰恁麼則禪客相逢只彈指也璉曰君子可

八公應喏喏璉曰草賊大敗夜語次璉曰秘

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

寺兩箇大蟲相齧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

我只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璉曰這裏即

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璉以手作拽鼻

勢曰這畜生更踉蹌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

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

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復杼其

師承密證寄李維翰林林見傳贊既而過門

問道者無虛日悉隨機應之嘗為眾曰此事

大難委悉釋迦老子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

事便道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帝釋梵王

殷勤三請不得已而許之始自鹿野苑終於

拘尸城中間四十九年作大佛事說三乘十

二分教如瓶注水未後於靈山會上謂大眾

曰吾正法眼已付摩訶大迦葉又云四十九

年間未嘗說一字是甚麼道理於諸人分上

著一字脚不得為諸人各有各奇特事在若

喚作奇特事早不中了也我道釋迦是敗軍

之將迦葉是喪身失命底人汝等諸人作麼

生會不見道涅槃生死是夢言佛及眾生為

增語直須恁麼會取不要向外馳求若也不

明乖張不少居翰苑日慈明楚圓禪師為唐

明嵩和尚持書至公問對面不相識千里却

同風圓曰某奉院門請公曰真箇謾語圓曰

前月離唐明公曰適來悔仲一問圓曰作家

公便喝圓曰恰是公又喝圓以手畫一畫公吐舌曰真龍象也圓曰是何言歟公召典客令別點茶復曰元來是家裏人圓曰也不消得公良久又問如何是圓上座為人一句圓曰切公曰恁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一誰得似內翰公曰作家作家圓曰放內翰二十棒公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圓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大笑復問專使還記得唐明和尚當時悟底因緣麼圓曰也曾見舉來公曰請不吝慈悲圓遂舉問僧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云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公曰只如此語意旨如何圓曰水上挂燈毬公曰恁麼則事負古人去也圓曰疑則別參公曰三脚蝦蟆飛上天圓曰一任踈跳公哂之取辭日公曰某有一轉語寄上座往唐明處還得否圓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公曰却不相當去也圓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公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爲甚麼汗出圓曰知公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圓曰重疊關山路公曰恁麼則隨上座去也圓噓一聲公曰真師子兒大師子吼圓曰放去又扶來公曰某適來失脚倒地又得家童扶起圓曰有甚了期公大笑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梳公便作

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又手側立公瞠目眦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趙曾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聲公尋書偈付左三右今來早送達李都尉偈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李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絳錢五跨馬至公始熟睡李據之已逝矣朝野聞之莫不歎慕後廣慧於公諱日設位供養藝香次有僧問從來弟子供養師今日爲甚麼師供養弟子環曰恩來義往僧曰恁麼則令人轉憶龐居士也環曰兩彩一賽僧噓一聲環乃莫茶顧其僧曰鈍置老僧驢漢自餘機語見乎它集四清獻公趙抃居士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法泉禪師萬卷來居衡之南禪公日親之泉未嘗容措一詞後典書

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凡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泉見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富鄭公初於宗門未有所趣公勉之書曰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寧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能專誠求所證悟則它日爲門下賀也公年七十有二以太子少保致仕而歸親舊里民遇之如故作高齋以自適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五泉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泉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冰壺徹底清春風漱水路孤月破雲明郎中張僅居士嘗戲問桂府義禪師曰某如今剝却頭還做得長老也無義以手摩頂召曰郎中公應喏義曰會麼公曰不會義曰干頭甚麼事公恍然有得太傳高世則居士字仲貽號無功初依芙蓉道楷禪師求指心要楷今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曰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堅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太史黃庭堅居士字魯直號山谷以般若夙習雖騰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工畫馬事公誚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

犂中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專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已往依晦堂祖心禪師乞指徑捷處心曰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心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心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心曰

聞木犀華香麼公曰聞心曰吾無隱乎爾遂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心笑曰只要公到家耳有本久之如雲巖謁死心新禪師隨眾入室新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新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

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矣謫官在黔南道中晝則覺忽然廓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護了多少惟有死心道人肯乃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後作晦

堂塔銘曰某夙承記蒞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來瞻窳堵寶深宗仰之歎乃勒堅珉敬頌遺美云先是晦堂訃音至公設伊蒲塞供拈香說偈曰海風吹落楞伽山四海禪徒著眼看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中大具中立居士字德夫居晦堂入室次堂

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頷深旨連述三偈呈之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敲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蟻蜋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閑拈出示人只為走盤難看嘆堂答曰水中得

火世還掃看著今人特地疑自古不存師弟子如今却許老胡知

荆公王安石居士字介甫丁母難讀書定林往來蔣山從贊元禪師游一日問元祖師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於般若若有障者三其近道之贊一更須一兩生來恐純熟公

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

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後於首楞嚴深得其旨又嘗問真淨克文禪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獨圓覺不然何也文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見前不屬古今老僧即今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主賓非關時處又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峯易證為具謂

譯人之訛其義是否文曰圓覺可易則維摩亦可易也維摩曰亦不滅受而取證證與證義有何異哉蓋衆生現行無明三昧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峯之說但知其具耳公即頷解提刑郭祥正居士字功甫號淨空喜泉石而不羨紛華因謁白雲守端禪師值端說法

以上大人一篇示衆公切疑後聞小兒誦之有省書報白雲雲答偈曰藏身不用縮頭歛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遠天王兔趕他不著元祐中往衡之南禪謁泉萬菴請陞堂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蕤向爐中描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

始得雲居老人有箇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舉伸六種震動遂召曰大眾還委悉麼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適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拜演禪師命演舉揚演就座公復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蕤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往日今朝事不同夜靜水寒魚不食一爐香散白蓮風演拍禪床一下僧出問云

丞相富弼居士字彥國由清獻公警勵之後
不舍晝夜力進此道聞證悟脩禪師主按
子法席冠淮甸往質所疑會顧為衆登座見
其顧眎如象王回旋公微有得因執弟子禮
趙孟文命侍僧請爲入室顯見即曰相公已
入來富弼猶在外公聞汗流浹背即大悟尋

以偈寄圓照本禪師曰一見顯公悟入深廣
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
與妙音後奏願得證悟師名遣子晉送至顯
上堂謝語有曰彼一期之誤我亦將錯而就
錯公作偈贊曰萬木千華欲向榮卧龍猶未
出滄溟彤雲彩霧呈嘉瑞依舊南山一色青

內翰蘇軾居士字子瞻號東坡宿東林日與
照覺常總禪師論無情話有省德明獻偈曰
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
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未幾抵荆南聞
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公擬抑之即微服
見皓皓問尊官高姓公曰姓蘇乃拜天下長

老底拜皓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
於是尊師之後過金山有寫公照容者公戲
題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一作生
黃門侍郎蘇轍居士字子由元豐三年以罪
謫高安會黃集全禪師於城寺金剛熱視公

曰君靜而惠苟存心宗門何患不成此道公
識之因習坐數求決於全無契後有省聰禪
師來居壽聖公以此事往問聰不答公又扣
之聰徐徐謂曰吾圓照未嘗以道語人吾今
亦無語子公於是得言外之妙有偈見于家
集云正言王居士欽名依晦堂心禪師

數載無所入元祐中漕江西辭晦堂乃問嗣
師得甚深法者何人曰雲巖死心新老因即
之問曰某常聞三緣和合即生又聞即死即
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所疑也望師明決
新曰且如正言作運使所到處即居其位還
疑之否曰不疑新曰復何疑也由是頓去封

滯
樞密徐俯居士字師川號東湖每侍先龍圖
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
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此道後
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即命靈源至孝址說
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只如龍圖平

日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
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
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
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箇甚麼便恁
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
恁地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

哭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
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參圓悟悟亦喜其見
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
脚跟猶未點地在悟頽面曰莫裏何曾走却
龜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
公休去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入
不赴春闈抵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明日接
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腴後妻以女
一日入寺見僧拂拭藏經梵夾肅莊皆金字
公乃佛然曰吾孔聖之教反不如胡人之書
夜坐書室吟哦至三鼓向呼曰夜深何不睡

去公以前意對曰正此著無佛論向曰既無
佛何用論之公疑其言遂已後訪一同列見
佛龕前經乃問何書云維摩詰經公信手開
閱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
之語能爾耶因借歸讀之向問看者可書公
曰維摩詰所說經向云可熟讀然後著無佛

論公知其爲誚始留心祖道元祐六年奉使
江左由東林謁照覺總禪師叙論久之乃曰
南昌諸山誰可與語總曰兜率悅王溪喜公
下車至八月按部過分寧諸禪逐之公請俱
就雲巖寺陞堂有偈曰五老機緣共一方神
鋒各向袖中藏明朝老將登壇看便請橫戈

戰一場悅最後登座其提綱語要盡貫穿前
列公大喜遂入兜率抵擬瀑亭公問此是甚
處悅曰擬瀑亭公曰換轉竹筒水歸何處悅
曰目前薦取公佇思悅曰佛法不是這箇道
理及夜話悅曰某無夢十年矣前五夜夢身
立孤峯頂有日輪出于東方而公之來豈東

方慧輪乎徐以所見真淨及素首座事語公
公因措悅因舉德山托鉢話令熟究之公悵
然不寐至五鼓忽垂脚翻溺器猛省即造悅
寢召曰某已捉得賊了也悅曰賊物在甚麼
處公扣門三下悅曰且去來日相見翌旦接
偈曰鼓寂鐘沈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

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遣他授記來悅首肯書
長偈付之囑曰參禪爲命根未斷依語生解
如是之法公已深知然有至微極細之魔使
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更宜著便公感甚邀
至建昌道中求悅一一窺察之成十偈以誌
其事悅依韻酬之是歲書雲日悅澡浴示徒

說偈而化計至公哭而慟及大拜乞謚悅
號真寂禪師遣親持文祭其塔崇寧中寓江
寧戒壇重開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因
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按卷曰審如此言
豈得臨濟法道有今日也以偈寄智海普融
平禪師曰馬師一喝大雄峯聲入觸體三日

覺黃藥聞知驚吐舌江西從此振宗風仍舉
似圓悟克勤禪師時住勤爲點破公喟然曰
始知宗師垂手處果不可以意得旨哉即下
拜政和乙未秋大慧禪師宗杲自龍安謁公
宗杲曰某數千里行乞而至公曰年多少曰二

十四公曰水牯牛年多少曰兩箇公曰甚麼
處學得這虛頭來果曰今日親見相公公曰
念汝速來且坐喫茶纔坐復問上坐此來有
何事果起稟曰泐潭和尚示寂茶毗晴齒數
珠不壞舍利盈溢山中耆宿皆願得相公大
手筆爲作塔銘激礪後學得得速來冒瀆鈞

聽公曰某被罪于此未嘗爲人作文字今有
一問問上座若道得即與做塔銘若道不得
贈公裏足歸龍安參禪去果曰請相公垂問
公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果曰是公曰我
不問這箇眼睛果曰未審相公問甚麼眼睛
公曰金剛眼睛果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

筆頭上公曰恁麼則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今
他照天照地去也果趨階曰先師多幸謝相
公作塔銘公大笑以宣和四年十一月遽明
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睡枕擲門窓上
聲如雷震衆驚眎之已薨矣享年七十有七
文定公胡安國居士字康侯號草庵久依上

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
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
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鬼馬非龍象大用
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曰祝融峰似杜城
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
秋月又同圓

大夫五居士繼其以喪偶獸世相即慕南宗
於元豐慧圓清滿禪師言下知歸滿一日謂
曰子乃今之陸亘也公便掩耳既而回壇山
之陽縛茅自處者三十載脇未嘗至席偶歌
曰壇山裏日何長青松嶺白雲鄉吟鳥啼猿
作道場散髮採薇歌又笑從教人道野夫狂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林守豫章過圓
通謁圓機道旻禪師茶罷曰某宿世作何福
業今生墮在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
翰公應喏旻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
垂指謨旻拊膝一下公擬對旻曰見即便見
擬思即差公乃豁如

中丞盧航居士與旻禪師擁爐次公問諸家
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旻厲聲
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公謝曰灼然佛
法無多子是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左司都貺居士問旻禪師曰是法非思量分
別之所能解當如何湊泊旻曰全身入火聚

宜問乎君臣狼虎一味適口豈擇乎藜藿珍羞孰爲羅聘孰爲孔周雖任重而道遠未嘗休而未嘗不休故曰休休停筆而逝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關所至挂鉢隨衆參扣後依佛燈守珣禪師久之不契因訴曰某只欲死去時如何珣曰好

箇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後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又以南泉斬貓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珣曰你只管理會別人家貓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珣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夫

說禪說道只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養喫了便不礙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

侍郎張九成居士字子韶號無垢未第因客談揚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慧明禪師道

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問曰此事人人有分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某無箇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僂

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繞沙忍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巖頭脚痛有玄沙屈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

魚三

十六

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繞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只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陸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卓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同措公歐之顧尚曰祖欄不

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獻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趕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銜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

門亦未見老僧在如何公指侍僧曰蝦蟆窟裏討甚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董徑山學者仰如星斗公聞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語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于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識之尋奉 祠

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慈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論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開守有畫像在高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時開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

魚三

十七

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善物格欲識一貫兩箇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東釣者意與慧議及朝政遂竄慧街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適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刺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于氏心傳錄曰愚自巖下侍

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愚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

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鎮永嘉丁丑秋旬 祠枉道訪慧於育王作妙善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

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開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語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捺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將不我脚何似驢脚又被呵膠黏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出人不入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

幾千年三灾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善知識曰供其二回食以飯細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為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為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才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林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為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消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鷄子便到新

羅國

參政李邵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大慧排然照為邪公疑怒相半及見慧示衆舉趙州庭栢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既是打破趙州關為甚麼却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

初只道節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公頌悟謂慧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後以書咨決曰某近扣葦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通自纏繞今一笑頌釋所疑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

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又書曰某比蒙誨答備悉深旨某自驗

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習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廣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勝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實學劉子羽居士字彥脩出知永嘉問道於

大慧禪師慧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栢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栢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大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為極致後訪太慧於洋山廣

隨衆入室慧舉狗子無佛性詰問之公擬答慧以竹篲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死若只呈伎倆有甚了期即辭去道次延平條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慧皆室中所問者其頌不是心不是佛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鑠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

鎮州出蘿蔔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一喝下疑情頓脫慧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篲詰至葉縣近前奪得物折擲向階下曰是甚麼山曰瞎公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

得曾作蠟梅絕句曰擬嚼枝頭蠟驚香却肯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憲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發明已事後於宗門旨趣一一極之淳熙丙申冬簡堂行機禪師歸住平田法席鼎盛公遂與往來丁酉秋微恙修書召機

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出萬縉遺三制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蓋為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

認爲已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齊慶贊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爲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簡堂曰某

三

三

坐去好卧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卧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歛目而逝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久參圓悟暨往來大慧之門有日矣紹興辛未佛海慧遠禪師補三衢光孝公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

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公曰

爲甚麼贊即歡喜毀即煩惱遠曰侍郎時水

死曾見善知識否公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

不見遠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公擬議遠

震聲便喝公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公罔然

遠召曰侍郎向甚麼處去也公猛省遂點頭

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

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佛子劈口截遠

曰也只得一握

知府葛郊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玩

憲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全以印心

即佛因緣令究之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

便使某得入全曰居士大無狀生已而佛海來居劔池公因從游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善說海發揮之曰即心即佛肩拖地非佛非心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句日而後反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爐爾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

三

三

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懸身野狐跳入金毛窟全肯之即遣書頌呈海海報曰此事非紙筆可既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海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公加禮不已海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公乃痛頌嘗問

諸禪曰夫婦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且道證

父即是證母即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

大過淳熙六年守臨川八年歲微疾一夕忽

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

業鏡忽然撲破離身透出虚空召僚屬示之

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者若以道論

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

坐而化正月二十七日也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首楞嚴

經如游舊國志而不忘登第後開應庵墨華禪

師時水與大慧之道爲二甘露門乃造明果投

誠入室華堪其胃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

公駭然汗下華喝出公退參不旬日竟躋堂與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教授曰門有孫儋鋪家存甘贊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華見稱善有眠胭脂者亦久參應庵頗自負公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遑過古今園橫後却來這裏喫拳頭華益稱

之

通判趙善期居士未詳參問嘗舉韶州乳源和尚示衆云西來的的意也不易舉唱時有僧出源旁脊便打云如今是甚麼時節汝出頭來便歸方丈公頌曰西來的的意何如舉唱多憐在半途勾賊到門還破賊信知身佩

辟兵符

朝奉俞南仲居士字彥若號大山乾道間子

激仕三山公與僧往聞乾元安永禪師爲衆

衲所歸欲謁之會永還黃藥來辭公就以平

日咨參求決永曰所言皆當止欠一味藥耳

既去公甚以爲疑永嘗贖稱寄居李倅築造

詣高妙因修敬李舉南康新語示之仍爲

頌曰提處分明新處親落華飛絮行人頭

戴草鞋出門去四月圓荷葉葉新公究數月

有省謂其子曰我和得此偈了也子請其所

以公極力拊掌三下李聞之曰且喜打透漆

桶自爾智證成就年七十有二屬疾有至省

問則隨機開論一日邀僧命看華嚴僧欲歸
請經公曰此自有經僧取經擬展卷公笑曰
幾時得了且只誦多心經僧方誦心經公起
趺坐泊然而逝公之高祖守尚書屯田郎中
汝尚字退翁元豐七年秋與其室黃氏相期
先後亡故墓表有曰夫人則沐浴而化退翁
則隱几而終嘗作發願偈曰我死願作修行
僧出處常與善知識生身永斷塵中緣世世
踐履菩薩道其契悟機緣未詳附見于此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三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四

平江府縣志九

寺目僧尼表編

魚印

應化聖賢

千歲寶掌和尚
扣冰藻先古佛
酒仙通賢和尚

南安嚴自嚴尊者

法華志言大士

知足智華尊者

風法華

李通玄長者

呂巖真人

張用成真人

拾遺詳法

福州東山三教雲頂禪師

京洛和尚

婺州雲幽重憚禪師

建寧府等覺智榮禪師

雙溪布衲如禪師

舒州海會如新禪師

舒州投子通禪師

舒州海會通禪師

舒州四面懷清禪師

處州法海立禪師

汝州天寧明禪師

成都府保福贊禪師

蜀中仁王欽禪師

神照本如法師

本嵩律師

臨安府上天竺證悟圓智講師

金陵鐵索山主

泐潭山庵主鍾其

温州淨居尼圓機

温州陳道婆

應化聖賢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歲烈十二年

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至七歲祝髮乃展

因名寶掌魏晉間東游此土入蜀禮普賢留

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

者曰勞勞玉齒寒似逆巖泉急有時中夜坐

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

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游五

臺徙居祝融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

林尋抵達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

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

梁城過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游更盡

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鄭峯登

太白穿鴈蕩盤礴於翠峰七十二庵回赤城

憇雲門法華諸暨里浦赤符大巖等處反飛

來棲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

道人游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

寶嚴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

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卿書至

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

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

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水跌

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

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

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

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

四年有剎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

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

持往秦望山建寧塔波奉歲以周歲烈丁卯

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

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

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扣冰藻先古佛

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

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於武宗

會昌之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

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行全爲師咸通

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

峯真覺禪師手携鳬茈一包簪一罷獻之峯

曰包中何物云免茫曰何處得來云泥中得
曰泥深得少云無文數曰還更有麼云轉深
轉有又問罷中何物云譬曰何處得來云自
合得曰還熱也未云不較多峯異之曰子異
日必為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庵於馬
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巖

院學者爭集嘗謂眾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
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為
扣冰古佛太傳章公仔鈞聞師道譽躬迎瞻
禮未幾捨第為寺夫人練氏以子孫爵問之
答以十世其後如住靈曜日上堂曰四眾雲
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

火龕云請師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隨流水化
瑠璃爭奪眾星明云莫只這便是麼曰且莫
認奴作郎云畢竟如何曰梅華臘月開刺史
陳公諷於建安顯觀寺之溪西範鐵為三大
佛既成飯僧告眾曰有能為贊者當得奉之
眾皆默然師居座末起對曰百年陳鐵朝

成佛誨大喜即跪奉以歸陳名也天成戊子
應闕主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
茶次師提起索子曰大王會麼云不會曰人
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
二日沐浴陞堂告眾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
蘇油茶毗之祥耀滿山獲設利五色塔於瑞

巖正寢壽八十有五臘六十有三謚曰妙應
法威慈濟師之苦節異行他心慧眼備見于
本錄云

酒仙遇賢和尚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
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
沉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

第四

三十剝染圓具往參錢塘龍冊球禪師發明
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
道俗因號酒仙初自錢塘歸執鐵鋸路見瓦
甕即擊或問所謂曰世路不平故碎之耳建
隆間創葺殿宇動費數百萬莫知其所得之
由繼改三門遣匠取石柱於洞庭工久不獲

即登山呼酒仙有頃石泐後泛江風將覆舟
驚人大恐師解袈裟為帆風即轉有虎入城
見師跪伏師撫摩虎遂去郡守梅公初不識
師夢與之語及見果如所夢益加禮敬凡經酒
家退則座客常滿以是日常俟至聽其所需
師將順世往其家曰平時飲汝酒未嘗酬直

今酬之可富三世因見石曰遂嘔而幕之曰
閱三日可開三日落封結如雞子乃酒黃也
是歲疫盛沃以酒服者無不愈其家遂富郡
人有疾覓符不與者不救符後書陳僧二字
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
張其口而化三七日身不歇唇色如故寺僧

欲縣之其徒曰昨師意也遂火葬收骨塑其
像壽八十八臘五十八

南安巖自嚴尊者泉之同安人族鄭氏世傳
定光如來之應身年十一棄家依達興卧像
寺契緣為童子十七圓梵相之廬陵謁西峯
雲谿禪師印證心法通宿命辭居黃石巖及

第五

盤古山皆地虎窠師至乃為使令人以兩賜
男女持者輒應比戶像而事之有沙彌無利
性作禮求偈師為書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
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令誦之未諭
月過日成誦凡所述作若隱語於後題贈以
之中四字師服飾純白帽首以布跡既著所

屬聞於朝詔甚嘉之丞相王欽若參政趙
安仁以下獻詩師置之不視淳化乙卯正月
六日集眾曰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
示有去來更疑何事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
吉祥而化閱世八十有二坐夏六十有五
謚曰定光圓應禪師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也弱冠游東都
繼得度於七俱伽院留講聚之久一日讀雲
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聾
嚅日嘗不輟世傳誦法華經因以名之每入
市則褰裳而趨或舉手畫空佇立良久或從
屠沽飲啖無擇然識禍福輒應於是名播朝

野至和三年 仁宗皇帝以國嗣未立夜因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廣請法華大士願俯臨無却清旦 上道衣凝立以待俄晚奏有僧言法華者自有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莫阻 上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登御榻加趺受供將去 上曰朕以儲嗣

未立大臣咸以為言侵尋晚景嗣息有無法畢其一決之師索筆連書三十三字凡數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後 英宗皇帝登極在濮邸諸王之數實居十三始符前識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曰青山影裏潑籃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云諸法華燒香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街頭東畔底云某未會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有佛否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

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遊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知是智華道者開封人也其傳失世務農母孕二年餉父田間生於林下濯於河兒曰無冰我是時紅光燭天太史以產異人奏 令物色得師乃育於近臣家樞樞能語往事三歲起跌

坐知其慈篤也及長與國梵相履體止一衲邾寒隆暑莫能侵日食或倍二十人不飽水漿不入口二三月不餓一卧必三載坐立如之未嘗讀誦辯才無礙未嘗修真而頂出白光忽張目大呼而非怒終日言笑而非喜嘗告人吉凶禍福不差毫釐居京都時五府以

次爭延之間語人曰天平白雲是吾歸處崇寧初持拂歌笑出夷門強挽不回東來姑蘇天平之白雲寺繡素景從有以佛法問者不答以偈請者則大書此以以示政和中奄然而逝聞維其胃腸瑩徹若瑠璃骨碧者如玉黃者如金設利無數道俗以所化之地為塔

奉藏鑿墳三尺得紫石函題其上曰知足道場眾乃益異入塔日地為之震郡守上其事賜金欄紫伽梨 謚淨行大師塔曰明因風法華其東京張氏子也於開寶寺得度誦法華不輟所居無定世稱風法華有以休咎問之所答若識過則有驗及化乃歌曰歸

去來兮歸去來不去泗州不五臺脫下舊鞋著新鞋舊鞋即時磨滅盡新鞋不肯踏塵埃新鞋却似舊鞋樣替新換舊人莫猜去時光明道中去來時平坦路上來今生多少舊相識幾人似我却重回歌絕而逝 李通玄長者不知何許人或曰唐宗子殆文

殊普賢之幻有也開元七年七年云十隱於太原壽陽方山之土龕初至虎為負經而神龍化泉天女給侍夜則齒光代燭間食臺栢因號臺栢大士嘗以華嚴大教抉微剔奧論而明之曲折萬旋如水赴海會釋十門妙盡經旨總四十卷目曰華嚴論其首叙曰夫有情

之本依智海而為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為體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違本情亡知心際示諸佛之果源其為本也不可以功成其為源也不可以行得功亡本就行盡源成源本無功能隨緣自在者即此毗盧遮那也以

本性為先智隨根應大悲濟物以此為名依本如是設其教澤滂流法界以潤含生於是寄位四天示形八相菩提場內現蘭若以始成普光法堂處報身之大宅普賢長子舉果得於藏身文殊小男創啓蒙於金色以海印三昧周法界而降靈用普眼法門觀塵中之刹

海依正二報身土交參因果兩門體用相徹以釋天之寶網彰十刹以重重取離垢之摩尼明十身而隱隱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移一作於當念其為廣也以虛空而為量其為小也處極微而無跡十方無卷匪虧小相之中纖塵不舒含十方

而非礙智海果德乃殊分於五位之門常住法堂示進修於九天之上此方如是十刹皆然聖衆如雲海會相入聖凡不等狀多鏡以納衆形彼此無妨若千燈而共一室此經總有四十品之勝典互開果德之智門百萬億之妙言咸舉佛華之行海十身十會十十

德四

八

之通辯一云

之法門十處十方十之通辯一云十十十現品內示因果以結始終給孤園中利人天而明法界目連驚子隔眇聽於對顏六千比丘啓十明於路上覺城東際五衆咸臻古佛廟前同登十智善財發明導首用彰來衆齊然又成五位法門具德行其軌範令使

啓蒙易達解行無疑還信首文殊之前證證妙峯之頂經過五衆成一百一十之法門至慈氏之團結會一生之佛果返觀文殊之初友明以果同因後入普賢之妙身彰體用圓極此經名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以無方為義方以理智為功廣則毫剎相容佛乃體用無作華嚴行門可樂能數理事之功嚴即依正莊嚴經即貫穿縫綴世主妙嚴品者類會同流法門均隔為品此經總有四十品之勝典此品達初故稱第一是故言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釋此一部之經總作十門分別第一明依教分宗第二明依宗分

教第三明教義差別第四明成佛同別第五明見佛差別第六明說教時分第七明淨土權實第八明攝化境界第九明因果延促第十明會教始終云云以十八年一作二年三月二十八日論成竟爾趨寂是日飛走悲鳴白虹貫天四衆擁觀歎未曾有聖石葬于山北

德四

九

清泰中村民撥石得連環金骨扣之如簧天福三年再造石塔瘞于山之東七里始初屋廬號昭化院 皇朝初閩僧志寧以其論義分布經中是為合論至元祐戊申歲無盡居士張商英潛江左出按壽陽因齋戒至謁於破屋之下散帙間得華嚴修行決疑論四卷疾讀數紙疑情頓釋乃移文令廢淫祀置長者像為民祈福十月七日治地八日白光現於山南父老扣頭悲淚曰不知長者之福吾土也請併院新之施心雲起不唱而和無盡嘗記其實云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游廬山歸宗書鍾閣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觀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

者呂巖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你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一本有本呂於言下頓

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擗碎琴如今不戀求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後謁潭之智度覺禪師有曰余游韶榔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

佛衣寂寂芳無傳禪理懸懸芳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來有人皇祐間至西湖淨慈即圓照本禪師室照見之乃曰黃龍道底呂曰錢大不要饒舌便出見圓照無乃錢王後身也時往來接

德四

十

化京華而人鮮遇有偈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唯有橋東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有老宿見此偈問禪者曰既宣和中抵四明金鵝寺顧方丈蕭然頃有童子出呂問此何家童云莫道家裏虛空也不論著呂嘉其言題詩於壁曰方丈有門出不論

見箇山童赤雙脚問伊方丈何家客報道虛空也不著聞此語何欣欣主翁豈是尋常人我來謁見不得見渴心耿耿生埃塵歸去也波浩渺路入蓬萊山杳杳相思爲上石樓時雪晴海闊千峯曉

張用成真人字平叔天台人也熙寧己酉至成都授以丹砂者久之功乃成且曰吾形雖固而本源真覺之性有所未究豈宜自怠遂探佛書讀傳燈有省著悟真篇警於世嘗作禪宗歌頌其自叙曰此恐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於性命之道未備則運心不普物我難齊又焉能究竟圓通迥超三界故

首楞嚴經言十種仙皆是人中鍊心堅固服餌壽千萬歲不修正覺報盡還來散入諸趣彌勒菩薩金剛經頌有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故此悟真篇先以神仙命術誘其修鍊次以諸佛妙用廣其神通後以真如空性遣其幻妄而歸於究竟空寂之本源矣近有

謂呂公見黃龍初無是說乃釋華欲神其得自服藥回心祖道殆不出三果其下二公不以功爲

拾遺明者詳法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南人遺其以再下春聞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

鼎誣諸名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微已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爲頂三教出住東山還數剎上堂曰一句函蓋乾坤不離毛吞巨海一句截斷衆流不離斬釘截鐵一句隨波逐浪不離目機鉢兩若是通玄上士出言坐斷天下老和尚舌頭若不到這裏進前築著鼻孔退

後墮坑落塹各自知時打草鞋行脚去上堂召大眾曰諸佛說法似擲劍揮空祖師傳心如著鞋上樹天下老和尚指注徧大地盡是葛藤更說無心是道乃同死漢直得山河大地與自己無差坐在法身處見聞不脫光影似搖生死茫然如何辨主直須透過如水

入水如風入風拋擲自由開合不成孔竅爲妙九龍觀道士并三士人請上堂儒門盡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迴道門朝九皇鍊真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迴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

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舍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人得一即萬事畢珍重上堂夢中作大梵王位不如醒後一縣尉種種勞筋骨何似展脚睡明得自己無許多般若未明白

已假饒如今一身現得十身盧舍那佛使雷音徧衆刹化佛滿世間俱是夢中事須知向上一段函蓋乾坤耀古騰今靈光不礙入生入死與物推移移度無量衆生出三界牢獄散壞無量諸魔宮殿息滅無量諸煩惱火便共釋迦彌勒同坐一華老僧如此說箇化門

且要人天小果生希奇之念若據迦葉門下從來無這般說話華嚴大會上堂廣大寶乘住四衢文殊前引普賢扶肥壯白牛甚有力一念徧游無卷舒世尊御也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演大乘經有十箇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其諸餘部

帙不可勝言使大海須彌爲筆墨未能書寫得盡世尊又說過五十六億萬年後有彌勒佛出世悲臻末劫劫海無涯佛海無際非口所宣非心所測皆是世尊度脚買靴之說看風使帆之義世尊又說有大法眼藏付囑迦葉且未有世尊迦葉時此法眼藏在甚麼處

安著若有人知得落處出來說看僧問如何是乾元境曰千峯寒色云如何是境中人曰二尊不並化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口吐陰陽宣造化云超然迥出威音外也曰須作披毛帶角人去始得問如何是有漏曰破屋云如何是無漏曰古井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曰孤舟載明月云意旨如何曰來往
照閭浮俗士問三道寶階曲為初機向上
一路請師直指曰高皇斬白蛇當年用此劍
云不背一切人不向一切人也曰頭在這裏尾
在那邊問昔日相如題柱未是作家今日
橋成請師下筆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

魚四

十三

云剝山有玉鑒在下和曰洪州新冬瓜滿江
皆是血問月落碧潭時如何曰仙人禮枯
骨云轉變後如何曰北邙山下俗士問如
何是即是空曰春蛇入竹筒云暫時調直
也曰從地獄出更作畜生問如何是和尚
日用事曰我喫飯汝受饑云法法不相到又
作麼生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
一枝拂曰打破修行窟云恁麼則本來無一
物也曰知無者是誰云學人罪過曰再思可
矣俗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挂天下挂地
未審是甚麼物曰擔鐵枷喫鐵棒云天地黑
山河走曰闍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卧千
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問如何是佛曰舉世無相似云如何是道曰
頂風拂白月
京洛和尚不知何許人久居嵩少後廬舒
斷之間嘗沮座下童行習讀唯令參究適李後
主以試經選僧得度者衆諸童慍見曰和尚

止某等誦經今何望師占偈曰比擬將心合
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潭無用今
日為僧貴識書刺史聞以偈而主悉方其服
葵州雲幽重憚憚師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
次依石霜諸禪師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
一衲後住雲幽上堂曰雲幽有一語入門

便相與汝若諦審來我即途中去上堂雲
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遍十方要且無
人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曰盡
大地人無觸體
建寧府千山智榮禪師侍三教頂禪師之久
未有所證脇不至席者數年一日飯後至鐘

閣經行間忽雷而悟述偈曰一震驚天地轟
轟不是聲何勞勤苦覓時至自然明以所見
白頂頂曰此乃觀音入道之門也宜自護持
出住等覺衲子蜂集

魚四

十四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戲以詩悼之曰繼
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
尋醫貌古筆難邀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
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
有誰閒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怨
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後塔戶
自啓其真容儼然
舒州海會如新禪師僧問承師有言橫說

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
子曰賴遇孃生臂短問鷄羊挂角時如何
曰恁麼來恁麼去云為甚麼如此曰只見好
笑不知為甚麼了如此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
曰兩岸唱漁歌云來後如何曰大海涌風波

問如何是孤峯頂上節操長松曰能為萬象
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這裏佛法
曰東壁打西壁

舒州海會通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為人
一句曰清光滿目云學人不會曰茶灰抹土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柿桶蓋樓笠云學人

不曉曰行時頭頂戴坐則挂高髻

舒州四面懷清禪師初住斬口興化僧問

臨濟三玄似石女向波中作舞雲門關捩問

樂如鷄子過新羅去此二途與化當行何令

曰道甚麼云恁麼則和尚與古人出氣師以

拄杖打禪床曰若不點破將謂山僧瞌睡

魚四

十五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
為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
是說非蓋為不真便乃分彼此我身尚且
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
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
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

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
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咒
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
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只恐不是玉是玉
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
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還寂郡守具

奏其事奉 旨改其寺曰真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 恩

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

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飲目而逝

成都府保福贊禪師郡之唐氏子住保福日

僧問如何是閬州境曰錦屏天下秀凌水月

中清云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兩輪日月並

光輝一合乾坤同覆載

蜀中仁王欽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曰聞名

不如見面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關市裏

弄胡蝶云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

震聲曰汝名本如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

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本嵩律師因無為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

講毗尼性體嵩以偈荅曰情智何嘗異犬吠

地自行終南的意日午打三更

臨安府上天竺證悟圓智講師台城人族林

氏年二十四剃染依白蓮仙法師入室問具
變之道仙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
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
在焉智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
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白仙然之自領徒
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至

處四

十六

以天台之傳為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謂護

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智舉東坡宿東林偈

且云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

言到耶云只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

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地地如何有這箇消

息曰是門外漢耳云和尚不吝可為說破曰

却只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

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智通夕不寐及

曉鐘鳴去其秘書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

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

山無水好愁人持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

門外漢智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

發揚智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錘從教日炙與

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

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關梨始得

金陵鐵索山主遺其僧問久嚮鐵索未審

作何面目主打露柱僧云謝見示主曰你據箇

甚麼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

甚麼處僧作畫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參
泐潭山前一老僧庵居有年未嘗言參問獨
秀宏禪師初來主此山僧聞書偈附燕者邀
宏飯偈曰瓦甌炊陳粟菜羹養養苗不嫌山
味薄必赴老夫招宏讀之曰山前有此老兒
耶乃振策獨往言笑終日僧翌旦乃逝

處四

十七

温州淨居尼圓機出郡之戴氏唐景雲中得

度嘗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一日忽念曰法性

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為達耶乃往參

雪峯禪師峯問甚處來云大日山曰日出也

未云若出則融却雪峯曰汝名甚處云圓機

曰日纖多少云寸絲不挂遂禮拜而退峯召

曰袈裟拖地機繞盤衣峯曰又道寸絲不挂

機頷領深旨世傳圓機乃永嘉大師之女弟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四

温州陳道婆若嘗遍扣諸名宿後於長老山

淨禪師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

採樵翁心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華映水紅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四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五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住僧 正受編

諸方廣語

西蜀仁王欽禪師

泐潭真淨文禪師

天寧芙蓉楷禪師

黃龍死心新禪師

本覺法真一禪師

泐潭湛堂準禪師

太平佛鑑勲禪師

天寧佛果勤禪師

龍門佛眼遠禪師

泐潭闍提照禪師

徑山大慧普覺果禪師

開善密庵謙禪師

徑山別峰印禪師

西蜀仁王欽禪師

容一箇上來

山僧恁麼開口

箇解倒行此

禪床擲下

麼底漢教

得若是叢

底事何用

山僧苦口

相勸自餘

無非發明

自

己決擇死生在衣線下斯爲急要雖然這一段事莫非當人自知皮下有血向己躬下猛省得來瞥地有箇悟入處始知不自外來不從人得若未得箇端的悟入處只是向人口角頭尋言逐句刺頭入經論裏求玄覓妙猶如入海算沙捫空追響只益疲勞終無了日

殊不知大覺老人爲見衆生根器不等出來立箇權實法門隨機設教應疾施方盡是譬喻表顯之談要諸智者以譬喻得解故有大乘小乘半字滿字由漸入頓從始暨終說染說淨揀凡揀聖莫非發明這一段事所以道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爲一大事

出現蓋爲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修多羅著詮此也所謂一切衆生妙圓覺心本無生滅圓同太虛如淨瑠璃內含寶月如大明鏡照了萬殊光體無二如大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圓滿無壞無雜然後便依這裏立箇體用則有三種

土三種身於淨妙國土中則有報身佛解脫國土中則有化身佛所謂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究竟得來猶是教家極則未離光影邊事到這裏直得言思路絕無可指陳乃云始從光耀土終至跋提河如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於是迦紫金山擎七寶几

瞬青蓮目顧視迦葉迦葉微笑乃普告大衆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與摩訶大迦葉爲第一祖教外別傳於五百歲後與大地衆生直證妙心由是佛佛授手祖祖相承達磨爰來此方神光由茲得髓自是曹溪已後列派分宗無非宏法爲人延佛慧命其間忽

若遇箇上上根輩一聞千悟直下無疑如芥投針絲毫不錯或向一棒一喝下明或於一機一境上會自然脫畧窠臼不滯見聞似這般漢聞甚深法如清風屆耳暫然而過聞百千諸佛出世如不聞相似豈况教伊向經論裏推尋於人口角頭取辦出來眼卓朔地似

箇識蹤獵犬嗅一聲便知落處還甚挂角羶羊賣蹤狡兔聞聲見影去便拏來只是千人萬人中不得一箇半箇所以後代祖師又不免別通線路曲爲中下之機於第二義門東引西接看他還會也無有時就他六根門頭指箇常光獨露底向伊道靈光洞照迥脫根

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且要他從這裏趣入便有沒意智漢纔聞恁麼說話便向自己色身內觸體前認箇昭昭靈靈底隱隱地似一面古鏡如一顆明珠亘古亘今照天照地殊不知這箇你若識不破正是無始劫來出驢胎

入馬腹底是名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雖然如是也怪他不得何故且如靈山會上百萬之眾其間智如鶩子辯若滿慈尚乃茫然不知落處豈况乾慧禪客無聞比丘教理未嘗措懷玄道無由契悟是以近代叅學人纔入門來便呈箇自己見解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又云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有底但义手當胃張目直視云在這裏各把箇死蛇頭有甚麼提掇處或但於一切法空處會將去謂一切諸法本來空寂故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幻身終歸敗壞法身本體恒然但於理性明將來聲色裏透出去直得綿綿密密不漏絲毫純是真空更無別法又有一般擔板禪和不明回互之機只認箇平實語句但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板頭只是板頭拄杖只是拄杖移易他絲毫地位不得皆是自不具眼未遇作家於法於人不能甄別由是發明不徹悟入乖差次第相承過非一一師眼不正弟子見邪承授麤浮致斯得失良由不辨佛祖正脉各逐己見開張今後學未識旨歸但望風而言叅請更有十年二十年向江湖上走自號飽叅遍歷諸家門戶謂祖師言句自有來由從上機緣各有淺深把諸

家相似語比類排布錄作大冊小冊藏水單下不令人見到處把作宗門玄旨或則先明道眼因緣次過擇法眼話然後透聲透色拂跡忘情或有見來叅者便舉箇修山主頌與他理論要見一切諸法不離本心大地虛空非心外法所以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方明盡大地是箇真實人體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毘盧一隻眼盡大地是自己法身恁麼見得心外無法法實自心一切處總恁麼也或說空劫已前自己日用自己不行鳥道直透龍門言尊貴邊事則忌觸諱當頭於異類中行要須披毛戴角或明一色轉位回機及去及盡然後於枯木上更糝些子華始得或示學者但畫作圓相或全明全暗或半暗半明或偏或正或點或破百數十箇度樣子一須辨得下始得或但一切法本無自性亦無自己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但恁麼會得徹去不爲一切諸法所礙其餘更有甚麼事如上許多見解皆是情存滲漏各護師承殊不知宗師家出一言半句乃是方便門中垂手爲人初非自立門風爲一宗說話後代兒孫忘了祖翁各認箇爺立立宗旨便將他古人一問一答盡作自受用三昧要得如擊石

火閃電光但莫入陰界擬議一向高禪將去或棒喝扶持好晴好雨好燈籠好露柱拂袖便行禮拜出去則無不甚深無不解脫此蓋言其大略爾若論三玄三要四種料揀五位君臣三種滲漏內紹外紹王種臣種同詮性海轉側流注法身有二種病三種光如斯之類不可備舉有底纔聞說著總一味作建立會却便道諸佛未出世祖師未西來時還有恁麼說話也無便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云聞梨玄來多少時僧云玄來久矣州云你若不得老僧幾乎玄殺便將這箇話印定了也有云古人玄妙之說豈徒然哉若恁麼會則三玄五位皆爲施設要須就裏一一明辨出來方見臨濟洞山用處有舉僧問雪峯臨濟四喝意旨如何峰云他家宗旨我所未知汝尋臨濟下兒孫問之僧後問南院仍舉雪峰所遺之意南院大展坐具望南方禮拜云雪峰古佛又以此語印定了也又安可

以古人一期救弊之語爲定論哉不見道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若是頂門具眼底自解出脫設若把一大藏教都作建立會却也怪他不得祖師機緣一一就裏明辨出來亦總由他你有甚麼擬議處豈可互立知解各認門風便道諸家宗

旨各有長處亦不必議他底如兩異姓人隔壁住彼此各不相知閨閣裏事一般是甚麼說話不見臨濟大師道一切處無非是道流歸舍處恁麼見得便能於一剎那間入滌入淨入凡入聖入彌勒樓閣入毘盧法界處處游履國土須知是箇無依道人乘境出來且

不是有莫作有見不是無莫作無見不是佛莫作佛見不是法莫作法見且不是你無始時來生死報本又不是你髑髏前胎胎靈靈底又不是你六根門頭攀緣徧計底直須見得透頂徹底和會得來總是一家裏事更無如許般說等見解方能爲一切人去黏解縛

出釘拔楔若具恁麼手段只將平生參得多知多解築向肚皮裏飽飽餉地向人家叢林板頭喫了飯坐禪觀行舌柱上齧把捉念漏不令放起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忽若一旦被些福緣推出來便即

點自負爭人爭我爭勝爭負恣意亂就點利諸方這家說平實那家只掠虛有宗一向著語言有宗坐在無事閑裏一向開大口道天下無人及乎被明眼人靠著見得他自無眼目不識好惡有時是處又即拋却不是處強作主宰如說藥人真藥現前自不能辨

只是學得虛頭到處開眼數弄聲俗誑諱無知便有瞎禿子白衣輩十箇五箇簇著他如蒼蠅聞臭肉相似便聚頭圍咬將去纔經久又臭氣過了見無可嗜依前散去到這裏也須回頭識著始得這箇事且不是你說得底道理直饒你說得天華亂墜頑石點頭也是

口頭辦更須就你覓箇履踐處且不是持戒忍辱方便行檀入定修禪強勞精進又不是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便當得去須知親近般若若有四種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鋒之用以治物古來住山老衲虎就手而食歸宗禪師見地即艾爲兩段取性和尚凡見

蟲蛇盡皆打殺拋却云取性取性玄沙見虎僧云和尚沙云是你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衆皆避之法師安步徐行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爲火可逃無由免火火至自滅到這箇田地且不是修證得底道理也不是煉得身心如枯木石頭寒灰死火無些子氣

焰逼著他便得恁麼地且莫錯你若要得於一切處自由自在直須具大無畏如師子游行不求伴侶方得名爲大自在故教中云辟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法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不能爲也然雖恁麼忽若有箇饑寒喫飯

困即打眠底問恁麼說話也不用起來與你辯論只是喉嚨裏作箇咩咩聲也須更疑著他在珍重

泐潭真淨文禪師示衆喝一喝舉拂子曰唧唧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若草若木盡向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

脫還有不解脫者麼設有命若懸絲遂拊掌曰知音者少所以此箇事論實不論虛衆須實參悟須實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如今人多多得箇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古廟裏香爐去冷湫

湫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或又執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依草附木不覺不知一向迷將去忽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

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箇是上座生緣處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壑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

忽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拋却杖子撇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不可豈可向倚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不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路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

魚五

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大師云我這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便用立處皆真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這語得那語不得那裏是虛這裏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聞恁

說當下忽然見得個懺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瞠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與萬法為侶者坦赫底丈夫漢醺醺齟齬千變萬化見我恁麼胡言漢語便好近前驀口掴拽下倚子擲向三門外喝散大眾豈不快哉還有麼良久曰若無且看老僧騎案山跳入你諸人

眼睛裏七顛八倒呵佛罵祖去也復喝一喝下座

天寧芙蓉楷禪師示衆曰夫出家者為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故名出家豈可以等閑利養埋沒平生直須兩頭撇開中間放下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華見利見名

似眼中著屑况從無始以來不是不曾經歷又不是不知次第不過醜頭作尾止於如此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所以先聖教人只要盡却今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

魚五

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隱擔捨橡栗為食大梅以荷葉為衣紙衣道者只披紙衣太上座只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卧只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無長處如何甘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

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欲畧數古人為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唯將本院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則作飯作

飯不足則作粥作粥不足則作米湯新到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唯置一茶堂自去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辦道又况活計且足風景不疎華解笑鳥解啼木馬長鳴石牛善走天外之青山寡色耳畔之鳴泉無聲巖上猿啼露濕中宵之月林間鶴唳風回清曉之松春

風起時枯木龍吟秋葉凋而寒林華散玉塔鋪苔蘚之紋人面帶煙霞之色音塵寂爾消息宛然一味蕭條無可趣向山僧今日向諸人面前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捷徑拂東喝西棒張眉努目如癩病發相似不唯屈沈上座况亦辜負先聖你不

見達磨西來到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了一詞二祖不曾問著一句還喚達磨作不為人得麼喚二祖做不求師得麼山僧每至說著古聖做處便覺無地容身慚愧後人軟弱又况百味珍羞遞相供養道我四事具

足方可發心只恐做手脚不迭便是隔生隔世去也時光似箭深為可惜雖然如是更在他人從長相度山僧也強教你不得諸仁者還見古人偈廬山田脫粟飯野菜淡黃齋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伏惟同道各自努力珍重

魚五

黃龍死心新禪師示衆僧問大衆小參為甚麼人曰只為愚人云忽遇智人又作麼生曰愚人云智與愚是一是二曰無人知此意今我憶南泉又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死中有活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活中有死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死中怕死云如何

是人境俱不奪曰活中恒活乃曰夫小祭者謂之家教何謂家教辟如人家有三箇五箇兒子大底今日幹甚事小底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晚間歸來父母一一處斷叢林中亦復如是院門今日幹甚事是與不是住持人當一一處斷觀今之時節叢林淡薄人根狹

力不可說也有一般破落戶長老馳書達信這邊討院住那邊討院住繞討得院子便揀箇好日入院又道我是長老方丈裏自在受快活這般底喫作地獄滓如今叢林中若論茶禪固是難得其人我看見你這一隊漢在這裏心憤憤口悻悻道我會禪會道入方丈

裏越口快撐兩轉語便行不是這般道理又有一般漢影影響響認得箇頑空便道只是這箇事又有一般道見虛空裏光影又有一般道無有不是者錯了也救不得了也這般底只宜色身安樂莫教一頓病打在延壽堂內如落湯螃蟹手忙脚亂見神見鬼這邊討

巫師那邊討醫博士卜吉問好問惡你不見我佛如來爲三界醫王四生慈父醫一切衆生心病只爲你不信自心向外馳求被邪魔魍魎入你心中做得許多見解要識你自心麼如太陽當晝天下皆明那裏更有暗處若到這箇田地亦無吉凶爻象亦無是非好惡

便能向是非頭上坐是非頭上卧乃至娼坊酒肆虎穴魔宮盡是當人安身立命之處只爲你無量劫來業識濃厚心中踉蹌踉蹌縹緲縹緲信之不及便被世間情愛纏縛得來七顛八倒江南人護江南人廣南人護廣南人淮南人護淮南人向北人護向北人湖南

人護湖南人福建人護福建人川僧護川僧浙僧護浙僧道我鄉人住院我未贊佐他一朝有箇不周旋離作是非到處說苦我苦我恁麼行脚掩彩殺人鈍置殺人若是箇漢一劃劃斷多少自由自在若也劃不斷處處被愛之所縛愛色被色縛愛院被院縛愛名被

名縛愛利被利縛愛身被身縛你何不退步思量你這臭皮袋子有甚麼好處當時只爲你有一念愛心便入母胎中受父精母血交構成一塊膿團母與熱時便受鑽湯地獄母與冷時便受寒水地獄及至撞從母胎裏出來受寒受熱受饑受飽受病受苦煎煎迫迫

直至今日只爲你不能返觀便有許多是非生滅我生你死你死我生生死死死死死生生隨業受報無有休時近來又有一般奴狗受顧得錢買度牒剃下狗頭披佛袈裟奴郎不辨菽麥不分入吾法中破壞吾法一向裝裏箇渾身挨腰捺胯胡揮亂擲要做大漢大漢

不恁麼做要做大漢麼須是退步莫面前背後奴骨婢舌嫌好道惡說這裏飲食豐厚那裏寒舍穩便不消得如此諸上座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你諸人要茶禪麼須是放下著放下箇甚麼放下箇四大五蘊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

識向自己根脚下推窮看是甚麼道理推來推去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刹可謂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便能變大地作黃金攬長河爲酥酪豈不暢快平生莫只管冊子上念念語討禪討道禪道不在冊子上縱然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也只是閑言語臨死之時

總用不著古人悟了方求明師決擇去其砂石純一真實稱斤定兩恰如人開雜貨鋪相似無種不有來買甘草便將甘草與他來買黃連便將黃連與他不可買黃連將甘草與他又似你有一塊金將入紅爐裏鍛鍊鍊來鍊去鍊得熟也方上鉗鎚打作瓶蓋釵釧瓶重

幾兩盤重幾兩一分明然後却將此瓶盤釵釵鎗鎗成一金喚作一味平等法門若不知此盡是龍狗真如顛預佛性你還會麼你還信麼山僧適來答這僧四轉語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怕死活中怕活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且道天下衲僧將甚麼驗黃龍良

久云大體還他肌膚好不塗紅粉也風流本覺法真一禪師示衆云宗師爲人只與汝拈破情解令汝自悟譬如金在鑛中冶者只是與汝烹鍊除其鑛穢而已若是金體則是本有非人造作得來又如磨瑩寶珠只是去其塵垢而已若光彩是珠體上本來自有亦

魚五

十三

非人能與之學者自不向前體究只管望人說破將謂是教得說得驢年得會麼又曰學道猶如鑽火一鑽須緊如一鑽若得熱相現前切要加功不可停息若停息則廢却前功無由得火龍牙和尚頌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參學之士到情識伎倆盡處百不會

如平地上有氣死人相似如熱相現前却須向前體究忽然有箇省處此即真實也若一念退即要悟無因矣又曰學道之人多是不解用心一向背馳不能返照如人觀射不應觀垛頭看箭發處始得今時人被語脉裏轉却良爲此也又曰禪家語言不尚浮華唯要

朴實直須似三家村裏納稅漢及嬰兒相似始得相應他又豈有許多般來此道正要還淳返朴不用聰明不拘文字今時人往往嗤笑禪家語言鄙野所謂不笑不足以爲道又曰古者道自己眼若不開鑽入釋迦老子肚裏去局下來只是箇解行底屎橛有般漢雖

在宗師會下全不肯做工夫久後到別處便云我從某人法席下來及乎問著黑漫漫地更有般底見他從尊宿處參學底人到別處納敗闕便并其師輕薄云不會爲人彼師佛法元來只如此不道當人自打不徹昔日洛浦父爲臨濟侍者一日辭去游方濟云我有

一頭赤梢鯉魚搖頭擺腦直往南方去也及到夾山拜起正身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云自遠趨風乞師一接曰目前無閹梨此間無老僧浦便喝山曰住住閹梨不得草草匆匆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則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蒲茫然山

便打遂留夾山臨濟聞云可惜一頭赤梢鯉魚向齋甕裏浸殺臨濟可是不解爲人彼師佛法只如此也不見道一兩所滋根苗有異切不可容易望風擬議他尊宿大有因果在又曰古人雖則徧參知識承嗣燒香只爲最初發明之師非是別底不如此人揀人承嗣

魚五

十四

蓋不忘本也今時見人曾參某人却不承嗣却承嗣某人便謂前人不如此彼人生輕重心又有般底或受他摩持或希他勢望便忘本逐勢既負慚忤欲釋人非返生毀謗如斯之輩閻羅王未放你在古人接得弟子却指令承嗣他人則睦州與雲門大愚與臨濟是也

不似今時勾爬人家男女硬斷送與三間屋子今承嗣他若總如此佛法豈得殊勝敗壞宗門有現世報者自不省耳云云

泐潭湛堂準禪師示衆僧問金剛經中道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未審如何是無爲法曰水底泥牛吼火中木馬嘶云爲甚

麼却有差別曰春力無高下華枝自短長云這箇是教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云恁麼則祖意教意了不相干曰有不是無云若然者施主需恩去也曰但知隨例餐飽子僧禮拜師乃曰井底烏龜頭帶雪七六五四三二一神通隱顯百千

門一一皆從此經出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曰豈不是從此經出又喝一喝曰豈不是從此經出是以過現未來一切諸佛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若不從此經出即不能成就地前地後一切菩薩歷三祇涉五位斷二障明一心自

魚五

十五

利利他修行進趣若不依此經即不能成就一切緣覺一切聲聞觀十二緣空悟四諦真理得八解脫證六神通若不依此經即不能成就乃至西天此土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種種建立種種施爲至如禾山打鼓雪峯輕毬臨濟三玄洞山五位巴陵銀碗裏

風雪雲門北斗裏藏身隱顯縱橫千差萬別若不依此經即不能成就是故金剛經中說一切諸佛阿耨菩提之法皆從此經出但是世出世間一切諸法未有不從此經出者佛之與法且拈放一邊且那箇是此經莫是以兩手舒空作展經勢麼莫是又手當臂進身

三步麼又莫道最初是如是我聞末後是信受奉行麼又莫是但莫著他文字語言麼又莫是但向料掉沒交涉處道一句便得麼若作如是見解大似隔靴爬癢若不作如是見解畢竟作麼生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須是恁麼明得苟能如是明得於曉夕日用之

間未有一處而不聞法是以金剛經中道在在處處即爲有佛一切法皆是佛法恁麼見得一任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寮裏橫拈倒把左卷右舒擲去拋來朝讀暮誦這一卷經若是展去也豎窮三際橫變十方周沙界之羣生遍剎塵之品類包羅萬有統括二

儀無一法而不明無一法而不顯可謂是法門重疊如雲起於長空行解分披似華鋪於錦上言言見諦情忘於二十七疑句句朝宗妙契於三十一分有而不有空而不空明法界則一體同觀說去來則威儀寂靜窮微盡妙豈不極於斯矣其卷去也更討甚麼一點

墨經頭邊只有一箇以字不成八字不是不知是箇甚麼字設使須菩提解空第一到這裏也只得目瞪口呆憶得昔日有一僧問睦州云經頭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箇甚麼字睦州乃彈指一下云會麼僧云不會州云上來未讀無限聖因蝦蟆跳上梵天蚯蚓

過東海大衆且道睦州當時爲這僧說這箇字不說這箇字若道說因甚麼睦州却問這僧云會麼若也明得不唯使施主罪滅福生亦乃自家平生慶快其或未明三德六味施佛及僧復喝一喝曰珍重

太平佛鑑懃禪師示衆衆集師曰還委恁麼若也委恁功不浪施如或未然彼此鈍置欲知此事觀面相呈未語已前早是踉蹌過如金翅鳥王入阿盧大海擊開雪浪直取龍吞眼睛定動之間早已喪身失命况乃低頭卜度識路追尋何啻白雲萬里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沙門眼目函蓋世界

把定乾坤永無絲毫許滲漏所以此事一塵纔起大地全收在天地而不在天地所以爲蓋爲載其實未嘗蓋載在日月而不在日月所以能爲照爲臨其實未嘗照臨在海嶽而不在海嶽所以能爲高爲深其實未嘗高深在陰陽而不在陰陽所以能生能殺其實未

嘗生殺在雨露而不在雨露所以能爲濕爲潤其實未嘗濕潤在雷霆而不在雷霆所以能鼓動庶物其實未嘗鼓動在衲僧而不在衲僧且道能箇甚麼切忌道著室中兄弟累累來說久坐看話無所趣向欲得半月十日普請入室

次舉覺古今因緣提擬教訛貴得有所滋益魚五既然相諾豈謂起動在上尊宿兄弟曲賜見臨言詞鄙俚無可采聽殊深愧悚然此間爲入室兄弟說話語似乎太殺近前望諸宿德亮察不以見疑即爲幸甚每見學道兄弟有者不求省悟唯務言說要會他古人因緣豈非大錯他古人只是一期

對病施方隨機發藥遂有如許多葛藤路門如標月指頭敲門瓦子意只是假扣開門因標見月儘得門開月現瓦子指頭何用之有所以諸佛出世隨宜說法廣設多門如握空拳以止悲啼之子學道兄弟若無省悟誤使智如流水辯若懸河倒念得一大藏教於這

事上轉沒交涉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研窮教徹底去不是今日下得一轉語明日過得一則因緣古今因緣數若河沙有甚休歇畢竟不明心地如何了達生死只如達磨初來時未有許多因緣爲甚有人悟道不可道他是聖人我是凡夫這箇事上不論凡聖優劣是

以古今因緣大似世間地符關契相似山河大地廣闊無邊於中置得少許田園物產便以立箇關契分箇界分授官押印深藏篋笥以爲己有忽若一朝踏著皆屬自己從前地符關契何用佛法大海廓周沙界不屬方隅衆學之人見不透脫於情識上自分界分較得一言半句以爲奇特於宗師邊相求印證宗師家事不獲已以冬瓜印子印定自此一人傳一人以爲究竟忽若一朝金剛眼開照破四天下說甚麼般若道眼識情唯心說甚麼權實平常差別異智都虛是箇甚麼明眼漢沒窠臼突然地蕩蕩無依七縱八橫一切臨時把來使用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誰肯倚他門戶傍他牆壁奉勸兄弟但明心地莫愁不會因緣古今因緣也不道一時不看但將一則去看得透千則萬則皆同若道會得這一則未會那一則決定未是試與你舉尋常大家知底因緣和會將來看是則是別只如釋迦世尊王宮降誕纔出母胎叫一聲見人不會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且道明箇甚麼遺事後於涅槃會上拈一枝華以青蓮目顧眎迦葉迦葉微笑世尊遂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摩訶迦葉又是甚麼道理莫是與前來不同麼武

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磨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磨云不識又是箇甚麼道理二祖禮拜休位而立磨云汝得吾髓喚作兩般得麼六祖一日云汝等諸人速理舟楫吾欲歸新州僧云和尚去了幾時回祖云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不可也是別有道理麼只如馬大師一喝百丈三日耳聾還別著得箇道理得麼其他德山棒臨濟喝雪峰毬俱胝豎指道吾作舞榭魔擎又丹霞燒木佛趙州勘婆子種種多端較量將來與釋迦老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如合符契毫髮無差有般底見人恁麼說話便道但明取道眼因緣其他微細儻侗會却便休殊不知自是你儻侗只箇道眼因緣名字千錯萬錯了也有底道若恁麼只如洞山五位君臣三種滲漏臨濟四料簡近代淳山九帶薦福兩種自己不可也只是一同古人因甚有許多類聚編排殊不知正是一同只爲一同所以古人類聚編排若是開悟之士觀來毫髮無異情解之流萬別千差是以古人云鎔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若是徹底漢也不必如此瓶盤釵釧本是一金酥酪醍醐元是一味何須鎔攪又見一般兄弟認得箇胎前靈靈動轉施爲便道會了也到處要人印證揚

眉瞬目合掌擎拳一棒一喝皆是我心全體恁麼來開口便是且道還當也不當可謂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此事無限量不可思議之事豈可將有作思惟限量情識擬議測度得及豈不見教中道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又道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又道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正是此矣然則真妄同源妄因真立其奈少有窮徹根源多是緣枝逐葉返成弄影底漢果若窮徹法源動靜去來皆如來藏如或未然只是認賊爲子其家財寶終不成就返被情塵業識蔽塞靈源妙智光明不能發露大用不得現前大丈夫自有彌天意氣匝地威風威音不遠彌勒不後忽若道眼頻開坐斷昆盧頂額不見有祖佛出世天下老和尚瞻仰有分恁麼說話對諸作者面前大似炫耀見知塵瀆清聽然通心之士言外見意情忘之流未免輕笑記得天柱開山崇慧禪師云祖師西來似賣卜漢見你不會爲你鑽破卦文吉凶繞生在你分上一時自看時有僧問如何是賣卜底人曰出門便不中也若是山僧即不煞祖意西來似鴉鳴相似古由將此報人先知世人不會却謂鴉鳴喚作旻送由

於人返還片逐鴉儻不鳴吉由自定雖本用
好心不得好報忽有箇出來道通來說今古
因緣無許多般事如今却作恁麼說話豈非
語自相違但向伊道這裏別有好處待你作
老鴉我却向你說久立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心要示隆知藏曰有

二十

祖以來唯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
布列案窠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
機設教立世垂範大段周遍是故最後徑捷
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
關多顯理智至於付授之際靡不直而提持
如倒刺竿盤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幡把明

鑑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
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你狗皆神機迅捷
非擬議思惟所測暨到梁游魏尤復顯言教
外別行單傳心印六代傳衣所指顯著遠曹
溪大鑑詳示說通宗通歷涉既久具正眼大
解脫宗師變革通途俾不滯名相不墮理性
言說放出活卓卓地脫灑自由妙機遂見行
棒行喝以言遺言以機奪機以毒攻毒以用
破用所以流傳七百年支分派別各擅家
風浩浩轟轟莫知紀極然鞠其歸著無出直
指人心心地既明無絲毫隔礙脫去勝負彼
我是非知見解會透到大休大歇安隱之場

豈有二致所謂百川異流同歸于海要須是
箇向上根器具高識遠見有紹隆佛祖志氣
然後能深入闢奧徹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
始可印證堪為種草捨此切宜實秘慎詞勿
作容易放行也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
乾巖巖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

魚五

三十一

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瞞人把箇沒滋
味鐵酸餽劈頭拈似學者令敲噯須待渠桶
底子脫喪却如許惡知惡見曾次不挂絲毫
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趂然後
示以金剛玉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
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

籠羅不住處處契乃祖以來所證傳持正法
眼藏及至應用為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饑人
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道流也摩
竭陀國親行此今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
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為無縫罅無摸索壁立
萬仞殊不知本分事恣情識博量便為高見
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
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構不得不
用疑著此是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真能
知之趙州喫茶去秘魔擎叉雪峯親睦禾山
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
臨濟喝並是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

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黏去縛若
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譬如十斛驢乳
只以一滴師子乳悉皆迸散要脚下傳持相
繼綿遠直須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
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
持正印全是此箇時節唯踏著上頭關候子

底便諸悉也隆公知藏湖湘投機往還北山
十餘年真探賸精通本色衲子遂舉分席訓
徒已三載予被 睿旨移都下天寧欲得法
語以表道契因為出此數段宣和六年十二
月中濟佛果老僧書

龍門佛眼遠禪師示衆曰如今直下信道是

也已名不啣留者况更不能直下信得又堪
作甚麼直下信道是何名不啣留者從前許
多時甚麼處去來須知已失一轍了也便見
從前不了底却成分外之見我觀從上古人
有從迷得悟者所有流布皆是從迷得悟法
門有悟了知迷者所以流布皆是悟了知迷
法門有無迷無悟者所以流布皆是無迷無
悟法門其次來迷外得悟者亦甚多固不足
道况不知悟亦不了迷此正是凡夫也從上
南泉歸宗諸人方喚作無迷無悟之見如今
學者也越口說無迷無悟又何曾到來不得
容易出言蓋為你有疑在我今門你一件事

初入母胎時將得甚麼物來你來時並無一物只有箇心識又無形無貌及至死時棄此五蘊擔子亦無一物只有箇心識如今行脚人衆中者箇是主宰也如今問你受父母氣分精血執受名爲我身始於出胎漸漸長成此身皆屬我也且道屬你不屬你若道屬你初入胎時並不將一物來此箇父母精血幾時屬你又只合長在百年依舊拋却死屍又何曾屬你若言不屬見今一步也少不得罵時解噴痛時能忍作麼生不屬你得試定省看道是有是無管取分疎不下蓋爲疑根不斷道有來初生時漸長至三歲五歲乃至二十時決定不移到四五十而此身念念遷謝念念無常決定喚作有不得道無來種種運爲皆解作得道無且不得昔有一人因行失路宿一空屋中夜有一鬼負一死屍至續有一鬼來云是我屍前鬼云我在彼處將來後鬼強力奪之前鬼云此中有客子可證二

鬼遂於地爭食其肉淨盡而去於是客子眼前見父母身體已爲二鬼所食却觀所易之身復是何物是我耶非我耶有耶無耶於是心大狂亂奔走至一精舍見一比丘具述前事比丘曰此人易可化度已知此身非有也乃爲略說法要遂得道果汝等諸人只說參禪舉因緣便喚作佛法此是禪髓何不恁麼疑來參取會得麼你身不是無有是心有身則未嘗有無是心無身則未嘗無你會得麼更說箇心亦不有亦不無畢竟不是你本有今無本無今有斷常見解又立泐潭聞提照禪師示衆曰諸公好熱熱一上了又寒一上寒寒熱熱煎迫人太熱你若已事已明時寒也從他寒熱也從他熱若是已事未明時寒時寒殺人熱時熱殺人且道不寒不熱時人在甚麼處佛在甚麼處無佛亦無衆生佛只是覺義謂之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要得會麼只如你被虱咬便是自覺知被他人亦復如是便名覺他又知我與衆生本來平等是名覺行圓滿那裏更有佛來你輩而今參禪只是學佛學佛是心外法故名外道是名邪見豈不見釋迦如來云我於過去世見然燈佛實無一法可得又觀音菩薩云我於過去世見古觀音豈更別有佛來你輩

而今不要別見你但張上座見古張上座李上座見古李上座便沒人奈得你何十二時中不得自由只爲愛學佛去被這死屍四大五蘊礙殺你所以寶峯切切教你如大死底人去便不費多心力若能如大死人便不見有四大乃至七大性自滅七大者地水火風空識覺是也空大者是你禪和子坐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物我俱忘唯見空無所有被空性一包却便不見有四而空無自性因性立空又坐之已久不見有空大只有箇曉事底人便喚作識大今時人做工夫到這裏便喚作本來面目便依法身此正是認賊爲子若遇寶峰教你一時放下若能一時放下便待從生至老也只做得箇老爛禪和亦是依教理行果修行且不是教外別傳所謂教理行果者從上諸聖說底名言謂之教依名言趣向謂之理依名言所行謂之行依名言所證謂之果然未免生受但依寶峯如大死人時更不見有唾涕膿血濕潤之體便無水大又不見有溫暖并動轉施爲便無火大風大更不見有前後際斷物我俱忘便無空大更不見有曉事底人便無識大更不見有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便無覺大七大既空三十二相八十種紫磨金色那理得來所以道本覺

妙明性覺明妙亦嘆作法身無相猶如虛空
你若知法身便屬報身便有著衣喫飯般屎
送尿便屬化身不見永嘉大師道三身四智
體中玄八解六通心地印又云了了見無一
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
賢如電拂若是寶峯即向你道了了見如大

魚五

二五

死人亦無喜亦無嗔直是全身行異類處處
相逢處處真久立

開善密庵謙禪師解夏示眾曰先賢立箇結
夏謂之護生禁足三月安居晚學初機修行
辦道潔淨三業四威儀中無令過失敢問大
眾且作麼生修作麼生行若道有法可修可

行便成欺誑若道無一法可修可行又如何
得安隱去不見昔有僧問一老宿如何是修
行宿曰見性是修行往往叢林中見這般說
話便以為尋常殊不知他古人實證實悟到
究竟處只據本分答他無許多華巧也不行
棒亦不下喝又不道蝦蟆跳上梵天蚯蚓
驚過東海總不如此只平白向他道見性是
修行也不妨真實且作麼生是你諸人性又
作麼生見這些子事直是好笑未見時千難
萬難及乎見了無易得恁地易因思舊日有
箇同參兄弟久在老和尚身畔參禪崖到那
伎倆盡處只是不能得透每日入室問他時

只答道不會有箇後生笑他來禪許多年只
道得箇不會同參問得甚叵耐他道小鬼頭
你未出世時我已三度去霍山廟裏還牙了
也好教你知後來來得禪了到庵中相聚一
日因舉勇和尚頌古山僧舉頌五通仙人話
云無量劫來未曾遇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

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山僧愛他道
如何不動到其中既不動如何到畔叫這裏
便是交加處間不容髮難也只在這裏易也
只在這裏須是箇沒量漢始得同參却問因
甚麼道最苦瞿曇那一通山僧却向他道你
未出世時我已向霍山廟裏三度還牙了也

相對不覺呵呵大笑自然打著南邊動北邊
如此方喚作見性三世諸佛見你迷却此性
枉被輪迴所以與慈運悲廣說三乘十二分
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本無
實事為你有箇眾生見便將箇佛來淘你為
你有箇無明見便將箇菩提來淘你為你有

魚五

廿六

箇生死見便將箇涅槃來淘你你若無許多
見則佛亦不用出世亦不用說法亦不用說
見性亦不用說修行蓋此性上本無佛亦無
眾生本無菩提亦無煩惱本無涅槃亦無生
死所以古人道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無
佛祖可成無眾生可度淨裸裸赤灑灑沒可

把雖無可把却能現佛現眾生現菩提現煩
惱現涅槃現生死你莫看他現底未現時是
箇甚麼所以臨濟和尚云學道人須要得真
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滯去住自由
不用求他殊勝殊勝自至如此方喚作修行
不是別法教你修行若別有法盡屬三乘因

果次第非本來佛古人謂之情存聖量解在
果因未能逾越聖情過諸影迹若能一念緣
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山僧今夏修行
有無量功德凡解夏之日謂之眾僧自恣日
有缺犯無缺犯須恣自己意對佛披露今夜
不免對人天大眾前一披露去也好事大

家知分明聽取自結夏後聞當山慈覺臥疾
即過來問疾又黃亭眾信作水陸請普說赴
其普說歸來送慈覺茶毗迦遷受開善請入
院開堂賓客往還迎來送去勞勞地直到今
日且道是佛法是世法是見性是不見性是
修行是不修行到這裏如何定當往往十箇
有五雙定當不出因記得鵝湖和尚上堂云
莫道未了底人浮逼逼地說使了得底人明
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雲門下來舉此
話問首座意作麼生座云浮逼逼地門云首
座在此久住頭白齒黃作這箇語話座云未
審上座又作麼生門云要道即得見即便見

魚五

廿七

若不見莫亂道座云只如堂頭道淨遍遍地又作麼生門云頭上著枷脚下著杻座云恁麼則無佛法也門云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師曰大小雲門前頭殺人後頭笑殺人山僧當時若見便向他道且莫惡口你諸人聞恁麼道又不得去這裏博量直須實頭到這田地始得若實到這田地地方知他雲門落處即知鵝湖落處既知鵝湖落處即知開善落處既知開善落處即知當人自性落處既知當人自性落處未可便休更須參三十年待別有生涯始得為甚麼如此不見道地頭却要重指撥萬萬千出一毫以拂子擊禪

床一下

徑山別峰印禪師示眾曰直截簡徑廣大明白底一段大事諸人自打之遠自求葛藤遂見紛紛紜紜曲曲屈屈卒了不下拈拂子曰見麼屈曲了也擊禪床曰紛紛了也直饒機如掣電辯似懸河分疎得行赴赴得到不如還我第一頭來今早室中初無奇特亦無玄妙只問兄弟荔枝因甚麼赤十箇有五雙莫擬如何祇對只這求話會欲祇對底是大病也鼻孔在老僧手裏豈是要你答轉語施一伎倆合得也便道是也莫道會盡古今會盡差別會盡大機大用石火電光父子君臣擒

縱殺活只箇裏一點不明則許多皆沒交涉更說甚麼大話豈不見黃面老子道松直棘曲鵝白烏玄皆了元由敢問大衆松因甚麼直棘因甚麼曲鵝因甚麼白烏因甚麼玄有一般杜撰底便道差別因受差別報我且問你松造甚麼因棘受甚麼報管你分疎不下

廿六

又有一般道松自然直棘自然曲鵝自然白烏自然玄此是西天九十六種中自然外道見解也又有一般喚作唯心便引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為證據我且問你既是一心為甚麼有曲有直有玄有白又是分疎不下又有一般道萬法本閑唯人自關起許多分別

作甚麼我且問你喚曲作直得麼喚白作玄得麼又亦分疎不下諸兄弟如上惡知惡見皆是不了元由自打之遠自求葛藤不曾到簡徑直截處廣大明白處豈不見白雲驚展手曰因甚麼喚作手且道白雲意在甚麼處又如何祇對宗門下無有不管底法無有不透底事問著便要七穿八穴不問一點也瞞他不得此是本分參學人分上事莫道喝一喝打一棒踉蹌過了也直下便是只管口皮上轟將去肚皮裏元黑漫漫地且得沒交涉昔趙州見僧忽筵火起問云不要喚作火喚作甚麼這老漢擔枷過狀而多少開口不得被

他換了眼睛也又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云學人不曾曰三莖四莖曲古人不妨簡徑不妨綿密後人喚作問竹荅竹問木荅木有甚麼交涉晦堂和尚初自南雄來負文章慧辯一肚皮雲峰悅禪師三年並無近傍處又依南禪師二年下盡

廿七

廿九

工夫亦無近傍處遂棄去不願參禪往山主院中過夏因閱傳燈錄至適來僧問多福一叢竹因緣驀然頓悟親見二師相為處遂徑歸黃檗纔展坐具南曰子入吾室矣且道晦堂見箇甚麼便恁麼不同所以道參禪人切忌向語脉裏轉却晦堂又嘗請益南禪師云

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頭百計搜尋南曰若不如是令汝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諸兄弟此是古人腳踏實地處吐氣出來無不的確無不諦當而今要會這荔枝因甚麼赤亦須自見自肯與他晦堂趙州白雲把手共行則松直棘曲鵝白烏玄以至天地日月山川草木鳥獸人民四聖六凡皆穿透矣要道便道要拈便拈更不借他鼻孔出氣也果然恁麼則返觀向來踉蹌過多少好事了也莫有不踉蹌過底麼在舍只言為客易臨淵方覺取魚難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五

嘉泰普燈錄卷之十六

平江府無錫光祿寺僧正受編

拈古

蔣山佛慧東禪師二則

翠巖真禪師三則

白雲瑞禪師三則

保寧身禪師二則

黃龍晦堂心禪師二則

泐潭真淨雲庵文禪師三則

大瀉真如詰禪師二則

法雲圓通秀禪師二則

智海正覺遠禪師二則

上方菴禪師三則

五祖演禪師六則

黃龍死心新禪師四則

光率真寂悅禪師一則

泐潭祥禪師二則

雲峰祖燈瑤禪師一則

泐潭湛堂準禪師五則

太平佛鑑懃禪師六則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四則

龍門佛眼遠禪師二則

大隨南堂靜禪師四則

九仙清禪師二則

紫雲空禪師一則

淨因滿庵成禪師二則

淨慈月堂昌禪師二則

大瀉佛性泰禪師七則

徑山大慧普覺果禪師六則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則

護國此庵元禪師一則

西禪懶庵需禪師二則

大瀉月庵果禪師二則

何山佛燈珣禪師一則

烏巨雪堂行禪師四則

大瀉牧庵忠禪師一則

西禪此庵淨禪師二則

靈隱佛海遠禪師二則

天童應庵華禪師六則

道場正堂辨禪師一則

教忠晦庵光禪師一則

東禪蒙庵岳禪師一則

開善密庵謙禪師二則

東林七庵顏禪師四則

玉泉窮谷璉禪師二則

國清簡堂機禪師三則

天童密庵傑禪師一則

資壽尼無著妙總一則

蔣山佛慧東禪師二則

舉巴陵示衆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

不是風幡向甚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

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既是

風幡向甚麼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

與雪竇相見師曰要知二尊宿落處麼蔣

山爲你說箇譬喻一似箇人家祖上從來極

有涯業有二兄弟各各闢使大者使五百

小者使一貫日往月來闢使不已遂將祖

父涯業一時蕩盡累他子孫無安身立命

處忽有一親友見其子孫孤露遂將伊家

祖上宅舍借伊居住其間子孫須思舊時

祖業如何却屬他人須作方便討得當時

契書方爲究竟若趁目前過日得即得未

免住在他人屋下大衆蔣山爲你說譬喻

了也且問諸人作何方便討得當時契書

舉僧問夾山境話法眼云云師曰諸禪德法

眼和尚話墮也不知若不喚作境待喚作

甚麼既不能截斷兩頭致令後代兒孫遞

相敲噉便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心外無

法法外無心種種計較一似夢中說夢相

似豈知鬼子母失却愛兒無處尋蹤森沙

神倒被蛇纏眼中出血

翠巖真禪師三則

舉盤山似地擎山云云師曰盤山力盡神疲也是望雲上樹還知有不歷諸聖階梯獨超物外者麼師遂大笑

舉德山托鉢師曰巖頭德山一狀領過雪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地在

舉寶應示衆云欲得易會麼第一莫將問來

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師曰寶應只解把住翠巖即不然寒山倒地拾得扶起豐干禮拜不見文殊更有觀音菩薩魚行酒肆且不識主人翁乃卓拄杖一下

白雲端禪師三則

舉僧問洞山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曰火後一莖茅師曰白雲即不然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只向道場壁有耳

舉甘贄行者接待有僧曰行者接待不易贄曰譬如餓驢餓馬瑯琊覺和尚云快把飯來師曰瑯琊雖有不犯之令若是白雲即不然譬如餓驢餓馬但對道願行者常似今日

舉龍牙偈曰一切名山到因脚辛苦多年與襪著而今年老不能行手裏把箇破木杓

師曰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

保寧勇禪師二則

舉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云師拈起拄杖召曰大衆喪身失命了也

舉無著遇文殊喫茶次文殊擡起玻璃盞曰南方還有這箇麼師代以手指口

黃龍晦堂心禪師二則

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師曰直下穿過觸體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悚然向甚麼處見釋迦老子

舉莊宗云朕恢復中原收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興化云云師曰興化一期見機而作爭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若但向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得遞相鉅置而今若有問上座又作麼生酬價

泐潭真淨雲庵文禪師三則

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與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師曰看這兩箇老古錐竊得臨濟妙子活計各自分疆列界氣衝宇宙使明眼衲僧只得好笑諸禪德且道笑作甚麼還知落處麼若知一任七顛八倒若不知且向三聖興化葛藤裏敲噐

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鷄子莫驚著保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你出網來即向你道待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曰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保寧快活何似三聖快活莫有快活

底漢麼出來定當看良久喝曰把手拽不住

舉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云葛直去僧擬行婆云好箇阿師又恁麼去也師曰游臺山者懂懂往來莫知其數未有一人不被伊瞞唯有趙州一日謂衆曰臺山下婆子被老僧勸破了

也大衆雖然不受伊瞞若點檢來也好喫婆子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甚麼處若知趙州過處方解不受人瞞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瞞底麼

大瀉真如詰禪師二則

舉芭蕉拄杖子詰師曰大瀉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瀉既然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後令若也用不得且還本主

舉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云文殊文殊何不來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

何以教我入門師代曰吾不如汝

法雲圓通秀禪師二則

舉首楞嚴經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師以手空中一畫喝曰九流於是乎交歸衆聖於是乎冥會乃知新羅高麗南番日本西天此土十方世界一切人民盡在諸人

鼻孔裏叫叫開關東頭買賤西頭賣貴諸人還聞麼若不聞還我耳朶來

舉雲門問僧元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雲門云話墮也師曰甚處

是話墮處忽有人問法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對伊道話墮也還會麼具眼底辨

取

智海正覺逸禪師二則

舉夾山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即迷人長伸兩脚睡無偽亦無真師曰諸禪德此乃療久戀寶所者病之妙藥未到化城之士切忌錯服服之則耆婆拱手醫王皺眉

舉趙州示衆云老僧有時將一枝草作丈六

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五峯云我有時將拄杖子作三世諸佛有時將三世諸佛作拄杖子師曰此二尊宿一時熱發亂語狂言指神話鬼智海即不然有時將丈六金身喚作丈六金身胃題卅字頂

佩圓光合掌讚嘆曰容顏甚奇妙光明照

十方我適曾供養今復還親近有時將拄杖子喚作拄杖子不長不短不直不曲亦讚嘆曰柳栗出匡頂萬中無一枝得來無至實行坐鎮相隨只如山僧恁麼道還塞得諸方口麼自曰塞不得又曰為甚麼塞

不得青山只解磨今古流水何曾洗是非上方益禪師三則

舉趙州洗鉢孟詵師曰趙州不唯瞎却這僧

眼直得南北叢林盡向鉢盂上作活計當時幸好箇喫茶去不解道得

舉臨濟上堂云我在先師處三度喫六十棒

如蒿枝拂相似云云師曰照用之機不無臨濟要且打得箇皮下無血底這僧當初若會纔見云誰為我下手但云貧兒思舊債待伊拈棒却向道自己雖然急他人未肯忙直饒臨濟令行也是拗曲作直

舉趙州訪二庵主因緣師曰避得風雷重遭

霹靂

五祖演禪師六則

舉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雙泉即不然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繁著磻著

舉梁武帝問達磨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曰廓

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曰不識又僧問六

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曰會佛法人得云和尚還得否曰不得云和尚為甚麼不得曰我不會佛法師曰大小祖師問著底便是不識不會為甚麼却兒孫徧地復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玄沙未徹師曰說甚麼

諦當更參三十年始得

舉僧請益瑯琊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悟去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舉國師無縫塔師曰前面是真珠瑪瑙後面

是瑪瑙真珠東邊是觀音勢至西邊是普賢文殊中間有一首幡被風吹著道胡盧胡盧

舉趙州狗子無佛性師曰大衆你諸人作麼

生會老僧尋常只舉無字便休你若透得這一箇字天下人不奈何你諸人作麼生透還有透得徹底麼有則便出來道看我也不要你道有也不要你道無也不要你道不有不無你作麼生道

黃龍死心新禪師四則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相似句曰荷葉團團

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雖復曰會麼云不會

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映蝶飛師曰夾山簷前棒日未是高明狹路分岐寧同大徹要會相似句麼白鷺沙汀立蘆華相對開

舉多福一叢竹師曰斜即任斜曲即任曲喚甚麼作多福一叢竹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魚六師曰大小雲門境上縛殺雲巖即不然樹

凋葉落時如何珊瑚枝撐著月

舉南泉問黃檗甚麼處去云擇菜去曰將甚麼擇菜豎起刀子泉曰只解作客不解作主師曰精金百鍊本分鉗鎚往往今時師

僧將黃檗南泉只作擇菜會却

兜率真寂悅禪師一則

舉曹山一日入僧堂向火次僧云今日好寒曰須知有不寒者云誰是不寒者山笑火示之僧云莫道無人好山拋下火僧云某到這裏却不會山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師

曰這僧雖行合行不行之路未免草裏藏身曹山有應不應却應之機爭奈爐邊露影這兩箇不解端然向火寧免挂後人齒牙若嚼不破須信言中有味若嚼得破方知舌上無鹽既然如是兜率何曾踏著古人脚跟遂喝一喝

泐潭祥禪師二則

舉祖師道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師曰鴈過霜秋山含紅

樹文殊與普賢二人爭功未分勝負遂喝

曰却被寶峰一喝依舊安家立業

舉雲門一曰示衆將拂子撼一下云這裏得

魚九

箇入處捏怪去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

天上有箇人出來喚云吽吽特庫兒師曰

後來叢林道雲門脚跟不點地誠實苦哉

寶峰道日本國人說禪得困却來寶峰拄

杖頭上歇息要為大宋人說法還聞麼良久曰矢上加尖

雲峰祖燈璿禪師一則

舉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

師曰大衆龍牙山裏無眼毒龍從前行脚

不曾性慳道得一句及乎住院盡力只道

得一半山僧今日為混沌畫眉去也良久

曰放憨作麼

泐潭湛堂準禪師五則

舉藥山問雲巖師子師曰藥山雲巖鈍置殺

人兩子父弄一箇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

上座只消獨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

作頭轉兩箇金睛攫幾鈎鐵爪吼一聲直

今百里內猛獸潛蹤滿空裏飛禽亂墜準

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看做一箇定場以拄杖擲下云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喝一喝

舉永嘉道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

能師遂拈拄杖卓一下曰大小直截或有

箇秀才出來道雲巖長老你佛法得恁麼

簡易即向伊道田庫奴你豈不聞孝經序

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

舉雪峰低頭歸庵師曰大衆雪峰是會末後

句不會末後句若道會巖頭又道當初悔

不向他道末後句若道不會因甚而今兒

孫徧天徧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

死末後句巖頭為劈頭說破也未免有些

殺訛久參先得一舉便知後學初機莫道

不疑好

舉仰山羅漢騰空而至師曰諸禪德可惜仰

山放過這漢當時若是寶峰便與擒住須

教維那僧堂前撞鐘集衆責狀趕出況佛

法不當人情伊既稱羅漢我生已盡梵行

已立為甚麼不歸家穩坐只管游山翫水

參

舉雲門拈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師

曰雲門大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道我

一朝權在手看取今行時殊不知盡法無

民準上座即不然待這老子繞生下來未行未開口之時向伊面前結一道金櫃藏魂印一禁禁定教這老子言詞路絕心行處滅不唯使釋迦老子自家得箇安樂處亦乃使十方法界衆生一切安樂諸禪德且道雲門是準上座是若道雲門是準上

座又何用別說若道雲門非不可將佛法作得失是非會也若不作得失是非會又是顛顛佛性儻侗真如且道畢竟作麼生莫言佛法無多子不是苦心人不知咄

太平佛鑑懃禪師六則

舉鴻山與僧語次僧云大好雨曰甚麼處是

好處僧無語鴻却曰大好雨僧云甚麼處是好處鴻乃指雨示之僧又無語鴻曰何得大智而默師曰鴻山尋常眼放電光到這裏却著賊也不知山僧不是抑強扶弱黨理不黨親且道那裏是著賊處若於此檢點得出便能騎賊馬追賊奪賊捨殺賊

魚六

十一

若檢點不出凡有言說皆是與賊過梯智海今日路見不平與諸人并賊捉獲擲下拂子曰諸人各自認取贓物

舉鴻山同陸侍御入僧堂陸問如許多僧爲復是喫粥飯僧爲復是參禪僧曰亦不是喫粥飯僧亦不是參禪僧云在此作甚麼

曰侍御自問取他看師曰鴻山元來小膽被這俗官一問直得手忙脚亂閉戶關門若是老僧即不然大開門戶放伊入來此是參禪僧喫粥飯僧向伊道是喫粥飯了參禪僧待伊眼睛定動便與木槌子換却教伊做箇惺惺歷歷底侍御若處廟堂之

高則致君爲堯舜之君或在江湖之上則致民爲堯舜之民豈不快哉乃呈起數珠曰諸人還見這箇麼良久曰此是老僧來京師換得底諸人各自歸堂摸索看

舉

三平參石鞏平後舉似大顛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三平無語顛曰三

十年來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曰大小三平元來只是箇死漢若非死漢又覓甚麼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上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那裏得來大顛作死馬醫醫之不瘥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海恁麼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細雨灑華千

點淚淡煙籠竹一堆愁

舉

谷山問秀溪穀色純真時如何曰枕鳴作麼山從東過西立溪曰若不恁麼則禍生山却從西過東立溪下禪床行三五步山把住云聲色純真又作麼生溪打一掌山云百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溪曰要谷山

老漢作麼山大笑師舉了呵呵大笑曰也好好笑有甚好笑處樓前巧鶯雙語林內嬌鶯對對飛因看古人無義語等閑又得一聯詩

舉南泉示衆曰文殊普賢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趙州出衆云云師曰大似無手人行

魚六

十三

拳無口人叫喚無手人掩著無口人口無口人敲著無手人手恁麼會得方知道法性不動動徧三界之中至理無言言滿四天之下若也不會紅塵飛碧海白浪湧青岑

舉披雲去看天仙繞入方丈仙便問未見東

越老時作麼生爲物曰只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云只恁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仙便喝雲展兩手仙云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便出仙云死却這漢平生也師曰喻似敵手下碁雖則著著不落別處其奈須有輸贏既有輸贏便成勝負

要得兩無傷損麼待天仙道死卻這漢平生也便好向道元來是錯怪人天仙却好展兩手便得始終一貫頭尾雙全雖然如是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四則

舉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云我等各自說已

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師曰這一轉語叢林話會不少有道默然有道良久有道不對要且摸索不著直得其殺如雷普驚群動自古及今前聖後聖所說法門只向維摩片時之間一時顯現且道正當恁麼時作箇甚麼得見維摩

舉

魚六

十五

古者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要會箇中意鐵船上浮師曰且道殺箇甚麼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祖大闢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箇甚麼

舉雪峰示衆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師

曰絕天維立地紀未足稱奇掌太華還黃河亦非敏手若向箇裏覷得透便可以撒驪龍窟明珠噴旛檀林香氣豈不快哉山僧今日不避泥水放一線道乃拈拄杖曰還見雪峰麼卓拄杖曰劄

舉興化見同參師曰辦王庫刀振塗毒鼓擊

電未足以擬其迅震雷未足以方其威可謂善驅耕夫之牛能奪饑人之食只如主賓互換有照有用有權有實則且置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畫兩道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趁大像

龍門佛眼遠禪師二則

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庵主一般豎起拳頭

趙州何故肯一箇不肯一箇且道得失在

甚麼處趙州自起自倒勘破多少阿師庵

主坐斷要津過了幾多寒暑要識趙州庵

拍禪床右角曰識取趙州要識二庵主庵

拍禪床左角曰識取庵主還有人點檢得

失處出底麼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

舉洗鉢孟話師曰大衆山僧今朝喫粥也洗

鉢孟只是不悟既是爲善知識爲甚麼却

不悟還會麼豈可喚鐘作甕終不指鹿爲

馬善人難犯水銀無假冷地忽然觀破管

取一時放下

大隨南堂靜禪師四則

舉昔有秀才造無鬼論論成繞放筆有鬼現

身斫手謂秀才曰你爭奈我何五祖道我

當時若見便以手作鵝鵝背向伊道谷吟

吟師曰秀才雖知無鬼而不知鬼之所以

無五祖先師雖知鬼之所以無而不能掃

蹤滅跡若是大隨即不然待他斫手道你

爭奈我何只向道間直饒是大力鬼王也

教伊頭破作七分如何黎樹枝且道是那

箇箇字

舉德山示衆云今夜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

十捧師曰要見德山麼悟須千聖頭邊坐

用向三塗底下行要見法眼麼關中猛將

要見圓明麼塞外將軍要見新羅僧麼但

摘菓子喫莫管樹曲录要見南堂麼分明

記取舉似作家

舉僧問智門如何是般若體話師曰古人是

則是答得太高生山僧即不恁麼如何是

般若體一穀一米如何是般若用七擒七縱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酒

彌山師曰南堂即不然或有人問不起一

念還有過也無只向他道劄

九仙清禪師二則

舉雲門示衆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化爲龍吞

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曰大

衆會麼雲門大師讚歎拄杖子有出沒神

通卷舒妙用擲須彌於他界塞滿虛空大

地不容塵纖毫無立處這老漢一期逞俊

不顧危亡只知拄杖子吞却乾坤不知拄

杖子向何處著如今莫有爲雲門救得拄

杖子者麼若無天寧自下手去也提起拄

杖曰探水卓破金龍頭撥雲敲折老虎脚

復卓一下

舉雪峰問德山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

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如今若有問

光孝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光孝也不下禪床也不拈拄杖也不劈脊打只向他道窮鬼子不要忙少你一分不得然雖如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崇覺空禪師一則

舉藥山小參不點燈示衆曰我有一句子待

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山曰把火來其僧便歸衆師曰藥山三寸甚密爭奈被這僧下一粒巴豆直得心肝五臟一時吐出直饒討得火來也是半夜天明

淨因踰庵成禪師二則

舉栢樹子話師曰蘇武不拜韓信臨朝恁麼會得十萬過

舉黃龍三關話師曰我手何似佛手龍蛇易辨我脚何似驢脚衲子難瞞人人有箇生緣舉頭天外看誰是箇中人須知踰庵更有一閑黃龍老漢亦透不得如何是踰庵

一關遂喝一喝拍禪床一下

淨慈月堂昌禪師二則

舉僧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師曰投子只知得路便行不覺渾身泥水瑞光即不然月未圓時如何布施不如還却債圓後如何借婆衫子拜婆年

舉趙州洗鉢孟雲門拈之云云師曰雲門盡誠收拾特地打翻育王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敢謂大小趙州死在這僧手裏

大鴻佛性泰禪師七則

舉楞嚴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後來五祖和尚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

虛空禁著磕著若是德山即不然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只是十方虛空

舉耽源問忠國師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祇對國師曰章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師曰大小耽源被國師一坐直至而今起不得若是德山要且不然待伊

道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麼只對他道暗中為照燭嶮處作津梁

舉興化示衆云我見你諸人前廊也喝後廊也喝云云師曰驅耕夫牛奪饑人食擊碎明月珠敲出鳳凰髓可謂富貴中富貴風流中風流藹藹嘉聲迄今未已敢問大衆

只如興化道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作麼生會或若總道咄我也知你跳不出

舉僧問地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曰山前麥熟也未又問青原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曰平常心地穩密家風隨時應用越格超宗於斯薦得麥裏

有麵若也不會來裏有蟲

舉僧問六祖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曰破布裏真珠識者方知是寶爛泥藏棘刺踏著方乃驚人諸人還見祖師麼倒騎白額虎突出衆人前

舉教中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師召大

衆曰那箇是常住底法良久曰始逢黃葉落又見一陽生

舉阿育王設三萬大阿羅漢會時上座一位無人王問此位何以無人有海意尊者白王曰有賓頭盧尊者親見佛來故留此位須臾尊者從空而下便就座王曰承聞尊

者親見佛來是否尊者以兩手撥開眉曰會麼王曰不會尊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諸佛齊貧道是時亦與其數師曰阿育王雖飯三萬大阿羅漢要且識賓頭盧尊者阿育王既已不識諸人還識也無若也不識山僧為諸人指出乃拈拄杖下禪床立

曰作麼

徑山大慧普覺果禪師六則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曰寒時寒殺閻黎熱時熱殺閻黎又僧問一老宿時節恁麼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

裏云只如鐵湯爐炭裏如何回避曰衆苦不能到師曰二老宿一人在寒暑裏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裏垂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寒暑徑山恁麼道諸人還辨明得麼若辨明得南天台北五臺若辨明不得今日熱如昨

日

舉興化打克賓維那雲居舜和尚拈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今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師曰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即不然要作臨濟短

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

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受罪師曰既無出分又無入分喚甚麼作釋迦老子喚甚麼作提婆達多喚甚麼作地獄還委恁麼自贊瓶去沽村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舉讓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

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師曰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舉無著見文殊師曰徑山當時若見即向他道和尚如此住持直是不易

即拈云龍牙老人可謂熱處難忘師曰白雲

恁麼道大似以已方人果上座即不然家貧難辦素食事忙不及草書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則

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衆中商量道這僧問既落偏洞山答歸正位其僧言中知旨却入正來洞山却從偏去如

斯商量不唯謗漬先聖亦乃屈沈自己不見道聞衆生解意下丹青目前雖美久蘊成病大凡行脚高士欲窮此事先須識取上祖正法眼藏其餘佛祖言教是甚麼熱碗鳴聲雖然如是敢問諸人畢竟作麼生是無寒暑處還會麼玉樓葉翡翠金殿鏤

駕鶯

舉南禪師示衆曰達磨西來十萬里少林冷坐八九年唯有神光知此意專伸三拜不虛傳後代兒孫忘正覺棄本逐末尚邪言直到臘月三十日一身負債入黃泉師曰奇哉諸禪德本分宗師一言半句如箭中

魚六

九

的功不浪施以衲僧正眼觀之大似將方木逗於圓孔何故大凡稱提此事如刀斫水似手捫風雨不相傷彼此無礙香山恁麼說話大似以圓木逗於方孔且道如何得恰好去諸人還知也未佛殿上坐剃高殺大笑笑罷曰塵世勞生早晚休隨波逐

浪謾悠悠如今林下安禪客幾箇無心得到頭乃喝曰且莫以已方人

護國此庵元禪師一則

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雲門云師曰今時有般說快意話底便道當時若不是雲門誰敢恁麼道殊不知雲門落在

黃面老子團積裏直至而今跳不出若向這裏觀得透不唯識得釋迦老子亦乃觀破雲門脚跟其或未然山僧更爲你下箇注脚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

西禪懶庵需禪師二則

舉馬祖踏倒水潦師曰大小大水潦喫人拳

趯了却道我悟悟甚麼屎及乎起來更不識羞猶道我向一毛頭上識得根源且莫捏目生華住山後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踏直至如今笑不休且道笑箇甚麼

舉臨濟問院主耀米師曰院主一喝電卷雷奔山摧地裂典座禮拜雲收雨散月白風

清然雖恁麼因甚總與痛棒不見道卧龍纔奮迅丹鳳亦翔翔

大鴻月庵果禪師二則

舉趙州訪二庵主師曰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爲甚麼宵一不宵一若向這裏見得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坐斷要津天長地久

苟或未然月庵老人為諸人下箇註脚良
久曰若不如是爭知如是

舉話墮話師曰雲門大師張慢天網撈龍打
鳳這僧不覺入他陷穽中落他圈橫裏若
是福嚴即不然繞見伊舉道豈不是張拙
秀才語但向道未到雲門不妨疑著然雖

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何山佛燈珣禪師一則

舉疎山壽塔師曰疎山傾囊答謝其奈尺頭
有寸這僧只知造塔元來秤尾無星大嶺
三文兩鎚支破不難慧日若作造僧待疎
山恁麼道但對曰某甲今日功不浪施著

得箇語免被三文兩鎚擾亂一生不教疎
山外揚家醜只如臘月蓮華龜毛三尺又
且如何要會麼待你諸人造塔成就即向
你道

烏巨雪堂行禪師四則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驚人句門云響師曰雲
門答這僧話不得便休却鼓粥飯氣以當
平生

舉雪竇示眾云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袖
僧出來雪竇退身七百里何故臨危不悚
人後有老宿道大施門開無壅塞忽有箇
衲僧出來兩手分付何故心不負人面無

慚色師曰西山今日亦開大施門忽有箇
衲僧出來三十棒一棒也不較何故許人
一物千金不移

舉懷禪師示眾云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能
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教無舌人道
箇甚麼白雲端和高道未舉步時未上一

步踏著未開口時最初一句道著師曰二

老宿向諸人面皮上寫却一本曆日了也
若更眼目定動觸體前鬼神無數

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
死心和尚道大小雲門大師境上縛殺有
問死心樹凋葉落時如何只對道珊瑚枝

枝撐著月師曰大小死心句裏縛殺

大瀉牧庵忠禪師一則

舉長生問靈雲混沌未分話師曰二尊宿發
明本分大事可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
妨端的檢點將來大似貼肉汗衫未能脫
體致使有般漢隨語生解便向混沌未分

時生計較打破鏡處說道理驢年解悟去
若據牧庵見處說甚麼混沌分與未分打
鏡破與不破直饒向露柱懷胎處會得正
是片雲點太清諸仁者還委麼良久曰
待虛空落地時却向你道
西釋此庵淨禪師二則

舉教中道佛滅度後其為善知識者總是見

佛來後來歸宗和尚道其為善知識者亦
不可輕慢師曰歸宗恁麼道大似新婦怕
阿家未免隨他舌頭轉殊不知其為善知
識者只是箇瞎漢所親善知識者如風世
冤家便好剗却眼睛掀却腦蓋雖然如是

未足酬恩

舉誌公令人傳語思大後來白雲端和尚道

思大恁麼說話大似釘椿搖擗有甚快活
新怡山即不然青山忽憶便歸去浮世要
看還下來

靈隱佛海遠禪師二則

舉興化見同參師曰掘水問道肝膽相傾及

至掀翻鼻孔倒轉捨旗為甚麼一家不知
一家事是則這僧勢不兩立興化揭不單
行這一頓痛棒架閣來久矣而今拄杖子
在老僧手裏無有了底公案即今日前
燈籠露柱大地山河豈不是同參築著磬

著底豈不是同參又參見何誰喝一喝曰
汲水已歸林下去待船猶立渡頭沙復卓
拄杖一下

舉真淨和尚示眾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
我同體脚頭脚底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
發燒却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

一般霹靂直得傾瀉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師曰是則一場賣弄不少爭奈鼻孔眼睛各有主在何故葛藤堆裏作竊未當白拈酒店門前拾遺不是正賊時東廊下偶

犬吠師呼行者探門前有甚客來大眾皆回首師曰要見正賊麼遂哨指一聲搖手下座

天童應庵華禪師五則

舉大愚芝和尚示眾大家相聚喫堇齋若喚作一堇齋入地獄如箭射師曰好語要且

無來處有人辨得出與你一兩金

舉六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師曰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舉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曰打中間底僧禮拜化曰大眾興化昨日赴箇村齋迴至中路值一陣狂風暴雨却向古廟裏

避得過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

魚六

手三

舉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師曰雲門道得不妨諦當要且落在

第二頭明果即不然忽有人問不起一念

還有過也無只對道致將一問來

舉靈雲見桃華悟道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

保老兄未徹在雪峰云備頭陀何不偏參去沙云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師曰百鳥不來春又老不知誰是到庵人

舉

慈明示衆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且道無為法在甚麼處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師曰

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南瞻部洲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如此

道

場正堂辯禪師一則

舉達磨初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云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云不識帝不

契遂渡江至魏達磨去後誌公問云陛下還識此人否帝曰不識誌公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遣使去取誌公云莫

道陛下遣使去取盍國人去他亦不回師曰後來有般漢道以年曆考之誌公圓寂已十四年矣豈有前頭事耶當時雪竇潭

不考詳師笑曰從古至今未有一人明得苦哉佛陀耶殊不知雪竇乃於頌古首篇

立此一大因緣要見古人明悟正脉者布幔天大網待稱意之魚歲月滋深益見銀

魚小蠅多少明眼衲僧觸腹被渠穿過山僧忍俊不禁為諸人露箇消息利刀割肉

瘡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只見國清才子貴那知家富小兒嬌

教忠晦庵光禪師一則

舉雪峰在鷲山成道師曰只如巖頭道一從自己曾襟流出且道雪峰前三次悟還從自己曾襟流出也無若從自己曾襟流

魚六

手三

出又道未穩在若不從自己曾襟流出又從甚麼處得來莫有斷得出底麼若斷得出不唯雪峰鷲山成道盡大地有情濟成正覺若斷不出說甚麼鷲山成道直饒少室傳心也未夢見在

東禪蒙庵岳禪師一則

舉古澗寒泉師曰雪峰不從口入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趙州云死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

開善密庵謙禪師二則

舉祕魔擎叉霍山往訪師曰祕魔尋常氣宇如王不消一捏便見四稜塌地且作麼生

免得他道三千里外賺我來然雖如是殊不知霍山三千里外已死在祕魔叉下了

也具眼者辨取

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喫果子次真如拈云這箇果子莫道泰首座不得喫三世諸佛也不敢正眼觀著師曰洞山倚勢欺人真

如隨風倒掩今夜忽有人問山僧有一物
上柱天下柱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
得未審過在甚麼處拈起果子便與何故
下坡不走快便難達

東林寺庵禪師四則
舉慈明水盆話師曰和尚今日供養家親那

又以手擲掬便作女人拜

舉慈明冬至日榜僧堂前作此相三三三

題其右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
一見謂衆云和尚今日放參師曰鐵輪天
子下閻浮急急如律令勅攝又曰首座向
八八六十四卦中定吉凶

舉橫眸看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背柴

生滿竈煙師曰大愚老人經事多矣

舉玄沙聞驚子教師召大衆曰玄沙恁麼道

不是苦心人不知

玉泉窮谷禪師二則

舉雲門話墮師曰權衡祖道號令宗乘須是

雲門老人諸方扶強不扶弱璉上座扶弱
不扶強當時若作這僧待他雲門大師道
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只
對道和尚也不謬為大善知識教他雲門
進也無門退也無門非但截斷雲門脚跟
亦與天下衲僧出氣雖然如是只如雲門

道話墮也意作麼生良久曰諦觀萬法交
羅處一一塵中更有誰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師曰天無
四壁地絕八荒向甚麼處與洞山相見咄

國清蘭室禪師三則

舉僧問廣德周和尚教中道何處多不斷煩

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未審此
理如何曰鹽又盡炭又無僧曰鹽盡炭無
時如何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
殺人師曰這老子艱難起家至老慳吝雖
然如是畢竟也是看窟寵著揆山僧即不
然一尺緇縵練一杯酒上樓是則是孤窮

且要自張教勢忽有人問教中道何處多
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
未審此理如何只向他道大底還他肌膚
好不塗紅粉自風流未審意旨如何更向
他道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舉雪峰山裏有一僧住庵髮長不剃以木杓

舀水凡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溪
深杓柄長雪峰聞得乃曰也奇怪一日潛
地帶剃刀與侍者同去見之峰曰道得即
不剃你頭僧便將水洗頭峰便與剃却師
曰這僧大似諸葛亮隱於草廬先主三顧
方起且道起後成得箇甚麼事利劍拂

開天地靜需刀鏡動斗牛寒

舉興化示衆曰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舉

刀直入興化為你證明時有是德長老出
衆禮拜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亦喝德便
禮拜化曰是德今日較二十棒若是別人
一棒也少不得為他是德會一喝不作一

喝用師曰臨濟這一路踏得開步驟闊用
者如鴆毒飲者如醍醐用者似醍醐飲者
似鴆毒始有說話分興化是德恁麼敷揚
遞相鈍置所謂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臨濟一宗掃土而盡隱靜今日若更拈頭接
尾轉見不堪遂顧大衆曰你總在這裏作

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趕散復喝一喝

天童密庵傑禪師一則

舉明招到昭慶有度上座問云羅山尋常道

諸方盡是麩飯唯有羅山是白飯兄從羅
山來却展手云白飯請些子招打兩掌度
云將謂是白飯元來是麩飯招曰癡人棒

打不死度至夜舉似諸禪客次招近前曰
不審度云今日便是這上座下兩掌有瑠
上座云不用下掌就裏許作麼生道招曰
就裏許也道道瑠無對招曰是你諸人一
時縛作一束倒卓放屎墮下來日相見珍
重師曰尋常向諸人道終日在洪波浩渺

中白水相潑渾身無一點濕是他明踏著
這些子自然用出來閑閑地惜乎鋒頭少
銳引得許多葛藤若是華嚴見他道將謂
是白飯元來是麩飯連腮更與兩掌且教
這僧疑三十年
貧壽尼無著妙總一則

舉文殊請維摩談不二法門總曰當時好與
一喝維摩老人若下得這一喝可謂鍼起
膏肓之疾重布龍蛇之陣非但文殊讚歎
不及亦免使後人向鬼窟裏作活計要見
維摩端的處摩臂長衫袖短脚瘦革鞋寬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六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七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 正受結

頌古上

法昌遇禪師七首

蔣山佛慧泉禪師三首

翠巖真禪師七首

白雲端禪師十二首

保寧勇禪師十三首

泐潭真淨雲庵文禪師八首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首

慧林慈受深禪師四首

雪峰妙湛慧禪師一首

泐潭湛堂準禪師七首

泐潭闍提照禪師五首

蔣山佛鑑慧禪師七首

天寧佛果圓悟勤禪師七首

龍門佛眼遠禪師五首

開福寧禪師三首

大隨南堂靜禪師六首

龍牙言禪師九首

勝因戲魚靜禪師四首

薦福常庵崇禪師三首

寶華佛慈鑑禪師二首

淨慈月堂昌禪師四首

天童宏智覺禪師一首

華嚴真懿蘭禪師五首

上方菴禪師二首

淨因端庵成禪師四首

黃龍死心新禪師二首

木庵瓊首座二首

欽山方禪師二首

南華曷禪師二首

文殊道禪師四首

龍牙蘇嚧才禪師二首

何山佛燈珣禪師五首

龍翔竹庵珪禪師六首

大瀉牧庵忠禪師三首

烏巨雪堂行禪師五首

法昌遇禪師七首

法身

螺螄吞大象石虎敲番馬驚起段家龍路落

雲屋瓦

廬陵米價

烏龜三眼赤祥麟一角尖騰雲生暮雨溪月

夜明簾

風幡

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貓子面門斑夜行人

只貪明月不覺和水渡水寒

麻三斤

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解醉君更有路
行人未到野華含笑舊枝春

三玄

體中玄獨角泥牛水上眠轉身觸破澄潭月
巫山頂上浪滔天

用中玄狂人帶甲眠春華風掃盡黃葉落堦
前

句中玄遠道絕人煙甜瓜甜似蜜苦瓠苦如
連

蔣山佛慧泉禪師三首

龐居士云此是通佛場心空及第歸

懷頭塵土靴欄破選佛場中無兩箇若道心

空及第歸頂上一堆難放過

金剛經云於是中無實無虛

菩提無實亦無虛幾箇男兒是丈夫丹穴不

歸金鸞驚碧潭空浸玉蟾蜍

石霜虔侍者

魚七

石霜會裏擇高才上首貪程去不回只愛寒

灰無焰起不能枯木放華開度侍者亦堪哀

先師意旨雖明得未免長拖破草鞋

翠巖真禪師七首

百丈再參馬祖
踏著船頭把釣竿浪蕩風緊得魚難翻思幾

處解雲雨只見四方雲出山

臨濟栽松

帶礪山河盡土疆漢高殿下有張良千言萬
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首山答佛法大意

楚王城畔水東流南地禪僧北地游眼目直

教從淺辯權衡爭奈出常流金篦爲子挑除
翳驢上穿靴背打毬

玄沙三種病人

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頻銷燦華族處鷓鴣
啼草薰薰時鶯鶯飛玄沙老玄沙老賴過當
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間樹子半零落

馬祖即心即佛後云非心非佛

百萬雄兵出將軍獵渭城不關弓矢力斜漢
月初生

麻三斤

如何是佛麻皮三斤咄大地茫茫愁殺人

野狐

百丈野狐語至言羸恒薩阿竭吾有吾廬

白雲端禪師十二首

外道問佛

萬丈寒潭徹底清錦鱗夜靜向先行和竿一
掣隨鈞上水面茫茫散月明

二祖安心

終始覓心無可得寥寥不見少林人滿庭舊
雪重知冷鼻孔依前搭上唇

勸婆

千戈中立太平基塊雨條風勝古時婆子爲
君勘破了趙州跡少人知

三頓棒

一季季倒黃鶴樓一趂趂翻鸚鵡洲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無位真人

春風浩浩喧天地是處山藏煙靄裏無位真
人不可尋落華又見隨流水

臨濟將示寂囑三聖

劈破泰山雷未猛照開滄海月非光瞎驢滅

却正法眼直得哀鳴滿大唐

德山見龍潭

明暗相凌不足云絲毫有解未爲親紙燈忽
滅眼暗出打破大唐無一人

麻三斤

斤兩分明不付君眼中瞳子莫生嗔百年三

萬六千日得欣欣處處欣欣

汝是慧超

一文大光錢買得箇油簫吹向肚裏了當下
便不餓

芭蕉拄杖雲蓋鵬和尚與雙泉雅禪師

向火次舉此話鵬擬開口難以火筋一

撼鵬豁然而省

與奪雙行驗正邪繞爭拄杖便忘家蕭然鐵
棒如風至失却從前眼裏華

洗鉢盂

梅華落盡杏華披未免春風著出襖一氣不
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北斗裏藏身

五陵公子游華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
他人富貴等閑不奈撲頭何

保寧勇禪師十三首

達磨見武帝

燒得通紅打一鉤周遭無限火星飛十成好
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

清淨行者不入涅槃

生平疎遠無拘檢酒肆茶坊信意游漢地不
收秦不管又騎驢子下揚州

不與萬法無侶

風吹日炙露屍骸泣問山人覓地埋忍俊不
禁多口老陰陽無處可安排

日面佛月面佛

蒲團上端坐針眼裏穿線西風一陣來落葉
兩三片

仰山打破潯山鏡

馮山古鏡仰山提日上東方月照西樓落不知誰拾得秋風索索草萋萋

臨濟問黃檗佛法大意

雷電喧轟海嶽昏一家愁閉雨中門狂風忽起烏雲散白日滿天星斗分

臨濟囑三聖

出門握手再叮嚀往事從叮囑生夜迴路長休把火大家吹殺暗中行

須彌山

萬仞峰頭立大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安敢埋

漸源吊慰

終日挨門復倚樓幾回明鏡照梳頭一從事却潘郎後也解人前不識羞

大隨龜

露足藏頭可笑奇千年誰謂是靈龜雨傾不解乘流去浮木相逢又幾時

靈雲悟道玄沙未徹

魚七

萬年松下忽相逢板樹鳴條浩浩風堪笑晚來無處覓崔嵬和雨在雲中

大禪佛半夜於僧堂前叫云我悟也

夜半高聲似少神箇中明白有跡親如今隨例傳其響也道師姑是女人

芭蕉拄杖

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憐黑漆光生底擊著千門萬戶開

泐潭真淨雲庵文禪師八首

栢樹

庭前栢樹子我道不如松枯枝折落地打著去年樓

吹布毛

鳥窠吹布毛紅日午方高趙王因好劍滿園人帶刀

保壽開堂

探騎飛來棒下寧瞋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狗子無佛性

言有業識在誰云意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臨濟參黃檗後到大愚二

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華

魚七

便言黃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乖肋下三拳明有信不從黃蘗付將來

百丈再參馬祖

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唱三日聾那吒眼開黃蘗面

野狐

不落菰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孤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淨因枯木成禪師二首

達磨見武帝

閑將一段秦川錦裁作人間巧婦衣幾度著來呈伎倆暗中曲調少人知

三頓棒

山藤六十輕分付肋下三拳已太遲堪笑不能知痛癢上堂猶道拂蒿枝

慧林慈受深禪師四首

馮山一日坐次仰山從外而入馮山以兩手握拳相交示之仰山便作女人拜

馮山曰如是如是

佳人十八正嬌癡一曲堂前舞柘枝只有玉郎知雅態更無人道柳如眉

女子出定

長江靛底浪如銀秋日白蘋紅蓼新莫怪扁舟到彼岸行船猶在把梢人

麻三斤

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謾人語稀難問事貌古易傳神

世尊生下

一火鑄成金彈子圓圓都不費鉗鎚拈來萬仞峰頭放打落天邊白鳳兒

雪峰妙湛慧禪師一首

二祖安心

覓心不得得心安
安得心來有幾般
好把山藤贈三十
免教千古弄泥團

泐潭湛堂準禪師七首

楞嚴吾不見時

老胡徹底老婆心
爲阿難陀意轉深
韓幹馬嘶青草渡
戴嵩牛卧綠楊陰

黃龍三闕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
雲散月明幾人夜走
我脚驢脚放過一著
龐公芥蘼清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
道吾打鼓華亭撐船

洗鉢孟

之乎者也衲僧鼻孔
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
取東村王大姐

勘婆

行路難行路難最難
難是過臺山唯有趙州
公驗正昂頭掉臂總閑閑

提婆達多受罪

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
十小劫波然得三禪
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

泐潭蘭提照禪師五首

南泉斬貓

縮水酒越濃負心人
越窮鐵剛刀自利不用

苦磨磐草鞋頭戴今何在
我見牽來劈面春

女子出定

小樹子傍山栽華從葉裏
開枝高攀不得和樹折將來

已陵雞寒上樹

梨華一枝春帶雨金色頭
陀笑不語龍宮海

魚七

歲月明前織女姮娥相對
舞笑者笑舞者舞十方無
虛空大地無寸土

南泉爲馬祖忌日設齋垂語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
舉萬波隨江上晚來堪盡
處漁人披得一蓑歸

曹山去亦不變異

齋時一鉢飯飯後一覺睡
睡起去放尿洗手成變異

太平佛鑑懃禪師七首

達磨見武帝

始聞阿闍一聲鐘日暖蒼
龍睡正濃再擊風風臺上
鼓夜半祥鸞未飛舞帝基
永固如磐

石胡僧枉費平生力回指
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
狼藉

日面佛月面佛

東街柳色拖煙雨西巷桃
華相映紅左顧右盼者不
足一時分付與春風

世尊陞座

一輪明月挂天心四海生
靈祈照臨何必西風撼丹
桂碧霄重送九秋音

離四句絕百非

義如西子離金閣嬌似楊
妃倚玉樓猶把琵琶半遮
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十身調御

捉賊分明要見賊十身調
御下禪床曾經已峽猿啼
處鐵作心肝也斷腸

三聖逢人即出

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
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俱著
地三春同到月明池

南泉示衆云文殊起佛見法見

見貶向二

鐵圍山

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
羅扇遮面無人着眼看仙
人却看隨後紅羅扇

天寧佛果圓悟動禪師七首

德山小參不答話

大冶烹金忽雷驚春草木
秀發光輝日新不費纖毫
力擒下天麒麟全威殺活
得自在千古照耀同冰輪
話作兩極句中眼活龍頭
蛇尾以指喻指擅著露柱
暗僧塞斷咽喉無出氣擬
議尋思隔萬山咭喲舌頭
三萬里

女子出定

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
女子與瞿曇據令

何調直師子奮迅乎搖乾蕩坤象王回旋兮
不資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青
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
白拈賊

須彌山

石笋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機
涌出須彌壚一念不生何處雪無處雪金剛
寶劍當頭截

麻谷持錫到章敬又到南泉

如是不是去却藥忌疑犯封疆全軍失利杖
頭突出古菱華舉世風流出當家

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百草頭出沒三界外遨遊徒布漫天網虛下
釣籠釣搖鱗振鬣撼乾坤兀目昂頭浪浪噴
棒兩點喝雷奔肯將爭戰定功勳

麻三斤

鍾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含像曾非展事技
機豈是預接待養點鐵成金舉直措枉一箭

鵬一雙一摺血一掌君不見踈而不漏兮恢
恢天網

雲門示衆云人人盡有光明在

夜明簾外千峰秀鸞鏡臺前萬象虛掃蹤滅
跡不立錫鉢誰爲佛殿誰是香廚敲出鳳凰
五色髓繁碎驪龍明月珠

龍門佛眼遠禪師五首

俱胝指

老大宗師豎指頭一生用得最風流玄沙初
折無人會年來年去冷颼颼

玄沙三種病人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
子却來樹上懸身

野狐

醉眠醒卧不歸家一身流落在天涯祖佛位
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華

馮山撼門扇三下

春至百華開朱顏安在哉可憐園裏色不入
鏡中來

蜀賓斬師子尊者

楊子江頭楊柳春楊華愁殺渡頭人一聲羗
笛離亭曉君向瀟湘我向秦

開福寧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抹粉塗坯恰我猷神頭鬼面舞三臺千千萬
萬人窺看子細不知誰見來

風幡

非風幡動唯心動猶涉塵纖纖指陳大地未
曾添寸土不知誰是點頭人

風頭稍硬

風頭生斷進還難柵子相將不易看未到瀆
關天已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大隨南堂靜禪師六首

即心即佛

即心即佛鐵牛無骨戲海獐龍摩天俊鶴西
江吸盡未爲奇火裏生蓮香颼颼

狗子無佛性

趙州狗子無佛性七佛如來合掌聽須彌岵
嶠舞三臺海水騰波行正令

野狐

長蛇偃月鐵旗鐵鼓坐斷乾坤輝騰今古曾
騎鐵馬入重城手握金鞭賀太平

女子出定

懷藏日月八面玲瓏袖裏金鉗鮮血通紅香
風颼颼華雨濛濛兵隨印轉處萬里長虹將
逐符行時些子神通

僧問那那清淨本然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那那禪
師借人鼻孔出氣出得氣有已鼻昨夜那吒
生八臂

無縫塔

皎潔天心月朦朧徧九垓三秋黃葉落二月
牡丹開每觀南來鴈常詢北五臺均提童子
報拾得在天台

龍牙言禪師九首

趙州杉

趙州老對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青州布換金

銀瑤琬碑礪瑤瑤

靈雲桃華

谷風二月半桃華紅爛熳靈雲到處逢衲僧

原七

著眼看看短棹孤舟誰居彼岸

十三

仰山推枕子

田中挿鐵床上推枕千手千眼不審不審

百丈再參馬祖

風雲會合又相期覲面難明第一機霹靂一聲天地迴西河師子却生兒

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時見便忘

栢樹

庭前栢樹子不是祖師心莫執一時見便忘

千古音

雲門放洞山三頓棒二

汗馬功勞要立身將軍一等掃邊塵全身只

待英雄士不遇英雄愁殺人

查渡湖南涉路岐雲門不惜兩莖眉萬古碧

潭空界月再三撈撓始應知

有句無句

仰之彌高鑽之彌固昭昭明明如藤倚樹大

笑呵呵跨白牛碧雲繚繞無尋處

斬貓

當日臨崖看泚眼至今觀水憶南來趙州頭

戴草鞋去漁翁腰帶好牽船

勝因戲魚靜禪師四首

勸婆二

婆子只知指路雞犬被人偷去直待趙州勘

了這回緊閉門戶

趙州老大大不解山中打坐自言去勸婆

子倒被婆子勘破

犀牛扇

扇上犀牛從古盡索來既破要元牛縱教戴

子重描出不是當時那一頭

四不遷時心境

拾珠不念佛開眼不見色喫飯誰擇日任東

西南北

薦福常庵崇禪師二首

風幡

浪靜風恬正好看秋江澄徹碧天寬漁人競

把絲綸擲不見冰輪蘸水寒

古

趙州三不度

金佛不度爐窮源有處無木佛不度火潭崙

敲不破泥佛不度水何處不是你真佛屋裏

坐趙州言是楊水枯會耕田黃牛能拽磨

寶華佛慈鑑禪師二首

世尊拈華

拈華親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

椿榴櫓者竹篙量水轉殺訛

樓子和尚悟道

你若無心我也休驚驚裏懶擡頭家重爲

問深深意笑指紗窻月正秋

淨慈月堂昌禪師四首

忠國師問然琳供奉草作何色

慣使渡頭船如今不記年愛他風浪惡方是

趁麤錢

秀才讀千佛名經

千佛居何處題詩黃鶴樓感恩并積恨終日

在眉頭

盤山光非照境

光非照境境非存光境俱忘復是痕百鳥不

來春已老落花流水繞江村

丹霞燒木佛

慣行私路乍赴公蓬幘頭脚短腰帶夸圓不

是伴郎來勸酒誤他年少覓青龜

天童宏智覺禪師一首

野狐

一尺水一丈波五百生前不奈何不落不昧

商量也依前撞入葛藤窠阿呵呵會也麼若

是你灑灑落落不妨我多多和和神歌社舞

自成曲拍手其間唱哩囉

華嚴真懿蘭禪師五首

五位

正中偏拈轉虛空過那邊夜半金雞生鐵卵
明明誰辨暗中圓
偏中正曉月梳雲華弄影石人驚起夢魂消
帶雪烏雞回鳳嶺

正中來玉兔圓天耀九垓萬古碧潭無影像
紅爐焰裏雪華開
兼中至錦縫金針雙鎖備靴頭線綻足知音
有耳不臨流水洗
兼中到眼裏雙瞳齊喝道少室山前鐵馬駒
三更寒盡無根草

上方益禪師二首

臨濟見普化喫生菜
草裏相逢兩赤眉交鋒一陣疾如飛東西旗
号渾相似試問何人得勝歸

香巖上樹

狹路轉身難東西盡是山行人不到處風定

落花閑

淨因滿庵成禪師四首

夾山境話

古路雪深覆好山雲更遮鴈聲天外急遊子
夜還家

德山托鉢

巫峽山頭窈窕女朝為行雲暮為雨玉孫一
見空斷腸便作紅霞隱身去

女子出定

文殊頭白罔明頭黑女子冶容瞿曇是賊山
僧不犯鋒鉞直下并賊捉獲

龍牙問翠微臨濟佛法大意

駕與青龍不解騎人人盡道阿師癡爛泥中
有傷人刺三度曾施陷虎機

黃龍死心新禪師二首

秀才問長沙千佛

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國
土居何處留得多才一首詩

魯祖面壁

魯祖垂慈不用功逢僧面壁顯家風若遇上
乘同道者此句與禪師語人前不可用

木庵瓊首座二首

達磨見武帝

掩耳不及忽雷奔天低尺五雨傾盆葉隨風

水歸何處牛帶寒鰲過別村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昇猪乃問這箇

是甚麼云佛具正偏知為甚麼猪也不

識世尊曰也要問過

捨筏懷無濟逢耕更問津却將未歸意說與

欲行人

欽山方禪師二首

乾峰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

三種病者二種光者二種病者三種病者二種光
到無疑地野草閑華滿地香

燒木佛

觀面難藏最上機家風千古為人施銀山鐵

壁重重透賴有丹霞院主知

南華易禪師二首

僧問清平有漏無漏

焚籬木杓錢貫井索打瓦鑽龜徒勞卜度休

卜度麒麟只有一隻角

僧問雲寶明覺如何是佛曰四山圍繞

狂狗逐塊瞎驢趁隊只許我知不許你會

文殊道禪師四首

野狐

石崇富貴幾鏗壽潘岳容儀子建才但願東

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

勘婆

三月春光上國游祥雲瑞氣鑲龍樓親從宣

德門前過更問行人覓汴州

狗子無佛性

狗子佛性無老蚌吐明珠西川鳴杜宇江南

啼鷓鴣

燒木佛

彭祖八百已延壽秦皇登位更求仙昨向天
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龍牙蘇嚙才禪師二首

滿山百年後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

牯牛去

翻手書空字已成忙忙人向兩頭爭屈原不

是尋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

玄沙白紙

路翻漁艇成家業笑出蘆華月正圓地瀾天

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為重宣

何山佛燈珣禪師五首

南泉示衆文殊起佛見法見

駕鳶繡出世無雙好手元來更有強呈羅各
歸香閣去金針難把度蕭郎

德山入門便棒

入門便棒沒商量抄出紅流便厮當不是奴

奴情淡薄無錢難作好兒郎

臨濟入門便喝

魚七

張公未醉李公扶從此嘉聲滿道途却被金

剛開口笑誰能愛你護身符

央崛取世尊指頭

急行緩步無前後渾踏長安路一條央崛回

頭知住處便能平步出雲霄華冠不用嫌生

指鬚髮寧煩費力搖好似移華蕪蝶至等閑

買石得雲饒

外道問佛

露影藏身問世尊瞿曇一點不加文迷雲舒

卷從斯入十倍精神減八分

龍翔竹庵珪禪師六首

女子出定

不假文殊神通休要問明彈指爾時靈山會

中女子從定而起

國師三喚侍者

世路風波不見君一回見面一傷神水流華

落知何處洞口桃源別是春

趙州勘婆

劈面三拳連腮七掌盡大地人不知痛癢

趙州七斤衫

夜半墨漆黑捉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

王大伯

南泉油糞

近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

麻七

油糞喫

蜀賓斬師子尊者

船子下楊州浮萍逐水流一聲河滿子千古

動悲愁

大瀉牧庵忠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秤鎚落井只有秤衡兩兩相憶分物不平方
始取出秤鎚忽又失却秤衡始去隣家借覓
街上不曾釘星休休重者從他重輕者從他
輕

新婦騎驢

柳憚江頭賞白蘋小風吹處曉煙輕漁翁坐

釣秋亭月翻憶茗溪說性情

非心非佛

二月春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游銀床踞

坐傾盃樂三箇孩童打馬毬

烏巨雲堂行禪師五首

達磨見武帝

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洲罪莫逃武帝當

頭輕一抄果然提起活人刀

風幡

不是風幡動天生李老君出胎頭上髮寸寸

白如銀

陳操尚書驗衲僧

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折

古巖前

二祖安心

金不博金水不洗水二祖腦後露腮達磨當

門無齒

夫妻相打到官官問你有誰證見各云

有親兒證見兒到官欲證父不得證母
不得

生死自憐同室穴因何中路隔關山一朝忽
得親兒證趕路方知蓋覆難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七

自七

二十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八

頌古下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 僧正 吳綱

大瀉佛性泰禪師十二首

徑山大慧普覺果禪師十首

道場王掌辯禪師十六首

魚八

萬年雪巢一禪師二首

上封佛心才禪師二首

崇覺空禪師一首

南巖勝禪師七首

梁山遠禪師三首

道場普明琳禪師二首

靈隱佛海遠禪師七首

本寂靈光觀禪師三首

東禪蒙庵岳禪師四首

萬年閑禪師二首

靈巖安禪師四首

天童應庵華禪師三首

鴈山枯木元禪師二首

東林正庵顏禪師八首

雪竇聞庵宗禪師三首

善權智禪師五首

狼山蘿庵溫禪師五首

國清簡堂機禪師四首

焦山或庵體禪師七首

玉泉窮谷璉禪師三首

文殊能禪師二首

開善密庵謙禪師七首

西禪此庵淨禪師一首

長蘆且庵仁禪師一首

淨慈水庵一禪師二首

德山洵禪師二首

薦福退庵休禪師四首

劍門分禪庵主五首

資壽尼無著道人二首

侍郎楊無為居士七首

丞相張無盡居士五首

大瀉佛性泰禪師十二首

淨果與演化至報慈化問如何是真如

佛性曰誰無云云

朝三暮四一何少暮四朝三何太多少未

能知數量有無從此見般訛不般訛噫嚅

噫刺薩婆訶

魚八

楊歧三脚驢

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華襯足生堪笑草

中尋覓者不知芳樹轉新鶯

靈雲悟道玄沙未徹二

無星秤子兩頭平拈起應須見得明若向箇

中爭分兩知渠錯認定盤星

十分風來露堂堂玉葉瓊華未比量剛被傍

人論好醜因茲難嫁與潘郎

龍牙問翠微臨濟祖師西來意

子卿不下單于拜始末常遵漢帝儀雪後乃

知松栢操事難方見丈夫兒

蜀賓斬師子尊者

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有往有來可知禮也

侍者報大王來

應用從來不覆藏當機何得昧真常只知報

道王來也不覺渾身在帝鄉

野狐

不落因果何曾墮不昧因果何曾脫當堂鏡

破兩頭忘掃影滅蹤無摸索無摸索何倚托

秋風吹梧桐樹葉鳴嚙嚙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商嶺東西路不分兩間茅屋一溪雲師年耳

聵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魚八

有句無句

三

樹倒藤枯意若何瀉山開口笑呵呵可憐三

尺龍泉劒喚作陶家壁上梭

外道問佛

有無不問語先墮明鏡當臺雙照破迷雲散

盡曉天空杲日團團紅似火

倒刺竿

多子塔前衣付後更傳何物示於人驪珠迸
出刺竿倒直得寒光徹四隣

徑山大慧普覺果禪師十首

二相安心

覓心無處更何安嚼碎通紅鐵一團縱使眼

開張意氣爭如不受老胡瞞

黃檗噀酒糟

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
裏老婆禪今日爲君都說了

不許夜行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

賣華人

勸婆

天下禪和說勸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
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卧

德山托鉢

一過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

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

風頭稍硬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雞鳴可憐自
屎不覺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蜀賓斬師子尊者

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一刀成兩段頭臂離

虧劒刃鋒何似秦時轆轤鑽

一口吸西江

一口吸盡西江水甲乙丙丁庚戌已咄咄咄

囉囉哩

維摩經其施汝者不名福田

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華湏連夜發莫待

曉風吹

產難

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女

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

道場正堂辯禪師十六首

達磨見武帝

黃金鑿白玉椎鑿開混沌竅透出玄元機

達磨分皮髓

杜舞村歌笑殺人騎牛挑鴨走成羣三盃酒

罷歸家去留得猪頭礙塞人

女子出定

要得他家活計強竿頭湏解倒拈槍這邊打

鼓那邊拍引得瞿曇笑一場

圓覺於一切時

張果老踏破葫蘆呂洞賓失却寶劍兩箇撒
手相逢囊篋更無一線何仙姑鐵笛橫吹解

道長江靜如練

亮座主參見馬祖

弓弦難結駕鸞紐御道那栽栗棘蓮堪笑香
嚴饒舌老今年猶勝去年窮

野狐

不向東山久蓄薇幾度華白雲他自散明月

落誰家

先師無此語

魚八

行主無人能賽姐姐更是好手騰身百尺竿

頭打箇背翻筋斗

因我得禮你

老鼠敲生鐵十分滋味別貓兒左右看嚙嚙

也不徹

栢樹

百寶光攢無見頂是大神呪最靈奇揭諦波

羅僧揭諦石人半夜失烏雞

十智同真

畫得真如活華間試展開黃鶯偷眼覩不敢

下枝來

黃龍三問

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顯

現至今百拙千醜

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璃盞

子不要當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大彌天不是牽犁拽

耙便湏鼎鑊油煎

小夢化為蝴蝶
春水滿幽澗江風吹斷雲年年那時節憶著
別離人

蚯蚓化為百合

住山身已老世事任乖張年來無侍者客到
自燒香

兩女合為一媳婦

兩女合為一媳婦古寺基前憶子堅髮髻上
有陀羅尼多少行人盡驚怖

萬年雪巢一禪師二首

外道問佛

世尊隻眼通三界外道雙眸貫五天華意正

濃桃臉笑春光不在柳梢邊

晦堂拳頭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繞出洞遮却
面前山

上封佛心才禪師二首

風幡

魚八

指出風幡俱不是直言心動亦還非夜來一
片曹溪月却照儂家舊翠微

大禪佛參仰山後到霍山

子陵灘水急如弦摸得黃魚縮項編提向市
中頗索價他家不著半分錢

崇覺空禪師一首

栢樹

打人罵人易勸人休却難不識饒人處急水
下高灘

南巖勝禪師七首

馬祖踏水潦

無量妙義皆周匝旋乾轉坤為一合當陽橫

按笑中刀猶欠頂門上一路

興化打克賓

漢祖拜將務決勝非韓誰敢當茲任赤幡高
豎化城降星在盤方不在秤

廬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

脚踏清波分華嶽手擎紅日轉重雲徒勞謾

費干戈力究竟還歸有道君

保壽作街坊見相打有省

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袖僧門
下無干涉徒用精金換得鎗

金剛經為人輕賤故先世罪業

藤蘿荆棘離離草枯樹無根還不倒敗葉知

他疊幾重不消一陣秋風掃

侍者報大王來

許由臨岸洗耳巢父不飲牛水侍者親入帝
鄉趙州只在草裏

狗子無佛性

乙巳大人丘叢林為寇讎利刃如劍戟生殺

有來由

梁山廓庵遠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定從何處起文殊往梵天問明
輕彈指乘流即行遇坎即止君不見虛築防

胡萬里城不知禍起蕭牆裏

善化有膏

不是風方不是顛長街短巷走如煙院裏有
膏常記得時時挂在口皮邊

有句無句

呵呵大笑不尋常笑得眉間也放光不是明
招重注脚叢林泊合錯商量

道場普明琳禪師二首

北斗藏身

五鳳樓前問洛陽金鞭遙指御街長春風是
處華爭發游子年年憶故鄉

晦堂拳頭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
解上門來他家自有通霄路

靈隱佛海遠禪師七首

勸婆

繞拈折箭斷弦弓隨手雙鵬落碧空打鼓看
來君不見萬年松在祝融峯

臨濟囑三聖

濃雲凝墨忽遮山
碎雨跳珠亂入船
卷地風來忽吹散
望湖樓下水如天

風幡

不是風幡動亦非人者心
自從胡亂後泥脂到如今

栢樹

靜鞭聲裏駕頭來
緊捩雙拳打不開
打得開雲壓香塵何處是
靜鞭聲裏駕頭來

楚王城畔

楚王城畔水東流
獨脚山魃趨氣毬
貪看六么華十八斷頭
船子下楊州

普眼不見普賢

飄飄一鴈落寒空
步步追空覓鴈蹤
踏破草鞋跟子斷
巍然獨坐大雄峯

慈明水盆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去水東流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華滿地愁

本寂靈光觀禪師三首

陳山造壽塔

冬瓜蘸雪未爲淡
匠者三丈淡最幽
淡最幽天共白雲曉
水和明月流

勸婆

趙州勘破老婆時
恰似青春三月裏
陌上游人爭看華鷓鴣
啼處誰相委

僧問黃龍南禪師
不去不來時如何
曰華嚴三峯頭
倒卓云却去却來時如何

曰風吹柳絮毛毬親

冰雪肌膚西舍女
梳粧巧巧盡雙眉
傍人筆力強傳寫
戶外如何見得伊

鼓山蒙庵岳禪師四首

勸婆

本是山中人愛說
山中話五月賣松風
人間恐無價

七賢女游屍陀林三

無根樹子一株山
翁不費誅鋤鉋碎
千年桃核不須緣木求魚

無陰陽地一片明
明賣貴賤死屍無處活
埋露出三頭兩面

不響山谷一所透
出千門萬戶清曉一
聲杜鵑勸人不如歸去

萬年閑禪師二首

世尊拈華

雪壓怪松露風高
野渡橫將謂衆生苦
更有苦衆生

乾峯示衆舉一不得舉二

相見不須嘆君窮
我亦貧謂言侵早起
更有夜行人

靈巖安禪師四首

文殊白槌

法王法令沒周遮
一片虛凝絕照瑕
槌下不開諸聖眼
幾多騃騃因鹽車

野狐

百丈堂前辨野狐
紫羅帳裏撒真珠
誰家別館池塘裏
一對鴛鴦水上浮

國師三喚侍者

一段風光畫不成
洞房深處暢予情
頻呼小玉元無事
只要檀郎認得聲

三平見石筆

解勞當習箭因何
只半人爲從途路曉
所以不全身

天童應庵華禪師三首

女子出定

出得出不得滿面
是埃塵愁人莫向愁
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風幡

大海波濤湧千江
水逆流龍王宮殿裏
不見一人游

香巖上樹

故園春色在枝頭
惱亂春風卒未休
無事晚來江上望
三三兩兩釣魚舟

薦山枯木元禪師二首

香巖貧

無地無錐未是貧知無尚有守無身儂家近
日貧來甚不見當初貧底人

竹篋

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白雲
千萬里

東林寺庵顏禪師八首

祖師曰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

牛頭菩薩面馬面夜叉頭不作五逆罪快樂
百無憂

勸婆

四海同一家萬口同一舌趙州勸婆子有理
向誰說

首山竹篋

罵他還自罵嗔他還自嗔戒之慎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

雲門露

椎鐺搥鼓轉船頭席卷波翻喊激流洗脚上
船乘快便順風相送下揚州

魚八

十一

芭蕉拄杖

相罵饒汝接嘴相唾饒汝潑水等閑摸著地
頭拍手囉囉哩哩

楞嚴妙性圓明離諸名相

一錢為本萬錢利富不足而貧有餘換骨毒
胎此子樂輸他潘閣倒騎驢

南泉油糞

騎虎穿市過把火去偷猪主人開眼睡五舍
叫失驢

臘月火燒山

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實八
布衫穿大可憐把手入黃泉

雪竇閑庵宗禪師三首

度侍者

石人不怕師子吼須彌頂上翻筋斗滄溟竭
盡正三更生鐵崑崙崙雲外走

香嚴擊竹

粥飯隨時養病軀本無迷悟可關渠無端繫
著庵前竹直至如今在半途

二祖得髓

弟昆各自逞功能獨有家兄徹骨貧三拜起
來無一語鼻孔疊疊蓋上唇

善權智禪師五首

五王子

誕生

貴胤生時輪擬空玳瑁玉珮庭東宮月堂轉
側朝君父直扣堯堦却借功

朝生

學問詩書德行全金門投策紫微班台星不
自離策釣郡得寶晉奉聖顏

末生

貧來今日極清虛悲喜寥寥一物無便欲昇
為九色鳳依稀雲樹月巢孤

化生

帝命傳來下九天禁城中外化親宣回途復
妙持金印正令曾無一字傳

內生

鳳勢龍驤大丈夫天然尊貴六宮殊皆封寶
殿無人侍造次九聘識得無

狼山蘿庵溫禪師五首

五位

正中偏玉兔金烏落二邊丫角童兒騎黑象
三更穿過御樓前

偏中正過房之子初受命金剛脚下崑崙奴
腰間也佩昆盧印

正中來無著當年訪善財瑠璃盤裏藏明月
異草山華處處開

兼中至不歷僧祇超十地雖然路著舊家鄉
更須知有深深意

兼中到天寒大雪長安道五陵才子錦袍新
馬蹄亂踏瓊瑤草

國清簡堂機禪師四首

魯祖面壁

紫落崗頭一望長幾莖喬木倚斜陽曾經已

峽猿啼處鐵打心肝寸斷腸

楞嚴吾不見時

隔林髣髴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及至入門親見了元來只是小兒戲

斬貓

青蛇提起氣腥臊幾箇男兒有痛毛直下血

魚八

流猶未覺舉頭還見鐵山高

十三

夾山境話

東西南北無門戶大地山河不覆藏今夜碧

天雲脚盡一鈎月挂幾人腸

焦山或庵體禪師七首

金剛經三心

三清道士無仙骨八教關梨毀梵書黑漆崑崙舞華鼓天親無著暗嗟吁

婆子燒庵

不見人班見虎班算來莫類見人班虎班見後通回避唯有人班近最難

南泉油簍

渾身無處著驛路倒騎驢覽盡瀟湘景和船入盡圖

南泉三世諸佛不知有

越鳥巢南枝胡馬嘶北風狸奴并白牯寸步不曾通千山都坐斷萬派盡朝東天王總合掌那吒撲帝鍾

倩女離魂

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維摩觀身實相觀佛亦然

眠空四海志縱橫鼻孔遼天信脚行拏得電光爲火把却來日午打三更

三十六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

同號阿彌陀佛

竹溪煙絕雨繞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

英春寂寂青旗吹動柳華風

王東窮谷璉禪師三首

德山見龍潭

南來本欲破邪說紙燈滅處難分雪路著秤鎚硬似鐵錯認烏龜喚作鼈

新婦騎驢

新婦騎驢阿家牽草裏尋常萬萬千誰在後方誰在先不須特地苦加鞭

麻三斤

魚八

驢尾猪頭牛脚跡三斤麻子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尺從來雨下塔頭濕

文殊能禪師二首

臘月大燒山

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中自挂梢

麻三斤

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泄天機失錢遭罪

開善宏庵謙禪師七首

大崛產難

賢聖劫來未曾殺而今斷這一刀休果然葛

恒胃中落笑殺靈山老比丘

女子出定

四箇沒意智漢做處總無畔岸一狀領過塔

前與伊據款結案

百丈卷席

浩浩長江際碧空片帆高挂便乘風快哉不

費纖毫力萬里家鄉咫尺通

即心即佛

誰家飯挂空梁指與小兒令看解開即是灰囊當下命根便斷

非心非佛

賣盡田園徹骨貧不知何處可容身樓頭浪蕩無拘檢鐵笛橫吹過洞庭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魚八

華嶽三峯翠挿天上頭無路可躋攀不知誰

有神仙手折取峯頭十丈蓮

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太平時節歲豐盈旅不貴糧戶不局官路無

人夜無月唱歌歸去恰三更

西禪此庵靜禪師一首

竹筴

千山鳥影滅萬里人跡絕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長蘆且庵仁禪師一首

靈雲桃華玄沙未徹多方竊得破衣裳壁倒籬圯沒處藏更有一

般無賴漢不曾同伴要分贓

淨慈水庵一禪師二首

話墮

二八佳人美態嬌繡衣輕整暗香飄偷身華圓徐徐立引得黃鶯下柳條

慈明水盆

家山指出路非遙萬仞差義擁碧霄一片白

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德山消禪師二首

狗子無佛性

狗子佛性無門上釘桃符邪魔并百怪一見便消除

三聖逢人即出

乍雨乍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月明如晝此境此時誰欲分

薦福退庵休禪師四首

興化勘同參

恰如劊子氣雄豪便向咽喉下一刀五臟肝

心皆若出方知王法不相饒

一口吸盡西江水

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咤可知禮也

廣額屠兒放下屠刀

放下屠刀處棒打不回頭雲自帶卿去水歸江漢流

江漢流

魚八

狗子無佛性

趙州門前毒蛇當路路著敲你退步退步

劍門分禪庵主六首

勸婆

臺山一路絕纖埃無限英靈被活埋拈掌高歌天地闊趙州親到勸婆來

臨濟四喝

是非穿鑿不相干四喝諸方莫錯看六道四生平等法牧童吹笛過前山

興化勘同參

長松不改四時青縱奪當機幾箇明陣敗不禁若帚掃眼中瞳子面前人

女子出定

鷓鴣午夜破雲飛寶印無私熱解提若道罔明能出定是人拔舌入阿鼻

風幡

非風幡動唯心動踏雪貧兒徹骨寒在聖在凡誰改變蜩螗嚼碎鐵圍山

資壽尼無著道人二首

產難

不遲一步不疾一刻明眼衲僧如何會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狗子無佛性

鐵壁銀山一箭穿過潦倒趙州口能招禍

魚八

侍郎楊無為居士七首

卷席

野鴨飛鼻頭裂卷席更來呈醜拙直饒獨坐大雄峯也是天邊第二月

擔板漢

睦州喚隨卦斷回不回擔板漢

如驢觀井

驢觀井井觀驢五臺何處不文殊黃面老人任多口未知道得八成無

僧問古德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

曰東村王老夜燒錢

三乘教外別流傳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

僧參不到東村王老夜燒錢

我喚作火汝即不可已道了也喚作甚麼

藥山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

總不得大無端野老焉知天地寬直饒數到八九十家山猶隔一重關

四祖問牛頭汝在此作甚麼曰觀心
觀者何人心是何物无解冰消不勞拈出
丞相張無盡居士五

廬陵米價

一派青源出少林信衣到此只傳心尋常示
眾無人會盡向廬陵米價尋

靈照雪中賣笊籬回至一廟前云云

子可饑寒死路邊不勞土地強哀憐滿船家
計沈湘水豈藉芒繩十百錢

堯率三關其一曰撥草參玄只圖見性
即今上人性在麼處

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

參問曾習情知孝子諱爺名

其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欲落
時作麼生脫

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華冠色正萎好箇轉
身時節子莫教闍老等閑知

其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一分
十八末

時向甚麼處去

鼓合東州李夫妻西風曠野淡霑衣碧蘆紅
蓼江南岸却作張三生釣磯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八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九

魚九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 王受

偈贊

翠巖真禪師三首

法昌遇禪師九首

金山遠觀禪師一首

黃龍普覺南禪師二首

雲峰悅禪師六首

開先通禪師一首

芙蓉楷禪師五首

白雲端禪師四首

保寧勇禪師十首

五祖演禪師三首

淨因枯木成禪師一首

黃龍死心新禪師四首

慧林慈受深禪師一首

泐潭湛堂準禪師五首

長蘆祖照和禪師一首

泐潭闍提照禪師一首

龍門佛眼遠禪師十一首

龍牙言禪師一首

勝因戲魚靜禪師二十二首

虎丘隆禪師二首

薦福常庵崇禪師一首

寶華佛慈鑑禪師五首

淨慈月堂昌禪師二首

廣福尚禪師二首

長蘆真歇了禪師三首

靈峯古禪師一首

黃龍草堂清禪師一首

善權智禪師四首

德山佛性泰禪師五首

徑山大慧普覺杲禪師十一首

烏巨雪堂行禪師三首

護國北庵元禪師二首

道場正堂辯禪師五首

欽山方禪師四首

靈隱佛海遠禪師五首

虎丘雪庭淨禪師四首

天童應庵華禪師四首

博山本禪師二首

東林北庵顏禪師七首

國清簡堂機禪師二首

焦山或庵體禪師六首

玉泉窮谷璉禪師一首

公安遜庵珠禪師二首

劔門分禪庵主七首

酒仙和尚十首

太史黃山谷道人八首

翠巖真禪師三首

占古慶懷

南北無知已東西信有緣祖師言不識真宰

理方宣性海寬長滿心華靜後圓定山三徑

草誰爲掃寒煙

偶作

白雲漫世界清露滴成秦滄海幾回變衲僧

把要津

因事

三歲孩兒百歲翁我休老少相逢陌路各西東

謝交謝交瑠璃殿上蒼苔色絕人明月堂前匝地風

我門

法昌遇禪師九首

看經

半滿歲芳一絡索子細看來特地錯東村王

老打張三兩箇善神齊發惡休發惡寒猿昨

夜繞窓啼白鳥今朝土虛閣

寄昭師兄

溪月同觀影異圓嶺雲重鎖故山關鳥雞帶

月啼天曉狗銜華吠斗寒徑直所開籬却

易迂回顧鑒入應難龍川露滴層峰外紅日

圓暉北上

不勸自破

打破虛空不用鎚門頭何假更安錘從他勝
有張身計不勘還須失利歸

三句

第一句無邊大火聚擬議早身灰誰敢當頭覷
第二句龍蟠并虎踞更問毘耶離已落他路布
第三句脫却孃生袴直下便承當鐵山橫在路

三訣

第一訣袖裏三斤鐵忽遇病維摩拈起薦頭楔
第二訣六月漫天雪無處避炎蒸渾身冷如鐵
第三訣八字無兩人胡僧笑點頭眼中重著眉

金山遠觀頤禪師一首

答問曹洞宗旨

洞下門庭理事全白雲巖下莫安眠縱饒枯
木生華去送出荒郊不直錢

黃龍普覺南禪師二首

答張職方

夢幻年光過耳順茆庵草座頗相宜日高一
鉢和羅飯禪道是非都不知

不知猶作不知解解在功成百鳥奔欲絕衝
華箇中意江心明月嶺頭雲

雲峰悅禪師六首

示學者

赫日光中誰不了底事堂堂入荒草擔簦負
箕苦勞神從門入者非家實演宗乘提祖教

千年枯骨何堪敵南北東西歸去來拈得鼻
孔失却口

和泥合水五

予有一道千聖不到北走南奔相頭買帽是
何之道雲橫碧嶠
予有一辯風生嶽面舉目千差知君不薦是

何之辯僧堂佛殿

予有一說善知時節若人會得眼裏添眉是

何之說春寒秋熱

予有一劍寒光若練虎嘯風生飛霞走電是

何之劍灰頭土面

予有一機聖凡豈知拈却鼻孔舉起須彌是

何之機淵明皺眉

開先暹禪師一首

寄蓮華峰祥庵主

蓮華峰色撐寥沈中有高人眠歲月勞勞塵
慮不經心凜凜寒姿天欲雪腰間佩文殊逼
佛劍手中握龍猛金膏筆又不肯掃蕩妖氛

又不肯點化頑石殷勤問師住山得幾秋報
我百年只是三萬六千日

芙蓉楷禪師五首

妙唱非干舌

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勞禪子善財參空生也
解通消息華雨巖前鳥不銜

死蛇驚出草

日炙風吹草亂埋觸他毒氣又還乖暗地忽
然開口長安依舊絕人來

解籤枯骨吟

死中得活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是長半夜髑
髏吟一曲冰河紅綻却清涼

鐵鋸舞三臺

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
舊來長

古今無風

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
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

白雲端禪師四首

應真不借

情塵我自出安用世人知月好還邀客華開
亦詠時訓徒朝有則鍊句夜忘疲頗似區區
者剛然不識伊

涉流轉物

物理詎可忽逢時各解鳴亂蛙迎雨急孤枕
帶霜清歷歷何先後寥寥異性情泊羅嫌醉
者病在不明

偶作

無華可獻見牛頭霜靄數百秋今日龍
門庵裏老休前獨坐冷颼颼

贊茶陵郁禪師

水月以喻兮古來已多我今不然乃所陳伊
何百尺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路沒山河因不
游方乃何游之有玄沙保壽乃師與其偶鴈
峯之東兮沅川之口三十三秋乃大師子吼
舒方卷乃已而矣依前空瀉沅川水九江相

去幾千里父有重牙子無齒護勞提耳一爐
香微煙旋逐松風起

保寧勇禪師十首

寄端和尚二

雲外青山萬萬重有誰千里暗相通明時歟
弄乾坤者盡握靈蛇在手中

無限栗蓬吞已了百千圈子透難窮有時共
入洪波裏盡日漫天是黑風

上雲蓋顯和尚二

拈將柳栗路縱橫大地清風颭颭生北斗柄
斜輕撥轉大唐人眼直須一
憶昔相將決死生死難決蓋生育也知不

兼九

六

負歸根處到了還從舊路行

答舒城范秀才

舉手抹太虛光明能燦爛赤脚上刀梯緩緩
緩緩

山居五

石女呵呵笑東君信已通羽毛事叫噪花木

競青紅樵唱深雲裏農耕驟雨中祖師門下
客特地問家風

山家冬景致何處不光輝大地冰凌合漫天
雨雪飛松間戴笠去林下拾薪歸盛焚爐中
火通宵即當衣

隨分度朝晡客來何所須點茶收却釜行飯

展開孟暑熱同搖扇天寒對擁爐等閑相借
問還識老僧無

林下無餘事高眠足曠懷吾將獨裏粥抽出

竈中柴生火慵移榻人來揖上階門前千萬

仞誰肯度懸崖

卓錫孤峯頂門前滑似苔豐干騎虎去拾得

趁牛來倏忽風雲合遠近境象開相逢語何

事搖手任人猜

五祖演禪師三首

山居

床是柴棚席是茅枕頭葛屨半中凹霜天索

翼人投宿睡到天明手脚交

兼九

七

送分衛者

巖縫迸開雲片片半籠幽石半從龍為霖普
潤焦枯後却入煙蘿第一重

聞角

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山頭漸杳冥一種是
般無限意有堪聽與不堪聽

淨因枯木成禪師一首

示小師思悟

維摩不默不良父打破玄關沒塞曰堪嗟
箇杜波斯問著癡癡不開口

黃龍死心新禪師四首

死心室

死心心死死死全死得全死一室深密把駕
驚閑繡出從教人競覓金針

和方侍者頌曹山雪中因緣

滿山風雪色凝然鳥道玄玄沒二邊鳳翅歛
時全叶正龍珠耀處却還偏通途辯的誰云
妙雙鑲金針理未玄若謂孤峯曾不墮依前

流落未生前

與方侍者

念念向本家本家即心也念念行吾道吾道
即性也吾心性無二佛祖更無也

贊六祖

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

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盂

慧林慈受深禪師一首

偶述

萬事無如退步眠松床紙帳暖如毯夢中說
話無華草况是山僧不會禪
泐潭湛堂準禪師五首

送雲侍者

鳥窠吹布毛老婆爲侍者今古道難同寶峯
不然也二月三月時和風滿天下是處百華
開遠近山如畫歧路春禽喧高巖春水瀉頭
頭三昧門虛明周大野好箇真消息書送汝
歸舍衲僧未後句虛是何言歟

送利監收

開眼合眼道契窠中東行西行禪非物外大
仰插鉢叉手靴裏動指頭南泉把鉢刈茅誰
人知此意今也道不及古僧僧解數滿肚但
弄雪月風華失却昔年活路不能返照回光
法界毘盧全露呵呵可笑倒利頭陀風前月
下囉哩囉深夜處分諸火客你看是甚麼火
色

自贊三

我若自贊雲居羅漢我若自毀無主餓鬼贊
之不欣毀之不嗔毀譽不動東魯西秦
爾圖我真又求我贊我真我贊兩重公案家

醜不外揚已德不自談寄之以數六九五十
三

我已是在爾更妄寫妄我妄寫兩生虛假欲
傳吾真須泯見聞般色不礙相似十分

長蘆祖照和禪師一首

題永明智覺壽禪師頂相

慧日峯高秋色冷錢唐江靜月華明寒光一
燦周沙界筆下看來未十成

泐潭關提照禪師一首

自贊

自小來打硬佛祖不奈何放蕩狂住院殃害
殺禪和道行關提道歌唱關提歌歡喜入地

獄誰管你閻羅

龍門佛眼遠禪師十一首

標指五

了妄元真

問汝貪嗔癡家住在何處我今要與汝各各
分頭去好好細思量免被他官府大者名爲

貪養得二舍弟三郎都一處日夜共活計令
汝家戶大使汝善調制子今苦厭我我與子

發誓一要子自知二要子依例三要當處生
四要歡喜偈與汝善和同一無凡穢一覺一

切了何須去煩翳我是諸佛母十方及三世
同居善說

同居善說

世人不識我求我以形容形容不相似徒觀
紙上龍若要識得我問取主人翁主人好家

業物物要安藏六兄誇藝術三母足溫良南
廳善書算北庫多財糧住來但覺欠懶去問

張王君若一識得與汝同屋梁

美客可觀

一別海山中十年春草綠相思在方寸願空
故如玉音書杳不來桃李繁且熟唯有意中
人使我眉頭蹙

妙容非觀

通身無影象脫體露堂堂不話非教色何曾
有短長河沙恒徧現故號法中王優曇華正

開巖著不聞香

延促自爾

春日春山裏萬事盡皆春春光照春水春氣
結春雲春客春情動春詩春更新唯有識春
人萬劫元一春

祖師地種華及總頌四

地

性地本無生因生說有地流轉古至今非愚
亦非智

種

從昔未曾迷於今何所悟只緣種性深更亦
無別路

花

有種有心地因緣華自開要知成果處却笑
祖師來

總

五葉華開後山長水更深亂雲橫谷口游子
謾追尋

示衆二

求心心未諦等人人不來巖華曉來雨寂寞
爲誰開

五色燈光皆所成但除其青莫除塵若言本
眼何曾嘗乃是臨河渴死人

龍牙言禪師一首

張提舉到山有作

清世朝賢難會面巖堂語道霜風扇借問何
時出帝鄉笑云西蜀烏頭賤阿呵阿誰人薦
裴相當年典豫章不惜眉毛又相見嘆

勝因戲魚靜禪師二十二首

擬寒山自述十

多見擬寒山不然擬拾得冲天各有志擬彼
復何益若山山色翠臨水水聲長風華與雪
月時處自歌揚
頗憶未忝禪教中聽十年晝夜數他實何曾
得半錢發志出行脚遍求無病藥及至休歇
時依舊沒鞋著

九

十二

行時唯信脚到處便爲家午飯隨麤細三水
亂掩遮空名耳裏水微利眼中砂一覺黃昏
睡金烏出海涯
自述自高吟自高非倨傲高懷肯隨動幽鳥
徒輕噪無水定無源有煙必有竈天堂并地
獄自作還自報

近見一般人堂堂似佛祖入室求知識爲明
生死事關汝莫是賊當時面如土語言勿生
嘆只箇是生死

衆禪脫生死輒莫被魔使八風一任吹六塵
終不汚非語亂如麻截斷衆流句仰面看青
天立地超佛祖

五更一盂粥辰時一頓飯晝夜兩覺眠一日
事俱辦毀我還自毀贊我還自贊是非與榮
辱紅爐赤金丹

良田著力耕自利復利故莫栽荆棘樹子孫
沒出路仁者愛安仁狡倭生嫉妬勸汝早回
頭離覆面前觀

莫笑我自述麤言無義理豈爲騁文辭因筆
寫其志百年呼吸間何用苦較計勸汝莫凝
毒無常忽忽至

一曲樂昇平非開羅哩梭山河俱屬宋雲水
且饒僧時擊松風磬長然澗月燈願王似南
嶽萬世碧層層

十二時

半夜子心境俱忘正莽鹵撚轉天開萬象移
泥牛入海誰親覩
雞鳴丑一鼓相報無前後驚覺騰騰夢裏身
釋迦老子交橫走
平旦寅翠竹黃華拂眼明靈禽異獸爭嘲哄

總解回頭轉眼睛

日出卯紫雲紅霞騰海島排排無限利名人

出門忘却水中寶

食時辰掌鉢徒勞入市巡若將心受檀那飯

也似無功食椽人

甕中已選甚嬌坊并酒肆回頭便是出塵人

翻笑曼珠擣慶喜

日南午卓然獨耀無今古糞埽堆頭玉馬嘶

瑠璃殿上金剛舞

日昃未萬樹千峯影斜墜兔角龜毛遶市尋

貴賣還思買時貴

晡時申一日三分過二分直饒省得來時路

到家急急也黃昏

日入酉殘霞返照門前柳無般一曲牧童歸

背跨牛兒師子吼

黃昏戌角韻鐘聲遐邇一要會聞復翳根除

補陀巖上尋彌勒

人定亥念念無常剎那快回光省取不遷心

坐照十虛誰對待

虎丘隆禪師二首

送化士分衛

大地撮來粟米粒一毫頭上現乾坤若家不

離途中事常在途中不出門

贊達磨

盡國人難挽西携隻履歸只因熊耳月千古
冷光輝

薦福常庵崇禪師一首

讀莊子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
人生悉如此誰悟此中玄白日無私照青山
任意眠松風來不斷泉石自相便路出千峯

上雲歸竹徑邊

寶華佛慈鑑禪師五首

五派

臨濟

銅頭鐵嘴百家寬一喝雙分照用全三尺吹
毛定寰宇臨行拋向暗驢邊

雲門

三句都將一串穿等閑挂向御樓前幾多行
客眼定動東海鯉魚飛上天

曹洞

紫庭黃閣帶春溫寢殿何人侍至尊長愛百
司分職處玉鞭敲鐙出金門

瀉仰

一箇徹開千萬箇歎其解說無生話草堂睡
起甯盧都寂子要須原夢破

法眼

溪元野色浸樓臺一箇遙聞奏落梅風送斷
雲歸嶺去月和流水過橋來

淨慈月堂昌禪師二首

送僧

掃盡諸方路布禪到頭窠曰落誰邊臺盤角
畔重拈起萬里神光頂後全

自贊

丹青寫出剎却一箇實八布衫著著便破土

面灰頭那畔行水墨觀音解推磨

廣福尚禪師二首

離黃龍有作

大袖長拖出祖關蛟龍戰罷海濤閑寄言白
首參玄者休把虛空側點斑

次韻答張無垢居士

從來高價莫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
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

長蘆真歇了禪師二首

示衆

意句難分別風騷路外求提刀空四顧駐步
失全牛落眼情塵脫歸根景象幽萬緣俱不

魚元

到佛祖莫耽酬路斷無依著十五艇載月歸力

窮忘一色以盡喪全機密混凝流處融通向

背時古帆風靜夜任運應高低不犯清波句

澄江浸一釣掉頭風色靜蓬底夜明秋鴈影

沉寒水蘆華隱白牛須知耕釣外穩密類難

收

靈峯古禪師一首

題佛鑑禪師語錄後

流水高山不在絃等閑成曲又成篇列珊瑚
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揮落禪關無少
滯增添衲子幾重寬擬於紙上明端的爭似
當機自造玄

黃龍草堂清禪師一首

讀法界觀

多中即一一中多浪裏全提水是波波水滅
時多一盡日輪當午見星河

善權智禪師四首

識自宗

紫微宸幄綠苔封寂寂無人寢殿重玉漏夜
傳尊貴語六宮不許扣金鍾

和宏智頌仰山語

機絲不立顯真空斷滅應無箇事同○沒底

月舡乘夜泛無鐺鑊子兩頭通○

回眸照處猶春雨撒手何時正曉風○白髮

魚元

重兒騎雪馬轉身就父豈同功○十五

如今認得正當初○月下披雲上寶車○暮

去朝來誰辨的開門何處不逢渠○

德山佛性泰禪師五首

四時般若

日暖風和天地春野花芳草一番新靈山佳

致依然在誰是當年微笑人

萬木扶疎夏景長園林梅杏鬢紅香山前麥

熟還知否一一當機為舉揚

飄飄黃葉墜幽庭萬里無雲宇宙清颼颼涼

颼生戶外韶陽三句轉分明

林木蕭條復本根嚴霜凍雪鏢松門地爐煨

火通身暖寒暑到來休更論

贊達磨

泛舶來梁自普通一錘擊碎有為功誰云面

壁無言說爭奈當門齒露風

徑山大慧普覺果禪師十一首

學者請益竹篋五

雲門舉起竹篋開口知君語墮上方香積不

餐甘伏食人涕唾

雲門舉起竹篋禪和切忌針錐驚鳳不棲荆

棘鷓鴣偏守空池

雲門舉起竹篋通身帶水拖泥奉報參玄上

士撒手懸崖勿遲

雲門舉起竹篋擬議知君亂統直饒救得眼

睛當下失却鼻孔

雲門舉起竹篋露出心肝五臟可憐倚死禪

和猶自覓飛騰喪

示鼎需禪人

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

解却符趙州東壁挂葫蘆

寄福勝長老

真人十八界元空三十一人同姓呂分散游

山各占山三十一人又同處

贊普融和尚

示無作相擊塗毒教行無緣慈誅佛誅祖如

是見得普融妙喜未敢相許直下來也如龍

似虎一錘打破太虛空至今一缺無人補

李漢老參政寫師頂相求贊

這漢沒量罪過不合引惹措大被渠笑裏藏

刀殺却吾祖達磨不知有底冤讎一向與災

作禍果上座諾惺惺著莫教話墮

唐道人請贊

這尊慈無摸索忽地喜忽地惡喜也和氣如

春百華開萬惡也雷電風雲一時俱作似恁

麼做處若非阿脩羅王即是金仙大覺唐道

人緊收却逢人不用展開卷來送在壁角

祖傳禪人求贊

蕭苴全似川僧蕭灑渾如浙客偏向情未生

時拈出報慈一隔尊性不定莫可窺測見小

時嫌螭螟眼太寬見大時謂太虛空忒窄似

這般底阿師如何受人天供養好與劈腮一搥

烏巨雪堂行禪師三首

贈禪者

句下出諸礙翻身古劍寒欲明如上事須是

觸腰軋

削東坡宿東林偈

溪聲廣長古山色清淨身八萬四千偈明明

舉似人

贊佛眼和尚

因我得禮你玄沙出塞曰龍門與薦福總落

然燈後吐

護國此庵元禪師二首

峇虎丘隆禪師

佛祖權衡真妙絕一句通明萬機徹縱橫端

似走盤珠念念圓融大休歇要須滴滴爛如

膿莫學南方半生滅掀然四海浪翻空撼動

須彌石崖裂電光影裏分縹素烈燄堆中掬

飛雪玲瓏八面生清風皎潔一輪霜夜月無

位真人乾屎橛紫真珠帳羅紋結捏起吹毛

照膽寒擦撥石人驚吐舌全提半提風凜凜

奪食驅耕妙無竭棒如雨點般如雷一箇當

機便超越君不見臨濟宗風正令當如此赤

骨歷地成活業

送化士

言前薦得成多事句後承當亦未真截斷兩

頭開路布不知誰是透關人

道場正堂禪師五首

送街坊

真女不著嫌家服丈夫豈假分時財十五五
蓋從何有空奮雙拳趁得來

送及釋人

馬面夜叉繞猪首牛頭獄卒便拳拳洞賓唱
箇陶甄理脫殺烏龜飛上天

自贊三

土豹長老悟處敲諸滑頭勝似蓴菜軟頑何
啻繭膠曾彼三脚驢子踏得鼻孔成凹
瞎老婆半夜吹火張聾子日午聞歌盡得道
般毫相出生入死降魔有時鼓起龍門浪婆
竭龍王不奈何

潦倒住持不言規矩聚三百僧說無義語平
生要討便宜落水也求乾處

欽山方禪師四首

四威儀

山中行步步路無生手把過頭杖輕重不多
爭

山中住生死全無路地獄與天堂總是閑家
具

山中坐松竹大底大時時起清風自唱還自
和

山中眠祖佛垂齊肩神通并妙用盡在枕頭
邊

靈隱佛海遠禪師五首

示無住道人

瞎堂有箇不是掃盡衲僧已鼻驚回陝府鐵
牛吞却山河大地

寄白石峯體首座

白石峯頭衲子多鐵牛吸盡井中沈他竿布
袋重開口佛祖依前不奈何

寄道場無庵全和尚

雪頂崑崙著意猜十頭羅刹笑顏開鑊湯浴
處君先入潯眼橫時待我來

示道源大師

學佛以悟爲則虛詞不入公門君看羲之草
聖一點入石三分

自贊

大地一渾身虛空絕四隣不識栢樹子喚作
麻三斤好時十分瀟灑惡時一味蕭蕭等閑
牽犁上佛殿乘興鉢盂裏走馬平地撒屎撒
屎知他是真是假禪人描邈將來大虫頭上
火把

虎丘雪庭淨禪師四首

四牛圖

龍圖王以寧序

本無位次那容橫立階梯體絕名言豈許強
生節目玄關跳出何妨土面灰頭金鎖喝開

始解披毛戴角隨機攝化應物現形唯一堅
密身混入諸塵現古今作牧牛圖皆方便之
一端耳或黑或白或有或無然皆未能盡善
今雪庭道人獨以四牛皆一色白中間二位
悟則逆騎迷則順騎前後二位爲牛者表父
母未生及涅槃時也四皆白者表迷亦不失
悟亦不得生亦不來死亦不去露地坦然法
身明矣

一父母未生空劫那畔世界未成此性
已具坦然明白本體純真衆生因妄發
生聖人從悲起智 頌曰

混沌不分處三緣未合時神通難可測佛眼

莫能窺坦蕩全軀白安眠露地肥爲耽春色
好又被業風吹

二三緣既合六賊互興捨父逃亡迷已

逐物同門出入各不相知向外馳求自

生退屈故謂之迷 頌曰

改換毛衣了從茲不自由只知今日事忘却

舊時牛步步雖同轍昂昂不轉頭四山成隔

閭相逐沒時休

三回頭忽見親面相逢十二時中全承

渠力君臣道合父子相投自利利他續

佛慧命故謂之悟 頌曰

普爾家欄裏回頭識得伊不須常管帶取次

倒橫騎似客歸家日如見得毋時平田荒草裏吹唱哩囉哩

四始終一貫起滅同時終日生而不生

終日死而不死廓然絕跡湛爾清虛如

金博金似水歸水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不住玄關匪居正位披毛戴角向異類

中行此諸佛頓證法門非衆生見聞境

果 頌曰

脫下孃生袴還歸不動尊萬緣俱頓罷一路

涅槃門大海波瀾息青天絕點雲披毛同異

類無刹不分身

天童應庵華禪師四首

偶作

黃檗堂前行正令天童今日驗疎親老來柱

杖思分付未見當年喫棒人

贊臨濟

臨濟禿無眼目討便宜兮不知足高懸羊頭

賣狗肉秤頭斤兩惜如玉臂中更有一般毒

天下無人敢輕觸

贊此庵

十分畫得相似只有一處說佛祖檢點不

出從教平地干戈

禪人寫師頂相求贊

身心一如身外無餘不願成佛亦非凡夫甘

作上牢漆桶無心計較錫鉢萬古銀山鐵壁更沒者也之乎是則活埋老僧不是則打殺雲慧暗透兩重牢關烈燄不藏蚊蚋

博山本禪師二首

浴佛

今日當年佛降生當年今日不多事若言八

十還歸滅有眼分明特地盲

道僧通嗣書

射殺南山老大虫行人從此路頭通年來獵

犬渾無用卧對千峯與萬峯

東林正庵顏禪師七首

明道

心如墻壁眼如眉月餌煙蓑下釣磯湛湛寒

光凝一片波瀾不犯取魚歸

與洞照禪人

拔出趙州舌頭去却當門荆棘歸家倒卧橫

眠冷笑奔南走北

示衆二

無用頑皮作氣毬誰人超得上高樓如今潦

倒渾無力靦得行時即便休

磐陀石上共安居水遠山高一事無唯有多

情風頂月夜深移影到階除

贊達磨

五乳峰前九年冷坐孤風絕攀名不敢泥斷

臂嗣芳賤賣滯貨螟蠅有子負之螺贏即說呪曰類我類我

自贊二

來自三川應緣兩浙肩擔華木瓜重擔肚束

馬鞍箕三篋飯飯鐵釘羹煮木札要是圓悟

兒孫喪却楊岐家法好漢多疑點兒落節

即真非真是相非相龜毛拂子兔角拄杖自

歌自舞獨吹獨唱認得師姑是女兒誌公不

是閑和尚

國清簡堂機禪師二首

送僧造普同塔

珊珊玉骨本玲瓏挂角羶羊不見蹤特地作

亭圖甚麼爲憐松竹引清風

送育維那

克賓一字入公門有理難伸笑殺人隱靜不

行興化今他年誰道棒頭親

焦山或庵體禪師六首

白石庵偶作

白石居山人不住那伽定拄杖禿却枝鉢盂

倒安柄入草覓寬饒虛空懸葉鏡喝下劍光

寒放行摩竭令

忘機絕照

剔起遮天眼空王舊話圓氣毬剛似鐵石曰

軟如綿苦海無驚浪紅爐斷火煙莊周蝴蝶

夢舉世若爲原

示衆三

著脚孤危草不生沒樓泊處等閑行臨風聞
却墮空口斷送渾家入火坑
生獐別是一般村品藻先賢薄後昆掉放孤
峯爭合殺棒頭有眼蓋乾坤

男兒脚底透長安得坐披衣肯自護三尺冷
光輝夜月一條秋水逼人寒

贊達磨

萬佛西來老骨樞不遵行止渡流沙被人打
落當門齒啞子休前喫苦瓜

玉泉窮谷連禪師一首

贊月庵

這箇老漢渾無縫鱗點鐵成金指鹿爲馬以
張拙秀才語擒縱多口阿師跨三脚驢兒指
點諸方話霸遇賤時三世諸佛正眼難窺遇
貴時八大龍王亦難酬價阿呵也大大差只
因會春園裏失却眼睛從此惡名滔滔流遍

天下高挂虛堂方如師子全威一任百怪千
妖暗中驚訝燈禪燈禪第一不得容易與伊
點化咄

公安遜庵珠禪師二首

題出山相

半夜逾城往雪山龍樓鳳閣絕躋攀如今觀

出草窠裏一箇閑人天地間

自贊

月色照幽谷泉聲落斷崖水光山色裏一塊
爛枯柴

劍門分禪庵主七首

雜詠

參禪雖說做工夫纔涉毫芒自取誅幾度見
君深問訊養雞意在五更初
慣曾放步竿頭去坐却金烏不放東一派天
河流不盡挑華滿眼趁春紅
露地白牛須打殺紅爐鼓浪立教乾脫然透
出縱橫去猶欠平生無病丸

展鉢開單休解會橫來直去任生疑隔宵兒
子達親母豈待傍人說是非
平地黃金成糞土翻然糞土是黃金直饒用
得淨相似畫虎何嘗解齧人
隨例拋鉤泛五湖渠船魚滿笑予無豈知予
布鉤頭餌獨在蒼龍不在魚

騰今耀古無私句不比偷心捏合成學海義
天無討處見成拈出示禪人

酒仙和尚十首

雜詠

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
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

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敲破摩挲
令教却恁摩拈取須彌枕頭卧

醒也街裏走醉也街裏走無錢買酒乞來噉
昏昏怛怛忘前失後張開兩眼見北斗拈得
斗柄酌海水望空直拔瀉入口誤呷火龍歸
五臟日午夜半大哮吼隨我來隨我來與你

安身法上竿子打筋斗

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
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

金罍又聞泛玉山還報頽莫教更漏促趁取
月明迴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
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

癡兀兀兀癡落華流水自依依酒飽摩挲
箇肚皮儂家元是林公兒

貴買朱砂畫月筭來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
下起來強說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
水珠

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華聊與東

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桃紅一點動隨萬
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茶蘼撈取

西北風

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只要喫箇酒
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產婆婆不願超生

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魚酒點
太史黃山谷道人八首

題休堂

頭上安頭如何得休殺佛教江方得按堵北
鬱單越西瞿耶尼事同一家喫飯著水向上
一路千聖眼轉信打關張良燒棧

見

三五

贈嗣直弟

去日撒手去來時無與階著將來去會一似
不曾齋

呈永首座

奪得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分明射
得南山虎子細看來是石頭

爲慧林中禪師燒香三

昨夜三更狗吠雪東家閉門推出月是渠覺
海性澄圓衲子殺人須見血
多年破衲不勝針一曲胡茄無古今往日聞
韶獨忘味守株人在月西沈
西瞿耶尼開靜北鬱單越受粥慧林也唱雲

門曲去年臘月二十六

贊真如詰禪師

即邪是正即藥是病乞水指井乞飯與甌殺
人如麻出邪命定尸羅清淨而八萬四千清
淨是謂毘盧遮那正法眼藏以平等印封之
以僧伽梨蒙之無心者來彈指門開聖尤不

盡金鑲生苔丹青回互南北莫露影落千江
誰知月處

自贊

道是魯直亦付道不是魯直亦得是與不是
且置且道喚那箇作魯直若是斬釘截鐵一
句截頭白海頭黑

嘉泰普燈錄卷第二十九

魚九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十

平江府報恩元年禪寺巨僧聖鑑

雜著

蔣山佛慧泉禪師

默庵歌并序

吳山師子端禪師

德辭

放牛歌

易說

法昌遇禪師

寄徐龍圖歌

答徐龍圖歌

保寧勇禪師

贈洪井朱道人歌

泐潭真淨雲庵文禪師

送雅禪者往石城作句歌

寶峯闍提照禪師

和陸德先尚書歌

勸徒銘

龍門佛眼遠禪師

坐禪銘

黃龍佛壽靈源清禪師

無生常住真婦告

泐潭湛堂準禪師

贈奇松頭歌

龍牙言禪師

送務紳禪人分衛歌

示曇清侍者牧牛歌

勝因戲魚靜禪師

柱杖歌

薦福常庵崇禪師

和陶潛歸去來辭

常庵賦

司空山歌

座右銘

上封佛心才禪師

坐禪儀

冶父川禪師

叅玄歌

開善密庵謙禪師

答陳知丞書

劔門分禪庵主

雜句

侍郎楊無為居士

了了堂記

太史黃山谷道人

跨牛庵銘

翠巖真禪師語錄序

丞相張無盡居士

金剛般若經三十二分說

東林善法堂記

蔣山佛慧泉禪師

默庵歌并序

余熙寧九年春自杭之十頃移居是院因其方丈缺爾遂闢半軒結草庵於巖石之下以爲宴息之所是年十二月庵成命名曰默蓋取摩竭掩室毘耶杜口之義也未幾有客造余曰師之庵成矣庵之義著矣而師方且勞勞萃徒侶引遊士分燈而啓暗潛源而導深謂其興悲極物開蒙發蔽則亦至矣而名爲默其亦妄乎余謂客曰子是知默而不知其所以默也子居吾語汝夫默者佛祖之真猷含靈之大本也本之正則處喧而常寂本之緣則趣理而厭塵然喧寂正緣雖名數繁然皆不離吾之至默也故西竺聖人佛者應緣感物金玉句殆不勝紀而卒謂乎無說蓋明此也後之人曉昧斯道謂語爲語而謂默爲默縱謂語默一體而亦不知體爲何物也徒憤心口蹈之而不詳用之而不辨揚揚然自以爲得復曰彼默傳者斷空絕言而已矣吾佛之道豈然哉於戲是豈識吾佛之道也余學乎默者於默也安能盡之今是養而且

名之者蓋思古人之不可以跋及也而亦有
所警也客去復為歌曰

庵之基兮不崩而不蹙庵之形兮似月而孤
圓上無其際兮傍無其邊中無其極兮下亦
如然斯古今兮未聞其變遷而來之人兮種
謂其相傳差余之不敏兮實亦紹焉念道之
將墜兮欲扶危而持顛彼昏者何知兮通拘
空而滯偏棄捨檀古跡兮慕螻蟻之腥羶還
鄉路絕兮嗟荆棘之奈天空花易落兮悲短
景之難延昔人不偶兮亦梁遂而魏還顧余
之微兮今復何言結茅宴處兮其樂聞聞朝
昏兀兀兮饑飡而困眠九年冷坐兮斯人可

憐魯祖面壁兮藩籬未堅諗老敗軍兮徒展
戈鋌三斗山茶兮聊思共煎伊人不來兮吾
意日懸伊人既至兮凝寂異喧喧之至理兮
乃默之源吾無已兮為若重宣松風之應
芳巖溜澗澗峯巒之肯翠兮浮黛而凝煙竹
憲皎皎兮桂魄而宵穿几席英英兮白雲而
畫聯春夏兮層巒與百華而闌妍秋冬兮擁
爐視黃葉之翩翩斯物物兮舉妙以談玄伊
迷徒兮剛欲而棄捐全體見成兮不勞雕鐫
忽爾四光兮乃聖乃賢真風既復兮捨累而
忘荃野老歌吟兮幸斯言之未愆熙微幽徑
兮薛駁苔蘚此處同歸兮千年萬年劫火洞

然兮此不可然重閣之後兮寒山之前

吳山師子端禪師

聯辭

夫人處世身有四儀身之四儀唯卧最奇人
間萬慮俱達名利富貴都不能知翻思釋迦
老子不知人之好宜却教我重則勤心修習
善法初夜後夜事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
息莫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若教老僧當
時親見領向靈山頂上大松樹下塊石枕頭
大家一時打瞌睡地起來知道睡中有此滋
味

放牛歌

牛牛牛休休休更莫牽犁拽把任經冬夏春
秋無繩無索無準無鈎朝來放向荒郊去杳
杳無蹤休復休

易說

夫易之道幽玄難會問著時流指天說地窮
他二儀未分已前只言太始太極混沌一氣
清濁繞分之後不離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出
來十字街頭撞著南山張二問他上代祖翁
却道離鄉日久子孫不知次第

法昌遇禪師

寄徐龍圖歌

孺子從來心性惡不是德山誰敢撲法昌一

句沒人知信手拗折珊瑚枝也大奇五十年
來尋不得顧鑒嘆翻身趙倒盡須彌拽下虛
空為井蓋作地衣一等師子兒他時若見毘
耶老腦後鉗頭角分明辨大渴

答徐龍圖歌

法昌有條老鼈鼻生得來來沒向背藏身露
影恰似無觸著令人身粉碎那箇驢更奇異
兩耳垂垂四脚著地正恁麼來為蛇出氣蛇
不惜命近前噴嚏和那老驢總不靈利

保寧勇禪師

贈洪井朱道人歌

來來去去未嘗休選甚南頭與北頭一錢為
本萬錢利善解看樓便打樓不妨好手著甚
來由君不見婦耕有疇婦釣有舟不如奇取
箇無眼耳鼻底水牯牛向三家村裏東倒西
攞擺尾搖頭清溪萬頃月口中流不收玉粒
不擲金鈎悠悠又阿誰管你 趙官家世界
天下有三百六十州

泐潭真淨雲菴文禪師

送雅禪者往石城作句歌

雞不鷄無功之食水長船高物埽平有道之
心泥多佛大德山呵佛罵祖曾遭巖頭僧堂
前領過臺山路上老婆有箇趙州不出門勘
破獨有雲門古錫有口不妨道火火本無火

承言者紛紛自我不然也非言道不通非言理不果理事通達人利生無不可既然也却不解臨時建立又不解逐旋包裹但可日用好心殊不知反遭惡禍末法眾生知恩者能有幾箇雅禪者為你老婆葛藤得麼
寶峯闍提照禪師

和陸德先尚書歌
大道坦然兮殊不用功殊不用功兮何必研窮豁虛離礙兮從空背空不守自性兮雖同不同百無所依兮自西自東照體獨立兮滿目清風廓落大度兮無不包容全身異類兮觸處皆通

勸徒銘
身心無拘動寂無知如大死人無倚無依無拘者寬無知者安無內無外無定無觀無適無莫無造無作無去無來無好無惡一道清虛萬法如如愚極成智智極成愚超諸數量孰云此況淨盡不留無法可尚識不可識智不可知誰家之子兀然巍巍巍巍不存根塵顛脫如愁如癡落落魄魄不惜口業為子說破笑殺閻梨山僧罪過

龍門佛眼遠禪師
坐禪銘
心光虛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

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寂滅現大迦葉坐卧經行未嘗間歇禪何不生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號坐禪坐者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開亂未免回換所以多方教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

紆久久恬淡虛閑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分別繞生已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用自心反觀一偏一反不再圓光頂戴靈焰騰輝心心無礙橫該豎入生死永息一粒還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

大狼籍剎那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謹慎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築著伏惟伏惟

黃龍佛壽靈源清禪師

無生常住真歸告

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

惟清雖從本覺應緣出生而了緣即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為所宗承是則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謂真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唯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

祖問讓和尚甚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汙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清淨法身以遵教外別傳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化

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則滯汙染緣牽護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玄振大用大機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清望臨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喪其未盡絕滅者唯二家胤派斑斑有焉然名

多媿實顧適當危寄而朝露身緣勢迫晞墜因力病釋俗從真叙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休票觀究即不違先聖法門而自見深益慎勿隨末法所尚乞空文於有位求為銘誌張飾說以洗吾至囑至囑因自所叙曰無生常住真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

涯湛海警起一漚豆乎百年易浮易休廣莫清漢欬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茲二者即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現量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

泐潭湛堂準禪師

贈奇松頭歌

種松道者道情孤住箇茅菴事事無屋內鋤
頭三兩柄煙熏一隻醋葫蘆問渠禪四首指
山前問渠道處箇箇筍笠去鋤草再三再四再
問渠拍手呵呵可笑欲倒却言昔日老雲門察
見睦州陳長老

龍牙言禪師

送務紳禪者分衛歌

豁靈明開正道脫却多年臭破布襖頂門
一割眼睛便定動如今識得無能老天真智
先非作造卷袖勢節下雲嶠直去廬陵化有
峰萬戶室一作千門須徧到禾山鼓清平調俯
仰順從心一照那處若過本色人點著皆知

妙不妙子莫學石野老書信不通行太早得
箇清源鉅斧兒南臺石上鋤荒草

示曇清侍者牧牛歌

儂家牧箇白牛年來可縱可收不用鼻頭齏
索任渠放蕩林丘風清月瑩蹤跡難傳香嚴
罷鞭杖石鞵放繩頭跨入白雲深處游直得
通身無影象時吹木笛有來由小牛兒莫容
易淺草平田且隨意勿令逐隊上高坡筋力
未能登嶮巖傍水依山養令頭角完備叱豈
不見狸奴白牯解作師子游戲

勝因戲魚靜禪師

拄杖歌

誰人無一膝拄杖我家收底醜模樣微頭微
尾節目漆從生至老筋骸壯不須修何須漆
體段自然成箇格或行或坐儘隨身或倚或
攆逐任力拋一拋卓一卓三果魔王頓驚愕
雨雲雷電匝長空展盡神通難揣摸有時收
有時用縱奪臨機恣拈弄儻蒙上士入門來

十

一棒打教知疼痛說道理沒人情動著教伊
禍患生休誇昔日化龍勢謾說當年解虎般
挑日月吞乾坤劃開一路涅槃門大丈夫兒
須執提一言不契命難存

薦福常菴崇禪師

和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一念相應名曰歸既以此處為我
家何外物而可悲審靈靈而自到會了了而
堪追在我而無非我其非我而孰非矧我性
之有常如我身之能衣問行人而未悟即迷
荒而細微全身不動乃馳乃奔一塵廓然見
此法門塵塵有光剎剎儼存唯此多旨匪壺
匪鐫樂歸來以自得向萬化以開顏居常菴
以默照念懶拙之可安將寒暑以為用勞生
死而何闕借夢幻以游戲統思慮而全觀今
無心以放曠適有趣而來還其至至以無外
等空空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悟此以勝游不
動步而到家胡自苦兮多求了千生之活計

聆毫髮以忘憂無寸土而耕鋤實為頃而千
疇假道浮囊寄夢扁舟或山丘以城郭或城
郭而山丘非變化以能融豈神通而同流善
寂滅而莫任起三摩而寧休已矣乎只將煩
惱正興時舉體不住焉爾留堂堂歷歷宜知
之愚智未嘗間螻蟻亦可期幸有田而可種

何不及時而耕野師吉祥而問已從無言而
賦詩本如如以獨耀證夫親而將誰疑

常菴賦

山之前水之後昔萃乎煙雲之上縹緲乎松
竹之杪賦作會靈跡以託化樂幽居而養浩
茲固野人之自得豈心口之所較雖復異心

口於思議即聞見於是石破滯著於二乘關
圓常於非道然非造詣深妙與識並遷浮雲
易散夜壑匪堅豈獨苟初步之不正矧脩途
之能前乃欲超生死之大患出有無之深澗
是猶照螢光於擦落指慧日於尼乾則亦沉
荒於黑暗之下淪墮於矯妄之邊顧衣珠之
有在是寶刀之終還者矣若夫撒手高巖菴
鋒中鏽全機全用混塵混跡管爾不到達然
難及喪妙用於剎那超情塵於毫忽類春夢
之展轉若空華之出沒謂無有以不無言有
有而非實妙無無之成病妙有有之成賊四
句消融百非條直暢靈襟而適悅開玄路而

安逸故能隨所而為樂非居而居一邀清風
於脩竹聽吟猿於石室廓然寂然以語以默
非禪非誦非忘非憶然後乘萬化之用等衆
類之歸以會夫一瞬又胡我胡物

司空山歌

司空山在雲外時人到得方自在我今隨力

幸登臨四顧巍巍無向背絕遠難比况千
山萬山齊侍仰九夏炎炎雪正飛三冬颼颼
華初放春不榮秋不落隱隱昭昭倚寥廓直
下人間咫尺間欲上之人難措脚人跡絕野
境寬觸事無能懶散便有時向日巖前坐有
時桑困日高眠不學禪不修道只麼騰騰恣

顛倒百種無求箇野人隨分隨緣能作造不
從他不覓己一句靈靈萬緣裏自從識得祖
師關歷歷明明此為始無姓名無忌諱來者
向渠只麼是任你千般與萬般何曾出得箇
些子分明說報知音日炙風吹不用尋須彌
南畔相逢著積翠臺邊旨更深旨更深誰會

十一

得東村王老眼前黑李四張三不信伊問盡
隣家轉疑惑轉疑惑不較多為君吟作司空
歌官商角徵任吹唱角徵官商爭奈何

座右銘

得之在此失之在此得之失之執爾為己已
自不形堂堂爾名名由實有唯實爾靈非一

非異猶空隨器全空在空在空全器的的自
知空器何依匪空匪器不二而誰海慧獨照
空鼓俱妙妙在無私全心了了一句全提凡
聖同機悟不自悟迷不自迷影響萬化苦樂
三界誰知不知無在不在唯我行之我不自
欺如夜復晝日新日為功不自有唯我持久

與物同人唯我為守守之非緣唯我自堅千

佛同訓一志無遷

上封佛心才禪師

坐禪儀

夫坐禪者端心正意潔己虛心疊足加跌收
視反聽惺惺不昧沈沈掉永離離憶事來盡情

拋棄向靜定處正念諦觀知坐是心及返照
是心知有無中邊內外者心也此心虛而知
寂而照圓明了了不墮斷常靈覺昭昭棟非
虛妄今見學家力坐不悟者病由依計情附
偏邪迷背正因枉隨止作不悟之失其在斯
焉若也欲澄一念密契無生智鑑廓然心華

頓發無邊計執直下消磨積劫不明一時豁
現如忘忽記如病頓瘳內生歡喜心自知當
作佛即知自心外無別佛然後順悟增修因
修而證證悟之源是三無別名為一解一行
三昧亦云無功用道便能轉物不離根塵信
手拈來互分主伴乾坤眼淨今古更陳觀體

神機自然符契所以維摩詰曰不起寂滅定
而現諸威儀是為宴坐也然當知水澄月現
鏡淨光全學道之人坐禪為要苟不爾者備
途輪轉汨沒四生酸鼻痛心難以自默聊書
大槩助發真源果不廢修即同契契

治父川禪歌

十一

參玄歌

一尺水一丈波妙高峯頂笑呵呵七步周行
渾屬我不妨閑唱太平歌靈利漢不消多法
門廣大徧周沙若能當處分明了只在如今
一刹那莫求真休覓假真假中問都放下見
見威光燦太虛不知誰是知音者讚不欣徒

說謗三際無心俱掃蕩正體堂堂一物無是
佛是魔俱一棒小根聞說暗攢眉繩上生蛇
又更疑撥轉面前關換子只許當人獨自知
阿呵呵大圓覺流出菩提遍寥廓鬼面神頭
幾百般無瑕鏡裏皆消却君不見覲面相逢
機掣電直饒天眼不能觀點著不來真死漢

勸君參參徹靈明自己禪善財不用南方去
黑白分明在目前勸君信信心戰退魔軍陣
此是華嚴最上乘森羅萬象皆相應勸君修
六門通達任優游寒山拾得鏡相見指點豈
十哂未休火風催四山逼那時要見君端的
有箇真空解脫門千眼大悲何處覓有時放

有時收唯有知音暗點頭杏華時裏如相見
跳出滿山水牯牛有時喜有時嘆無位真人
迸面門懸懸為說西來意暮樓鐘鼓月黃昏
有時唱有時歌顛言倒語不奈何教教盡出
娘生口不屬官商一任他有時照有時笑惜
墮鐵鏈無孔竅輕輕觸著便無明只這無明

元是道有時行有時坐露影藏身成兩箇不
獨張三會打油細觀李四能推磨無縫塔見
無因巍巍本自隱深雲國師樣子應難造不
覺鋒棱露一層無底鉢手中擎百千沙界裏
頭成大度頭提不起都緣著力太多生沒
底船不曾漏千重雪浪皆能透只憑一箇把

梢人誰管狂風連地吼無鑄鎖數安排鎖斷
重關絕往來巨靈擡手空勞力唯有無心便
得開無毫拂是何物擊碎狐疑山鬼哭一喝
唯言三日聲誰憐大辯翻成訥無孔笛最難
吹角徵宮商和不齊有時品起無生曲截斷
行雲不敢飛無根樹直侵雲枝條鬱密蓋乾
坤劫火洞然燒不得利刀斬處亦無痕無面
目擔板漢翫水遊山無侶伴迦葉門前倒刹
竿文殊劍上全身現日面佛乾屎橛八兩半
斤誰辨別七斤衫子恰相當鎮州休更秤蘿
蔔野鴨飛鸞對舞三箇孩兒抱華鼓趙老曾
看半藏經雲雲一見桃華悟真實語報君知

不用思量不用疑春來決定千華秀冬盡長
天片雪飛頭頭漏泄真消息那箇休心辨端
的眼橫鼻直一般般不離當處休尋覓古佛
言祖師說千聖路頭同一古他日人天匝地
未那時方表而今決

開善密菴謙禪師

荅陳知丞書

某啓欣審官舍多暇焚香靜默坐進此道何
樂如之衆禪如應舉應舉之志在乎登第若
不登第而欲功名富貴光華一世者不可得
也衆禪之志在乎悟道若不悟道而欲福德
智慧超越三果者不可得也竊嘗思悟道之

為易登第之為難何故學術在我與奪在彼
以我之所見合彼之所見不易難乎是以登
第之難也衆禪在我證入在我以我之無見
合彼之無見不亦易乎是以悟道之為易也
然衆禪者衆悟道者寡何也有我故也有我
則不能證入亦易中之難也讀書者衆及第
者亦衆何也見合故也見合則推而應還是
難中之易也故見合為易無我為難無我為
易無無為難無無為易亦無無無為難亦無
無無為易亦無無無亦無為難亦無無無亦
無為易和座子撞翻為難故龐居士云煉盡
三山鐵鎔銷五嶽銅豈欺人哉因筆及此庶

火爐邊團團頭說無生話時聊發一笑

劔門分禪菴主

雜句

諸人放下坐禪山僧一向妄想喫盡甘草
連幾度春生夏長汝等諸人知不知知與不
知坐禪妄想後是誰游魚吞餌去何時水面

端

我貴師兄悟本心不貴師兄機辯深鸞鳳不
棲荆棘林貓兒爭解捕麒麟驪珠撲碎巨天
明後活成端劔下親問言有理不能伸到此
須當是箇人

侍郎楊無為居士

了了堂記

了了堂鄉鄰詮公之所建也有二野叟登堂
而議其名一叟曰了了心則能了了法了了則能
了人已未了則人與已迷心未了則法從心
惑了了之義得非是歟一叟曰不然吾聞萬
法本空一心非有心既非有不待了而已圓
法既本空不待了而常寂了有所了困于方
隅了無所了始謂之達了了之旨其在是矣
二叟疑而質于無為子無為子不荅俄而歌
曰山堂曉芳白雲飛仙堂暮芳白雲歸青松
老芳明月溪了不了芳誰與知二叟矍然相
顧而去詮公乃記之于石治平二年三月十

有九日也

太史黃公山谷道人

跨牛菴銘

雖水枯牛頭角堂堂以作意力徧行道場舉頭看月終不觀指浮鼻渡河蹴踏源底三界為田衆生為稻由我深耕世無寸草我跨此牛無繩與鞭要下即下馬後驢前

翠巖真禪師語錄序

石霜山中有三角虎孤游獨坐萬木生風至於千里無人草淙一丈有一人捺其頭而得道是為黃龍慧南有一人履其尾而得道是為翠巖可真南之子孫江西湖南若揭日月而真得子晚所乳之子是為瀟山道人慕結林棲谷隱堅密深靜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枯木朽株雲行雨施然後翠巖之道光明蓋翠巖之入石霜適遭一吼凡聖情盡衆生皆決徹佛徹祖行住坐卧亘古亘今如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似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十聖三賢當路亦須草偃風行四方八面俱來無不投戈散地金章玉句具在可知然明月夜光多逢案劍陽春白雪難為賞音維黃龍罷祭之客必遺之曰百鍊精金直須入翠巖爐鞴今坐鎮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稱翠巖室中之句以接大根器凡夫而叢林號為真點

冒者蓋同門數老雖目眇耽耽文彩炳煥似從慈明法窟中來實不解石霜上樹之機耳各夢同床不妨殊調吟灰爆豆聊為解嘲云

丞相張無盡居士

金剛經三十二分說

非法無以談空非會無以說法萬法森然曰因心應感曰由故首之以法會因由分從空起慧請答雙彰故受之以善現起請分宗絕正邪乘無大小隨三根而化度簡異說而獨尊故受之以大乘正宗分得宗而行不住於相故受之以妙行無住分行行皆如謂之實見故受之以如理實見分見而信之善根深固故受之以正信希有分無得之得是名真得無說之說是名真說故受之以無得無說分無得無說怖於沈空一切諸佛皆從此出故受之以依法出生分果雖有四相本無二故受之以一相無相分清淨心生是名淨土莊嚴諸相即非莊嚴故受之以莊嚴淨土分有為之福限量有窮無為之福殊勝無比故受之以無為福勝分是經所在天龍敬事故受之以尊重正教分至道無名假之方便以是名字行者受持故受之以如法受持分聞經解義深悟實相故受之以離相寂滅分受持讀誦自利利他功德無邊不可稱量故受

之以持經功德分恒沙罪業一念消除果報不虛豈經多劫故受之以能淨業障分本來無我安得有人為度彼人故權立我故受之以究竟無我分一眼攝五眼一沙攝恒河沙一世界攝多世界一心攝若干心故受之以一體同觀分通周法界一化普通七寶福田寧如四句故受之以法界通化分三身具足諸相圓成人法俱忘即非具足故受之以離色離相分終日譚空不譚一字若云有說即謗如來故受之以非說所說分無上正知實無少法法無所得正徧歷然故受之以無法可得分一法存心情生高下淨心修善法法何窮故受之以淨心行善分施寶如山山非無盡大身妙智斯即寶山故受之以福智無比化門建立未脫筌蹄以要言之實無所化故受之以化無所化分色見聲求是行邪道於茲妙契獨露真常故受之以法身非相分相而無相空且不空亘古亘今孰云斷滅故受之以無斷無滅分大心成忍本自無貪世福甚多云何有受故受之以不受不貪分去來坐卧無不如如故受之以威儀寂靜分信心不斷斯即微塵信實徧充是名世界果塵一合法爾如然故受之以一合離相分四見俱非是名四見故受之以知見不生分一

念發心獲福亦爾應身化物豈得已哉真佛
流通能事畢矣故受之以應化非真分終焉
此經第十分應無所住而無其心可得乎等五
應生無所住信分三十二分無法可得乎等五
本云亦大生信不必易也

東林善法堂記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廬山東林禪寺善法堂

成其為間七其高為大者五深而為尺者九
十其廣十有一丈六年三月無盡居士自河
北來東林徒眾七百人以弼恩度而為上首
皆於現在老人照覺禪師親近供養深得法
要決擇邪正消隕知解一心精進扶豎宗教
於是以前等和南稽首白居士言我此善法

堂蓋嘗走四方求士大夫紀錄營建昭示未
世終無一人能承當者何以故此堂雄麗難
形摹故我師說法難湊泊故今居士適至是
我山中天龍樂又人非人等三歲守護以待
居士也居士其舍諸居士曰汝師說法與過
去諸佛異非我名言意識之所測度吾無得

魚十

十六

而記焉何以故毘盧遮那佛說十住品於須
彌頂上帝釋於其殿內安置普光明藏師子
之座說十行品於夜摩天宮時分天王於其
殿上化作寶蓮華師子之座說十四向品於
兜率陀天知足天王於其殿上敷摩尼藏師
子之座夫住於佛住而未離乎住故說法乎

然則達斯堂也登斯座也法竟可說乎法竟
不可說乎且夫居其堂正則知其位正知其
位正則知其眼正知其眼正則知其根正知
其根正則知其識正知其識正則知其塵正
知其塵正則知其耳正知其耳正則知其鼻
正知其鼻正則知其舌正知其舌正則知其

身正知其身正則知其意正如是乃至十方
虛空八萬四千陀羅尼門莫不皆正古之所
謂此處最吉祥者其意在此其亦是乎而自
少室之後曹溪以來散之四方分為五派師
異訓人殊習祖師之道微矣請畧言之月裏
麒麟溪邊石笋寒松庭栢日裏看山雨散鳩

殺迷達達磨撥塵見佛漁父棲巢吐舌退身
擡眸一瞬舉拳豎指擊拂敲床又手當眉展
開雙掌或謂之曰道眼或謂之曰根塵或謂
之曰向上或謂之曰未後斯皆順風揚灰於
馳突之場浚渠流惡於智廢之井禪師於是
也大奮迅定駕無礙慧主賓問答縱奪取與

庶幾乎惑者有解而執者有破垢者有滌而
病者有瘳然則有其事者則必有其理有其
實者則必有其名莊嚴妙善而不可不達者
堂也方便誘誨而不可不說者法也垂信示
後而不可不為者記也東林眾以記累吾亦
不善乎東林律寺改為十方其本末具於余

地中之天而切利是矣其座則安置之而未
至於化者也行行皆真而超然絕俗故說法
乎空中之天而夜摩是矣其座則化之而未
至於教者也化則依空矣而非所以入有也
真則自利矣而非所以利他也心也回真而
入俗運智而行悲使上而超之可以出乎欲

頂下而即之可以同乎萬物故說法乎天中
之天而兜率是矣其座敷而布之則安置能
化蓋有不足言者矣古佛之說法也觀根之
時依土立義可以科可以釋今予之師達潭
潭之堂巍巍之座法鼓在左杖拂在右以切
利言之乎則無住為住以夜摩言之乎則無

行為行以兜率言之乎則本自無向今亦無
回雖然嘗試為汝議乎其涯彼妙湛靈明曠
虛粹精莫之與將莫之與迎未始有夢而未
始有覺也未始有淳而未始有濁也未始有
壞而未始有成也未始有汙而未始有淨也
膠膠以生林林以形生死苦樂之變循環乎

章

十九

去來諸佛為之種種譬喻方便為之說三乘
為之說五教河沙句偈不足以勝其情而奪
其識其究竟也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無相
實相正法眼藏撥去文字教外別傳囑付飲
光宛轉傳授以至今日當法堂未建法座未
登掣電呈機猶成第二學人上來頗復何用

語錄序茲得以畧云贈獻四月二十四日記

嘉泰普燈錄卷第三十